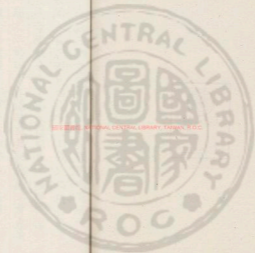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7790 x1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
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
禮禮考雜記分上下馬氏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
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稽祖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
區撮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
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
之全書者無幾類多記者旁搜博采勤取殘篇斷簡會粹
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
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
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



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編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載記數篇或削篇本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標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在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因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儀為禮之正亦經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編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表服小記服問禮弓曾子問六篇既表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既祭而郊特牲祭儀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是為之書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人之與用數篇



取其意脩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
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共有取乎非但爲載
氏之忠臣而已也

禮記纂言目次

曲禮一

內則二

少儀三

玉藻四

深衣五

月令六

王制七

文王世子八

明堂九

喪大記十

雜記十一

喪服小記十二

服問十三

檀弓十四

會子問十五

大傳十六

問傳十七

問喪十八



三年間十九

表服四制二十

祭法二十一

郊特牲二十二

祭儀二十三

祭統二十四

禮運二十五

禮器二十六

經解二十七

哀公問二十八

仲尼燕居二十九

孔子問居三十

坊記三十一

表記三十二

緇衣三十三

儒行三十四

學記三十五

樂記三十六

日終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曲禮第一

呂氏大臨曰曲禮禮氏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經禮蓋若祭祀朝聘饗燕冠昏喪紀之禮今儀禮是也曲禮蓋以大小尊卑親疎長幼並行兼舉今禮記是也所載孔子門人傳授雜收於遺編斷簡者朱子曰經禮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者猶有投壺奔喪還廟鬻廟中雷等篇其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

三年間十九

表服四制二十

祭法二十一

郊特牲二十二

祭儀二十三

祭統二十四

禮運二十五

禮器二十六

經解二十七

哀公問二十八

仲尼燕居二十九

孔子問居三十

坊記三十一

表記三十二

緇衣三十三

儒行三十四

學記三十五

樂記三十六

日終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

曲禮第一

呂氏大臨曰曲禮禮氏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經禮蓋若祭祀朝聘饗燕冠昏喪紀之禮今儀禮是也曲禮蓋以大小尊卑親疎長幼並行兼舉今禮記是也所載孔子門人傳授雜收於遺編斷簡者朱子曰經禮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者猶有投壺奔喪還廟鬻廟中雷等篇其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

多至五百餘篇。僕或猶有遺在其間者。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矣。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采冠車旗之等。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禮而照用酒教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母教母流。歎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澄曰

曲者一編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莊子言一偏一曲。不該不偏。王通氏言曲而當。又如地名之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謂蓋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先儒以為委曲曲折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音無。儼與檢切。

鄭氏曰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真氏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為曲禮之首。蓋敬者

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一毫之不敬也
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造以此臨民
有不妄者乎此四章而修身治國之道畧備聖賢之遺言與
故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素不可極數五到切長知兩切
從是通用行宗言
傷孔氏曰故者於慢之名心所貪愛為欲在心在心未見為志
不得自滿素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
散安定而能遷仰火
甲切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
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

以雖襲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親恭而情親也己之愛
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止
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衆
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備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憤
直而勿有彘乃旦切敬下
豎切分去聲

鄭氏曰毋苟得為傷廉也毋苟免為傷義也很閱也謂
爭訟也求多為傷平也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或言之
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
謙也孔氏曰臨財苟得入己則傷廉臨難難謂有寇讎謀

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投命以救之。後謂小小閹狃
常引過歸己不可求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己
故戒求多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彼已俱疑無得
成言之也勿有勿謂己有此義也。呂氏曰趨利避害人
之情也君子特主於義而不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
則不受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得不得免不免
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後者與人爭犯而不校故不
求勝分者與人共勞佚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高是
自私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而質之自欺也可疑而
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直者
直吾道而已吾何與乎故不身有也。李氏格非曰見得
思義見危授命故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不悅故母
求勝不求故母求多不悅。近仁不求近義。戴氏溪曰積
而能散臨財母苟得分母求多皆爲財利言也。此人所
甚病者故三言之。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權之質也。行下孟初

鄭氏曰踐履也謂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
禮爲之文飾爾。孔氏曰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
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
義之道則可與禮爲本也。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



踐言爲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爲之本以是爲質則所見於外者皆文也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爲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爲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長教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已接物之道皆所以脩身善行而爲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說禮言禮說人

當貴禮好禮則好

邵氏謂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悅人則與情俱靡矣禮

不可以菲廢有費而辭則以菲廢禮矣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襲衣之爲便而裘冕之爲貴衣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爲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僭上過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聞辨好狎不已則至於棄濱慢忽禮皆在所禁焉胡氏銓曰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費於合禮澄曰或謂說人之說當與禮弓稅人之稅同謂以物遣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

辭同費與不問其所費之費同用財以行禮於所不當
用者妄以說人而無所撻度是不當用而用也於所當
用者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一過
一不及皆非禮也節如竹之節謂有分限不踰者不可
不及亦不可過或嚴而可由侵刻而至於凌侮是剛惡
也或和而流由歡好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
非禮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帝蒙求
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
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呂氏曰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於人者我爲人所致而教之
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
者言之則往教者也陳氏祥道曰上二句勉學者下二
句戒教者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未
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者泰也
詳平切

劉氏祥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
德之人自得而已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不自以爲義

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大上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孔氏曰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務猶事也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高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亦不慚夫

恭和方萬切好禮

游氏桂曰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

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路猶爾况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為禮之地也若傲縱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王氏子墨曰負販者宜素學禮猶知有所尊則禮非人性之所有而人情之所安者乎鄭氏曰慚猶怯惑孔氏曰貧者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慚方氏熈曰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慚以禮能有所立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

切別按列切

孔氏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麗者為親小
功以下服精者為疏決嫌疑者若妻為女君期女君為
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
是決嫌也孔子之容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容顏黜
若譽子而無服譽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譽父而無服
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
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
若主人未小斂子游楊棗而弔得禮而是曾子襲棗而
弔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其衆各舉一
事蓋證呂氏曰伯母叔母踰棗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
功踰絕於地為祖父受齊衰期為曾祖父受齊衰三月
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梁大夫
沐稷士沐梁燕不以公卿為賓以大夫為賓此所以決
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
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衰踰之服體
弔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
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
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
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

非也費氏曰人不能無親疏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麤輕重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理有同異是非別之而判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裘鼎俎蓬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明之而昭然如麻葛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馬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數宗廟有遠近之制恩之隆殺服之三年而不為厚淡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為薄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堂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澄曰定親疏禮之仁也決嫌疑禮之義也別同異禮之禮也明是非禮之智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分如字

仁者愛之理義者宜之理由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禮則節文斯二者是也仁義無禮之節文則或過或不及故必有禮然後成完而無虧缺為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或率

之以身或論之以言皆所以正民之俗也然非定爲禮制使民有所法式則教之訓之以正之者終不具備以力校之謂爭以言校之謂訟分辨謂剖別其是非曲直合於禮者爲是爲直不合於理者爲非爲曲故非禮不足以決之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蓋所謂道德者仁義而已矣道者以其通於天地者言也德者以其得於吾心者言也禮本乎仁義而仁義又以禮而後成或者仁義之全於己也教訓之備分辨之決者仁義之及於人也教訓以導其

善仁也因此使之不入于不善則仁之義分辨以禁其不善義也因此使之歸於善則義之仁定君臣上下而人合之義截然父子兄弟而天屬之仁藹然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禋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音案

官胡樓切朝音潮
蒞至切齊都討切

官學猶言游學也趙盾見靈輒俄問之云官三年矣益離家遠出臣伏於師之家如仕宦然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其法准其有禮是以有



威嚴而其法行如叔孫通之立朝儀是也求福曰禱報
塞曰祠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亦通言之則享人鬼
在其中也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
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又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
肅蓋欲成己者必學而有所事之師欲治人者又在朝
在軍在官有所行之法事師而親者克其父子兄弟之
仁也行法而威嚴者克其君臣上下之義也明則脩己
治人幽則事鬼神於禱祠祭祀而供給鬼神者仁之至
義之盡也誠則仁之實於中莊則義之形於外凡此皆
禮之所為也鄭氏曰班次也蒞臨也孔氏曰朝朝廷也
謂尚七正聖備之位次也治軍謂帥旅卒任各正其部
分也蒞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呂氏曰官學事師學
者之事也班朝治軍蒞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
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學有師師
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
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正朝位齊軍政臨
官府以行法令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
上下之別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非禮威嚴不行也
郊社宗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鬼神享於克誠無敬則
不誠禮者敬而已矣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撝節 撝切

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王氏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為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曰敬二曰節三曰讓澄曰撝節不過之謂敬節讓禮之實也實諸內者又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為於事之撝而見其節為於步趨之退而見其讓為君子之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麀於新切 麀音者

禮記卷之四

孔氏曰猩猩人面豕身能言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鄭氏曰麀猶共也鹿牝曰麀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禮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息教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豕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朱子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為禮以教人是一句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呂氏曰人生天地之間強足以凌弱衆足以暴寡然其
羣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若居
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以爲治也一人有
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
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

右記禮之綱領凡七節章內不離走獸俗本走作禽

今從盧本作走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清七五切
昏見并切

方氏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

定之以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東萊呂氏祖謙

曰一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昏晨有晦明之變冬溫

如古人置密室之類夏清如古人扇枕之類渣曰冬有

密室則夏宜有涼臺夏時扇枕則冬宜以身溫被鄭氏

曰定安其床推省問其安否何如孔氏曰冬溫夏清四

時之法臥當使親體安晨早也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

親先昏後晨一日之法呂氏曰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

適一日則有晨昏與寢之適內則父母將推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難鳴道

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命士以上父子異官則

昧爽而朝文王為世子雞鳴至役門外問安否何如晨
省之事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

大音恒告古
恒恒聲切

鄭氏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
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稱老廣敬方氏曰出
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
至之時也有常者遊又有方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
業者慮迷親之志也孔氏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
大非孝子辱親之情呂氏曰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
者愛親之至也五十而慕於大舜見之故號彼兩鬢為
孺子之飾親沒然後說之苟恒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
慕也黃氏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久也既懼其老忍稱之故此
乃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諱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
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

饗不為樂祭祀不為尸

奧鳥報切舍音切
音兩切祭古愛切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與諸室中西南隅道有左右中門
謂棖闈中間祭室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尸尊者

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孔氏曰不言凡者或異居則禮不然主猶坐也室戶近東南角西南隅隱奧故名爲奧尊者居必主與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主獨坐則席中爲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居席中卑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楹楹闕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與父異宮者不禁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命士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則設食饗饌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尸代尊者人子不爲也卻

氏曰主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爲祭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敵當應氏曰父子異宮固有西南隅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妥焉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數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熊氏曰食饗不爲祭爲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胡氏曰食饗不爲祭此未傳家事者游氏曰假如上庶人朋友相往來苟欲爲之設禮爲人子者必白父母而設禮之量當聽於父母也若已傳家則王欲省事而方且爲子孫設食饗之量是頗尊者也能氏說不安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

言者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深不苟言苟笑爲近危辱也孔氏曰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澄曰孝子在親之側常謹察親之言動而常聽視於未言未動之先親之口未言則無聲可聞也而子之耳審聽常若親之有所論教惟恐其言而不及聞也親之體未動則無形可見也而子之目諦視常若親之有所指使惟恐其動而不及見也登高臨深恐致險墜而有死傷沒溺之患君子稱人善不言人過在彼之事本無所預而輕舉有毀訾之言聞者將以爲誇之也在我之情非有所樂而輕舉有哂笑之貌見者將以爲侮之也皆能召怨召禍故孝子不爲

○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

闈音切

鄭氏曰服事也闈冥也不於闈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死爲報仇讎孔氏曰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呂氏曰許者受其託先儒謂許報仇讎父母沒亦不可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

之不義也。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異尊卑也。澄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若兄弟之齒，雖有長幼而尊卑之分，則同故可同一席而坐。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者此

鄭氏曰：三賜，謂命、服、采也。而受爵，命而受衣

服三命而受爵，謂命、服、采也。而受爵，命而受衣，子不受不叙以成尊，比論於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人子非惟外迹不受，心亦不及於此賜也。呂氏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三賜不及車馬，子之所以敬親，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位而不受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於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儲獻不及車馬，蓋車馬家之重器也。親之所有，子不敢以予人，奉親而不敢專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

於人辟親而不敢加也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
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
而已自為之是己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
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敵受
大夫之位也胡氏曰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賜由君命
安可辭哉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澄曰胡氏說
蓋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
則車馬為人子者已仕有祿而欲以物與人其輕者如
貨財衣服猶可白之父而稱尊者之命以與之然所與
之物僅可至衣服而止就三者之中不及於車馬蓋車
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不賜不及車
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故州間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
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鄭氏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澄曰此言人子之
孝其行實克積於中故其聲名形著於外不但一家之
人為孝而二十五家之間五百家之黨二千五百家
之州一萬二千五百家之鄉無一人不稱其孝如閭子
寫之孝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年長於己為

兄年少於己為弟內外通稱親謂族內戚謂族外慈篤
愛也孝者之待兄弟親戚必有恩故稱其慈僚友謂仕
而與同僚之官為友也弟謂能順事官長孝者之待同
官必有禮故稱其弟執友謂學而與華志之同者為友
也仁謂能全其心德友者友其德相輔為仁惟孝者能
不失其仁故稱其仁交游謂平日汎交同游之人信謂
以實相與交游主於信惟孝者能不失其信故稱其信
稱其孝者總言遠近之人稱孝子之能孝於其父母也
以下四者之稱則以孝子所接待之人而言蓋惟孝於
父母者能慈弟能仁能信故四等之人各因其孝子
之所施所接於己者而稱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
對此孝子之行也正行下

孔氏曰父之執謂與父同志者或在見或路中相見也

呂氏曰見父之執友進退答問不敢專敬之至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
一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行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

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孔氏曰何休云諫有

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諫諍



兄諫諷諫為上，慈諫為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爾不得顯然言君惡，聽猶從也。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箕有悟而改，然檀弓云：事君有犯此論，其微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爾。

○若有疾，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孔氏曰：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孰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方氏曰：醫之術非父祖子孫傳業則休，無自而精，其可服其藥乎？然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未及三世固在所取，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擗，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致，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琴切惰徒木切又徒服切矧失居切詈去切

鄭氏曰：不擗，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孔氏

曰惰者言語戲劇文辭華飾猶許食肉但不許多爾少
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呂氏曰孝子之事親病
則致其憂憂在心故言動不得如故冠者不櫛不暇禮
也矧見齒也嘗惡聲也莫怒之變至此亦忘親也方氏
曰言冠者別於童子冠者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
不櫛則不可所以止言冠者不櫛憂親之疾忘身之飾
也言不惰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不以所樂忘
所憂也士無故不去琴瑟蓋常御之樂御猶御馬之御
詩云琴瑟在御物有常味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
貌飲酒過量則至變貌陳氏曰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
自行不難至起不至皆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
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櫛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
不至刷而已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不特食肉飲酒
不變味變貌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
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湯則浴有疾則飲酒
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毀毀六
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齊衰皆切昨
麻連切昨

梁切遂音遂創初革切躬音
羊勝平聲衰倉切處上聲

鄭氏曰形謂常見皆為甚屨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

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
衰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
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
拊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
傷不沐浴毀而減性不留身繼世違親生時之意是不
慈不孝然本心實非不慈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
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陸氏
佃曰五十不致毀四十雖不能毀猶當勉也呂氏曰記
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
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刑視聽棄於減性矣迭死之大
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方氏曰毀瘠不形慮
或至於減性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
而察其明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聽視聽
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
之者以此前言爲人子者居不主輿行不中道及其居
養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
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澄曰不勝喪謂
衰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減性也此本是慈

孝其親而然然毀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
孝而與不慈不孝者一也蓋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
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酒
肉若有創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肉俟疾既止
乃復其舊然此皆年五十以下強壯者所行若五十氣
血漸衰則雖無疾與瘡瘍其哀毀視強壯亦當減殺故
曰不致毀六十愈衰則不特減殺而已故曰不毀七十
大衰則唯有衰麻之服在身不去其餘皆如無喪之人
不禁酒肉又不居蓐次而得處於內也

生與未曰死與往曰

與往如字

與往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以死明日數也死
數往日謂殯歛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舉於大夫者大夫
以上皆以來日數士禮曰死日而襲祔明而小斂又祔
明天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被孔氏曰此
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者殯歛數死日
爲二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
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未
日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
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
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

矣士仕卑極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
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
殯曰或云與當音預大夫之喪以死之第四日死者殯
生者杖同此一日喪大記總云三日之朝則是生者之
事死者之事皆自死之明日數起士之成服杖亦是以
死之第四日而曰三日成服固與大夫同若士之殯則
視大夫先一日例當曰二日而殯乃曰三日而殯是併
死之日亦預數故曰真往日其曰三日成服杖則不預
死之日但預死之明日故曰與來日

○居喪未葬詩經禮既葬詩經祭禮卷復常讀樂章

孔氏曰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公禮謂朝夕奠下室謂

奠饋宮及葬等禮也祭禮謂虞卒哭相小祥大祥之禮

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

此上三事須豫習皆許讀之張子曰居喪者他書不可

觀惟喪禮祭禮可讀禮在平日豈不嘗學如祭禮樂章

豈必葬畢喪終乃學蓋謂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純之
詳切

鄭氏曰純緇素為有喪象也孤子謂未三十者早喪親
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

當室適子也。孔氏曰：冠純謂冠飾衣純謂深衣領緣。雖除服猶素然深衣本純以素適庶皆然。今當室謂適子似庶子不同。馬氏曰：當室謂適室也。冠衣不純者異於諸子。蓋父之於長子冠於祔以著代服之三年以稱情則適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呂氏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違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略矣。崔氏曰：不當室則純采。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更于解讀神至項

鄭氏曰不更名重本暴貴不為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也

孔子曰名是父所作父死更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暴

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者也謚者

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已今暴貴忽為造

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父也呂氏曰已孤不更名

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有所不敢也不忍

愛也不敢敬也古者子生三月而父名之親存有所累

命而更猶可也已孤更之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

服是可以已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已之爵加其親也父

之爵法不當益而已之爵法當益以已當益而作其父
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卑之其所以敬親
也然則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業基于
大王王季文王世世脩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
追述其功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馬氏口名雖
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今律有所辟忌則行字者聽諡雖
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尊大王王季是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及兵交游之讎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
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游之讎不吾辟
則殺之孔氏曰天在上故言冀言不與同處於天下也
兄弟謂親兄弟不反兵者舉兵自隨也見即殺之朋友
亦報仇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呂氏曰父
之讎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寤
苦不仕以喪禮處也手不合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
市朝不辟故不反兵而聞也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
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命而使雖過之弗聞
猶有所辟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兵而已居從父兄
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
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為戎首也復讎

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若以義推
則君之讎祇父師長之讎歟兄弟主交之讎祇從父兄
弟也主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
稱交游之讎蓋友也言交游而不言從父昆弟亦以文
也游氏曰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歉然不及之心而
為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為制之在已而皆得
之也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
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
生夫所謂讎皆主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
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讎也是其子弟弗與共戴天者也
某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某讎也是其
交游之所不同國者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
弟交游皆得報而殺之弗戴天者避諸海外若在海內
則是讎不吾避為同戴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避諸
千里之外讎不吾避而在千里之內則得殺之交游之
讎不吾避而與吾同國則得殺之弗共戴天則世之暴
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
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
秦以來私讎皆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
知其幾何子報仇而以其欲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

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間柳固已闕之雖謂之而初無一定之說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開奏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二代之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顧氏元常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在此一偏亦是因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宜容但已在旁必力鬪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不使之偷生與我共戴天也然讎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入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依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皆宜隨事斟酌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措害則是刑殘之民大亂之道也

禮記 右記父子之禮凡十五節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為云臨切使也事切下使者並同

孔氏曰受命謂受君命為聘使君言君之所言謂有事故如春秋告糴乞師言田之類受君言宜急夫不得停雷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是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鄭氏曰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孔氏曰君使初至則主人

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

去又出拜送門外去送既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

命禮記卷之八

鄭氏曰此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曰若臣有故而

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也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

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

使畢於君使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肄以二切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請欲有所為也大夫則與士展

習其事

小官言嘗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鄭氏曰嘗在府言嘗在府也嘗在朝言嘗在朝也嘗在庫言嘗在庫也嘗在朝言嘗在朝也嘗在庫言嘗在庫也

鄭氏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



一軍馬甲兵之處朝謂之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
展習之也孔氏曰言猶議也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
事備擬君之所使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則
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爲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
一官者豫治其官言緝版圖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
治其府言考齊藏貨賄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
言治車馬甲兵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
謀謀政要也

朝言不及犬馬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如此則官及府庫
可知也鄭氏詳政教之處不宜私棄論語及犬馬

觀朝而顧人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觀朝而顧君子謂之伺

鄭氏曰輟猶上也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

孔氏曰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

儼恪視不流目若忽上朝而回顧非是見異事則必是

有異慮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乃忽上朝而顧君子

謂此是固陋之人不達禮義者也呂氏曰觀朝而他顧

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

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



姦故但謂之因而己方氏曰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旌
設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鬆而顧乎胡氏曰不有
異事又有異慮若衛太子前賸朝夫人大子之顧及陳
成子驟顧諸朝之類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謂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

○公事不私議

公朝之事當與同列議之於公朝不可議之於私家也

若再求仕於季氏而退朝之晏乃對夫子曰有政政者

魯國之政所謂公事也季氏不與魯大夫議之於公朝乃

獨與其家臣議之於季氏也

據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筵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氏曰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

省視之臣不豫事不敬也孔氏曰書簿領也誅責也臣

當豫事整理若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龜筵君

之十筵所須不豫周正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之

則宜有責罰也方氏曰端謂正其簡書筵有未末故曰

倒龜有背而故曰側倒筵側龜與振書端書其過非大

然皆有誅蓋以臣之奉君不可不謹也

龜筵几杖席蓋重素紵絺紵不入公門

重直龍切紵之忍切
絺數宜切紵去聲切



鄭氏曰龜英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益或喪車亦雜記口士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衿單也孔子曰當暑衿絺絺益表而出之為其形褻孔氏曰臣有死於公宮許將柩出不得將喪車凶物入絺絺為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也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白未也 屨始治切 衽而審切 屨於治切

鄭氏曰苞屨也登麥應劭之非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此皆凶服也

書方表也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表常同切

鄭氏曰方版也上表禮下篇云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

九此謂整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爾孔氏曰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云書方表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書而入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闕魚列切 闕音缺

鄭氏曰闕門闕闕門限也孔氏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闕東馬氏曰由闕右不敢為賓也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右常在

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爲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內
爲常由闕右則由闕東也賓客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
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大夫士出入
君門由闕右無時而不絕臣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核字
律也

鄭氏曰木實曰果核核嫌棄尊者物也呂氏曰果核當
無重君賜故懷之而不棄

餽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澆者不寫其餘皆寫

澆古
金切

鄭氏曰勸侑曰御澆謂陶梓之器不澆謂檀竹之器寫
者俾已器中乃食之重汗辱君之器也孔氏曰君食之
以食殘餘賜御者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杆之屬並
可滌潔不畏汗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則餘
以還君若其餘織韮葦織竹爲筐筥等不可澆滌不例
寫之則浸汗其器是壞尊者物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音詞令
讀如字

方氏曰自御謂之僕張子曰御謂御車奉君命而召雖
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鄭氏曰御當爲訝君雖使賤
人來召已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澄按張子說與舊註
不同今兼存之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勞即到切

鄭氏曰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孔氏曰疆界也大夫無外交而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大夫有德又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士私行必請出與大夫同也士德劣故反不必有獻與大夫異也又告反使君知其還君勞之則拜大夫士通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君若問其道中無恙及游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子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物焉拜稽首而後對

孔氏曰他日謂別日非獻物之日安取彼謂何處取彼物士有物奉貢於君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自致於外而不最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三問君問故先拜稽首然後起對得物所由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備耦也孔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貴賤又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按大射君與賓耦鄉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皆耦異者與尊者爲耦不異度是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其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登曰負薪之憂謂病而不能負薪謙辭也呂氏曰男子坐於筵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或中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射也范氏成大曰射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避之儀且反求諸己之道蓋立武之外又足以制心檢形防非僻而蹈中止古人進德脩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蓋其一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爲耻君使之射而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闡稱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佩玉也琴瑟也射也無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後

世以孤矢爲武大之事，琴瑟爲樂，工之職。若佩玉則僅存於祭服，不得已而時用之。明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骨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齊氏曰：壘，軍壁也。辱，其謀國不能安也。荒，穢也。等，其親民不能安也。孔氏曰：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亦五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遇寇，兄弟數戰，郊四郊。士軍，爲卿大夫之取辱地，采地也。士，邑宰也。士職，守位。下爲民宰，邑勸課，辨訟，若民散，流離土地，厲人，而所廢不治，亦爲士之取辱。澠曰：按聘，指註，謂天子遠郊百里，竟之則上公五十里，侯伯四十里，子男十里，達郊各土之蓋，四鄰難侵，故築壘於四郊屯軍，以備寇。戎老于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或謂郊者兩國之境，相交處也。地蓋諸臣采地，外有餘地者爲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士謂其下之親民者，諸侯之都邑。戰國時亦有靈丘乎？陸之大夫若大夫之采地，則春秋之費宰邾宰之類，皆士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鄭氏曰：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



大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孔氏曰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
之不可去也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有寇難當保國又
率衆禦之以死為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
致死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
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止猶留也鄭氏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懇懇
之言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厚之至也以社稷
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止其所本也先王建國為置社稷
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
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有以道去其君者諸侯有國
受之天子有死而無去也此去者不安其國致位而去
為社稷無隕先君有後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
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
器於士

竟與境同下可

鄭氏曰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
與得用者言寄觀已後還孔氏曰此明人臣三諫不從
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祭器不得自隨物不被用則

生蟲竄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
遷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
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之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寫祭
器者不欲使之為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纁
緣屨屨素履乘髦馬不蚤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
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禮音善無許亮切特說婦切無婦字
切義莫切髮音毛髮音水鬚子髮

切發音說人
如字履音履

禮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

為位也徹猶去也禮廢無絢之非也纁履屨也髦馬不

形易落也蚤讀為小鬚鬚髮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也

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遠去也孔氏

曰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

君命若子孫則還子孫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

此禮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為壇位鄉國而哭

衣裳冠皆素為凶飾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來緣凶

喪故徹緣而為飾凶故無絢也素蔽白狗

皮為車覆闌也吉則鬚鬚馬毛為飾凶則不鬚而乘之

髮治手足爪也鬚鬚治須髮也吉則治鬚食則祭先衣

凶故不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



說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
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為一時
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
三年待放竟工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宜
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
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囚於費以待察春秋
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
必以為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故孔
子去國乃未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
君爾三諫不從以為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於君或
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齊可也何至三年方已曰
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事故
於此言復為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
與為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
處之重天災也重用兵也重去本也棄其君棄其位棄
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去國之可悲也非特己以喪
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弔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

鄭氏曰求猶務也謂夫先祖之國居他國不務變其故

俗重本也孔氏曰俗者本國禮法所行雖居他國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故國禮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禮喪服哭位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儀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可知也呂氏曰子路去魯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父母之國夫豈不懷念故從新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正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若緘統奔邾立臧為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姓來相赴告也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呂氏曰謹脩審行而不輕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澄曰爵祿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而君為別立一人承其宗祀猶為卿大夫也出入有詔於國謂已雖去國然吾國之卿大夫家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有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

存則反告於宗後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兄弟宗族猶存者謂雖猶有兄弟宗族在舊國然不爲卿大夫而無爵祿矣舊國之卿大夫亦與此不相赴告吉凶矣故已有吉凶但遣使往舊國私告於其無爵祿之宗子也蓋爵祿無列則舊國之君其恩已絕矣出入無詔則舊國之卿大夫其恩已絕矣舊國君臣雖皆與已無恩而吾一已兄弟宗族之恩則不可絕也故有吉凶當反告宗後者兄弟宗族之統也告于宗後則兄弟宗族徧知之矣孔氏曰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出已三世雖本國無列無詔然有兄弟宗族在口有吉凶猶當告於宗後不忌本國也其者無列在則不復來往此是無列無詔而反告示後今得仕新國者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有詔雖仕新國猶行故俗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亦不得從新國之法鄭氏曰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興謂起爲卿大夫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見賢遍切下並同相見如字還音旋辟亦切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迎拜謂君

迎而先拜之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遂巡也揖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餽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

在道路之勤故遂巡而退辟也按聘禮行聘享及私餽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克乃云公勞賓常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

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不敢當禮則遂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也國之君

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澄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關以避也

大夫上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孔氏曰此謂使臣行摺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異國則爾同國則否葉氏據口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不敢答拜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

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鄭氏曰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孔氏曰大夫見於國君謂見它國君聘禮云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御御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則也孔氏曰已歸則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已君二條爾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君尊不答士拜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它國之士故也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答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之辱而已賓不可申其敬也張子曰弔喪不答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難答故辟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亦有時而答尊賢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馬氏曰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祿食而



己此君於士所以無答拜之禮也孔氏曰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蒞答拜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非其臣則答拜者以其它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鄭氏曰不臣人之臣也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孔氏曰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孔氏曰男及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

凡華天子鳴鑼虞士鳴鐃大夫鳴士鳴磬人之事也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唯用告神也孔氏曰

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條暢也天子弔臨適諸侯

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也諸侯

朝王及相朝聘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此不言璧者略

可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

也雉取取介惟敵是赴羔鴈生雉則死亦表見危致命

也鴈爲也野鴨曰兔家鴨曰鶩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

之故司士云掌摯者膳其摯謂所執羔鴈之摯入於王



之膳人

童子委學而退

鄭氏曰不與成人爲禮也孔氏曰童子見先生或承朋
友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面
自退辟之童子之摯束脩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文可也

鄭氏曰纓馬繫纓也拾謂射韓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
用時物相禮而已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或應相見而無
可持爲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不直云軍中而
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
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隨所有也舉一隅而類其餘
之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俱捺脯脩羹栗

俱具其類如捺餅
中如脯音非

鄭氏曰根枳也有實今邳邳之東食之捺實似栗而小
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孔氏曰婦人初歸用摯以見
舅姑用此六物爲摯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
美脯搏肉無骨而暴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
脯者左傳云女摯不過捺栗羹脩以告虔也按昏禮見
舅以羹栗見姑以鍛脩其捺根所用無文

○天子糝稷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踰踰庶人僣僣

禮七長切
黑子妙切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體整卑者體蹙
孔氏曰穆穆威儀多也皇皇自莊威也不及穆穆而猶
自莊威濟濟徐行有節不得自莊威但徐行而已踳踳
容貌舒揚不得濟濟但舒揚而已焦焦卑盡之貌卑賤
都無容儀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
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處以言
也呂氏曰穆穆雍容深厚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踳
踳翔舉舒揚之貌焦焦趨走促數不爲容止之貌庶人
見君不爲容進退趨走等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
之容舒卑者之容蹙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威皇
皇之莊威不如穆穆之淳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
之脩飾不爲踳踳之舒揚踳踳之舒揚不爲焦焦之促
數則知卑者蹙且遽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綬視大夫衡視士視
五步上時掌切袷音切綬七果切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綬讀爲
安安視謂視上於袷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
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旁遊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
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孔氏曰臣視天子上過於袷則

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諸疾也臣視國君當視面下袷上也人相看以面為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更視亦不得高而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庾氏曰兵類下之貌現以面為平安則下於面上於袷也

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教五

鄭氏曰凡視教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凡視人過高則教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自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坐于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傾側側也若視尊者而欲側旁視流日

東西則似有恭恐之意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奉切

呂氏曰奉者承之以二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孔氏曰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奉之者必仰于當心提之者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錄七

鄭氏曰衡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猶教也多謂下於心孔氏曰前明常法此明臣為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為奉器高於心國

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器與心齊乎大夫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士卑故士臣爲士提物又在綏之下提之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主君也克勝也重慎之也孔氏曰禮大夫稱主此言主通天子諸侯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雖輕如重而有不勝之容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之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卓輪曳踵切

鄭氏曰尚左手尊左也卓輪謂行不絕地孔氏曰圭璧瑞玉也尚上也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也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拽地而行之

執玉其有籍者則褻無籍者則襲籍在左切 褻在右切

鄭氏曰璧琮加束帛而褻圭璋特而襲褻見美文也襲克美質也孔氏曰凡衣近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末篇其上有褻衣褻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服若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褻衣謂之褻劉氏曰此謂朝聘時爾籍



者薦也非綠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
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楊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
則持達所謂無藉襲者禮方敬尚質也楊襲於有藉
不繫於有綠無繼禮之質文以圭璋璧琮琥璜為輕重
也

臣則若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折之
卞列切

鄭氏曰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君臣俛
仰之節也孔氏曰此授受時禮也佩謂玉佩帶佩於兩
邊臣則身宜僂折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懸

垂於前若若直立而個倚附其身則臣宜曲肘故佩垂

於前若若重護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
地呂氏曰謂君臣授受之節也凡授受者尊卑皆若折
故垂佩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也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絺為
大夫累之士寔之庶人蔽之為云偶切副音備切華胡瓜切累力果切寔音審

鄭氏曰副折也既削又四折之乃橫斷之而中覆為華
中裂之不四折也累保也不中覆也寔之不中裂橫斷
去寔而已蔽之不橫斷孔氏曰絺細葛華半破也絺寔
葛也寔謂脫華庶人府史之屬方氏曰爪必中者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以奉尊者不敢襲其物也必以絺然者當暑以涼為貴也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士庶雖賤食瓜之際執瓜竟飽而不數忘君借其華副之禮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闕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講矣幼曰未能典講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詳請也謂能操贊出入以畢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上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五年大小問朝廷之臣答之必有法至尊體貴臣下不可輕言其年及形長短與材技所堪云闕之謙不敢言見也衣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言之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問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為若干若如也于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人君長則能主國十五以上為長十四以下為幼大夫士子卑長幼當



以二十爲限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問大夫士之子謂他國人問於大夫之臣問於士之屬吏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少儀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笱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與此不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田者故云典謂庶人謂府史之屬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呂氏曰若干者數未定之辭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聞宗廟社稷言祭祀平旅之政有可夫可則長幼可知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事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比章言御不言樂者樂御射舞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方氏曰十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若干約其數故曰若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負薪則力役之事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別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
數富以對

車數也主切下數高並同
車數如字富許又切

孔氏曰問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
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也諸侯止一國故致
問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多金帛問所
最優饒者對者數土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魚鹽麋蛤
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
革君地生焉是也宰邑宰有宰明有米地食力謂食民
下賦稅之力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
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士有地不假

亦無邑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

無副車畜謂雞豚之屬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闕歸云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

蠶者不帛不績者不棄故以畜數對應氏曰國君受封

於上有常土制賦於下有常奉不必言也維山澤所產

無常其晉嚴興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皆乎人故數其

所出以對既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末多於常賦之

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殺務曰

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

奉已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
畜見其畜牧之勤陸氏曰山澤之所出所以釋土數地
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呂
氏曰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
人之勤惰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
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麇音孟郊麇音孟

孔氏曰春時萬物產孕不多傷殺故不合圍夏亦當然

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麇是鹿子凡

獸子亦得通稱郊為知孔長故不得取也馬氏

曰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

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

以存臣道而與天子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

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在國

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殺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祭祭祀

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縣平聲下

鄭氏曰登成也皆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

虞氏以首身后氏以心殺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

不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



之屬也梁嘉食也不樂去琴瑟孔氏曰歲凶者水旱災
害年穀不登者年終穀稼不成也年豐則馬食黜馳道
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草萊樂
有縣鍾縣磬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
後言祭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故凶年則去之士平常
飲酒奏樂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
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相通但君尊
故舉大者言大夫士卑直舉小者言爾

○君無故王不夫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真氏曰故詩災意縣也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王謂備也君子於王比德故恒陳王明身恒有德也徹亦去也士以上皆有玉佩君無故不去王則下通於士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爾命士則特縣不徹琴瑟是不命之上爾

右記君臣之禮凡二十七節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栉不問中櫛不親授外言不入於櫛
內言不出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
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同櫛栉與案切

鄭氏曰皆為重別防濶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櫛可以架衣也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相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疢乃復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女子十行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孔氏口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授也內則云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言內言謂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紉各有限域不得濫預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不敢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杏

纓內則云男女未冠并結

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纓

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內

着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明又內則口婦事舅

姑給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女子

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禮人惟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

女子子謂己之女凡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

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

女子子也兄弟弗與同席而坐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

別席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

弗與同器而食者熊氏以為不許傳同器未嫁亦然澄

曰巾謂挽手之巾柳謂埋髮之柳姑姊妹女子子此謂一家之內有父之姊妹者已之姊妹有子之姊妹若已嫁而反者其兄弟皆不與同席同器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鄭氏曰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有禮乃相纏固孔氏曰昏禮有六禮一曰問名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幣謂聘之玄纁束帛先須禮幣然後

可交親也澄曰昏禮先有行言之媒女家許乃納采謂

男家納禮聽女家采擇也擇而可乃問女名將以女之

名歸而卜其吉與否自男家既知女名女家亦知男

名矣故曰相以名也而吉乃華女家曰納吉納吉後則

徵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乃請期親迎而成昏也交謂

交接親謂親近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

厚其別也

鄭氏曰周禮凡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昏禮凡

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召鄉黨僚友會賓

客也厚重慎也孔氏曰男女須辨故婦來則書取婦之

年月日以告國君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

席告先祖也明文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戴氏



曰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告諸鄉黨親戚
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禮莫重於有別知之者衆則其別
厚矣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音娶

鄭氏曰妾賤或時非賤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孔氏曰
熊氏云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此言爲彼取妻而致餽遺其辭命如此也某子之某致
餽者之氏也使某之某爲使者之名也聞子之子指取
妻之人而言也鄭氏曰爲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得者羞

適也言進於客其禮益遠酒東備若大乳氏曰親朋友
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昏禮不賀比云賀

者聞彼昏而送餽雖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其辭
不稱賀曰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言彼使我來也聞子

呼取妻者爲子也某是使者名不賀故但云聞子有客
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于客也呂氏曰賀者以物遣人

而有所慶也昏禮者代以爲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
故不用樂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則問遺不可廢故其辭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
羞者佐其共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

不知禮者以其問遺猶以慶賀名之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陳氏曰賀其有客非賀昏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漱諸

方氏曰通問若問安問疾之類蓋生不相通問死不相

為服皆所以推而遠之坊記言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于嫂叔鄭氏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孔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見贊

鄭氏曰避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於人所共見此曰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來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

許嫁笄而字

長知兩切冠去聲

鄭氏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君前對至尊無小大皆相名女子以許嫁為成人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諱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髻黑肱疾在外者雖不得言猶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孔氏曰不以國者不以

本國爲名它國即得爲名衛戾晉晉戾周是也不以日月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以爲名者殷質不諱故也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不以隱疾者不以體上幽隱之疾爲名不以山川者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右記男女之禮凡八節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老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自甲曰期願疏去聲又五益切音深與切老忙期願按切期舊如字今從朱子音恭

鄭氏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或不親學老而傳謂傳家事任子孫是爲宗子之父耄昏忘也春秋傳曰老將知耄及之悼憐愛也愛幼而尊老故不加刑期要也願猶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禮弓云幼名三月爲名穉幼十年出就外傳故以十年爲即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二十成人初加

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三十氣血已定故曰壯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一則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堪爲大夫得專服事其官政者至也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年已老則傳家事付子孫不復指使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悼未有識慮可憐愛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悼可憐愛老可尊敬雖有罪而不加刑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若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生百年不復知衣服飲食寒暖滋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朱子曰期當首居疑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暮字同周匝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期如上幼弱字字頤如上學冠等字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呂氏曰此備舉自幼至老十年一變之節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大夫七十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若必有命勞若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爾凡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於其國雖君尊異之自稱猶若臣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孔氏曰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致是與人明朝廷有賢代已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若詩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則必賜之几杖若本國巡行後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山皆謂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稱為老夫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於其國謂自與君言也越國猶它國也若它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它國之問也

○童子不衣裘裳宋去聲

鄭氏曰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氏曰童子非成人之名衣猶若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應給役着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二十則可衣

養蒙

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
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咻詔之則掩口而對

誑大以切長知
咻切本另穿切

辟不切
咻切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
之母誑欺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提携謂牽將
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携尊者負謂置之於背劔謂袂
之於旁辟咻詔之謂傾頭與言口旁曰咻掩口而對習
其鄉尊者屏氣也孔氏曰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常示
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偏聽
左右非惟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謂以長大當
扶掖長者因牽行之時教之奉長者之手先使學者令
習使也豈但在行在抱時亦須教之長者或若負兒之
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亦今見長
者所爲而復習之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
爲之習嚮尊者屏氣也黃氏曰長者與之提携則皆幼
童能行之時非懷抱之幼也嬰兒可宜於脇下如帶劔
者豈能教之對尊者禮平負劔辟咻詔之疑非負挾幼
童乃是長者之身或負劔者將詔告幼童不便於屈身
俯臨而語之辟咻者偏就近耳而詔之也幼童必掩口

而對避其口氣爲童子之禮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文則

肩隨之

長知兩多
下非同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肩隨與之並行
五退孔氏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已則
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十年以長謂二十於三十
者半倍故兄事之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謂二十於
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以此肩隨而推之則云
父兄事之者豈是溫宥如親正言其行耳澄曰此謂道
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
謂正當尊者之背隨其後而行也兄事之者王制所謂
兄之齒鴈行也謂斜出其左右而稍向後如飛鴈之行
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相踰也謂兩肩相並而差
退不踰越其肩也

學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王制曰與人之言以居

鄭氏曰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孔氏曰羣朋友也
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數橫席席容四人四人則推
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異
席也澄曰居謂坐也上文言行而第長之禮此言坐而
第長之禮因是推之六人則第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

一第二人居上席也七人則第一第三居上席之下半
其第一則居上席之上半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從才用切

鄭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尊不二也孔氏曰從謂從行
時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
也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
分矣

○進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
言則趨而退無退勇切

鄭氏曰拱手謂有敬使趨退謂其不欲與已並行孔氏
曰趨進也此明道與與長相進之法趨疾也與與
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為故正立
拱手而聽先生之教呂氏曰與言則對不與言則退應
答進退不敢專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上時掌切

孔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西視則西視鄭氏曰為遠視
不察有所問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如字

孔氏曰操執持也几杖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
時將就之呂氏曰坐有几以憑行有杖以策皆優老之



具操以從之敬之至也鄭氏曰從猶就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長者問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呂氏曰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答問多則少者當問長者今長者反問之少者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

○凡為長者查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其自鄉而扱之為云偏切帚之手切袂法世切拘古美切扱音吸

鄭氏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

弟子職曰執箕箒牆廡中有帚以袂拘謂掃時也以袂

擁帚之前掃而却行之扱讀曰吸謂收蓋時也箕去乘物以鄉尊者則不然孔氏曰袂衣袂也退還也當屏時

却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

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澄曰以帚埽地除去塵穢

謂之糞

○本席如橋衡每芳勇切掃居翹切

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并上桿

孔氏曰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

奉之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橫左尊故昂右卑

故垂也

請席何鄉請柩何趾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孔文曰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也席坐席也鄉面也衽卧席也趾足也坐爲陽故問面欲何所鄉面亦陽也卧是陰故問足欲何所指足亦陰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氏曰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坐在陽則尚左坐在陰則尚右孔氏曰南鄉北鄉謂東西設席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俱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謂南比設席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皆以南方爲上蓋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也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將即席容無作兩手爇衣去齊尺

作才洛切搯若

呂氏曰作者裸袒不安之貌鄭氏曰作顏色憂齊案下緝也孔氏曰弟子講問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搯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末切躡居衛切又來月切

鄭氏曰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在前謂當行之前戒勿越席敬也孔氏曰策篇簡也坐跪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過

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勿得踰越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頰長者不及毋僂言

虛切僂

鄭氏曰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執猶守也僂猶暫也非

類雜也孔氏曰凡坐各有法虛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坐

也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

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

坐近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

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之其如嚮

者毋忤頰容長者猶先生互言爾及謂所及之事也女

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轉以乙事對然雜錄

之朱子曰說文云僂僂互不齊也僂言僂長者之先而

言也

止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勦切

鄭氏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學也謂取人之說

以爲己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

己不當然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稱先王者言

必有依據孔氏曰正謂矜莊也頰容通語爾方受先生

之道當正己矜莊聽師長之說宜必恭敬語當稱師友

而言毋得學取人之說以爲己語凡爲人之法當自立

已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無不同應者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必法於古昔之正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也先王聖人爲天子者方氏曰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者古昔之人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鄭氏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呂氏曰問未終而對不敬其問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鄭氏曰尊師重道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如子路問政請益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唯切

鄭氏曰應辭唯恭於諾孔氏曰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孔氏曰更端別事也謂獨語已畢更問他事鄭氏曰離席對教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孔氏曰謂多

人侍若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方氏曰顧於後望於前示其不敢專也胡氏曰若漢文問生林尉尉左右視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非但謙讓而已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顧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待閒音閒屏必領切

鄭氏曰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避也呂

氏曰閒謂閒隙俟事之閒隙而言之聘禮官曰俟閒亦

此意也舊音曰閒閒則閒矣人俟問而有復則屏以待

不敢干其私也方氏曰閒即無事之時行者謂于上之

謂與周官言諸侯之復同義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撻杖屣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

欠久立微切撻杜轉切

鄭氏曰以君子有倦意也撻猶持也孔氏曰志疲則欠

體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屣在側倦則自撻持之或

瞻其庭影望日早晚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

者今見尊者為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

出

○侍坐於長者屣不上於堂解屣不敢當階就屣跪而屣



之并於側鄉長者而後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上時字切

鄭氏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為防後升者就屨謂獨退也就猶着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遮之而已俯僂也遷或為遷孔氏曰長者入室故屨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基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若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也屏退於側不當階也遷徙也若為長者所送則就階側跪取屨稍移近前取因俯身嚮長者而納足者之不跪者跪則足嚮後不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爾朱子曰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階出戶猶嚮長者不敢背爾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

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遠也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遠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教也澄曰侍坐於所尊之人唯敬之故近之而無餘席也若有餘席非敬也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為是

見同等不起上客起食至起燭至起燭不見跋

見與通切跋附末切

鄭氏曰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上客起敬尊者食至起為
饌燭燭至起異晝夜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
厭倦孔氏曰見已之同等後來不為之起任其坐在下
空處所以然者尊敬先生不敢曲為私敬也上客謂尊
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
起則尊者不起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跋本謂
把處火炬盡則藏所發本

○尊者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時語

鄭氏曰主人於尊者前不敢僣叱狗嫌若諷去之唾
嫌有穢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3077340 >>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饋奉
切

孔氏曰此侍從尊長爲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
長而主人若自親饋於己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張子
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己已則拜而食若不
親饋則禮非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或不
辭同義

○御同於長者雖或不辭偶坐不辭

鄭氏曰御同謂御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或謂重殺
膳也辭之爲長者雖偶坐盛饌不爲己孔氏曰御謂侍



也侍者雖獲蔽膝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
饌本爲長者設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饒也或彼爲客
設饌而召己往雖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己設故不
辭之一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
與他人俱坐則己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黃氏
曰主人有尊客召己雖偶雖有盛饌己不敢辭懼妨尊
客待尊者辭之可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
而飲長者舉木觴少者不敢飲

少時無切
編子妙切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嚮尊少者不敢先長

者飲燕爵曰酬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孔氏曰燕所
謂陳尊之處貴賤不同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
而南吳鸞君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
之間使賓主得夾尊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
而拜長者辭止少者之起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
也舉猶飲也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臨川王
氏曰拜受於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爾不然則已

頌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孔氏曰少謂幼稚賤謂童僕之屬



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則不敢被尊長之賜宜即受也澄曰章內或稱先生或稱長者或稱君子又稱所尊天下有達尊三爵齒德是也先生蓋兼齒德君子蓋兼爵德長者言其齒而已所尊義同先生但先生則謂教學之師所尊則泛言齒德之人然皆互言爾非有優劣輕重也方氏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所尊以道稱之也君子以德稱之也長者以年稱之也

右記長幼之禮凡二十四節

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獻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

而左

鄭氏曰每門讓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云君迎

賓於大門內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右就其右左就其左孔氏曰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遜不先入自謙下敬於賓也此云凡與客入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寢門最內門也主人罰已應正席今客至內門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謹更宜視之禮有三辭初曰禮辭

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道客公食大夫禮公揖入賓從是也方氏曰請起事也於主人之將有爲則曰請辭止事也於客之不敢當則曰辭陳氏曰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曲揖則揖可知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解然後客復就西階後者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尊也復就西階復其正也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者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繼續屬於主人

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方氏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爲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爲亢客降等則殺故就主人之階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於東階則先右是上於西階則先左是拾階時

鄭氏曰拾當作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孔氏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



先升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
之義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
拾級聚足者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
升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呂氏
曰拾更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皆更爲
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澄按呂氏讀拾爲其劫反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夫人跪正席客跪撫
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
先舉孟胡甫以
鄭氏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

容夫足以指畫也雖來講問主人跪正席指以客禮待

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者答主人之親正撤去也去重

席讓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

問宜坐客不先舉者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

爲來故孔氏曰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燕饗則宜

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布席不須相對講說之席不

在牖前或在於室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

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聞三席席之制三尺

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撫謂以手按止之按

止於席而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主人爲客設多重席



客謙而自微主人固辭者固辭止客之微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微之者既來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微也踐猶履也主人止客徹席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文或為杖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客杖也

右記賓主之禮凡二節

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蕪穀居人之左蕪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蔥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穀一交切蕪則史切食者胸膾去外切炙故使切
醢中案切塗以至四葉子羊切脯音甫胸其屬切

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穀蕪之外內也膾炙皆在豆近醢醬者食之主漆漆蔥也醢醢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漆在豆酒漿處羹之右言若酒若漿謂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胸右末亦使食也屈中曰胸乳氏曰熟肉帶骨而醬曰穀純肉切之曰醢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左羹濕是陰故右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醢蕪故膾炙醢醬知在穀蕪之外內也醢字徐作醢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醢醬處內

亦當醬右醢左也按公食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醢和醬又周禮醢人共齊醢醢物則醢醬共爲一物也今此記文若作醢字則是一物醢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註蔥涿云處醢醬之左則醢醬一物爲勝地道尊右則末在左蔥涿文繼醢醬之下故知在醢醬之左儀禮正饌惟有道醢無蔥涿故鄭以蔥涿爲殊加也卑客則或酒或醬若尊客則有酒有醬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脩訓治脩治之乃成鄭註膳人云薄析曰脯擗而施葢註曰版醬左胸以中屈処置左也右末以末邊際置右也右手

末際擊食之便膳脩処酒左

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辭殺主人未辭客不虛口

飯快脫切辨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殺之序徧祭謂載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滷漿不祭也延客先食載後食殺殺尊也凡食稷辯於肩食肩則飽也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客自

敵以上其醕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爲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提也興起也客既畢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爲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棲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而祭序次序也次序偏而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殮而吾飽須勸力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歲也按公食大夫禮三殮竟不云延客食歲與此異食歲竟後乃始辯殺辯臣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食殺得重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殺次食春次食酪後食肩辯於肩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漱口以口潔清爲義用酒曰醕醕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殺已臣不得執醕蓋主人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醕此謂卑客敵以上其醕不待按之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醕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醕也

坐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

幸子袖切
齊將兮切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羊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孔氏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鄉候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徹也答主人初所親饋也齊醬並通名爾此者是厚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飲毋啗食毋鬻骨毋反魚肉毋授與狗骨毋困獲毋揚飯飯忝毋以箸毋悻羹毋留羹毋刺齒毋飲醴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飲醴主人辭以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啖毋啜羹多飯飲

五結切其音與切音同
音海字音彭切其音同
音來字音洋切其音同
鄭氏曰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澤謂按沙入澤

手爲汗手不潔也禮飯以手搏飯謂欲致飽不謙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流飲大飲嫌欲疾也啗嫌薄之醬謂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己歷口投骨爲其賤飲食之物困獲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困爭取曰獲噍不噍柔絮猶調也爲詳於味刺齒弄口也口容止飲醴爲其淡故亦嫌詳於味決猶斷也最謂一舉盡噍爲其貪食甚也孔氏曰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爲飽也與人共

食手宜潔清不得臨時按沙手乃食於人所穢也取飯作揖則甚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若就器中取飯若粘着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於篚無篚棄於會謂篚蓋也流歎謂開口大歎才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遲是傷廉也啗謂舌口中作聲嚼骨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魚肉與人同器若已齧殘不得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所俎殺致也爲客之禮毋得食主肉後棄其骨與大國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食快傷脾飯黍當用匕匙少牢廢人概匕注云匕

所以匕黍稷也羹有菜當振箸若舍而歎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也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爲不敬醢肉醬也醬宜鹹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家不能事妾味不調適也客失禮而歎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歎也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乾肉脯屬駝朋不可齒斷故須用手擘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嚼而反置俎上嚼者不細嚼一舉而并食之也朱子曰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浴曰此一節五飯字皆當作上聲讀飯謂食之也共飯猶云共食禮

飯謂以手搏飯而食之。攷飯當如朱子說謂大口而食之。攷肆無節也。與流歎爲類。流歎謂長咬而歎之。如水之流也。揚飯謂揚去熱氣而急欲食之。吃食謂口內作聲而食之。固獲二字一意。謂固必而取得之也。搏飯攷飯流歎吃食固獲揚飯六句。一類二字皆虛。誓骨室羹絮羹歎醯釐及五句。一類二字上虛下實。下一字指所食之物而言。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古協切

鄭氏曰挾猶著也。孔氏曰有菜則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挾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清也。直歎之而已。其有肉

謂者大羹免羹之屬或當用也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餼子開切

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餼。餼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孔氏曰祭謂祭先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饌之餘皆云餼。凡食餘者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事。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餼其餘。夫餼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無飲有餘。夫得食之。

右記飲食之禮凡五節



凡以弓劍苞首箠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直子餘切

升簡思嗣切操命切使色更切

鄭氏曰問猶遺也苞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箠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孔氏曰凡謂飯食者圍曰箠方曰筭如使之容謂使者孔氏曰凡謂凡此數事皆同苞者以草包裹詩云白茅包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也直者以草籍器而貯物箠圍為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之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之時之儀

容故云如使之容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潦音差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曰天降水潦魚鼈難得虛指皮爵等並以為然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豈足不饒蓋其多

獻鳥者佛其首高鳥者則弗佛也佛扶弗切高許六切

鄭氏曰佛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為其咬害人也畜

養也養則馴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

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

四宅者操書致致音節冒直又切袂彌聲切契音計切量音亮齊子另切



鄭氏曰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
小者便也甲鑑也胃兜鑿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
制之契養要也右爲尊孔氏曰策是馬杖綬是上車之
繩車馬不上於堂呈策綬則知有車馬也謂鑑爲甲者
言如龜鑑之有甲鑑大兜鑿小小者易舉故執末者
末謂柱地頭也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右袂右邊
袖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
爾單稱梁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
量是知斗斛之數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
呼容十一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契以
呈之米云量則粟亦並粟云契則米亦齊米可斷金
急故執者執量粟可又儲爲緩故執者執契與比量
緩也執食慈涼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至米則食可知
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於版書而致
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着土版
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
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贖爲君王
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呂氏曰獻車馬獻甲獻粟獻
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表其獻
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左契者無所

事以待有所事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子人粟者
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
以執右契以表之也誓齊者主人親設客親徹食之主
也親食之於誓齊各有所宜所謂不得其誓不食杖與
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高角右手執箭左手乘稍
尊卑垂斂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
接下承稍與客並然後受謂云貴切筋而頭地或以百切
音波辟上箭亦切

鄭氏弓弓有性米體皆飲令其下曲潰然也遺人無

時已定體則張之本定體則弛之謂強明也猶托中較

佩中也登階則佩表授受之義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

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

客手下也承附却手則執箭覆手與拜與客並謂於室

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孔氏曰此敵體故稱遺弓之

駕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

故遺人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嚮

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時角嚮其上弓形亦曲

嚮下肅之謂爲猶地道貴方故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

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以授主人主人在左弓

下頭挂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尊卑謂
賓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若主人拜受所遣
客辟主人之拜不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既敬故
自受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就遠在客左與客
並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拜又跪右手握弓下頭
必知客主俱卻左手承拜右手執箭若益主人用右手
承拜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明說拜客竟還前立處
與客俱高而而立乃受弓也

○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
在州均又作
切韻徒利切

鄭氏曰左首每也後刃敬也三兵鐔鏃雖在下指爲首
銳底曰鐔平底曰鏃孔氏曰進謂授與人時也首劔指
環也容在右主人在左劔以首爲尊以鐔處與人也戈
鈎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鈎也直刃長
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
鈎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鐔在尾而銳嚮人
爲敬矛如鋌而三廉也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
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鐵矛
戟柄尾也以平底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
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凡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鄭氏曰凡杖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也效猶呈見用右手便犬離人右手當禁備之孔氏曰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凡雖無首末亦拂之或云進凡者以警外授人亦順也馬羊多力右手亦有功故用右手牽掣之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尺畜犬不醫人此是充食之犬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

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捕受弓劍者以袂補禮記

鄭氏曰左首再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

受珠玉以捕順也捕手中受弓以袂敬也孔氏曰禽左首謂橫捧之並受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畫布為雲鳳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績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受珠玉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用衣袂承接不露手取之敬也呂氏曰禽謂摯也若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鷩工商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弓劍藉之以袂文也弓劍比於珠玉不處其失墜故得盡其文

飲玉爵者弗揮



孔氏曰玉爵玉杯也何氏曰振去餘酒曰揮鄭氏曰爲其實而脆呂氏曰玉器宜謹故弗揮澄曰此因上文受珠玉以掬而并記之也

右記獻遺之禮凡四節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澄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半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至于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也孔氏曰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使彼罄盡則交道乃全也漢氏曰不盡人之歡若陳敬仲之齊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而具於子夏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貴辭讓貴有節皆不盡歡不竭忠之意也記曰不大望於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大弊如此不獨於禮爲然也

○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醜衆也夷猶儕也孔氏曰貴賤相臨則有畏懼朋友等輩喜爭勝有故戒之以不爭

○儼人必於其倫

儼與儼同

儼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以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襲呂氏曰擬人者必以其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孟子稱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儼之得其倫也澄曰或問曾西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是儼之不以其倫者也

○知生者弗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弗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弗

知謂識其人也鄭氏曰人思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識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孔氏曰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版使者讀之而莫致殞前也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偽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諛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

所欲賁切舍附遺云

賁切舍附遺云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所欲所舍辭口惠而實不至

也不曰來取不問其所欲爲人養廉也鄭氏曰見人見
行人也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
將不與也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
人者問其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
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右記交游之禮凡五節

博聞強識而讓教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識字又音

鄭氏曰敦厚也陳氏曰博聞強識知之也知常患於不

進爲善行行之也行常患於怠知矣而能進行矣而不

怠然後謂之君子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

者易嘗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勸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夫音扶齊則皆

鄭氏曰如尸視貌正如齊整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孔氏

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人雖不爲尸所在坐必當如尸

之坐凡祭之前有誓於適寢中坐而無立今云立者謂

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多慢

不恭故倚立之時雖不祭祀必須整折屈身如祭時之

齊也澄曰齊謂祭著齊敬之容蓋祭之日爲尸者有坐

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主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爲法坐如尸立如齊六字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爲人子之道也記禮者取此六字而誤焉上文若夫二字坐如尸立如齊敬以持已也禮從宜使從俗教以制事也呂氏曰若夫發語端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常也禮時爲大時者禮之變也如尸如齊盡其敬也從宜從俗適其時也體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而無窮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後母伏歛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著母褰裳
免切 又波武切 髮徒細切 如字 袒徒準切

鄭氏曰側聽耳屬於垣牆探人之私也噉呼號之聲也淫視睚眦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髻髮也母垂餘髮如髮也免去也褰袂也孔氏曰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噉謂殷響高急如叫之號呼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淫謂流移目當直瞻視

不得流動邪眇也怠荒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
倨慢身當恭謹不得踞慢也跛謂學舉一足一足踏地
立宜雙足並立不得偏也其謂舒展兩足狀如其舌也
寢卧也臥或側或仰而不覆也古人重髮以纒結之不
使垂如髮也免脫也冠常着在首不可脫也袒露也雖
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雖炎熱而
不得褻祛取涼也游氏曰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
安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輕易曰放縱曰倨慢
曰惰偷則聽淫視傾邪者也教應斂髮而髮輕易者也
遊而倨坐而其慢而伏此放縱倨慢者也怠荒立而跛
冠而免勞而袒暑而褻裳惰偷者也五者禮之所禁也

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遊行視聽坐立臥
起衣冠之際此所以傾邪於未形也陳氏曰古之養老
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悉禮以袒踊爲孝喪服
以袒免爲制士虞則鉤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
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爲無故而袒則非禮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呼切

鄭氏曰不指不呼爲惑人方氏曰不指爲其惑人之見
也不呼爲其惑人之聞也言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
者衆也戴氏曰居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地而指盡疾

呼其不驚人而感衆者幾希論語曰車中不疾不親
指在車上猶不可況於登城乎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黃氏曰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鄭氏曰適
舍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甚常或
時乏無聲必揚聲內也澄曰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已隨
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也上堂而先揚其聲使
人知所回避也

戶外有二屨言開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
戶奉扇視瞻毋回戶闔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

逐與聲倫古聲切闔胡胡切

鄭氏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扇敬也
闔亦開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遽示不拒人孔氏曰
戶外有二屨謂室有兩人若一人無非法之私事則外
人可入若有二屨是有一人或請問密事若內人語闔
於戶外則非私事外人乃可入也雖聞言而入亦不得
舉目而視恐觀人之私也故視必下扇所以闔鼎闔戶
之木與闔鼎相似亦得稱扇凡常奉扇之時必兩手向
扇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扇木以其手對戶若奉扇然
言恭敬也初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庶有瞻視也

既入戶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戶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已先入後猶有應入者雖已應闔戶徐徐欲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入

母踐履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

諾各切

踏在亦切 振苦反切 七但切 唯云突切

鄭氏曰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孔氏曰踐踰也既並脫履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踰先入者履踏踰也席就地鋪常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己位若發初從上為階席極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己位也唯諾應對也坐定

源又謹於應對

○帷簿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簿平博切 肱古橫切

鄭氏曰帷簿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客也行而張

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

玉也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蹠之中人之迹尺二

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蹠行而張拱曰翔室

中不翔亦為其迫也橫肱為害傍人不跪不立為煩尊者

者俛仰受之孔氏曰帷慢也簿簾也張足疾趨而行敬

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有遠近禮天子外屏諸
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蕭屏
外不趨也帷薄外不趨謂大夫士外不趨內趨爲敬也
堂上迫狹故亦不疾趨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執
玉須慎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
趨也堂上不疾趨故迹相接每進六寸也呂氏曰凡見
尊者以疾行爲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
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
執玉之重或虞其失墜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
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然在體下亦曰武執玉不趨不
趨也室中不翔不可翔也方氏曰趨足容也翔手足容
也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按立
不跪爲煩尊者之俯也投坐不立爲煩尊者之仰也
○離坐離立毋往來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爲千人私也離兩也孔氏曰見彼一人併坐或
併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往來預二人併立當已行路
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
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焉則處二
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尊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它席面專猶單也
專席降居處也孔氏曰憂謂親有疾吉時貴賤有重席
之禮若父母始卷寢苦無席卒哭後乃有莞蒻不納自
齊衰以下始卷而有席並不重也王氏曰側席與儀禮
所謂側紼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
酌之專同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生也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非其時也呂氏曰古者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
之情不可以齊卷凶事也不言樂祭言事也不言凶如
臨卷不笑臨樂不歎之比肅敬者公庭之事燕處私
庭之事也婦人私襲之事不可以言於公庭馬氏曰斬
衰之卷唯而不對齊衰之卷對而不言大功之卷言而
不及議小功之卷議而不及樂又況大於此而可言樂
乎古者易服而葬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
之祭衆者不敢哭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又況
祭祀可言凶乎男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無相
瀆而已又況公庭可言婦女乎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
如衛孫文子者公庭不言婦女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齊者不樂不弔齊則皆如
鄭氏曰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呂氏曰齊者專致其

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
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方氏曰致
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亂其心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齊書容切相息
光切殯必月切

鄭氏曰助哀也相送梓轂方氏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眾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眾者
其情踈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除哀而後梓故
未梓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
之有殯於鄰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
不巷歌則有喪必然矣春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
歌則容或相春矣

適墓不歌哭且不歌望柩不歌入臨不翔臨喪不笑執紼

不笑臨樂不歎當食不歎

經音義如十
或去殺神音也

鄭氏曰適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望柩入臨哀傷之無

容樂臨喪宜有哀色紼引車索食或以樂非歎所孔氏
曰哭日謂弔人日哭歌不可共日弔之朝亦得歌樂但
弔以還哭後乃不歌也不翔謂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
為容不翔則不歌不歌則猶翔也吉食奏樂既樂故不
宜歎若助喪事而食使充飢不令廢事亦不宜歎歎則
不飽也

適墓不登壘送窆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助葬必執紼揖人必違其位斂力勇切

鄭氏曰墓壘壙窆家也不登壘者為其不故不由徑不辟塗潦者所哀在此助葬必執紼者葬窆之大事揖人必違其位者禮以變為敬孔氏曰助葬非為客是助事爾故宜執紼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人則當離己位而向彼適揖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爾謂揖而移近之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

臨窆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懼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執輿事宜相顏色屬內在執紼心很非情者也介冑也孔氏曰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也君子接人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為云也切

夔子拜切

陳氏曰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人軍也鄢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蟾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營周亞父不拜其

君可謂知此矣朱子曰菱猶言有所支柱不利屈伸也
鄭氏曰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孔氏曰菱挫也戎容駮
暨者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詐言者體
而拜威儀不足虛作矯菱是詐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
坐兩至陳氏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為文非筋力不足以
為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所不足
而肯之以為禮則不怨矣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
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為遊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
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
書孔氏曰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禮不下與庶人行
故不著於經非是都不可行禮也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制
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
必用有德者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雖不制刑書
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澄曰
禮謂禮書禮書所制之禮上自天子始而下及諸侯又
下及卿大夫又下及士而止不下及庶人也刑謂刑書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刑書所制之刑下自庶人始而上及於士而止不上及大夫也

○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孔氏曰被刑害者不得令近君春秋關弼吳子餘祭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非繫幣也孔氏曰賓主相見將犬馬為禮用充庭實而已犬則執辮馬則執勒以呈之非繫幣故不奉上堂羔鴈之幣乃上堂也

右記通用之禮凡十五節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彥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孔氏曰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於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者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一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
子聞名心懼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祀雖
不逮事父母猶諱相庾氏蔚曰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
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為體諱
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諱王父母也張子曰先
君以獻武諱二山是雖數世猶諱也澄曰鄭註以此為
庶人禮謂適士以上諱祖則諸侯卿大夫諱祖可知矣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不
夫之所具辟私諱也孔氏曰人於大夫之所止得辟公
家之諱不得辟大夫諱也所以尊君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鄭氏曰質猶對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孔氏曰夫人
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
婦諱不出門

鄭氏曰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孔氏曰門謂婦宮門婦
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爾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
對君前不諱夫人之諱田氏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
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

此據不出門大畧言之爾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古者期親則為諱田氏瓊曰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馬氏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為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為祖者也於父為祖則於已為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為世父叔父姑則於已為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為姊妹則於已為姑而其服則期與大功凡此以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廟中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鄭氏曰廟中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一也於下則諱上何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則不誦唯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胡氏曰詩書誦讀詩讀書時臨文謂文章舊云禮文恐非李氏曰英子為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臨文不諱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禮與境同



○鄭氏曰皆爲故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行與所惡也
國城中也孔氏曰竟界首也凡至竟界當先訪問國中
政教何所禁忌入國門內城中亦先問風俗所常行也
門主人之門諱主人祖先君名欲爲避之宜先知之主
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人門方應交接故問諱以門爲
限也呂氏曰問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
也問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它國不同者也問諱賓爲
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內雖賓亦得諱之所以敬
主人也王氏曰邑國皆有竟竟內各有禁俗禁於國國
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

右記避諱之禮凡三節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

器爲先犧賦爲次養蠶爲後

廡九又切造才羊切
犧許宜切養子尚切

鄭氏曰先宗廟次廡庫重先祖及國之用家造謂家始

造事犧賦以稅出牲孔氏曰賦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

犧賦養蠶供養人之飲食器也呂氏曰營宮室雖大大

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造雖士有田祿者皆然

非獨大夫也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廡庫犧賦待吾宗也

居室養蠶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廡以養牛馬犧牲

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其蠶也犧牲之蠶如羊互益淥

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劍之屬也澄曰
凡家造謂凡人家所造之器犧賦謂犧牲兵賦之器呂
說得之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
祭器雖寒不水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粥音育水
於計切

方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
禮有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鄭氏
曰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在壘也不
粥不水不斬廣敬也孔氏曰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
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

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饋樂皆具祭

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祿雖得造

器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
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其制同既可暫假故

營之在後呂氏曰孟子曰惟上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血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
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血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
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
接鬼神衣之則褻褻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坵爲
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亦不敬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焚與埋同

鄭氏曰祭服祭器龜筮并牲皆不欲人褻之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孔氏曰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品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所以焚之埋之異也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也

○臨祭不惰

惰惰也

鄭氏曰惰為無神也孔氏曰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鬼神饗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祭於公助祭於君也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孔氏曰此謂士助君祭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孔氏曰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抱孫不抱子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作記者既引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故也曾子問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方氏曰凡為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王氏炎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張子曰父於子每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為尸而抱也尸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澄按張子之意謂君子於生之時為祖者抱其孫而為父者不抱其子故死而立尸以祭可以孫行為尸而不可以子行為尸也然曾子問篇既有孫幼則使人抱之之文則不若舊註之說為當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祓祭之也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故庶子代攝猶宜告宗子然後祭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為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殺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孔氏曰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興呂氏曰

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
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
變也陳氏曰祀典之所統則不可以廢廢之為不仁祀
典之所不秩則不可以舉舉之為不智周官大祝禁督
逆祀命者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
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魯夫逆
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逆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
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
毋瀆禮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妄祭神不審呂氏曰非其所祭如法不得祭與
不當祭者淫過也以過祀神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陳氏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非族而祀之則於禮
為誦於命為逆於祀為瀆其欲徼福也難矣昔楚昭王
不祀河雩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知此
禮矣

○天子祭八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三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
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南冥在北時云東方禋祀方祀

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孔氏曰
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祭天地以報其
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惟祀當
方故云方祀山川在其地則祭之無則不祭大夫不得
方祀及山川宜祀五祀而已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
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呂氏曰天子繼天
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四時各
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及五祀此所謂
歲徧也天子有天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
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
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言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
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士不得立家故五祀之祀亦不
得行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祭其先者吾身之所
白出也天子至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唯於士言
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方氏曰天子祭
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
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
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索豕百切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曰大夫士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祭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爾其大人性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爾按楚語觀射父云大夫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紫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亦或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所不用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大夫但取其具而已又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亦不得而用矣唯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此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後得之也羊豕者或羊或豕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大饗祭帝於明堂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孔氏曰此大饗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不待以

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
牲也口也莫不卜也特言不問者恐濟神也方氏曰禮
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拾祭先王
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
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記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
也禮記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拾祭
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暇脩天子饗諸侯
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
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俎兩君相見之大
饗也人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
凡饗賓客之大饗也

右記祭祀之禮凡十節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曰順其出外為陽順其居內為陰孔氏曰外事郊
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耦甲丙戊庚壬
五奇為剛乙丁己辛癸五耦為柔然郊天在國外應用
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用辛江糧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
特牲云社日用甲郊社等不致同內外之義自郊社之
外則皆用之社祭用甲而春語用戊者春語是告祭非
常禮也郊之用辛者惟夏正郊天及嘗大享明堂爾若

郊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合用其初朔之日不用
辛也禮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
白詩小雅吉日田獵之詩而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春
秋桓六年壬午大閱莊八年甲午治兵田獵兵師外事
也故戊庚壬甲皆用剛日桓八年己卯雩于丑雩十四
年乙亥嘗闕二年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丁卯大事
于太廟宣八年辛卯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
于武宮儀禮少牢饋食日用丁巳宗廟祭享內事也故
巳丁乙辛癸皆用柔日

○凡卜筮口旬之外曰筮其日旬之內口近某日祭事先
述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旬十日也祭事非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
屬也孔氏曰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若先筮後
卜若次事則惟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
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尚書先云龜從者以
尊卑言之鄭註周禮云筮曰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
龜從者禮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三筮並凶則
止鄭云若一吉一凶則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不是也
大夫士則六筮卜小亦筮旬之外若少牢大夫禮今月
下旬筮祭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

遠某日旬之內者按特牲士禮不諫日註云士賤職棄
時至事訖可以祭則筮與日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
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有
旬內旬外之日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
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於事謂祭與二祥衣非孝子所欲
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左傳云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
不吉卜上旬是先遠日也占事謂祭祀冠昏之屬少平
云若不吉則又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祭龜常假爾祭筮有常

鄭氏曰命龜筮對孔氏曰假爾也爾與也指龜與筮大甲

之大也獲美龜筮故謂泰龜泰筮也有常者言爾泰龜

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方氏曰龜則卜之體筮則

著之用一言其體一言其用互相備也馬氏曰布席謂

之為席擇日謂之為日以其有所為故也大羹謂之泰

羹瓦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

尊故也自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

不能知假者龜而後知故假爾龜假爾筮事之萬變不

同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慎吉則吉體變則然故曰有

常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執

鄭氏曰來言不過三者四卜則太繁故之孔氏曰一卜不吉而再卜以至於三三皆不吉則止筮亦然澄曰覆筮也亦謂一卜不吉雖可再卜而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卜不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復以下蓋欲以告丘濟神也筮亦然

○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致鬼神長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前類

筮者也者筮者爲善故謂之筮爲卜爲筮稱卜筮一字

請以龜甲鑽之而得兆者名爲卜以著筮揲之而得卦

者名爲筮也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

日者使民信時日也用之以占事者使民決嫌疑也信

與信知四時之信同時日謂當其時之日法謂法制令

謂禁令等似國而非同爲懸必有二而不決爲疑猶與

二獸名謂龜爲龜云天子與象乃一作豫二獸皆進退

多疑故人之疑疑不决者曰猶豫及至祀畢即設施法

令以須臾日然人不自擇而問之卜筮卜筮所得之日

乃神所告故人信之而不致輒易易者必以此日是於

鬼神敬而不敢言也設法必以此日走於法令畏而不敢慢也寧已然而實謂其可或謂其否事未定者或謂如此或謂如彼兩有所變而心疑不決故其爲之之意猶與以下筮決其可否彼此之然而心不復疑則行之勇而不猶與也故曰以下引舊語爲證踐猶踐言之踐疑而筮之中上文決嫌疑之義謂有疑者既卜筮而決之則心知其是不復以爲非也不云卜省文日而行事中上文信時日之義謂卜筮得此日而行事必須踐行而不敢違也

右記卜筮之禮凡四節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拘古莫切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同爵則不受孔氏曰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綬與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卑降則主人受取綬不然謂僕者敵體則主人宜謙不受其綬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綬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僕御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後右速嫌也進右後左敬也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往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速嫌御國君則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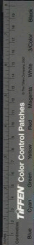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七取馭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攬碎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頤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力丁四之時字切

音時

力丁四之時字切

鄭氏曰立於馬前蓋駕且爲馬行展軫具視效駕白已駕奮衣塵也馭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驅之五步調試之僕并轡授綏者車上漢所主也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攬碎也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孔氏曰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僕即御車者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爲車僕執馬欲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駕竟也展視軫轄頭轄也車行由轄故具視之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駕車也由從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

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逆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
君空位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
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乘者
僕先試車時君未出來致修常而立故跪乘以為敬譬
如馬索也車有一轅而曰馬駕之中夾兩馬夾轅者名
服馬兩邊者名驂馬每馬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
二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分置
兩手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於手中
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轡竟則試驅行之五步乃立初
跪而驅今馬行五步則而立以待君出蓋跪以見敬而
立具謙敬之心若出就其位作弄六轡及策置一手以
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
身向後引君上也避邊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
侍駕陪位諸臣皆邊卻以辟君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
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
外門車行至外門齊搖僕手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
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力
之七也車行則有三人者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車
方驅時勇士亦從驅在後今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
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溝廣



深四尺渠亦溝也步謂下三也此車右勇士之禮若至
門閭溝渠則車右必下三所以然者君子不誣十室過
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
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
車無灣故不下也

○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上不廣欹不妄指立視五萬式視馬
尾顧不趨轍國中以策並郵勿驅塵不出軌
不乘奇車奇車者代切萬車之切數音各轉音並郵蘇波切

勿蓋音決今說如字屬下句欹若美切

鄭氏曰國君出入必正奇車胤水之屬廣欹為若自矜
庸獨弘也立平視也萬猶現也滑輪轉之度式視馬尾

小視也不趨轍中在轍中不趨也

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獵車之形今鈎車也水

車如鑿而長漢桓帝時禁臣下乘之車已高若在上而

轂大欹似自矜矜又驚衆也安虛也車上無事虛以手

指麾四方並為惑衆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

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

一尺八寸總一規高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

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卒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

地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

得逐馮而視馬尾若轉而頭不得過轍過轍則掩後人



之私入園不取不用取竹而帶葉者為杖形如
掃帚故云策等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搔摩之
其狀卹勿然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車轍外澄曰弓
帚也此作虛字用猶云掃也非是取竹之帶葉形如掃
帚者別為策等以代當時所用之策也卹與恤同音依
註讀為蘇洵切猶云掃之也卹謂掃掃之或云如絲帚
之卹拂也卹字句絕勿讀如字驅謂以策策馬令疾行
也勿驅二字為句以策策馬而勿驅者言車行園中宜
徐不宜疾但以馬策掃拂馬背勿鞭策之內轅中間相
去之度為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入園不驅入里必式也君子式車也

鄭氏曰馳善聞人不馳愛人也必式不認十室也發語
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婦位尊賢也
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
曰國中人多周官脩閭氏禁馳騁於國中二十五家為
一里里巷首有門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入里則
必式而禮之君子謂人君也入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
黃髮黃彌老宜敬之故見而式也卿位路門之內門東
北面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車式高三尺二寸較高五尺五寸在車常憑較故則撫式鄭氏曰撫猶諫也案式小俛崇敬也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上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呂氏曰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鄭氏曰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國君或時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孔氏曰為君尸謂臣為君作尸者已較卜告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備出在路及祭日之臣俱來入廟故羣臣皆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致之

看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云君知者言知則有不知謂君年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也知是敬齊者君致齊不後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尸在廟中尊仲答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不敢元禮君下而已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答君也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寡君以羔皮以虎掌案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舊本作下齊牛式宗廟熊氏曰文謬當以周禮齊右註
為正孔氏曰按齊右註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
牛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
君物故式路馬

○梓車曠左注君之車才不曠左左必式乘者千乘下乘路則

鄭氏曰梓車兵之車曠左空神位也乘者車不曠左
君存惡空其位也孔氏曰君猶言也君早生時所乘

葬時因為魂車也尚尚言以也乘者車上貴左故
僕在右坐左以擇神也注乘者車上貴左故

○乘王自乘一注乘四水省從行臣治乘一

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德式乘車則若在左若兵戎

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陳氏曰若處左中右處右
僕處中此特乘平為然馬氏曰乘言之乘車不敢曠左

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

○乘路馬必朝服戴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
道以是蹙路馬易有誅齒路馬有誅朝者朝卷子六切為物撰切

鄭氏曰戴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孔氏曰乘

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
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戴杖以行也君在



則不入校護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御而乘雖有車右不敢後後與已也既不駢左故居左但式以為敬步猶行也謂導護者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芻食馬草也廩謂以足穀而之及論宜君馬歲數皆為不敬必被責罰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鄭氏曰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子孔氏曰公食大夫禮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廣敬也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質弱不倚乘而坐乘

○兵車不食武車緩旌德車結旌

禮曰兵車尚變亦不帶飾武車項兵車結飾德車之

盡飾也德車乘車結謂收斂之不盡飾也孔氏曰兵車

革路武猛宜無推讓故不為式敬也武車亦革路建戈

刃云兵車取其威猛云武車旌謂車上旗幡尚底武故

舒散旗幡垂綬然何胤云垂放旌旗之旌以見美也德

車謂玉輅金輅象輅木輅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車

在內不尚端矣德車結旌者於竿也何胤云以德為

美故結旌者以爲德也德車者其旌垂曳如

車之結旌者結旌於竿發揚者武故旌垂曳斂藏者

德故旌收斂

右記乘車之禮凡十二節

史載筆士載言

鄭氏曰史士從於合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氏曰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以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上言謂舊章若尋舊禮或周舊命是禮應須知之故載以自隨也

前有水則戴青旌前有塵埃則戴鳴鳶前有車騎則戴飛鴻前有士師則戴虎皮前有擊獸則戴緋緋鳥羽切緋鳥羽切緋鳥羽切緋鳥羽切

戴緋作載陸氏釋文音戴云一作戴鄭氏曰戴謂舉於

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

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

鴻取飛之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成勇也緋

緋亦擊獸孔氏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陣

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誼教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

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

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

知前值水也鳶屬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

塵埃則畫鳩爲開口如鳴時於旌首而戴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鴻雁也雁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甲騎則畫鴻於旌首而戴之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卷虎皮於竿首擊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縹緜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縹緜皆欲使衆見以爲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戴其皮縹一名豹虎類也爾雅云縹白虎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指在上急繕其怒謂青龍

鄭氏曰以四象爲軍陳象天也招指星在北斗杓端主

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指星於旌旗上以堅

勁軍之威怒孔氏曰前明軍行進值之禮此明軍行象

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雀玄武青

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後復殿捍故

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

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

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此陳法但不知如何爲之

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招

招比斗第七星也七星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

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招搖即搖光也
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
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舉之於上在
軍中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存上並作七星
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為正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
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故軍旅士卒
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孔氏曰牧誓云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四伐五伐乃止齊馬一擊一刺
為一伐始前就敵一少七步當止齊此行列及兵相持
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軍之在左在
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軍行須監領討主師部分各有
所司部分也

右記行軍之禮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
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
有天王某甫

朝音潮時
之名切

鄭氏曰天子予一人皆慎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
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觀禮曰伯父寔來



予一人嘉之孝王其嗣王基天王其前皆祝辭也惟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眡致也鬼神謂百辟神亡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某前且字也不忍若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孔氏曰此論天子稱謂之辭天下謂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天子者上天之子為天所命以四海難服而夷狄唯知畏天懷者稱天子尊不以威臨之彼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也朝諸侯謂七千里內諸侯懷政謂被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謂使人專掌委任之權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予我也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諸侯也皆下諸之一人者所以尊王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爾踐履也作主人之階也謂即位履主階行事也臨祭祀謂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宗廟也事親宜言孝故升階祭廟則云孝王其某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敬同親云孝故云嗣王其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鄭謂不敬同內外者若宗廟內事祭辭稱孝山川饗濟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敬同外內之常例也至若巡守徧於方嶽臨觀諸侯凡所過山川器不親往使祝致辭故

不稱名而曰恭甫某是天子字稱天子字而下云甫者
甫是男子美稱且假借美稱以配成其字也鄭註鬼神
謂百辟卿士者蓋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其
廟而使太祝告其廟之鬼神即昔之爲百辟卿士者也
若過山川亦使太祝告故引太祝職以證之呂氏曰
言天下者外薄四海無夷狄也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
夷狄稱天子夷狄者聲教之所不及非王法所能治故
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
王者也稱於夷狄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
謂曰子一辭也亦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不敢以
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曹氏稱子一人大抵皆謂
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
然也鬼神之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
恭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不可以無字也賡接也猶
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劉氏曰朝諸侯謂分
土爲九州以封五等之國四時來朝六年而徧也分職
謂設六官以法天地四時也授政謂頒禮樂之成法也
任功謂任天下之才而興功立事也此三者天子所以
後中國之賢才乃尊高其德謙抑自卑而自稱曰子一
人也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

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假考禮記七故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孔氏曰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爲魄身死爲魄人命終非精氣形臣子高招猶如生時故使

人升屋瓦面招呼死者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

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

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

一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

卒哭竟而祔置于廟立主使神依之天神曰帝今疏此

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是也崔氏曰古者帝王

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

廟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

爲法也呂氏曰考之禮經亦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

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桀之王皆以帝
名疑殷人柎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
謏始不名帝胡氏曰避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
陟亦登也澄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不敢言其
死但言其升陟于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謏未敢稱一人孔氏曰天子在喪未踰年稱名

稱于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三年除喪然後稱

王也踰年稱王者據臣子稱也成王在殯子則稱了一

人者以麻

受

登

曰卷四

王

稱

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
謂死亦名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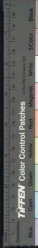
○天子建大官先六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
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空司馬司寇典司
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
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器工典制
六材

鄭氏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以六事為天官大宰曰宗伯

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為文士以神化者來謂羣臣



也五官於周則言其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司空爲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則皆屬司徒六
工於周皆屬司徒土工陶旆也余工禁冶鳧栗阪桃也
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廡所車梓也獸工函鮑
韝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差葦之器孔氏曰殺家
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上司寇是也大宰一卿法
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并
顯大宗以下所隸屬之官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
云六大也典司六典者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
之典五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
五行不云連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隸於一官以攝衆地
官卑隸於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五也典司五衆
者言用此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之羣衆也此五官各有
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
天言六典地言五衆互言也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爲萬
物立府司土於周爲土均掌均平地稅之政今司木於
周爲山虞主虞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於周爲川
衡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知衡司草於周爲稻人掌稼
種下地及於蠶桑司施於司爲角人掌以時徽齒角於
山澤之農公食氏司辨於國爲計人掌金玉錫石之



地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司貨
六職者使六府各主其所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有
六工以作爲詭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也考工記陶
人爲甌旋人爲簋即土工也蔡氏掌爲削削謂書刀冶
氏掌爲戈戟治謂煎金錫兔氏世能爲鍾以供樂鼈
氏世能爲量鼈謂豆區黼鍾之屬段氏主作錢鑄田鼈
桃氏爲刃刀劍之屬此即金工也玉人作圭璧磬人作
磬玉與磬皆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輪輿謂車牀
卓雖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作弓
簠作作戈戟秘匠能作宮室之屬車能作大車及羊車
梓爲木白爲楮之屬此七物並用木皆木工也
作甲鎧鮑謂能治皮供作甲韠人爲卑陶鼓木謂能以
皮冒鼓革熟皮爲衣及鞅鞞裘謂皮帶毛爲裘之屬
此諸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革工則以在革作盛食鼈
及革席之屬陸氏曰按考工記土工埴埴之工也金工
攻金之工也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
攻皮之工也草工蓋設色之工以藍爲青以灰爲紫以
蒨爲紅以葦爲黃之類是也草工如等今請作阜非正
也五官一司徒次司馬次司空次司士次司冠以司士
代宗伯者司士所掌與程相通也呂氏曰殷人尊神先

鬼太宗以下志意志於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大
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大宗掌事鬼神大史掌正歲年
及頒朔大祝所以接神士即周司巫所以降神大卜主
問龜所以求神六者皆天事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
此別出者司士掌群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則所
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所以並爲五官也
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是也司馬之衆六軍是也司空
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之屬是也故曰典
司五衆六府者主歲之官欲藏六者之入以待國用者
也農以耕事育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
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樵
事貢薪薪藁疏財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匭物則司
匭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財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廩
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
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匭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
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
者飭材爲匭以待國用所治之材各不同故曰典制六
材吳氏莘曰鄭子所言少吳氏之官名曰祝鳩氏司徒
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事也鷓鴣
氏司寇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鳩與曲禮五官同

○五官致貢曰享

陳氏曰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凡五等曲禮六人以下皆謂之五官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侯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為諸侯之事明矣澄曰註疏諸家因上六大五官之文故釋此五官二字致誤雅陳氏之說得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觀天子以貢其土物皆先獻圭以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年

白伯是稱方其稱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

考於外曰公

於其國曰君

長知兩切
禮必月切

此言五官之長謂天下五等諸侯之長也伯者方伯也分天下為二方設二伯以各長其方之諸侯也皆王之三公為之如同公召公畢公者三公八命加一命則為九命之伯也鄭氏曰五官之長謂三公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主東西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曰天子之吏擯若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孔氏曰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三

公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是也伯長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攢謂天子接宿之人若攢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亦當言名記者略之攢呼在朝三公為天子之吏然王藻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攢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鄭引春秋三吏證呼二公為吏也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按魯文公為侯伯左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曰我

在伯父稱承服之有宛見一特伯晉之辭也周公為二

伯詩稱王曰叔父成王以本親命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繫於天子威遠也國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畿國外之人其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若采地內臣民則稱曰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九州之長謂各州諸侯之長也牧者州牧也蓋五等諸

侯王者之後稱公者不為牧唯侯爵在伯子男三爵之上故每州命一侯爵者為牧以長其境內諸侯也侯七命加一命則為八命之牧州牧一云侯伯謂於一州之諸侯為長故亦可稱曰伯非方伯之伯也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群二伯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孔氏曰每州之中選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焉

於二 上首記

略之也牧劣於

天子謂之叔也若謂為伯則謂於二伯也

野外九州內也稱曰侯侯是木爵若國內臣民

君也

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

王老

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避其諸侯之賢者以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之地木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謙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夷狄之中孔氏曰此不立一人卑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

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舉其高者言之也
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
卑遠故也呂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遷諸侯而統
之如九牧之比謂之子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
肯不經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統
四夷之中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於王化故以
王明之葉氏曰能自養其類曰子劉氏曰楚子吳子皆
天子命之爲蠻夷衆國之牧者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孔氏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特者也以其則

致曰東方也若入土國自稱曰某人若年人介人也六

服之內但舉伯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

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其顯或

於此略之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

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若男亦稱男

也自言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方氏曰庶方小侯亦

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侯

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

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賤而略之也於

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出外則伸也小侯亦
有男特舉子以該之爾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
之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外則適內外也呂氏曰自稱
曰孤又下於不殺也考然子不殺從其稱也齊桓
公對楚屈完稱不殺以白單之辭蒼楚也魯弔宋宋
閔公稱孤列國有凶稱孤自貶之稱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曰稱曰寡人其在
凶服曰適子孫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

某侯某

見禮通

鄭氏曰臣某侯某當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則
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言稱曰寡人謂也於呂亦然凶
服亦謂未除寇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孔氏曰謂五等
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
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覲禮當夫為未擯
承命於侯氏下介傳品上之擯以告於天子也若為州
牧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寡人言寡德之人適子孤擯
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臾彼不云適子
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
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
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德於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父祖

重孫甫

孔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鄭氏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葬字孔氏曰國史策辭謂薨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曰寡君不祿方氏曰諸侯曰某甫復字之也常人曰某某復名之也呂氏曰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以上言諸侯之異稱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類猶象也代父受國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其禮俱亡陸氏曰葬與葬異天子變禮也有重於上帝

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孔氏曰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也未執玉而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卷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禮弓云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美請所以易其名者也類者言此類聘問之

禮而行也。呂氏曰：先儒謂類猶象也。其義未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王氏曰：請謹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口文也。劉氏曰：言謚曰類。當爲諡。然誤。謂諱而謚之也。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侯有曰稱曰寡君之老。使於使者也。史切。鄭氏曰：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孔氏

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濱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濱者曰寡大夫。比云：然。言寡君之老。則上大夫猶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某氏曰：三公自稱曰某。天子之老。諸

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亦曰老。

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

謙辭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濱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孔氏曰：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

四命爾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按王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但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者晉韓宣來言汶陽之田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彼以私事使故稱名故知此言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天子當休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休格置也
字珍音切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犂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設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而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孔氏曰天子當依而立者秋於廟受覲也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示威也諸侯未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以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

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
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
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諸侯在廟
門外位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天子不出迎賓
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
奠圭玉者早見於尊莫贊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覲授
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
拜稽首擯者退之使升成拜覲畢而享皆廟受之陰殺
之時其氣質歛不布散故并於一起受之也天子當宁
而立者春於路門外之朝受朝也宁謂門屏之間寧
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正門謂之應門諸侯內屏在路
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諸侯各乘其
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
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
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
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入應門而行禮王當宁以
待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地道貴
右故公在西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陽生之時其氣文
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當休當宁王皆南面朝猶
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

其勤王之事遇稍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通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命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淮牲曰饗郤立通也

鄭氏曰及至也郤問也淮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也盟禮七誓之辭尚書有六篇孔氏曰

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怒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既及

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也違大夫往相存問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

束以爲信文此相與且中稱禮盟者殺牲中與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盟之爲法先擊地爲方坎

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編書成乃歛血讀書盟經所用儀韓詩天子諸侯

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衛伯姬盟孔悝以緞而又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戎右云賢牛耳則人君盟當以牛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

婦婦所買切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



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婦灑
婦人之職孔氏曰婿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伊人
致之言致此女備王之后以下生廣子孫故云百姓也
致女於諸侯為辭轉半詩云惟酒食是議是也婦灑不
敢同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呂氏曰
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媵妾之數自卑之義也古者因
生以賜姓如姬姜嬴妘姑之類似因其母之號而賜之
姓故女於天子以廣繼嗣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所
以謂之偕百姓陸氏曰百姓百斯男也方氏曰酒漿者
奉祭祀之物婦灑者有家之事皆主人之謙辭故每言
備焉備者備其之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

孔氏曰妃配也王后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特
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夫尊卑通稱也后
君也配至尊為海內小君也夫人之名准諸侯得稱論
語云邦君之妻稱曰君夫人是也孺婦也言其為親屬
婦孺也言服事其夫婦亦二下通號春秋逆婦姜諸侯
亦呼婦也妻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
之貴賤悉曰妻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五宮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登曰比以世婦先於嬪者蓋后之下夫人最尊嬪次焉夫人之數三嬪之數九小數自三而九共為十二三夫人隔越一位有世婦二十七其數合三十九嬪隔越一位有御妻八十一其數合九十大數亦自三而九共為百二十取其數之合故移其位以相近又夫人世婦皆以兩字為稱嬪妻妾皆以一字為稱取其文之便故因其類以相從

后以配天子夫人稱三公其名與爵同之如周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之妻同九嬪視九卿位在世婦上妻即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賤昏義所無蓋賤者視庶人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妾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公侯無后與嬪去上中貶於天子也孔氏曰公侯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者為夫人世婦謂夫人之姪婦其數二人貴於二媵妻謂二媵及姪婦也凡六人妾謂九女之外別有共上文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有妾不入百二十人數此妾亦不在九女之數也陳氏曰大夫娶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

娶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娶一國而三國媵之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諸侯謂畿外諸侯之時也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也子名父母所謂也言子通男女孔氏曰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如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若獻薦之屬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其禮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其與夫言自稱爲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嬖若當夫人也呂氏曰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小童之稱雖論語亦云然不見於他經傳也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八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

亦稱婢子自賤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不敢有他

稱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王氏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澄曰國君及天子之大夫其子自稱當辟天子之子諸侯之大夫與士其子自稱當辟諸侯之子國君及天子大夫之子不敢與王世子同名諸侯大夫士之子不敢與國君世子同名鄭氏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魯之名大夫士之子不敢稱嗣子

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魯之名也不與世子同名辟備效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氏曰大夫有地者稱曰君故云君大夫天子未除魯稱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曰曰君而其子在魯不敢同天子稱也大夫士之子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魯稱嗣子某臣之子宜辟之世子謂諸侯之適子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也世子貴不得同則於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雜記云與

君之諱同則稱字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

婦大升切相去
殺反知而切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
父時老臣孔氏曰世婦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
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姪妻
之兄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貴
妾名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
此二等人名也熊氏曰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
娣也呂氏曰卿老世臣家相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貴
妾也均臣妾也特異其貴者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夫惡君子所遠

出名必絕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鄆衛侯朔入於衛是
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絕之孔氏曰天子以天下爲家不

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策書君子若

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若以

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若春秋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



君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澄曰此一節蓋前儒
說春秋之辭而記禮者錄之然春秋書天王居凡三居
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未離天子之國也居于鄭書
出者已去天子之國矣謂天子不言出非也諸侯失地
皆當名雖去國而未失其國則不名也亦有小國之君
其名無可考而不名者衛侯燬滅邢蓋因下文有衛侯
燬卒而傳寫者誤衍一燬字非以其滅同姓而特名之
謂諸侯滅同姓名非也君子不親惡一句若依註疏說
編迫則薄有害於教呂氏謂君子之人不親為惡凡天
子書出諸侯生而書名者皆親為惡之人不可以為君
子欲救註疏之失而亦牽強不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柩音寄

五

鄭氏曰自上傾壞曰崩薨傾壞之殺卒終也不祿不終
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孔
氏曰生時尊卑着見可識死蔭為野土嫌言可輕襲故
為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大形
墜壓四海必觀王者登假率土咸知也薨者崩之餘殺
殺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卒卑竟也大夫
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了畢平生也士祿以代耕

而今遊死是不終其祿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
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也人初生在地
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絕之後更
還床上既未殯歛陳列在床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
神形體獨陳也三日不生歛之在棺死事竟畢於此故
曰棺

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折
設切降戶江切又音祥清疾賜切

方氏曰壽言數之延考言德之成蚤死謂之短中絕謂
之折呂氏曰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論其爵也壽考曰卒
短折曰不祿論其德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
可變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勇
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死者如家人凡死於兵者不
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鄭氏曰降落也漬謂相穢汙而
死異於人也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四足
牛馬之屬一死則餘者更相染汙而死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母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夫曰皇辟辟音璧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鄭氏曰皇君也考成
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

取法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大孔氏曰父母妻生死所稱不言祖父二者以生號無別

稱也考妣嬪謂非宗祧所屬者皆稱之祭加其尊稱

故父母並曰皇也宗祧所屬者則無道而言之尚

書云大傷厥心也也則也尚也大明六曰

嬪于京周禮氏曰嬪婦人有

法度者之稱也人之大死曰辟於吉

不見也稱也凡余宗廟之饌牛曰一也大貳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

曰脂肥大白羹糗曰也清滌酒曰清酌稷曰明

商祭鮮魚曰脰祭也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

菜也黍曰鄉合梁也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

曰嘉玉幣曰量也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

鄉氏曰號牲物也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膺亦肥

也商猶量也脰直也也正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

歲也大鹹曰醢幣帛也孔氏曰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

則脚迹痕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豕肥則毛亂剛大大

肥可獻祭鬼神也雞肥則其鳴殺長雉肥則兩足開張



趾相去疏也。无肥則目閉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牛云一頭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素乾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唐燥濕得中而用之。臠祭者，鮮魚羹熟則臠，直若饅則臠，不直也。尹祭者，截裁方正而用之。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可斟酌也。禘合者，設林者曰秦林，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梁謂白梁，黃梁陸氏曰：首款非元牛曰元述，既非武牛曰大武，雞鳴振羽是謂翰音，无視月而生曰明視，菜言實合言氣，其言幹蔬言苗，項氏曰牛羊豕豢，雞雉兔皆以其形般之美者為禘。獨人曰羹，羹者其非，祿不足言羹之而獻其味爾。魚曰商祭，素者不盡佳，必擇而用之也。鮮魚曰臠，祭濡魚進尾右鱗左臠，直陳之也。脯曰尹祭，左胸右木橫陳之也。明粢以其飯之盛於甕者言，鄉合以其實之升於量者言，鄉其以其稗之登於場者言，嘉蔬以其苗之植於地者言，呂氏曰禽獸之獻以脂肪為羹，魚脂鮮素以得宜為羹，水與酒以潔清為羹，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羹，韭以苗之盛為羹，鹽以味之厚為羹，玉以不瑕為羹，幣以可制為羹，祭之與豕視其毛與鬣，豚未成豕難察其鬣，故直謂之脂肥。天下牲也可以為羹而獻則大

之肥也凡煮肉謂之羔父者皆以肥腍爲美也魚脂腍
脩雖微而必祭庶羞也羹而不祭故素魚鮮魚與脯三
者皆謂之祭舉其盛也脯謂之尹亦謂之脩皆有正
也酒醴皆有清有醴未泲者也既泲爲清酒之精者
也黍稷食之正也稻粱雖美加食而已稷五穀之長也
祭祀之飯謂之菜盛切者精麩之稱也故曰明菜黍可
以爲酒飲之則醴聚而不散可博而食之故曰鄰合地
美則本豐本豐則遠矣盛故非曰豐本劉氏曰黍獻者
尺膳則清膏可充餼以爲獻蒲萁者白梁黃粱非獨米
之香烈可薦神至於其梗亦有芳薈也嘉蔬者以吟下
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唯其善也量幣者布幣幣
帛以將其誠也澄曰稷黍稷稻皆可爲菜而稷獨專明
菜之號者以其爲五穀之長也

右記稱謂之禮凡十七節



NATIONAL C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a manuscript page, likely a calendar or ledger, with a large circular watermark in the background.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史研究所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17780 42



內則第二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孔氏曰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右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王氏曰右王謂天子也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右王之命則實天子之冢宰爾登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鄭氏曰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澄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



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
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難初鳴咸盥漱櫛篋弄總拂髦冠緌纓端冕
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鴈金燧右佩玦捍管
還大鴈木燧備履著綦盥音灌漱所當切櫛側堅切礪所
絳耳佳切捍音必搢音置又音高而音息務音切玦音毛
說切礪許規切燧音燧秋音決連切世切備抄力切若

鄭氏曰咸皆也緌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
根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勿呵髻其制未聞緌纓之
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

指猶扱也扱易於紳多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事佩也
必佩者備尋考使令也紛悅者埽物之中也今齊人有
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斲小鴈解小結也礪貌如錐以
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
管筆彊也還刀捍也木燧鑽火也備行滕蒸屨繫也孔
氏曰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
起不能難初鳴鄭云纓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
盧云晏擊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笱謂安髻之笱以緌
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笱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製練緌
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緌謂結纓領下以固冠結

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縷也紳笏之制備於玉藻此記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纒纒訖加笄笄訖加纒然後加冕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鞞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暗則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獲繫謂獲頭施繫以為行戒劉氏曰櫛理其髮繼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髮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為髻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絲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養之恩父母老則徹之缺者護巨指以開弦也擇者著左臂以遂矢也陳氏曰捍韜臂也以韋為之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陸氏曰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佩佩事佩無德佩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難初鳴咸盥漱櫛纒笄總衣紳方佩紛悅刀礪小鷗金燧石佩葢管線纒施繫裘大鷗木燧於纒綦屨

續者續繫少干切

續者續繫少干切

鄭氏曰笄簪也衣紳衣而着紳繫小囊也繫裘言婦明為葢管線纒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纒示繫屬也孔氏曰女子吉笄尺二寸裘刺也以針刺裘而為繫囊故云繫囊餘物皆不言施獨於葢管線纒之下而言施繫囊明為四物而施矣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纒明

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
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容臭香物以纓
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
謂吉笄即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
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 以佩容臭則與

女子許嫁之纓不同 如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

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聞衣煖寒疾痛苛瘡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

饗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

溫之醴醢酒醢茗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

以甘之薑薑粉榆兔菟瀝灑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

姑必嘗之而后退儀於六切奇音何藥以想切搔索刀切

之惡切醢半支切黃秋云切林音述船半支切薑音強醢
音究粉秋文切榆音諭免音問竟音老切瀝思瀝切搔音
古報切

鄭氏曰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

時便也漿承盥水者中以悅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

色醢粥也茗菜也黃然臬實薑薑類也冬用薑夏用菘

榆白曰粉免新生者菟乾也秦人漉曰瀦齊人滑曰瀦

必嘗之而后退者敬也孔氏曰藉所以承藉於物言子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緒父母若潔繡承玉然醜是薄
粥饘爲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爲羹也三牲皆有毛牛豕
羊若豕微也黃臬實也棗栗酪蜜以和甘飲食用莖用
苳粉榆及新生乾莢相和滑澀之令柔滑凝者爲脂釋
者爲膏沃之使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劉氏曰及
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煖寒俟其冷煖失節也
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
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爲儀也父母出
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也助其力也又從
而問其所欲食者則敬饗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
之庶其親善而不之厭也方氏曰所即寢室自菽以下
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而進之也於
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
亦唯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養養老
慈幼之道自下氣怡聲而下養志也自醜醜酒醜而下
養口體也淫曰疾痛苛癢謂疾而有痛處苛而有癢處
痛則抑之癢則搔之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或盥漱拂拭總角於纓皆
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
長者視其朝音制

鄭氏曰總角以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追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孔氏曰藁謂芬芳庾氏曰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着香物朱子曰注言佩容臭爲追尊者益爲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難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蓐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效上聲蓐徒無切禮所宜切又所食切埽音掃切

孔氏曰此總論子婦之外事賤之人及僕隸等鄭氏曰敝枕蓐者不欲人見己褻者蓐席之親身也方氏曰敝取而藏之也必敝枕蓐以直夜異用故也灑埽室堂及

庭自內及外也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

○孺子養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委子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方氏曰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養之不可以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鄭氏曰異宮

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禄不免農也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禄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伸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于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養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禄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杜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杖與坐御者果几斂席與篋餘篋枕斂篋而榻之

則去齊而齊切長如內切少詩照切杜音且茶心味切榻音備

孔氏曰早且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迎尊者使憑之敬此所臥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篋又縣其所臥之篋以篋貯所臥之枕篋既親身恐其穢汗故以榻鞞蔽之席則否鄭氏曰將杜謂更臥處榻鞞也須臥乃數之劉氏曰坐臥所以安老而席為之主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請欲何趾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御者舉几斂席篋衾枕謂賤者尸之不必于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博杖履祇敬之勿敢近

敦牟危匪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

敦音對牟音非

木庚切危音支餒音從

鄭氏曰得移也年讀曰餐厄區酒漿糞數年素糞糞餒
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餒乃食之孔氏曰衣衾簞
席枕几侍御之人侍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得移向它處
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祇敬之勿敢偏近數杯盃
也餐土釜也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厄酒器區盛水漿
此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與及也接上數
年之文非但不敢用及所恒飲食之饌非因餒時莫敢
飲食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既食恒餒父沒母存家子
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糲子餒

鄭氏曰子婦佐餒婦皆與夫餒也既食恒餒每食餒而
盂之末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
不餒其婦猶皆餒也孔氏曰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
佐餒者食必須盂以父母食不能盂故子婦佐助餒食
之使盂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家子之弟及眾
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餒之禮無父故家
子侍母而食家婦既不待侍食猶皆餒也陸氏曰羣子
婦佐餒不言家婦家婦不預也蓋舅沒則姑老家婦代
政矣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羣
子餒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非
降出入揖避不敢噓噫咳欠伸跛倚睠視不敢唾洩寒
不敢製履不敢搔不有故事不敢袒楊不涉不擗褻衣全
不見裏父母嚙髮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
澣衣裳綻裂紉履請補綴五日則煇湯請浴三日具沐其
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煇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應去聲唯云發切齊謂皆切敬於月切噓於鼻切噫音奇
咳於愛切欠巨飲切咳或長切睠大計切睠土切噉土
加切今音美紐音似楊思燈切擗石衛切褻音見雙通
兮微兼度切澣戶管切澣直限切垢女陳切綴負若貞節
二切擗計屬切潘
等播切頭音擗

郝氏曰慎齊齊莊也睠傾視也製謂重衣不有故事不

敢袒楊父裳無容擗搗衣也裏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
父母唾洩不見擗刷去之也和漬也手曰漱足曰澣紉
猶解也潘米澗也共猶皆也帥猶也時是也禮皆如此
也澄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應其應也
唯而不敢諾問之則對其對也敬而不敢慢唯在應下
者因應而唯也敬在對上者未對已敬也或進而趨等
者之前或退而去等者之側進退之間其周迴而旋轉
容貌皆謹慎而不肆齊一而不二於堂或升階或降階
於室或出戶或入戶舉手爲容曰揖舉足行亦曰遊當
此六者之時皆不敢有下文噓噫等類不禁之事中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氣逆而微有聲曰噦中實氣滿而大有聲曰噫肺受邪而鼻有聲曰嚏肺受病而痰有聲曰咳雖寒不敢於觀之前而加衣雖養不敢於觀之前而爬體方氏曰唾口津也淡鼻涕也噦噫嚏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踣視則貌為不恭塗淡則聲貌俱為不恭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髮濇不敢搔不敢適已之便也子之於觀衣之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已則雖寒不敢髮雖寒不敢搔父母之樂淡則不見而已則不敢塗淡其愛親敬親也至矣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非有敬事而以勞褻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振若不涉而振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者毋褻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夏亦不敢褻裳也孔氏曰冠帶尊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此澣澣對文為例爾散則通也曲禮云諸母不澣裳是裳亦澣也詩周南箋云澣謂濯之爾是澣亦不用足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敬於婦幼食音嗣者亦志切

方氏曰惟孝故能於命勿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順受也勿怠則勤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姑使之而後復之則順受勤行可知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遂逆之而遂怠焉是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應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未合乎理惟當順而不逆或不堪其勢難當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已其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入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孔久曰尊者以飲食與己已雖不愛必且嘗之特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己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待後命而嚴去之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已事既嚮成不欲它人代已妨己之業而且與代已者事且使代已者為之待代已者休解而後復本業於己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數音孔氏曰此尊者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素來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它不愛之子婦



也方氏曰彼共為子婦之職吾不可以愛擯奪之也朝
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后遂止之是婦思
之愛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怒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
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
犯禮之過也孔氏曰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
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不顯言其過也方氏曰疾怒則
傷恩呂氏祖謙曰明言其惡而放出之之謂表父母愛
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遷善教出而

不明言其所以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教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教起孝

說音悅撻
此又切撻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
可謂孝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撻擊也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
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則閭其罪重二者之閭寧
用熟諫謂純熟殷勤而諫君物之成熟然呂氏祖謙曰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



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益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處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馬氏曰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怨所謂勞而不怨也澄曰此一節有四小節謂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己此第一節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第二節上言悅則再諫若其不悅則將不諫半卷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幾諫而使己取怒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脆也此第三節若父母怒己之言其心不悅而施善撻於己雖甚而至於流血亦不敢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此

第四節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棄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方氏曰婢子婢之子與曲

禮自稱曰婢子異澄曰婢子又賤於庶子者庶子謂父
妻之子庶孫謂父妻子之子也孔氏曰婢子庶子庶孫
父母所愛已亦愛之應氏曰父母所鍾愛非特加愛而
又加敬也

○子有二妻父母愛一人為子愛一人為由衣服飲食由
執事母執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

鄭氏曰由自也方氏曰執事所執之事有難易勞逸澄
曰謂己所愛之妻其為衣服飲食必降於父母所愛者
若所執之事則己所愛妻任其難且勞皆不敢比視父
母所愛而與之同也妻雖是已妻然為父母所愛之人
則每事必加隆於己之所愛者順父母之心故也雖父
母既沒亦如父母之存輔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
移不以親之存沒二其心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戒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棄

鄭氏曰宜猶善也孔氏曰宜其妻謂相善而寵愛出謂
出去按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不宜其妻謂不
相善而疏薄應氏曰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
而留雖吾所不宜苟父母以為善事我則子行夫婦之
禮終身不敢替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萌芽者終之成澄曰孝子將有所為以能有所思故於其善者知其遺父母之令名則必果決為之於其不善者知其遺父母之羞辱則必不果決為之而止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音許鄭氏曰家事統於尊者澄曰子謂為人子者婦謂子之妻也皆謂所儲蓄財之物者謂所養畜性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音悅簾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音悅

鄭氏曰或謂私親兄弟澄曰佩謂雜佩悅謂悅中簾一作芷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燥則萎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賜之佩悅賜之簾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持以獻於家之尊者若尊者肯受己所獻則其喜一如自己初受它人所賜之時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反猶回還也辭謂不敢受也不得命謂不得舅姑見許

之命更猶再也待之待舅姑之之也此承上文言獻諾
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回還賜其姊則姊必辭於舅
姑而不敢受舅姑若不許其辭則姊受之如再受人賜
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
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有如再受舅
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之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
之物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之而欲有所用之時
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復快

取

請謂請於舅姑故賜謂舅姑舊所回賜之物承上文謂
婦若將以舅姑所回賜之物與其私親兄弟其物雖是
己所自藏然亦不敢視同己物故必復請於舅姑舅姑
既許然後與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方氏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
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不敢專行

舅沒則姑老

鄭氏曰傳家事於長婦澄曰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
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輔氏曰婦傳家事矣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
然後行事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於家婦

鄭氏曰介婦衆婦請於家婦以其代姑之事

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
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不友來子讀友
其數介如字

鄭氏曰毋怠謂雖有勤勞不敢懈倦善兄弟曰友姊妹

猶兄弟也不敢並者下舅姑也命謂使令澄曰謂家婦

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也方氏曰兩相抗為敵

兩相合為耦言使之勞逸不敢與家婦均也不敢並行

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朱子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

未詳或疑友當為敢項氏曰當連上文讀之言舅姑若

任使家婦家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

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息也不友也無禮也

三者皆以毋字統之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得恃舅姑之

命而傲家婦故毋敢敵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兩使

字皆主使令言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

通切

鄭氏曰祗敬也宗大宗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
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
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
約入

方氏曰不敢以支臨宗也澄曰雖衆車徒以下釋上文
不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
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孔氏曰猶若也歸謂歸還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賜
遺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鄭氏曰非所
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鄭氏曰賢猶善也孔氏曰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
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繳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齊則皆切

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孔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
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終竟祭事
而后敢私祭相補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

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宗之親為正統己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不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輔氏曰上文言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又言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澄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弟宗謂同為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內方氏曰加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二十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闈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明音洽

鄭氏曰闈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也方氏曰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辨外內以防之男居外女居內陰陽之分也劉氏曰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闈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方氏曰此與曲禮所言同劉氏曰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音叱或如字

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鄭氏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孔氏曰叱叱人指指物若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隱使也劉氏曰禮當入內嘯則涉手邪指則涉手覘有燭則行夜有不得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方氏曰擁蔽其面惡外有所覘也輔氏曰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投器其相投則女投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禮非鬼切

言猶云奠也祭外事故不講議在內之事女上內事故不講議在外之事鄭氏曰不言內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投器不嫌也奠停地也孔氏曰祭嚴敬之處喪促遽之所於此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投器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沐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

裳男女不同施枷

施力切施以文切枷音嫁

鄭氏曰漏浴室也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沐浴

嫌相愛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清雜也方氏曰言外內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男女之衣裳其制尤不可通也澄曰衣裳是切身之物尤不可通雖衣裳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又曰不同枕衾謹男女之別可謂至矣衾衾以木為之如荀彘懸衣於其上爾雅曰竿謂之衾廣雅曰衾衾也衾即下文所謂衾

不敢藏於夫之篋音篋音不敢共浴音

女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鄭氏曰揮杙也孔氏曰杙曰揮橫曰杙以竿為之澄曰上文言外內不共浴浴男女不同枕衾此言非特外內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共揮杙亦不共篋音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音簾席榻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鄭氏曰不敢襲也陸氏曰枕有篋音簾席有榻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簾席言簾席榻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朝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篋藏於器畏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杙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按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歲無間

問去聲

鄭氏曰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澄曰上文言不敢威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歲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死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與音預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閨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御也天子御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徧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橫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履

齊則皆切

鄭氏曰將御者其牲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為縹髦陸氏曰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輔氏曰齊漱以至綦

種慎衣服必以禮敬之至也不敢以美麗求寵豈有爭
妬之心哉

妾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曰孔氏曰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
妻二妾則三日御編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編妾常辟
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
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
云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僭之嫌也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方氏曰蓋不以賤廢尊卑
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
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生子夫復使人日再問
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生子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
枕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見賢通切姆
後聲二音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齊則不
入側室若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悅事人之
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姆前也孔氏曰此明
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
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

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輔氏曰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宰具三日卜士負之
言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音捷又如字下同射天地會亦知食子音射

王氏曰接以大牢謂接待夫人以大牢今按春秋傳桓

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杜注謂以禮接夫人而孔疏

乃云王肅杜預竝以為接待夫人鄭以婦人初產三日

內未能以禮相接故讀為捷今謂君以大牢食之是即

接待豈必夫人以禮相接哉鄭氏曰接讀為捷捷勝也

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天本大

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

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

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故使食子不使君

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孔氏曰此論國君

世子生之法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大牢詩者



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
禦四方之難士昏禮禮賓酬幣以求帛此士負子故還
用士禮方氏曰卜士使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
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
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
材之勁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
受其子於士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宰以醴
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陸氏曰詩負之猶特
性受淑辭曰詩懷之也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
者有笑食母豈可不擇哉輔氏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
卜之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
知者邪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諫用一人桓六年

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

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大音泰
少音特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
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長子非冢子
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天子諸侯
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孔氏曰以冢子

庶人特豚士特豕庶子既降一等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性禮窮故與士同用特豚也澄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它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婦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稱也它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特驚動也孔氏曰

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之法其三月後亦當然也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無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憲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謂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大夫有三母也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



相其寢與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瘵苦而專詩員之者保母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澄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傳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傳保之職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特使之為子師也雖非一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髻石自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作階立于阼西鄉妻絕子出自房當楮立東面
髻丁果大果二切兒髻通切下姑同擗去髮相

石音

鄭氏曰髻所遺髮也夾齒曰角午違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人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妻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孔氏曰剪髮所鬻不剪者謂之鬻夾齒兩旁當角處鬻髮不鬻曰角鬻髮鬻其頂上

一縱一橫相交通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羈羈者隻也妻將生子居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作階西階但卿大夫之室雖有東房妻掩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則相干以其奇也或男耦女奇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類也

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辭告諸婦諸毋名妻遂適寢咳音孩還音歸

鄭氏曰某妻始若言姜氏也祗識也或作振欽亦敬也

帥猶也欽有帥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抄之事

也記猶識也記有成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適

寢復夫之燕寢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

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猶稚也謂恭敬未見稚子夫對

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猶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

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言當記識夫言教

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嚮回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

也諸婦同族早者之妻諸毋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毋

欲名成於尊也陸氏曰咳始垂之時也咳而名之待之

若有識焉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堂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妻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姜之辭潰言之法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國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藏諸州史州史

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養字鄭氏曰宰謂屬吏也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

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姑餽舅姑之禮孔氏曰此謂始大夫以下故以名稱告同

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是單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字名而藏之家

之書府見子既畢夫從側室而入正室養禮謂婦始入室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

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無文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妻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孔氏曰上文言卿大夫妻見



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此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亦執世子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飲有帥記有成也孔氏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于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殺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種者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知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爾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陸氏曰又致曲則不以山川又加詳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氏曰按春秋術裏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慶生故知先生者不改也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衛齊惡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狩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間之生子三月之末漱於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餽也如始入室始米嫁時妾餽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氏曰妾時

故謂夫為君常食衆妾共餽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餽也

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御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

妻寢也按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餽夫餘御餽婦餘彼

謂正妻若妻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餽其餘

今妾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餽其餘亦如

始來時故云亦如之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遂適夫

窮未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陸氏曰此言漱於



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司臣有事者也孔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此特見庶子之法按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擯者以其子見是擯者抱子也其母朝服見君故不自抱子君所有賜謂生子之妾君所持有恩賜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妾則使有司名其子也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據世子生則若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間之也與子兄弟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妻孔氏曰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君正寢不頻出居羣室也其間之與卿大夫士同方

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群室則固無定所矣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

其右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音均
一如字

鄭氏曰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

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

食而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人子

諸侯等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氏曰大夫命士適

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

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冢子以下是天子諸侯

上文命士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

之不同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見妾於

正也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見適于庶子是緩於

庶也方氏曰生子必有食禮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

子諸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別者詳於貴畧於賤也

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

于庶子則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疑鄭說

失之句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

大夫禮而又別其家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

同唯適于庶子爲異爾澄按此一節鄭孔方同一義陸

一義朱一義三說不同俱未通暢姑闕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家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孔氏曰此知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與見庶子同無所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非適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勅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食其子食子食母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勅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衣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庶不敢使人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繫革女繫絲合

上如字下音副唯子安切俞以未切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繫內則所謂男繫革帶也春秋傳所謂繫鴈大帶也易言繫帶楊子言繫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繫為帶特鄭氏以男繫革為盛帨之意鄭氏曰俞然也繫小囊盛流中者男用韋女用緇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

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數

所主

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方名東西南北也鄭氏

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

望與六甲也方氏曰出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

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音賦特苦故

鄭氏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

氣也襦即刺透者矣日所為也難者諒信也計者簡謂

所書篇肆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孔氏曰帥循也行禮

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

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數必計其多

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

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

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

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為六藝之一

而以之教小學者蓋學之所始也輔氏曰計者數之總

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於



外居日事也與燕居間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既衣於切

鄭氏曰成童十五以上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孔氏曰勺文舞象武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下兌之前文武俱備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說處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

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遽為成人之事也陸氏曰始學禮言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八年始教之讓三十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博而行之以期於執焉

二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文視志四十始仕方

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

政七十致事

孫音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後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朱子曰方物方猶比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孔氏曰四十壯而仕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婦聽從執麻采治絲商繅緝絲

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盪豆蒞醢禮相助奠

婦於阼執事婦於室執事婦於室切婦女金切組也組音徒其音垂直于餘切醢音海相息亮切

子

男子未十年亦居於內十年則出就外傅而居宿於外

女子雖十年以上亦止居於內而不出也姆女師也鄭

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媿謂言語媿之言媿也謂容貌輔

氏曰媿有委曲之意媿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

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

有慎意安於執麻采而慎於治絲繭教也始於容德中

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人之事盡是矣孔氏曰

按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
婉婉合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
執麻紱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四德紱謂繒帛組紱皆
為條或云組是紱也闊薄為組似繩者為紱方氏曰不
出謂常居閑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
德也執麻紱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紱以針組
綾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其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
其習熟是事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蘧豆菹醢等
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英之於神馬朱子曰納謂奉
而入之澄曰蘧豆菹醢者蘧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於
蘧豆也然酒醢實於豆者稱實於蘧豆者不稱實於豆不

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蘧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便
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
前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
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妾之言
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
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

奔言自此而趨彼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左陽右陰也孔氏曰漢時行之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地道尊右

右記男女之禮凡十九節

飯

鄭氏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稌

稻粱曰切
稌似白切

孔氏曰此飯凡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

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王肅謂糜粥食四穀黍稷稻

粱天子乃加以麥苽為六鄭氏曰熟穫曰稌生穫曰稌

陸氏曰稌熟穫若今晚稌稌生穫若今早稻晚稻耐收

早稻食之而已故說文云稌糧也稌早熟穀也澄曰此蓋

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文又言黍粱別有

白黃二色稷稻各有稭糲二種也

○飲

鄭氏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醑為醴黍醑漿

水醴澁

重直龍切醑羊支切醴於
紀於力二切澁方智切

鄭氏曰重醑也清泔也糟醇也致飲有泔者有醇者陪
設之也以醑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醑醑粥也漿酢釀也
水者清新也醴梅漿澁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
則澁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澁孔氏曰稻黍梁三醴各
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按周禮漿人六飲
一水二漿三醴四涼五醫六醑此別有醑鄭司農之意
醑與醫一物涼今寒粥若稷飯雜水也涼與澁一物謂
以諸雜稷飯和水也澁曰重醴至以醑為醴十九字六
飲之一周官三醴是也黍醑六飲之二周官六醑是也
漿六飲之三周官二漿是也水六飲之四周官一水是
也醑六飲之五醴由醫周官五醫是也澁六飲之六澁

即涼周官四涼是也陸氏曰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

用清大夫以下用糟

○酒

鄭氏曰目諸酒也

清白

孔氏曰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
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視獻神
所飲非人所常用故也

○羞

○鄭氏曰目諸羞也

糗餌粉醢

糗起九切

夫鄭氏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腐也鄭氏曰周禮羞
遜之實糗餌粉醢羞豆之實醢食糗食醢當為醢以稻
米與狼毒膏為醢是也乳氏曰粉稻米黍米合蒸曰餌
餅之曰糗為餌養之粘著故以糗粉搏之周禮粉下有
糗今無更以醢蓋之醢者周禮醢食共糗食文連則醢
是糗之類陸氏曰糗餌遠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糗可
知粉醢醢人所謂醢食言粉醢則糗可知

○膳

鄭氏曰目諸膳也

腳膳醢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

芥醬魚膳雉兔鶉鷄

脚音古膳音云切醢音切炙音也切醢則更切膳古於切鶉音倫切鷄

安

鄭氏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

饌板之則醢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鷄為鶩

乳氏曰膳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臠醢之屬按公食大

夫禮二十豆腳一謂牛臠也醢二謂羊臠也醢三謂豕

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

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

此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豕十醢十
豕炙十二此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
豕豕十四豕豕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爲第四行陳之
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鶩
十九鷄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
大夫所加二十豆熊氏云醢文舉牛羊之下則是牛肉
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
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鄭氏曰日人君燕食所用也

此醢而所食知羹麥食脯羹醢羹是六於醢大夫羹與麥和糝不
糝濡豚包苦實麥濡雞醢實麥濡魚卵醢實麥濡醢醢
醬實麥脍脍醢醢肺羹兔醢藥膚魚醢魚膾芥醬藥脍醢
醬桃諸梅諸卵鹽食音嗣力戈切菰音孤折之列切徐
音杜和胡非切糝三取切滿音而或如
牛卵音昆瓶丁亂切蚘
直其切卵鹽力管切

鄭氏曰芥彫胡也糝稻也脯謂折乾牛羊肉也凡羹齊
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麥則不矣凡濡謂烹之汁和也
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攔脍
脍脍脯施薑桂也蚘蚘蜉子也膚切肉也膚或爲胖卵
鹽大鹽也自蠃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其

饌則亂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高而首有角其肉可為
醢故周官醬人共之以授醢人也脯羹謂乾三牲之肉
以為羹和糴不糴謂既和之以糴則不加麥也羹味辛
或用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也濡豚曲禮所謂濡肉
蓋和之以滷者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孔氏曰
以蝸為醢以炊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
飯析脯為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析稻米為
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羹以五味調和
米屑為糴不須加麥濡謂烹煮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
謂包裹豚肉以苦菜濡雞醢醬謂加之以醢醬濡魚仰
謂謂烹其魚以魚子為醬謂醢醬謂烹煮於醢醬首四
者皆破開其腹實裹於腹中又更縫而合之暇修謂暇
脯也言食暇脯之時以蜃醢配之脯羹即上析脯為羹
以兔醢配之麋膚謂麋肉外膚以魚醢配之麋腥腥謂
生肉食麋生肉之時遂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上麋膚
謂熟也桃諸梅諸謂桃菹梅菹即今藏桃藏梅也欲藏
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菹食桃諸梅諸之時
以卵鹽和之大鹽形如烏卵故云卵鹽也按周禮諸疾
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
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此陳庶羞不

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氏曰麋鹿田豕膾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
以雀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
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雖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芝栢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栢盧氏云芝木芝也
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栢皆芝屬則芝栢是一物春夏
生於木可用爲茹其有白者不堪食賀氏云芝木栢栢
軟葉以芝栢爲二物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
膾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膾軒九雉芼一兔芼
十一鷄十二鷄十三鵝十四范十五芝栢十六菱十七
根十八粟十九粟二十椿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
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相二十八梨
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
人君燕食也按周禮邊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
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不惟三十一
物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
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澄按賀氏以芝栢爲二
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
味芝至粟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
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者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孔氏曰此接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按鄭志云脯非食殺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為食殺若有餘饌無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載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彼特謂燕居之食爾膾脯羞也故不得兼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載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關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士如此則大夫貳之曰知黃氏曰膾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載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儻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澄按孔疏方氏以燕食為燕饗之食黃氏以為燕居之食疑黃說為是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合音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爾孔氏曰凡人所食助以雜物醯醬羹飯為主故無等差按公食大夫階下

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
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一十四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
庶羞異也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
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
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
所以言諸侯以下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坵丁切

鄭氏曰秩常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在

秩膳也閣以板為之皮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

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

也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

室五閣諸侯卑庖厨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

而五閣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

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大夫既卑無嫌

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承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

於室中為土坵度食也陸氏曰大夫言於閣二則家上

房中可知澄曰士言於坵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

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之徒切下同熬玉高切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孔氏曰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

○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毋音模金音副

鄭氏曰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孔氏曰毋足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其爾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稻粱為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去之命之實粟於其腹中縛徒以苴之塗

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皴為稻粉糴渡之以為醢以付豚前諸膏者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

蕪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白謂之

以醢醢

地字交切轉子郎切古主切刺口誦切醢必懸切崔音完並子除切體音斤又如字乾音干摩必切玉起呂切散章善切各九切竹音賦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也將當為牲特壯羊也剗剗博異語也謹當為瑾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穰草也醢謂皮肉之上醜莫也糴渡亦博異語也糴讀與澗醢之醢同蕪脯謂煮豚者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

去鼓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勝合爾豚下入鼎三日乃納醢醢可食也孔氏曰舊亂草也其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胖裹之既畢塗之以穰草相和之塗擊之謂擊去其塗也手既擊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于摩之去其鼓莫為粉粉糲之為醢以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燻膏煎熬豚胖膏必沒此豚胖也大鑊燻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欲令用火微熱熟不絕也

○搏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勝每物與牛若一搯反併之去其餅執出之去其鼓察其肉持視者切取也每物上擊切

鄭氏曰豚脊側肉也搯搯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孔氏曰去其鼓鼓為皮莫去其餌餌為筋腱即筋之類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灌諸美酒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漬子潛切又直陸特切期音朱

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醢即前所言飲之醢鄭氏曰灌亦漬也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

○為熬捶之去其醜編荏布牛肉馬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施膏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醃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酒所煎切鹽音能又

如字諸音

鄭氏曰熬於火上似令之火脯欲濡欲乾人自由也孔氏曰釋以水潤釋而煎也以醃也

性切特音紫

○肝膾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膾濡炙之舉其骨不棄

性切特音紫

鄭氏曰膾腸閉脂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也孔氏曰第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豚炮牂第五擣珍第六

漬第七熬其八肝膾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曰三如一謂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為醃

膾音獨醃之也切

鄭氏曰此周禮醃食也醃當從餽狼膾膏臄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餐矣孔氏曰醃是粥非膏煎稻米故

改醃從餽漢時膏餐以膏煎稻米舉時事以說之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膾麋為辟雞

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軒音憲
宛音
公音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細切大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轟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轟而不切辟雞宛脾轟而切之軒或為脾宛或作鬱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為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麋鹿魚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膾為辟雞兔為宛脾是齏也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腥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臊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里闕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為菹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詳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亦與少儀文同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醢中故云實諸醢物置醢中葱皆濡孰故云柔之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菹和用醢獸用梅鶉羹雞羹鴛醢之麥魴鱧烝雉燒雞無蓼

菹音魚切和胡切
醢音如結音易饌音飯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麩者釋者曰膏菹煎菜笋也爾雅謂之檄和用醢者畜與豕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醢謂切雜之駕在羹下烝之不美也燒

煙於火中也蘇荏之屬此皆言調和菜醱之所宜也
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鷄羹
雞羹者用鷄用雞為羹鴛者唯雉煮之而已故文在羹
下釀謂切雞和之言鷄羹雞羹及雉鴛等三者皆釀之
以藜魴鯉雉者魴鯉二魚皆蒸熟之雞燒者雞鳥之小
火中燒之雉者文在蒸燒之下或燒或蒸或可為羹其
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鯉蒸及雞燒并雉等二者調和
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藜也

○寸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菘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
折稌用大羹者此據粵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
為味故也方氏曰牛土畜土執下故宜稌黍稌利下濕
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
避則疾故宜稷蓋稷殺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
粱蓋粱殺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麥
疾而參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菘蓋菘強而
衰弱故也王氏昭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
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
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
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上

穀天宜梁則以金生於土也鷹火禽麥木穀屬宜麥則以水生於木也魚水初於水穀魚宜菰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脾夏宜脯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

冬宜鮮羽膳膏羶

歸其切歸所求切歸素刀切歸言連歸于聲歸升聲切

鄭氏曰酪乾雉也鱸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牛膏羶

犬膏臊雖膏腥羊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

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方氏曰春木用事脾土有所

不勝故以牛羶之土益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

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

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

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食齊視
於言劑

方氏曰食齊黍稷稗一菜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

醢醢蠶塗之類飲齊不漿醴涼之類鄭氏曰飯宜溫羹

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

宜熱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

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

夏不食苦四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風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麻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曰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麥配四時長養五歲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主以成其能也方氏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甘滑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黃氏曰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澀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適為滑所以調之處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一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與緩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緩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

梨曰撰之

酸丁最切
酸非言切

鄭氏曰皆治瘡之名也孔氏曰脫之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莫取好處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剥其皮也作之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饒緩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斲之謂削鱗也斲之棗易有瘡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擇省視之膽

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攢之粗黎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瘦狗赤股而躁膝烏醜色而沙鳴豕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滿

蹄早探切能音保切晚音接嚴音班隔力嚴切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膺惡臭也冷毛羸毛別聚旃不

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醜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

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脰般般然也滿當為蟻如

蟻蝨也孔氏曰夜鳴謂好夜鳴冷謂毛本稀冷說謂

毛頭纒結躁謂舉動急躁醜色其色變無間詳沙鳴謂

睛而聲噴望視謂赤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黑謂馬

脊黑般謂色般般然方氏曰夜鳴非時而鳴赤股者亦

色宣布著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躁言其性

不靜醜如蔗之美而色白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望

視則首昂矣莊子謂脉之亢鼻益此類也睫目毛以長

故交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般猶疾之有癩在前

脰故曰般臂澄曰夜鳴也冷毛也羸也亦股也躁也醜

色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此十一種

皆言其形之病也膺羸膝鬱腥漏此六者皆言其臭之

惡也有此病形者必有此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鬱周



官作狸漏周官作蟻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羣鴉鴉胖舒鳧羣雞肝鴈腎鴉

與鹿胃

鴉明鳥切鴉于鴉切肝音利鴉音得與於六切

孔氏曰此以下廣言不堪食之物雞尾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可食若未盈握不堪食也舒鴈鴉也羣謂尾肉胖謂脅側薄肉舒鳧鴉也與謂肝肚藏之深與處也澄曰鴉與鴨尾後之肉鴉與鴉脅側之肉雞之肝鴈之腎鴉之與鹿之胃凡此八者皆不宜食

○不食雜蠶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品切尻起刀切

鄭氏曰亦皆謂不利人也蠶蠶伏乳者魚體中害人

者今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

不可出醜謂蠶竅也陸氏云雜蠶蠶之雜者鼈固美矣

然猶不食雜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

腎以其熱與俗云凡腎承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

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腎方云豕腦食

之昏人精神方氏曰狐死正立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

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言魚腸謂之乙謂其

形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互物

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竅為醜故鼈去醜澄曰凡所



去蓋爲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己意臆度豈其然乎雖鱉魚乙後說近是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八節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補乞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有讀爲又又從而求其善言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也孔氏曰五帝奉養老人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錄之爲博厚之史使衆人法則也三王亦法其德行既行養老之禮然後從而求乞善言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偏切其善言皆有博厚之史記錄之皆者皆三代也東萊呂氏曰五帝憲瞻容儀視起居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充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動容之間偶然發言則記其善言爲博史三王亦憲之於動容之間又請益咨問其則亦微其禮尊老之至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其所乞之言皆有博史記之澄曰五帝憲謂法其德而已三王有乞言謂法其德而又求其言也五帝但法其德以養老之禮養其氣體而不乞其言此覆說上文五帝憲之意善謂善言雖不乞言儻或有善言

謂老人偶自發言而得聞之則記錄之以爲悖史謂記
言之史所記皆悖厚之言而可爲天下法也三王亦法
其德既先以養老之禮養其氣體而后求乞其言法其
德而復乞言故曰有然養氣體在先而求言在後也此
覆說上文三王有乞言之意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
露謂從容垂問俟可問而后問三代皆如五帝時有悖
史以記其所乞之言也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髻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凡自七十
以上唯衰麻爲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髻亦如之七十四

王制篇養老章自有虞氏至其家不從政並是此篇之
文今存之於彼而此一節內王制五十養於鄉上無凡
字使人受上無者字唯衰麻爲喪上無凡自七十以上
六字其家不從政下無髻亦如之四字爲文小不同故
無存於此其餘文同者此不重出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君焉爲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故子之年雖
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敬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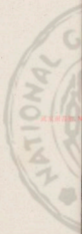
樂音路養

孔氏曰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敬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既云孝子之身終作記之人恐人不解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鄭氏曰賤喻貴也方氏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論其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怡聲以樂其耳柔色以樂其目定於昏以安其寢省於晨以安其處忠不欺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事死如事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澄曰老謂父母也或以此老字為近於親之老非也忠養謂竭盡其心以養也忠養之以上曾子之言孝子之身終以下記者之言謂如曾子所言之事孝子之身至終如此行之也父母既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

矣但於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愛敬之可見
其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右記老老之禮凡四節前二節國之老老君之尊
敬其臣也後二節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
此章拾其遺附于篇末故章旨總以老老一字該

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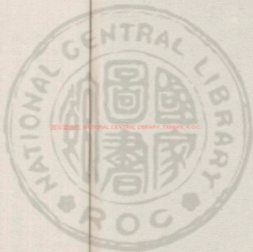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07749 -2



少儀第三

陸氏曰內則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少時所習鄭氏曰少猶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爲小其意以爲所記者小節爾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爲小孰爲大少有副意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見賢通切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重則云故



將猶奉也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斥指主人敬當也孔氏曰記者傳聞舊說曰聞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客實願見君子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因者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爾主謂主人客宜卑退不得上進斥主人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上已

有故此略之固義同上

罕見曰聞名至見曰朝夕替曰聞名

並去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等主之辭如於

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替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孔氏曰前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翻曰聞名者亦變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替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於將命者○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

可從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曰生

願聽事於特命者聽役者卷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
事來也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比謂
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盥坎童
子不得與成人為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
卿貴者之卷聽主人之見後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
司徒者國有公卿之卷則司徒率其屬掌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敬者曰贈從者從才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孔氏曰前明
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也

○君若朝會出往它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寶貝
略舉其梗槩爾君事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行
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焉資有司主典
君物者也敬者嘗言贈於左右從行者曰以出送也
○臣致襪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敬者曰襪親者兄弟
不以襪進襪音送

孔氏曰此明送凶襪者以衣送死人之攝以衣送敵者
死曰襪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襪但云致廢衣言不
敢必充君歛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
賤主君衣服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卷大記

云君無禋註云無禋者不陳不以歛進謂執之將命親者相禋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節按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禋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爲君饗納貨具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爲工備切下同

孔氏曰此臣爲君饗進物之辭納獻也入也甸田也言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具但供饗謂做付有司

○昭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賻方何切

孔氏曰此論賻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賻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爲送喪之從車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謂諸侯有塞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庾氏曰禮既祖訖而後賻馬入設於廟庭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鄭氏曰賻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車也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孔氏曰此明賻者授受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



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饋物主人自拜受喪主於哀感不得拜受使擯者舉之而已舉謂幣之屬車馬不舉鄭氏曰舉之舉以束

○為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拊膳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胛屬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

个使也史記禮記初折之註
下並同少上替植首皆

鄭氏曰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補上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拊練口吉不敢

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膊因牛序之可知孔氏曰爲人祭謂攝祭致飲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若已自祭而致胙則不敢云福言致其香味爾若已拊祥而致胙又不敢云膳但言以告使知已祥拊而已凡初遣膳告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者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其禮而下明所膳禮數也看得太宰祭者則用膳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臂膊謂肩脚也禮得

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箇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
弄備饌故太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
左肩為五段方氏曰致福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膳
者豢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邀福以味之善乃致之
爾練禘特告死者之已禘主者之已練而已展之省其
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敬之至也

糞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特
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
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魯士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不言陳犬戎
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平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
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孔氏曰四馬曰乘
乘酒亦然束脩十挺脯也陳列於門外也亦曰者謂將
命之辭也雖陳酒大而單執脯致命其辭亦曰乘壺酒
束脩一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陳酒而執肉以將命加
於一雙謂或十或百唯執一雙將命其餘委於門外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
馬則執鞅皆右之臣則左之釋名列記守手右切又如字或犬引切鞅丁册切

鄭氏曰縶紉鞅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
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鶻之屬孔氏曰犬有三種守

天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食犬克厨庶羞用田犬守
犬有名食犬無名右之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若
食犬則左手牽之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
伐所獲民虜左之左手操其右袂曲禮獻民虜者操右
袂是也

臣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
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獨執拊劍則啓
衽蓋襲之加夫橈與劍焉說吐活切下橈解曰初音但索
音生年旁初橈注獨利考武

初橈音獨夫橈止
音於下如建初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整幣也繫鞅鎧衣也冑
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獨弓衣也橈劍蓋也襲
卻合之橈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孔氏曰陳車而說綏執
以將命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
命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開甲囊出冑奉之將
命由禮云獻甲者執冑是也凡器則陳底執蓋蓋輕便
也拊子把也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蕭以
將命由禮云右手執蕭左手承拊是也啓開也先開劍
函之蓋而以蓋仰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
云襲又加劍衣函中而以劍置衣上也

笏書備苞苴弓茵席枕几頰杖琴瑟戈有刃者楨筮備其

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

則辟刃

直子餘切頤京頤切却去略切穎投頂切
韻音吳劉七智切又七亦切時匹亦切

鄭氏曰苞直謂編束菴葦以裹魚肉也首者辱也穎字

桃也筴者也筴如筴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

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卻刃授穎削授拊辟用時穎錄也

拊謂把以利刃授人則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孔氏曰笏

也書也脩脯也苞直也弓也茵也席也桃也几也穎也

杖也琴也籥也戈有刃者橫戈之有刃以橫謂之也英

也籥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

之若授人以刃却仰其刃授之以刀鏢穎是穎發之義

刀之在手未之秀穗桃之警動皆謂之穎事異意同

禮後記菴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

裹魚及肉亦蕪容他物禹貢云厥包楛柚苴謂以物所

著之苴言有著謂之首方氏曰禾首為穎穎刀頭刀以

柄為首也澤劔首吹劔首皆柄輔氏曰方氏謂穎為刀

頭似優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孔氏曰坐跪也尊卑相授以跪為禮尊者立卑者受其

所與之物尊者立卑者以物授之此二事皆不坐若坐

則尊者屈身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

則有坐而授受鄭氏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韓氏曰跪固禮也性之直者拘禮而不度宜朱子曰按此句文義皆未盡恐其記失禮爾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與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孔氏曰此論贊辭之無贊助也為君授幣之時由君之

左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屣於戶內者一

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闥時切闥祀闥

鄭氏曰可猶止也擯者為賓主之節說屣於戶內者一

入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眾

皆說屣戶外孔氏曰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

入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今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

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

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

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登席闔謂門扉衆

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推門扉說屣戶

內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屣戶內也登

曰曰辭矣者令主人讓賓也曰可矣者謂賓主可登席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密候事不植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書地
手無容不嬰也寢則坐而將命

音獲嬰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燕見
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
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表不
植弔亦不敢故煩動也畢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
瑟至不羣昏媾慙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
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孔氏曰卑幼私燕而
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遇尊

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
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
者若不使已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盡地不弄手
嬰扇也雖熱不敢搖扇皆以為敬也寢卧也坐跪也若
尊者眠卧而侍者傳辭當跪前立則臨尊者也

侍射則約矢侍授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知之不角
不擁馬

推直
角切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投投壺也擁矢不敢釋
於地也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孔氏
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福在中庭福者兩頭為龍

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
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隻於腰而
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
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若杯若榼爲之
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
池手並抱之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
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的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揖
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勝者立
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
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
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
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投壺立算爲馬馬有威
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三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
勝但頸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
一馬之朋微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
者朋雖得二亦不敢微尊者馬成已勝也朱子曰此
皆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它
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
不敢煩它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
說恐非是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擬遊曰歸師役曰罷

朝直退始罷音皮

孔氏曰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禮去必由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非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喪主於歸家也鄭氏曰不請退去之不敢自由也朝廷近君為進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朱子曰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

同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芻澤劔首還履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

選音旋登許早莫音暮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頓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諸君子搖動於芻澤謂光澤玩弄劔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曰之早晚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及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卧怠侍者此時假令請退可也

右記見遺之禮凡十四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毋流歛小飯而啜

之數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飯挾晚切下同啜力切數色角切嘍于

二文仁父切

孔氏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噉噉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噉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撤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掩熇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無則角子角二切

鄭氏曰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王客君僕宰夫也孔氏曰獻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執燭夜時也夜暗故執燭熇謂未熟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熇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投執事之人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令既夜暮所以殺此三事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遵誓亦然

孔氏曰在者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暗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道誓亦如無燭時也鄭氏曰以在者告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壹者面其鼻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孔氏曰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者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也尊與堂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方氏曰設尊必面其鼻示尊惠也玉藻曰唯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爵音昨
僎音昨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酌賓之爵也以僎賓則賓不舉其于薦東介爵酌爵僎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脯也酢所

以酢主人也孔氏曰辨飲酒禮主人酌賓之爵賓受之吳解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酌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莫解于薦西至旅酌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僎故爵並居右按鄉飲酒三爵皆不明莫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軌范上禮美切下音與范之軌同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也軌范穀同謂軹前也孔



氏曰此明爲尸之僕祖遺祭載之宜尸之僕爲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載酌酒與尸之僕令爲載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軾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祭福乃自飲此云范周禮云軌聲同字異但軾前之軌車旁者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者九此記左右軌是也車轅亦謂之軌亦車旁者九

○小子走而不趨祭爵則坐祭立飲

鄭氏曰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孔氏

曰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趨徐趨也

○小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

○飲酒者醜者醜者有折俎不坐

醜其記切
醜子笑切

鄭氏曰已沐飲酒曰醜酌始冠曰醜折俎尊徹之乃坐

也孔氏曰飲酒者則醜者醜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

俎者折骨體於俎也折俎爲尊醜醜小事爲卑故不得

坐也折俎所以爲尊者折俎則般饌尊故冠禮庶子冠

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醜不敢坐及醜者並不敢坐也

按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醜者醜者不坐

以穢者醢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孔氏曰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非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燔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賓客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鄭氏曰鄉射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濟之興加于俎半飯手少半饋食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擣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 內祭

孔氏曰羞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祭於俎內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羞首者進冢祭耳

詳見

乳氏曰羞首謂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饗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膾

鰭音祈鰾音切

○鄭氏曰進尾

由後腴由易難也乾魚進首辨之由前理易折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

鰭脊也膾大鱗謂剗魚腹也孔氏曰濡濕也冬時陽氣

下在魚腹夏則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

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尋常燕食所薦魚

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膾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

剗取以祭先也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

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腹或右鰭則右首左

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

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饗卒塗之奠左首

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

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

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饗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

腴公食進鰭而饗莫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

夫士祭皆奠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鱓堯曲禮

曰嘉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

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濡也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

羞濡魚者進尾嫌軟媚無骨鯁

○未少爵不嘗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殺羞也殺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羞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脯醢嚼肺子飲卒爵

○凡羞有滷者不以齊措

地及切費

孔氏曰凡羞有滷滷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若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孔氏曰齊者以鹽梅齊和之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禮切

鄭氏曰提猶絕也割離之不絕中央使易絕以祭孔氏曰祭肺之法割離之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爾

○牛與羊魚之腥菹而切之爲膾麋鹿爲道野豕爲軒骨菹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菹而切之切菹若菹實之醢以索之

菹之字切菹莊居切軒音取皆俱
論切辟音雙又楠麥切宛爲宛切

孔氏曰此明膾及齏菹麤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臊爲
大齏而復報切之爲膾也鄭氏曰此軒碎雞宛脾皆菹
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菹菜澆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
曰菹酢菜也醢人所謂菁菁菲菹是矣彼以菜爲菹此
以麋鹿爲之者特製造之法如之而已膳大通謂之醬
者以此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小

○爲君子擇葱蕪則絕其本末

蕪切

孔氏曰本根也葱蕪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
處

○君子不食園腴

音

鄭氏曰周禮園作養謂大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
於人穢孔子曰腴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
相似君子辟其腴故聶關一也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
也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說
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
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
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凡洗必盥

孔氏曰盥盥手也洗爵必先洗手鄭氏曰先盥乃洗爵
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

辟咩亦辟
咩而意切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執
尊者飯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己已則辟口而對不使口
氣及尊者陸氏曰洗爵及執飲食苟有氣焉人或穢之
方氏曰勿氣非氣也凡以致恭而已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三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
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
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
耕矣幼則曰能負薪米能負薪

長幼
用也

士之子長幼
長則曰能

孔氏曰長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御治也謂已能治事
未能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長已能習樂曰能從樂人
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曲禮問其
身此問其子記人之意異爾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
吾何執執御手吾執御矣謙辭也亦天下未有無生而
責者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負薪則取
於耕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
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

以此之問對爲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舉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焉然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冒問國君之子是幼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能御未能御其間容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階答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亟去切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亟去切子習於某乎亟去切於某乎亟去切

孔氏曰品味殺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殺饌與否者則不可在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知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招其僻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說如

鄭氏曰德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也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孔氏曰依依附游放游方氏曰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法者常法規矩準繩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與音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義與志與太卜問來卜筮者也不貳問謂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孔氏曰公義則可無筮者所問是私意則不筮之卜筮與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遠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輔氏曰問卜當誠宜惟誠然後此問彼應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鄭氏曰步履足曰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輔氏曰趨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恭於迫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輔氏曰敬慎有常心勿以在外者變也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其物事換得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之室而敢忘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說卷四

鄭氏曰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

必種乃升堂孔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燕然跪說種也

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乃燕尸皆於室中上人大陰厭及祭在室若饋尸則于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戶外是坐尸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說種堂上亦不敢說種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跪也凡燕坐必說種種燕不在室也初時在堂行禮立而致敬故曰所尊在堂

○泥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說卷四

報切拚音兼報
方涉切搗音兼

孔氏曰汜廣也大賔來外內俱婦謂之婦小賓來則止
婦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婦是澌蕩若拚席上不得
用掃地帚也膺人之習前拚箕之舌也持箕舌自嚮胃
前不得嚮尊者鄭氏曰幫謂帶也帶恒埽地不潔清也
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嚮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陸氏曰衣服在躬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兼之鄭氏曰
罔猶罔罔無知也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
勸人之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
知之人也李氏曰冠冕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
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
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
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度大勢切
器子斯切

應氏曰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鄭氏
曰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
器物使已亦有大謂富之廣也嘗思也重猶寶也孔氏
曰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大家謂大夫之
家富貴廣大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

有亂心也。容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方氏曰：重器謂九鼎之屬，皆與國語皆相之。皆同。朱子曰：皆猶計度也。下毋皆，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皆相其質，淡書云：為無皆者。又云：不皆之身，皆此義。此言不皆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密也。或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不疑其貧者，視之如無也。氣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貧乎？在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窮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不親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非氏曰：密，親曲處，不親密，嫌信人之私也。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也。孔氏曰：人當正視，不得親視，親視之處，旁猶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戲色，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是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毋致來毋報，往毋瀆，神毋惰，狂毋測，未至毋訾，表服成器，毋身質。言謹報請赴。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
有宿漸不可卒也漬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
正不可復遵行之測意度也成猶善也思衣服成器則
疾貧也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孔氏曰
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漬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
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失字
曰拔來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
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稍云其說
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
這樣人不耐久少閒心願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或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
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退而報之此世所謂
生事也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退也測未至謂幸中如
子貢身已也有疑毋斷以已意

○言語之美穆稷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定音音往旺或云
如字匪讀如非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
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

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孔氏曰稷稷皇皇皆美大之狀
濟濟翔翔厚重寬舒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
繼屬故齊齊皇皇詩小雅云四牡騤騤四牡翼翼皆
馬之行容肅肅敬貌雍雍和貌鷹和聲之形狀方氏曰
稷稷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
者奮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
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倡者之整
雍雍言應者之和胡氏曰鄭讀匪匪為騤今從之餘不
勞改讀輔氏曰美如字自通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饗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備

鄭氏曰恭在貌敬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也險
險阻出奇覆沒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
情之所以度彼之將然否也孔氏曰左傳成二年齊
晉戰于鞍齊國佐陳辭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險是地
形險阻設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也隱情謂以
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為事劉氏曰恭敬
衷詡同出一心也用以應物各有所宜焉詡煦也德
發揚詡萬物人君法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
之德在焉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

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主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軍尚左卒尚右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入後刃不以刃鬻國也方氏曰軍以謀為上而好生卒以戰為事而敢死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陸氏曰前曰兵車不武兵車輦路也此曰武車不武武車木路也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戎車以言其器輦車以言其飾鄭氏曰兵車不以容禮下及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脫手拜肅拜為妾手則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為手拜爾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壘主不手拜者為夫喪長子當稽顙也其餘帶手拜而已或曰壘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氏曰

婦人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恣經手拜則周禮空首也肅
拜者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
於舅姑也左傳據纛頭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
非禮之正也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輕喪
則手拜也周禮坐尸媵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
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元
是也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葛經而麻帶
說八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經
婦人尚質所貴在髮帶而餘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

黃氏曰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歲於喪之帶亦皆
而無變濟曰經謂首經帶謂要經也

右記通用之禮此十五節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
驕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歸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謂勸也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某
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

孔氏曰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
毀也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君也頌



美盛德之形容謂以惡為美橫求見容君政怠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相蕩而更立新政也方氏曰役者以其有勞於社稷也澄曰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役謂僕役左傳云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曰臣而曰役謙辭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者量乞入筮及乞假也六檮切遠去聲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否孔氏曰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義必先商量事意可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為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然然故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綬申之而抱諸臂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律編禮切下七乘五乘二乘乘馬同地徒可切帶音寬散上聲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帶覆膝也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右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膝上也步行也孔氏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僕即御者也右帶劔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帶劔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



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
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綬由左腋下加左肩繞有
入右腋下申綬之末於面前地諸帶者地猶擲也亦引
也綬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帶上亦云引之置車帶
上也奉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故詩傳云機覆式與此同
以散綬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綬副綬也僕登車既不得
執君綬故執副綬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
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綬而升君也朱子
曰下言以散綬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綬而
擲綬末於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綬升之後君
方出而就車此說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綬
而地諸帶誤矣又疑綬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
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
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帶上君升
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帶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
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
者之事蓋劬妨左人自當右帶綬欲授人自當負之以
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綬以升乃僕之通法

註疏皆誤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孔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二侍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其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士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

曰佑七乘五乘三乘此蓋弱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

伯七乘子男五乘交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孔氏曰乘

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

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

田獵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方氏

曰貳車道車之副也道車即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

之燕車佐車田車之副也田車即木路也合而言之凡

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陸

氏曰周官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

大夫三乘子男之卿應氏曰按此與周禮未甚左似非

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有武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

弗賈

賈音古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等者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

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有武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矣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堪直多少之價方氏曰上言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賈可知其言互備爾大夫以上有

武車然後謂之君子武車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上

言武車則斥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劍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

○國家靡敵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

殺絲傳馬不常秣

唐音述

鄭氏曰靡敵賦稅爭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滕以組飾之及綵帶也詩云貝冑朱綬亦鎧飾也孔氏曰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廉謂財物糜散凋弊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

及紵帶紵帶解滕空滕約也謂以組連甲反為甲帶也
絲繩謂約纒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方氏曰組猶纒之用
組滕猶遠之用滕皆所以約而緘之食芻若木者為刻
金者為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蓋車
馬在禮為重

右記臣下之禮凡七節

王藻第四

天子至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龍卷以祭

遠雖解却

王藻至遠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末王藻以玉

飾藻藻謂雜采之絲繩旒謂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

各有十二遠深遠也延冕上覆謂藻三十升布為玄以

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

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而垂齊肩其下公

九王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短

於此則不深遠唯天子之旒十二玉自延前後而垂至

肩長則深遠也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

及紵帶紵帶解勝空勝約也謂以組連甲反為甲帶也
絲繩謂約纒純之屬不以絲飾之方氏曰組猶纒之用
組勝猶纒之用勝皆所以約而緘之食冕若木者為刻
金者為鏤馬食殺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蓋車
馬在禮為重

右記臣下之禮凡七節

王藻第四

天子至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龍卷以祭

遠雖解疑

王藻至遠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末王藻以玉

飾藻藻謂雜采之絲繩旒謂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

各有十二遠深遠也延冕上覆謂梁三十升布為玄以

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

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而垂齊肩其下公

九王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短

於此則不深遠唯天子之旒十二玉自延前後而垂至

肩長則深遠也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

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後漢明帝
時用曹褒說皆白旒非古也龍謂音前於衣卷與袞字
同謂龍形卷曲祭謂服此以祭先王也按祭先王蓋服
此冕而九章祀天則服此冕而衣十二章云詳見後篇
揚氏復說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

端說什冕朝音朝下河

鄭氏曰袞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
旒希衣之冕五旒玄衣之冕三旒端當爲冕字之誤也
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

國門也每月聽朔卒事反宿路宿閏月非常月也聽朔

於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孔氏曰

按宗伯贊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

以天神尚質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摺大圭執鎮圭而坐

之藻藉有五采五就垂龍戴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

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

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樂同矣服不以袞

冕而以祀群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日

蓋非周禮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饔餼而食日少宰朔月大

宰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御警樂聲之上下

醴以支切

鄭氏曰饗食朝之餘也奏樂也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天子既着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還著皮弁而饗朝之餘饗餘之時奏樂而食饗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半趙商問膳夫王日一饗鼎十有二物皆有組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

也左陽明主藏儲左史說動作之類右陰主靜致右

史記言誥之事周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按周禮大史抱天時又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內史爲右史也大史記行內史記言此正法若其有關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大史也襄三十四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關故也若大史有關則內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史

右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
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者侍也替人審音以之侍側
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
聲哀焉氏曰動見於貌為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為
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政有治
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愛
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悲以殺憂聲之下者也怒
心感者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柔以柔
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
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遺事有聲以樂聲則下無闕情長
樂陳氏曰樂以中聲為本古者神聲考中聲以作樂典
同言高聲磬下聲鞀正聲緩中聲者非高而磬下而鞀
一適於正緩而已御于君所之聲其然樂聲以中聲為
最齊音教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文酌志則
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聲以幾聲則人王無
流洒之心矣山陰陸氏曰日甲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
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牛肉周官王日一舉鼎
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禮君無故不殺

牛王雖事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舉蓋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禮記卷五十一

鄭氏曰自貶損也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楫記凶年乘鷩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益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禮記卷五十二

鄭氏曰端亦當爲冕祭祭先君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

男衮朝朝天子也皮弁聽朔下天子也孔氏曰裨之言

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是以總名裨冕延

平周氏曰服有六冕止於五大裘龍裘同冕其冕爲尊

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爲裨故言裨冕所以兼鷩冕與

鷩冕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爲南門之

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

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受天子之頒者也路門者天子布

政之所聽於路門外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諸侯聽於

大廟者神之也方氏曰玄冕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

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

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玄冕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故神之諸侯以朝服受之於祖故明之長樂劉氏曰天子頒止朔諸侯受而歲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饌羊告朔祭于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天子諸侯皆三朝辨色始入謂羣臣也辨猶正也別也

入入應門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天子二

朝大僕掌燕朝之服位燕朝路寢之庭一也司士正朝

儀之位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二也朝士掌外朝之

法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三也諸侯三朝內朝謂

路寢一也外朝謂路寢門外二也此外朝亦曰內朝者

對中門外之朝為內也曰外朝者對路寢之朝則為外

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

之內則路門之外也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臯門若

魯則庫雉路入者入雉門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

俎四簋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暇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書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修諸侯言祭牢肉互相被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天子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皮弁互相明也周人重肺早起初殺之時特食先祭肺至夕特食之時特牢肉為小段而祭之異於始殺故不祭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當有夕天子言餼則諸侯亦餼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也四簋黍稷稻粱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

子卯移食菜羹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棺本關梁不祖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

馬金音翻本於既切

鄭氏曰稷食菜羹忌日也君不舉為旱變也此謂連子之月不雨盡連未月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也楮本去莛菜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祖此周禮也嚴則關恒讓而不征列逸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

時取也造謂作新也孔氏曰君遭凶年摺挿上笏闕謂
闕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山澤但
運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不賦飭也方氏曰
周官均人凶禮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輔氏曰上
坊謂築城壘浚河隍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為宮室
可知馬氏曰大夫不得造車而驅之以馬者造車而馬
從之也正制言闕市讓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
然也蓋異代之禮周氏曰春秋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者三蓋周正建子之月至于建午之月不雨不為災
也此言至于八月者以正歲言之自建寅之月至建酉
之月不雨則為災矣故君不舉若夫年不順成則不特
不舉而已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
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遠去聲踐斷語
為謂又如字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翦翦猶殺也孔氏曰有
故得殺祭祀之屬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弗身謂謂常
時也若祭祀則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刻
羊擊豕皆身自為之也方氏曰庖蓋宰殺之所屠蓋烹
飪之所遠庖厨弗身翦是乃仁術也應氏曰無故不殺
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

身窮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輔氏
曰可以殺牲猶無故而不殺遠庖厨不得已也於得已
焉雖蚘好之微弗身踐也陸氏曰踐讀如字凡有血氣
之類蓋若蟻蟻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使勿踐故曰
弗身踐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類所當用者定墨視兆所定
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龜人云天
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
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

天龜亥地龜寅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

者繆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靈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
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春用果秋用靈之屬射即繆
也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圻體兆象
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也大圻稱爲兆廣小圻
稱爲兆豐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若定其
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方氏曰周官占體占
色占墨占圻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
先後之序言也朱子曰占龜上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
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

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
吉澄曰墨謂旣圻之後以墨塗之圻大者食墨祭然可
見圻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圻而已

○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

植音製植音
直音制音切

鄭氏曰帶覆奉也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謂緣也羔幣

虎植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奉

卽式也車式以奉爲之有豎者有橫者幣以覆奉詩大

雅鄭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幘卽幣也周禮巾車作幘

幣幘植三字同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則君之朝車與

齊車異飾也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謂云淺幘以虎皮

爲幘彼據諸侯與玄衮赤烏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

羔幣者當是異代禮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

客謂之齊車而其幣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

養威此天子之幣也羔幣虎植殆諸侯之禮歟陳氏曰

車之軾乘者所憑以爲敬軾之制有橫有直幣若席然

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故諸侯觀王虎淺幣齊

君也士云齊車鹿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飾不以鹿豹

矣澄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字謂大夫

之齊車用鹿皮為轡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轡豹植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轡豹植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右記天子以下服食節適之禮凡五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敵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

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綾諸侯之冠也始無去聲冠而同緇戶內切綾耳達切

鄭氏曰緇布冠本大古爾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

纓緇布冠纁綾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

冠有纁者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矣云緇布冠纁綾諸侯之冠者蓋起文也

諸侯唯纁綾為異其頰頰青組纓等皆與士同孔氏曰

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始

冠暫冠之耳不復恒著澄曰始冠謂初加也緇布冠大

古時冠敵之謂棄之而不復用冠或三加或四加而自

諸侯下達於大夫士初加之冠皆用緇布冠此冠非今

時所用特尊高大古故以此為初加之冠然初加之時

一著之而已一著之後不復用旋即棄去凡物敵則棄

去此冠雖未敵然一用旋棄如已敵然故曰敵之自諸

侯下達天子則否天子初加用玄冠而以朱組為纓則

異乎諸侯以下常著之玄冠也諸侯初加雉與大夫士
同用緇布冠然以繪畫為袞則亦異乎大夫士所用之
緇布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纒上之齊冠也

又切音其

鄭氏曰丹組纒素組纒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
異冠孔氏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
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
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玄冠素組纒為士之齊冠是齊祭
同冠也

緇冠玄武于姑之冠也緇冠素組纒祥之冠也垂緇五寸
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又切音

鄭氏曰緇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
卷也古者冠卷殊純讀如埤益之埤純緣邊也既祥之
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緇麻衣惰游罷况
也亦緇冠素純凶服之象也垂長綫明非既祥也不齒
之服所放不帥教者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
云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緇緇是凶吉而雜凶卷玄冠
緇冠卷異色純謂緣冠兩邊及卷之下畔冠與卷身皆
用緇但以素緣爾緇是生緇而近言祥祭之時身著朝

服首著緇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
情故加以素紕故云既祥之冠皇氏以爲緇重素輕不
知何據情游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亦緇冠素紕但加
垂綬五寸爲異陸氏曰緇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緇
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
緇冠玄武在上父親而先祖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
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方氏曰既
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緇者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
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子姓之冠用緇以示凶爲祖之
二也武用玄以示吉爲父之存也冠在上武在下冠爲
外武爲內孫祖而緇者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
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吉本仁於內也禮曰
子姓子孫也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爲服之祖
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情游言情其素而爲游民也
玄冠緇武與子姓之緇冠玄武相反玄冠同於衆人特
緇其武以示辱非有喪而特緇其冠之武言不齒之於
人類也陳氏曰周官司寇野刑上功糾力緇冠素紕垂
綬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情游之責輕於不齒緇冠素紕
垂綬五寸重於玄冠緇武情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
則輕何也蓋情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



已苟變情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綬葉之可也若夫玄
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不重其辱於
僖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
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
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
其上汝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貶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大帛不綬玄冠素綬

自魯桓公始也

禮章
款切

鄭氏曰居冠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也有事然
後綬燕無事者去飾也帛當爲白大白白布冠也不綬
亦服去飾也綬當用縞孔氏曰雜記云大白冠縞布冠
皆不綬此大白謂白布冠衛文公大帛之冠白縞冠也
與此異上文云縞布冠纁綉諸侯之冠故知綬當用纁
馬氏曰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間色也紫
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綬宣禮也哉澄曰論語云
紅紫不以爲褻服又曰惡紫之亂朱紫間色非正色故
君子不用

○朝玄端夕深衣

朝音
朔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孔氏曰大夫士早朝服玄端在私
朝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

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皆深衣也

深衣三袿縫齊倍要袿當旁袂可以回肘袿起魚切縫音達齊音令

鄭氏曰三袿謂要中之數也袿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袿也袿下齊倍要中齊文四尺

四寸縫或為達或為豐袿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孔氏曰袿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袂末布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交解之四邊各

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袂頭廣六寸闊頭向下袂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

故為七尺二寸此為裳之上畦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一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為裳之下畦縫齊倍要者縫

一下畦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下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袷尺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袷袷一尺若今衰矣深衣

則緣而已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小異繼袷尺者繼袷

而覆袷一尺以此異於深衣也孔氏曰長衣中衣制同

裏中著之曰中衣若露著之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



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拵錄一尺也長衣拵必用
素中衣拵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陸氏曰長衣練冠長
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續袖也澄曰深衣
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
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
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
拵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
各廣五尺而已

始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

袖皆袖緣也

鄭氏曰袂曲領也袂袂口也緣飾邊也澄曰此謂深衣

○衣正色裳閒色

閒去聲

裳參解

衣正色裳閒色

鄭氏曰謂冕服玄上纁下孔氏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
是地色赤黃之雜為閒色陸氏曰此言衣裳之分宜如
此非舉弁冕而言詩綠衣黃裳傳謂上曰衣下曰裳纁
閒色黃正色是矣周氏曰正色所以尊道閒色所以下
功蓋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閒皇氏
曰東正色青東木剋土故綠色青黃為東方間南正色
朱南火剋金故紅色赤白為南方間西正色白西金剋
木故碧色白青為西方閒北正色黑北水剋火故紫色

黑赤為比方間中央正色黃中土剋水故駘色黃黑為

中央間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縹後世反之始乎

季康子之失禮陸氏曰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朝服以

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

服焉

方氏曰天子皮弁視朝去冕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

故卒朔然後服朝服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

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變古也以承上文故

止言曰鄭氏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群

臣也諸侯視朝皮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

孔氏曰每日縞衣素裳之朝服而朝君告朔服皮弁卒

告朔禮脫去皮弁而后服朝服也

續為繡縵為袍禪為綱帛為褶續音續前古與切縵行符續
樂音丹綱若知知音縵

鄭氏曰繡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續即今之新綿縵謂今

續及為絮也綱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以帛裏布非禮也裏音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冕服縵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

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氏曰皮弁服朝服玄端三
衣用麻並十五升布故中衣不得用帛也周氏曰玄冕
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則其裏亦
用布從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若者不貳采

衣去聲下
以畫采之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
服玄端玄裳也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
重士禮不得采之也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

下居士錦帶帶以錦非爲采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

采其幹帛先代禮贊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

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素服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未裘不入公門襲裘

不入公門

振之
綌之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衿禕也衣裘外衣也二者形

且襲皆當表之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褌也陸氏曰五

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方氏

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

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爲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表裘固

爲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惡其簡也孔氏曰衿絺綌其

形露見表裘在外可鄙襲故鄭註謂形且襲褌裘襲裘

謂裘上有楊衣楊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
露楊衣不露楊衣為異爾若襲衣不得入公門也澄曰
楊裘者楊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楊衣也襲裘者
楊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楊衣也非列采與襲裘
同皆為其不文也衿締紛與表裘同皆為其不敬也

○唯君有黼裘以警者大裘非古也

黼音甫省黼讀為
黻先典加一如字

鄭氏曰借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
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秋田也國君
有黼裘皆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孔氏曰君諸
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警者告
也黼謂執勞之事也孔氏曰天子以素裘帶用朱裘
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臂故曰終辟諸侯不以朱
為裏亦用朱經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
兩旁及屈垂者士用執帛練為帶用單帛兩邊絲而已
緯謂纒緝也帶垂者必反屈繫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
皆裨之士則唯用縞裨向下垂者居士用錦為帶尚文
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
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
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紐約之組闊三寸也約紐組餘
長三尺與帶垂者齊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屈而舒

申也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二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鞞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鞞謂鞞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雜帶飾帶也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練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練統也再度統要亦四寸有司之帶既鞞亦以歲纒緝其側但緯攝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綴切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取斂之為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斂之在手攝謂攝之於懷也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常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鞞所成切
注坐鞞切

鄭氏曰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鞞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圍殺直目鞞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圍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夫上下各五寸大夫圍其上角變於君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氏曰圍則前方後挫角謂挫

上角使闔不令方也殺則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
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
雜記云會去上五寸純以爵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
素紉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純同緝會
即上去五寸處以爵章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純以爵
章表裏各三寸下所去五寸純所不至者純以素也譯
制大略如此正謂不袞也直而不袞謂之正方而不袞
亦謂之正故云直方之間澄曰緝之制長三尺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
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
白廣表亦以蓋謂之緝衣也緝衣之類皆不與一色則
玄緝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
狐白袞與狐青袞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
黑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祭於已者也狐裘亦息民
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麇裘青豸裘燕服也方氏
曰玄緝衣以褐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褐息民之狐裘
也若錦衣以褐則燕居之狐裘也言緝則錦衣以降褐
皆用緝可知緝衣黃衣衣言色而袞不言者蓋狐有青
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
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麇鹿子也麇裘為燕朝之服羔羊

子也羔裘為視朝之服凡此言君指天子諸侯君子則兼大夫以上

大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土龜鼈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見鄭氏注

鄭氏曰大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裘之裼見美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若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土龜鼈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土龜也孔氏曰按聘禮使臣行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一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飲之後若未飲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拵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終致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

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楊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常時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楊若常時所執及下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楊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方氏曰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客焦焦而無文故不楊故繼言不文飾也不楊夫裘之上有楊衣楊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楊者未嘗無襲由露其楊衣故謂之楊爾所謂襲者未嘗無楊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楊古於楊言表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裘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周氏曰楊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而以文為貴故君在則楊無事則襲弔喪為尸執鬯實則不敢見其美而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玉非執贄與庭實也容執贄者有藉則楊而為庭實者執璧琮則楊禮記卷之六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楊乘路車不武禮記卷之六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謂祭



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孔氏曰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焉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褌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澄曰按此章前後有四充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鄭註謂充猶覆也蓋襲衣掩覆場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墻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內備滿充盛者也君當稱不臣見其美亦如及肩之墻窺見室窳不得為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損乃為敬君故臣以見天不充為敬也不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大裘不謁路車不式亦謂郊天盛禮不以一偏一曲之小敬為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家可也類音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鱖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

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澄曰魚須以文其竹竹以本
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
夫竹質而魚須爲之飾士象飾而竹爲之質也陸氏說
與注疏異陳氏解竹本亦與陸同今兼存之于後陳氏
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无堅
故士笏用爲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
士遠尊其禮伸故士飾笏用焉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
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
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
常事免則說之說摺必盥雖有執於朝非有盥矣凡有摺
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專用也因飾

焉見贊通切說它活切
免者問達七報明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
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摺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
記事故說之摺笏輒盥爲必執事也畢盥也孔氏曰以
臣見君無不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大廟之
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
時臣僭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
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唯吉事無所說笏也既摺

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一色或切去上緣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云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故又杼其下也按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殺猶杼也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陳氏曰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陸氏曰笏度二尺六寸此言諸侯之笏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鄭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爲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

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
考工記大圭之制爲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
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凡笏之度
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
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
便於指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指之也何謂
大夫士行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行其下首平
天子指斑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
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斑也頂切荼音舒始立勿切

鄭氏曰斑亦笏也謂之斑言斑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
圭長三尺於上終葵首諸侯首者於其上又廣其首方
如推頭是謂無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斑玉六寸明自
紹諸侯謂笏爲荼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
也誦謂圍殺其首不爲推頭諸侯唯天子誦焉大夫奉
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圍孔
氏曰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如於天下也荼前
誦謂圍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降讓於天子故前誦也
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斑必方正諸侯謹
度以臣天子制節以君臣民故荼必前誦後直大夫於
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



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
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
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
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
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子讓於先王也
珽珽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
日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群臣以見諸侯諸侯搢荼
荼綬也言出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
笏為荼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馮氏曰先
儒合珽大圭為一蓋感於猶大圭搢珽之文

天子素帶天子素帶居士錦帶居士錦帶第子纁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
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將曰參分帶下紳
居二為紳評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
革士纁辟二寸再纁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
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辟紉文切率音律半決
正切纁音了肆音異

舊本素帶終辟上有而字無諸侯字方氏曰而衍文諸
侯字脫也鄭氏曰天子素帶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
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末帶為之下天子
也大夫亦如之率紳也士以下皆釋不合而緝積如今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作幪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
入君克之大夫裨其組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
處士也三寸謂紉帶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
紳帶之垂者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
高於中也結約餘也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
以朱下以纁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
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纁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
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縹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纁
之如士帶矣無紉功則不裨之士雖終帶裨亦用歲功
凡帶不裨下士也辟讀如辟疑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
也蓋謂教勞廢之事也劉氏曰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
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度唯不以朱
爲事亦用朱終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
一兩旁及屈垂者士用執帛練爲帶用單帛兩邊縹而已
縹謂緇緇也帶垂者必反屈纒上又垂而下大夫其總
皆裨之士則唯用緇裨向下垂者居士用錦爲帶尚文
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并並也組謂帶之交結處
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
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紐約之組闊三寸也約組組餘
長三尺與帶垂者齊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屈而舒

申也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二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鞶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鞶謂鞶膝結謂約紐條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雜帶飾帶也君用朱纁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纁辟二寸再纁四寸謂用單纁廣二寸纁統也再度統要亦四寸有司之帶既鞶亦以箴纁緝其側但緯繡之而已無別鞶飾之箴切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為其事之初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之在手擁謂抱也於懷也

○鞶君朱大夫素士緇韋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版所成切
治坐非切

韋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

鄭氏曰鞶之言敵也凡鞶以韋為之必象裳色此玄端

服之鞶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

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鞶圍殺直目鞶制也天子四角

直無圍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

上下各五寸大夫圍其上角變於君也鞶以下為前以

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

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氏曰圍則前方後挫角謂挫

上角使闕不令方也殺則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
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
雜記云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紕以
素紕以五采會謂上頌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譯會
即上去五寸處以爵韋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紕以爵
韋未裏各三寸下所去五寸紕所不至者純以素也譯
制大略如此正謂不衷也直而不衷謂之正方而不衷
亦謂之正故云直方之間澄曰鞞之制長三尺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
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
譯會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上處亦廣一
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一至五寸止上處亦廣二尺
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
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
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
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七端之左右及
左右之兩邊各刻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
同上端不裁方但刻其兩角而已故闕士之下端左右
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寸亦就此處斜裁
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刻圓二角蓋後直而

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紕斜觀其兩緣之交會處

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一寸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華帶以繫之肩與華帶廣同凡佩繫於華帶方氏曰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華帶故并言華帶之博焉澄曰

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一寸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分金器一尺與之同廣

一命緼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葱衡緼音溫韋音郭幽音有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韋之言亦蔽也尊祭服異其名爾緼赤黃之間色所謂秣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

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加三命其大

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氏曰上是玄端服之韠此韠異於上此據有孤之

國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緼冕不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紕異其名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徵張生切齊美私切肆音英中莫仲切辟匹亦切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也王比德焉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采亦路門外之樂御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圍於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僂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澄曰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一律其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為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三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孔氏曰路寢門外至庭謂之趨於趨之時以采齊之樂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以肆夏之樂為節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反行謂倒行假令從北向南或從南向北也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向南折而東向西向也揖俯也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仰也卻



退避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向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向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行搖動而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恒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鸞在衡和在式此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異於乘車方氏曰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設其來尚矣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先右後左者體以右為尊也五聲之中獨無商者與周官之言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將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孔子云君子之音溫乎其中以養生習之樂是矣唯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周旋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圍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在車聞鸞和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非車則有鸞和之音也大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陰主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內存心以仁外制事以義所習者是所從者正足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見和之為和曰和見鸞之為唱鸞以體言和以用言也

君在不佩王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只結

結佩而爵釋

齊則皆切
爵則皆切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示

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

鳴也此謂世子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

君則結佩亦結左也齊則結結佩結屈也結又屈之思

神靈不在事也爵釋者齊服玄端孔氏曰世子出所處

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也去之示無

德也君在非朝處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臣之對君備

儀盡飾當恒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知非臣下也方結

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君設佩者謂設事佩亦結大佩

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結結佩

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結結佩謂結其綬而又

屈上之也爵釋者謂士玄端齊故爵章為釋也熊氏云

爵釋謂諸侯而下皆以玄端齊而爵章為釋同士禮以

其齊故不用朱釋素釋也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

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先設事

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鄭氏以此為

世子之禮蓋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與世子

之禮異也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

不以微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敢聽樂于儀禮陳服
器有順有絳順則直綽則屈也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
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嘗
不佩玉也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所結
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
德也君則設佩朝則結佩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
謂朝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
不忘朝則結以示緝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所謂
居在退朝之所也所謂朝在朝之時也退朝之所則父
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
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君子道始於父也在朝必
佩玉者臣盡禮於君也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別於
群臣也齊則結結佩而爵辨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
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
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凡帶必有佩玉唯嚔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夫身
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嚔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
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嚔與嚔皆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
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蠟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

端懸以銜牙動則銜牙前後觸頤而為聲所觸之王其形似牙故曰銜牙

大子佩白玉而玄組絞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絞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絞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絞士佩瑤玟而緹

組絞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絞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以也絞者所以

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綦文雜色也緹亦黃色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

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指而無窮孔氏曰玉色似山

之玄而雜有文以水之蒼而雜有文但尊者玉色純公

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皆謂玉質不則玉色則玉

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

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王亦應

降殺天子世子也瑤玟石次王者賤故士佩之綦或云

青黑色或云蒼艾色故為雜文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陳氏曰王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瑤玟山玄以象君

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瑤

其質也瑤或作瑤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真賤故

也組絞之佩謂之絞以其貫玉相承受也其飾天子玄

者道也諸侯朱者事也大夫蒼白者德之雜世子赤黃

者事之雜士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方氏曰玄言其色組言其質綬言其用也下皆放此若無為而體道則純故色純者君也臣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統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素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能容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非命禕衣一命禕衣士

椽衣

禕詩穿切拾音雅屈會訓再命椽衣禕讀作禕椽音展椽吐亂切

鄭氏曰禕讀如聲揄讀如搖暈椽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鞞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鞞衣則鞞衣椽衣椽衣者諸侯之臣

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孔氏曰禕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搢禕衣畫黻者揄狄畫搢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闕翟鞠衣黃采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采履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于王之服闕翟亦搢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履衣白祿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禕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被后之命故云君命也子男卿妻服鞠衣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也方氏曰鞠衣而下不言狄以不畫狄故也禕衣畫狄而不言以尊而無嫌故也后之禕衣猶王之衣裳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禕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翟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內命婦也三公之夫

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在狄然降於諸公之夫人
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鷩冕也屬狄為君之命婦則
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每命其婦
則從夫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
衣其士不命故曰士祿衣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是
為言者舉卑以見尊也所言皆互相明爾王后必以狄
為上何也蓋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宇死而不犯分婦人
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覆者其義亦若是內之二十
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
下其妻可知陸氏曰櫛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關狄當
袞冕櫛衣當袞冕櫛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關狄當
當朝服女端陳氏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
衣九纁也展在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
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祿衣既言上祿衣明
婦命獸夫也言君命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
夫人關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櫛衣鄭謂三公在
人及公之妻關狄燕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
朝鷩冕其重褱狄可知也此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
狄可知也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褱魯侯得用袞冕則夫
人副褱也少牢大夫之妻未修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

袂皆修特士妻椽衣之袂不修

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黨事畢獻爾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爾謂世婦及命婦入助饗畢獻爾也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尊於朝妻祭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饗畢獻爾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云命於奠爾世婦以下女御亦然其它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爾之命故云皆從男子周氏曰必命於奠爾其意以為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緇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緇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紵也孔

氏曰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緇布為

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組

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飾皆用朱色之錦童子

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陳氏曰童子

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

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

之北向而見先生從人而入

其俱切

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裘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

不履絢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

也鄭氏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雖不服絢免

○添衣無麻性險事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孔氏曰童子

唯當室與族人為擯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

擯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

衣無經以往給事總擯使役也雖不當室而猶免者謂

未成服而來也昭卷六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

主人客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

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

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說沒不髦五十不散送

散送

鄭氏曰不髦去為子之飾也五十送客不散麻始妾不

備禮也馬氏曰子生三月剪髮為髦及事父母拂髦故

詩曰兩髦大記諸侯小斂脫髦儀禮士既殯脫髦益子

之幼也父母剪髮為之鬢及長也因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

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曲禮曰五十不致饗魯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毀情也不成喪禮也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終殯以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周氏曰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五十不散送所以善筋力於始衰之年也

右記天子以下服飾制度之禮凡十節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稱適邑曰某屏之臣某其稱於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土者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陟者

適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石

孔氏曰此以下明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臣平

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裁於天下祗是一

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至尊

之也伯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

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

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

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其在九州之外
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寡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
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
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天曰子男者
亦曰男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
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
某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
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
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通丁册切孽音執五第五切

黃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它國君下大夫自名於它

國君曰外臣某孽當為拊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
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之前
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
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
實謂介接主賓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已君
稱名而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
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
已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拊是樹
生之餘公子曰臣孽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



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

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

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此非聲實

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

疾使驛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之類公士擯謂聘也

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往之也為賓謂作介也

孔氏曰私人擯則稱名者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

名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寡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

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有所往隨

之聘必與公士為賓使公士作介也此注

云若晉侯使驛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

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凡大夫聘而

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

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郵使陪臣隆敢展誦之

此則名者也

○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楨與闈之間士介拂楨闈與闈皆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楨門楔也君入中門

士介夾闈大夫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逆聘

客擯者亦然孔氏曰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



故拂闥大夫之介微達於闥故當振與闥之間士介卑
去闥遠故拂振闥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振謂門之
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君必中門當振闥之
中主君在闥東賓在闥西主君上額在君之後稍近西
而拂闥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闥大夫擯介
各當君後在振闥之中央方氏曰礙于門之中者闥也
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闥則近中也士介拂振則近旁也
賓入不中門不礙闥公事自闥西私事自闥東

鄭氏曰賓謂聘客也不中門避尊者所從也闥門限公
事聘享也私事親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闥西振
闥之中不礙闥謂足不礙闥門限之上也聘祭是奉君
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闥西用賓禮也私親私面非行
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闥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位
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
欲發而手足毋移罔脉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
順當如矢弁行刻刻起獲執龜玉舉前足踵踵如也韞
遠知又去阮切勝之本切足齊音杏刻以漸切
侍襄師讀罔脉正如字罔屬上句脈屬下句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
間容迹也徐趨謂若天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

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屢也移之言靡也
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圈轉也脉之言若有所
循不舉足曳踵則末之齊如水之流也孔子執圭則然
此徐趨也席上亦然等處亦尚徐也端行端直也順或
為寔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孔氏曰
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
足相躡每踏於半未得各自成迹也大夫漸早故與尸
行步稍廣速兩足迹相接繼也中猶間也士卑故與尸
行步極廣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運行也
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復頓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
迹或踣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得恒欲起手足指直且
正不得邪低靡迤搖動故云手足毋移也圈脉行者釋
上徐趨之形脉脩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
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仰則裳下委地曳足
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脉行齊如流
也端行願當覆上疾趨之即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
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願如屋簷之垂也矢箭也身
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并急也剡刻身起貌急行欲速而
身極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
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言舉足狹數踏踏如也陸

氏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
言雖舉趾稍高尚徐趨圈域之內脉俯其首收行益
言冕行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并行謂服爵弁並并而行
澄按陸說似優於註疏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
次言徐趨疾趨二者之異末言脈行端行并行及執龜
玉而行四者之異

右記天子以下稱謂進趨之禮凡三節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
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厲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

告溫溫

齊音詩又記

燕居曰齊遯言容舒遲也足容重手容

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睥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

靜不噦歎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

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

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孔氏曰舒遲閑雅也雖

常舒遲若見所尊者則齊遯齊謂齊齊遯謂卷卷言

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容也則聲折如人投物與己已

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善

教人使人之時唯雖溫溫不欲嚴慄

○凡形容惕惕廟中齊者朝廷濟濟朝翔揚音揚又音陽齊
如字濟字禮切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濟濟
翔翔莊敬貌孔氏曰道路雖連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
不敢舒緩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感儀矜莊也
翔翔行而張拱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觀其人在此孔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
敬顏色溫和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饗容纒纒色容類類視容懼懼梅梅言容爾爾

豐良切

鄭氏曰纒纒高儀節類類憂思貌懼懼梅梅不審貌爾

爾聲發微也孔氏曰纒纒謂容莊穆類類類類色不
舒暢也懼懼驚懼貌梅梅猶微味也孝子在喪所視不

審爾爾猶綿綿微細也

○茂容暨暨言容路路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路路教令嚴也厲肅儀刑貌清明

察於事也孔氏曰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瞻

視之容須消察明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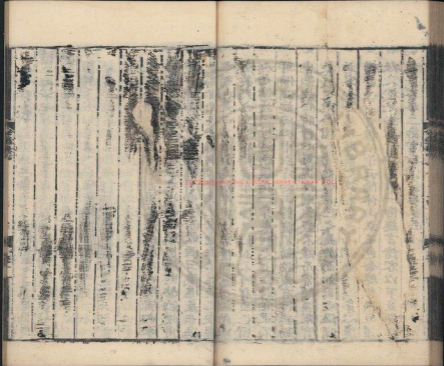
○立容辨卑毋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

色辨彼檢切調音論類音四
休善無音今讀吁句切

鄭氏曰辨讀為駝自駝卑謂祭折也顛讀為闌揚讀為



陽處身中之氣使之聞滿若陽之休物也溼曰休當讀
為吟謂氣以溫之也考工記云角之末休於氣舊註以
此合上戎容四句共為一節今按上文記容先經一
句乃分三句記容之色容之視容之言記戎容亦然先
總一句乃分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容容之容
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
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為一
節以足履地而不行曰立上文既有立容為九容中之
一於此又特記立容一條者蓋古人坐之時少立之時
多凡行禮齊立乘車亦立自晝夜燕居燕息外無非立
之時也是以言之詳焉辨卑與立容德同意毋諱所以
防其失也立之容雖貴乎卑抑卑謙而不可有屈已媚
人之態故曰毋調頭頭在一身衆體之上立時宜正不
可偏側故曰必中立者如山靜重不動設或有行其動
中節故曰時行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聞滿塞實
故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灼色之見於面如玉之溫潤
立容如是足以賤前之諸容矣大學傳云德潤身心廣
體胖朱子贊程伯子云陽休山立玉色金聲其斯之謂
歟又按此章凡六節其第一節總言諸容以下五節各
言一容第二節言行容此第六節



THE NATIONAL ARCHIVES LIBRARY, COLLEGE PARK, MD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君沐醕皆梁也禪白理木也櫛梳也沐
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溫水以為梳沐已燥則髮澁故用
象牙滑櫛以通之櫛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盥進羞非庶
羞為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是羞邊羞豆進羞之後樂
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罷虛補益氣也村浴之
盆也出村浴竟而出盆也履踐也蒯菲草席灘出村而
脚踏後灘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足垢而用
湯灑也澄日記進饌進羞升歌於用象櫛之下謂沐之
後也醕則無是方氏曰行以木為之蒯茅類蒯澁而蒲
軟連之為言續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
以洗足故曰連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終於沐也
慶源輔氏曰用中以除背垢發蒯席以洗足然則沐浴
不以入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知舍
之浴衫古所謂明衣也晡身乃屨履服之末進履則衣

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燁如也登也則有光矣

鄭氏曰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

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不忘也玉聲玉佩

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氏曰史謂大

夫亦有史官也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或云有地大夫

故用象以笏書此思對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

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

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預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

君禮矣陸氏曰習容觀為有觀之者習玉聲為有聽之

者澄曰公所君之朝也宿謂前期一日也沐浴而後齋

戒記於君外寢之下者以補上文言齋戒居外寢之先

必沐浴也觀示也容觀身容之示人者玉聲佩玉之鏘

鳴者既服下裳上衣束帶設佩竟將出未出先自行動

習試其容觀與玉聲使人視之聽之必容觀合儀玉聲

中節然後出揖私朝而登車以適公朝也燁如謂昧爽

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大司馬右記卿大夫以下家居之禮也三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接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綬則持一節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權節不俟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檢之者孔氏曰節以玉為之若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急則一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官謂朝廷治事處在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履在外遠故云車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頭鬋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鄉於鞶

鄭氏曰紳垂則整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凡者臣無責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整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後裳下也鬋髮也身俯故頭臨前垂頭如屋鬋垂拱者拱背手也身俯則宜手脊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視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君坐時侍者在右左耳近君是以聽鄉皆以



左為任也

古注誤科養時故立其或言其

以禮者以

○信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

為雖席徒坐不盡席尺積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引而去者辟君

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

無所求於前不忘讓也積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

者食為汙席也孔氏曰黨鄉之質借以喻君之旁側所

親也言臣侍君坐必退就則旁別席若旁無別席可退

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旁側之親黨同席

與臣必讓卑引卻而去雖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

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復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徒坐

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

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

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平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

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燂隆

酒先與初又兩禮切言

辟而心後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鄭氏曰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爾也油油說敬

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遠退而

退者接也孔氏曰先飲示敬者先即事後授辰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酒如謂顏色甫敬二爵顏色稍和故言斯皇氏讀言為簡義亦通禮已三爵言臣侍君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二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脫履堂下為敬故退而跪脫履起而遠退隱辟以著之約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膝坐右膝則著左足之膝

唯君面尊大夫側尊士側尊凡尊以上玄酒唯饗野人皆酒對於樽也

鄭氏曰面猶向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在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楹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楹身以言楹玄酒不忘古也饗野人飲饗者不備禮也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忌惠故尊與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與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向尊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獨飲酒義云等於房戶之間是也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注云無偶曰側
與此則別按今木饗上有四周下無足斯祭亦無并有
似於饗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
故唯酒而無水也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
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為側又昏禮云側尊雙
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
而侯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
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君未饋于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
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音孫執飯如行禮之類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特食
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
也飯飲利特食也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如
也選手以循耳已食也殮勸食也君既食又飯殮下飯
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
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共
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
若君以客禮待之則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
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也

嘗會也嘗羞畢飲以俛君殯臣乃敢殮也禮會未殮
必先嘏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流噎也若有嘗羞者此謂
臣侍會得賜會而非君所尊者也故不得祭君使膳宰
自嘗羞故不得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侯君食後已乃食
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充飲以俛君也雖君已
食已乃後食而猶未飲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
先食近其前者一禮而止若越次前會遠者則為食好
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已乃徧
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會必頓近食
券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
也君未覆手不敢殮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
覆手以指口邊恐有穀粒汙著之也殮謂用飲燒飯於
器中也禮會竟更作三殮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
既食又飯殮者君食畢竟而又殮則臣乃敢殮明不先
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殮也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
饌以授從者飯饌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客者若
君與已禮會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
○凡備食不盡會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饌
畢禮禮
鄭氏曰不盡會不飽謹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

之爲太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孔氏曰上文明侍君
之食此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侑食不盡會者勸食
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尊者及禮敵之人皆燕
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倅
厭者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
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鬴漿以進賓受坐祭遠飲方氏
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己不能
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不祭水漿特於
敵者爾於尊者則不得不祭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
可知

侍食於先生異齒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
客殮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
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此與
鄭氏曰後祭先飯謹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殮者美
主人之食也䟽之言羸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于序
端一室之人非賓客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
壹食之人壹猶聚也爲赴事聚會也婦人不徹資不備
禮孔氏曰異爵謂尊於己者饌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
爲尊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
不足於謂䟽食不足備禮也客殮者若食竟作三飯殮

也主人見客殮而致辭云蠶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
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饗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
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
必少者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一聚共食則亦不人人
徹亦推一人徹也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已先謂尊者也
異爵則爵與已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會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凡會果實
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核行隅切操七切尤去聲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骨也果實陰陽所成非
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孔氏曰弗
致于核謂懷核不置於地也會亦祭先環者辨蓋平
如環也二環是壹間下環是膾華麴祭時取上環祭之
而食中操謂手持者弃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
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方氏曰曲
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有核者不止於棗桃
李舉所當食者以賤之爾瓜橫斷若環上環以祭中
食所操者下也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君子而嘗
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子而嘗焉朱子曰頭
竹謂壹頭所切一環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鄭氏曰以其待已以及饌非禮也孔氏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滷次食穀至肩乃飽乃煖孔子不食肉仍為殮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撫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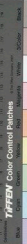
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若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德寧以左手履地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孔氏曰凡受君賜賜多則拜至明日更乘服則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惠也稽首者頭至地掘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至也致諸地謂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輕但初賜之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室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於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孔氏曰大夫牲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
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
君召進答已也士則外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
又拜君之報諾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大夫親賜
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君
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取其所賜而往拜之敵者相
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家拜也君獻特主人不在
活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若之家也若
朋友之饋則論語云非祭肉雖中馬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

鄭氏曰慎於尊卑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
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後則歌扶杜
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統公著於之朝周同賜以五
穀之至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禮若君子楚于干之寓
晉同食以百人之饋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禮况君子
之與小人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若玉混渚也周氏曰
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惡也非同日者義
也方氏曰王者之於賜與賜爵以取其賢賜祿以取其
庸賢不足爵庸不足祿而思私施焉則與之以取其才
而已君子於賢庸為有餘故賜之小人於賢庸為不足



故與之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
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異又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則其賜與豈可同日哉或問方說賜與字如何
澄曰不若舊注平穩此所謂賜蓋謂以物遺之非謂爵
禮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贈於君有
掌桃菊於大夫去菊於士去棠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
為君之答已也棠許云切前音列去上
禮通七版以爲云爲切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故也饗羹食也掌桃菊辟凶邪
也大夫用棠桃士桃而已棠蓋及辛菜也菊莢蒂也造
於膳宰既致命而饗之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也尊也
孔氏曰大夫尊於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
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大夫雖使人初於家
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饗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
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親食於君恐
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以食獻大夫則
除方茹有棠與桃也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棠唯餘
桃爾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
食官也獻親食者操警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
食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答已故不親也

此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重祿不祥者敬心也方氏曰桃以其性榮以其氣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一者去麇去二者又去棠唯桃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不敢專遠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時適心臣若敬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贈從者之屬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留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其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孔氏曰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言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相近故受也澄曰舊本有慶非君賜不賀之下有有慶者三字鄭氏云此下絕亡非其句也而陸震師則云有慶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按鄭氏以為殘缺者是也乃為鑿說徒惑後學故今從鄭意刊之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
拜則止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孔氏曰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按儀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賓既無答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於尊者謂士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答拜亦則士走辟之

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

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若大夫生

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謚無謚則

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它大夫

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卑則字士謚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

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諱也凡祭祭群神不

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

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孔氏曰士又大夫言但諱君家

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孔氏曰士又大夫言但諱君家

不自私諱大夫之父毋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不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右記為臣之禮凡十二節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稱父事統於尊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孔氏曰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

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說唯恭於諾也急趨

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緩於走但急走往而不暇趨也

方氏曰既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

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

趨國矣尊於君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獲在外不俟車

家莫尊於父故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食在口則吐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齋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

此也

細切

卷之十一

孔氏曰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竟不見則孝又易憂愁也復還也且啓云中還不得過中鄭氏曰易

方為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
憂父母也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術
則也凡此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孝子之事親豈必老
而後如是邪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也親病則教
其憂故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澄
曰疏節猶言大舉大率也鄭以為非至孝孔以疏簡之
寧孝心不篤義恐不然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之則
稱父愛之則稱親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圈居木所為謂卮匱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悃不
忍用也孔氏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
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焉此
事也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
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手澤
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
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右記為子之禮凡四節



2025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on a slipcase, likely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of the book.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ursive styl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南 分館



1871
1872





4877746 x5



深衣第五

鄭氏曰名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
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中衣澄曰
玉藻篇內已略記深衣之制此則專記深衣而致
詳焉今以次玉藻之後孔氏曰餘服上衣下裳不
連比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呂氏曰古
者衣裳殊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連裳而不殊
蓋私奠之服余如冠之冠或殊至於居冠則屬武
而不殊皆尚簡便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人之所作非今始有也深猶長也凡物之長如水之深故地南北之脩亦曰深禮服上衣下裳珠上衣止二尺二寸加以帶下一尺僅可掩裳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於裳下垂至踝此衣之長者故曰深衣亦名長衣深長二字名義一也用爲吉服則名深衣用爲凶服則名長衣衣之制並同但袂口及純之色不同余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規矩權衡五則也規者運以爲圓之筵短者度以爲方之尺今工人謂之曲尺繩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爲稱俾擗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此言裳之下際衣有尺寸裳無尺寸者以人之長短不

同也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毋令太短而露見其體膚亦毋令太長而覆於地上可矣

續衽鉤邊

續衽鉤邊

此言裳之旁際續猶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覆而縫

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爲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

之謂聯屬裳之旁柱者必須鉤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須鉤邊但削幅而已

要縫半下

縫一連切

此言裳之上際要者裳之上際當要處也下即裳之下際有齊翅布幅廣二尺二寸六幅裁之為十二片狹頭廣八寸闊頭廣一尺四寸相合而縫兩旁各縫入一寸十二片狹頭當要者廣七尺二寸十二片闊頭注下者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中之縫比下際之廣為一半也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

移者各隨

此言衣袖直下一變運轉動也肘臂節當腕可屈處也孔氏曰格謂當臂之端袂中宜寬大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可以運動其肘也

袂

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懸便也

此言衣袖橫伸之度袂者袖之末左右各以布二幅為袖每幅除削幅二寸共長四尺人肩至肘一尺一寸肘至掌後一尺一寸掌後至中指端約九寸弱共三尺一寸弱反屈及肘又二尺弱共為五尺一寸弱袖之四尺并衣幅之旁覆解一尺一寸內除削幅一寸亦共五尺也孔氏曰袂屬於衣水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

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帶必綳切之切

此言衣帶高下之度在解骨之上脅骨之下正當骨者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正

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

年吳興放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一幅今按

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

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說說良是衣裳各六幅象一

歲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自下而上二尺於於

內縫之以漸而殺使如規之圓縫至袖下端近裏一尺

處止曲袷交領也禮服上衣之領直垂而下此深衣之

領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

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袷

孔氏曰負繩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

之直非謂真有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卽半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易曰坤六一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

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鄭氏云政或為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為容者應接
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
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上
之定內無低仰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已
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衣而身其法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嘗之
為圓為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法則不可無私也繩
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
范物也其所取真可為法先王所以貴此法而制其衣
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王貴之謂有位而
能作此者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壞衽可以治軍採芡且邪費
善衣之次也衽去聲

可以為文謂服之而擯相也可以為武謂服之而治軍
旅也完謂完牢而難敵壞不費謂易有而不傷財方氏
曰端冕可以為文而不可以為武介冑可以為武而不可
以文兼之者唯深衣然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
臨祭也特可以贊禮為擯相而已可以為武非若介冑
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治軍旅而已鄭氏曰深
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來善衣朝祭之服

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右記衣之制度

其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大音泰
純音律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績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孔氏曰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父母亦然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績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

純袂緣純遺廣各寸半

緣大音律
遺大音律

鄭氏曰純謂緣之也緣快謂其口也緣緡也緣遺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孔氏曰緣字讀如緡謂深衣下緣也鄭註上器禮下篇云在幅曰緡在下曰緡

右記純之制度

月令第六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
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
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呂氏春秋採摭古
制間雜秦法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
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擬呂氏十二紀之首
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
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
記中則自融始也

孟春之月



月令第六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
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
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呂氏春秋採摭古
制間雜秦法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
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擬呂氏十二紀之首
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
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
記中則自融始也

孟春之月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
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
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斗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參所
林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詠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
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
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昏昴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昏觜鶻一度中唐月令曰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
心中斗建寅位之初正月中歲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
斗建寅位之中按月令所記日經中星蓋呂不韋時
如此前乎此後乎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曆及
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定大曆七十餘年差一
度以今曆比之月令度數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
能知之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其日
屬甲乙天干有十二地支有十二日月為陽而日者陽之
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為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
地支謂之十二辰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皞音泰後大史等類並句芒音芒古廣切音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密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孔氏曰大皞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藏之事而歸之也

其蟲鱗

東方角亢辰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

一鱗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一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上屬也其類為保故中央則其蟲保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一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

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

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



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

七五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時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之管又計大簇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簇之鍾律在於前鍾生於後蔡氏以爲大簇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鍾非也

其數八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其味酸其臭羶

雅夫切

鄭氏曰木之臭味也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

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尸之禮南面設主于
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
祭黍稷祭肉祭體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
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氏曰祭尸
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爾所以春位當脾者牲
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
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
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
秋位主肝此直擬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
行所主五臟則不然自孟春之月至其日甲乙天事略
竟免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佑然後列昆蟲
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
濁可聽故言鍾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醴之屬群品已
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
次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以上皆位以意求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鳴負
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
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曰凍結於重陰
堅采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

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矣故蟄蟲始振魚上
冰也孔氏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
末劉歆作三統歷時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
今歷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三統歷三月節
穀雨清明中餘皆同李冬鴈北鄉掘其從南始北正月
來至中國故云鴻鴈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名

卜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遠

疏音蘇上衣字
去聲遠通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廡

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飾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

言色互文鳥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

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

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

馬衣服皆非周制周禮朝祀戎纛車服各以其事不以

四時爲異孔氏曰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

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

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

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

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

性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

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
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粢受
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
冬之三月食黍與羸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
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
也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
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
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
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水畜也秋金王之時而
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段而黍
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土則
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羸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
畜犬金畜羸水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
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
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也
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也秋主剋
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也冬主受藏故其
器闕以奄蓋闕則受奄則藏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闕者
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闕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出
入於土者也澄按所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未

明孰是故兼存之馬氏曰王者鄉明而治故謂其堂曰
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
又製爲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
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
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鷲路夏乘未路中央
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
六種凡十有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
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蒼龍夏駕赤騶中央駕黃
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
象天大旂象春火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
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軼旒其遊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
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
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袞饗先
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緋群小
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
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
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衝璜琚瑀皆白玉也冕弁弁
之璫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
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春以
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

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而此曰春食
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
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高下廣深
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
易哉而此曰春䟽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圓以闕秋廉以
深冬闕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
四方而特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固是以曼衍而為此說
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
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遠矣道弊弊焉於車旂器
服之制為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先去聲

御皆不後以
運者後後之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

祭倉帝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春

周近郊五十里實謂顯賜有功德者朝大寢門外孔氏

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

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

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



周法五時迎氣嘗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秦法閭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
民爲德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
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
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
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
在治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
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孟夏
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
冬云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
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孟夏時氣尤
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
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
順陽義故以賞爲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
刑爲主爾此則善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爾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刑夫替後列海
首無盡去聲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
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

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者無非其人方氏曰德令慶
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故持命相也德貴乎
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
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
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也遂言
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
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故
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
君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
亦亦互相備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發毋失
經紀以初為常宿音以離去聲又
平聲發以得切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方氏
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
以是命大史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
舍辰者星所次即堯典所言曆象日月星辰也宿言宿
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發登
則司天者之過矣立氏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
舍宿留止離經歷詩云月離于畢大史歷候日月星辰
所留止經歷無今差發也胡氏曰宿謂所居之次天文

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陸氏曰蒼筤云宿者日所在離者月所歷孔氏曰天文進退度數當推勘考校若推步不明斧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澄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貸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來算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戴耒耜措之乎參保介之御出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

耕帝耜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室

二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禮在亦切推山說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是故啓墾而郊郊而後耕元辰蓋郊後言辰也

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

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介甲

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

羣臣也大賤路寢御侍也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

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

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王

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
不與耕也執爵于大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按上
迎春行賞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於路寢者
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
在路寢澄曰參保介謂中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謀衛介
謂甲士也措米糶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
保介之御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
司之牧夫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

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
不與耕也執爵于大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按上
迎春行賞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勞羣臣於路寢者
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
在路寢澄曰參保介謂中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謀衛介
謂甲士也措米糶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
保介之御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
司之牧夫也

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爲上是天地之氣

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

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

上冒撥陳根可枝耕者急發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舍

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

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

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

封疆徑遂也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



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
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
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
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
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
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
氣在上故止月爲泰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天地隔塞十
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
盡也春氣既和玉命群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
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
封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事也術遂聲相近遂廣
深二尺徑容牛馬田畯舍於郊令農夫皆曉理地之封
疆審正田之徑路及溝洫田事既飭正又先定準直準
謂平均直謂繩墨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關狹皆先平均
正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立平而可陵謂
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陂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
原下而濕者爲隰非時脩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陂
險原隰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
之宜皂川澤之宜藁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

黍之利高燥徐之利下濕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上地所宜五穀所殖使農官涖而教道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

也鄭謂為仲春將釋菜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釋

菜不為舞也下云仲春自舞釋菜又次及春入學合菜

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事故月令先習舞大

胥先合菜陳氏曰周宮大胥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

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

春大合吹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

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眾毋買城郭掩骼

埋胔

覆步服切大鳥走切膚音送諸音格備才場切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麇卵為傷萌幼



之類聚衆置城郭為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腐掩埋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財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毋覆巢至母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天鳥之巢則覆之然此月亦禁胎謂在腹中未出天而巳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麋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胎卵為獻亦得取之雉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爾方氏曰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惰之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為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上言祭典下言命祀亦互相備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母覆巢胎天麋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母衆大衆毋置城郭為其害耕事也掩骼理腐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戈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故
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
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孔氏曰起兵伐人
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
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
我不得不應天云道也云理人云紀互辭也方氏曰稱
兵舉兵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
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
天道也古今所用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

月其氏大疫森風暴兩總至發秀蓬首以行冬令則水
際爲敗雪霜人聲皆種不入乘者甲辰也
還切神上聲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草木早落生日促也國
有恐以大訛相驚行秋令中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四
風爲森黎秀蓬蓬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
氣乘之也首種爲稷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三時孟月
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
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也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兩
水不時謂兩少不得應時已來乘寅四月純陽用亨故

兩少已爲火寅爲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說言以
火相恐動爾七月建中陰氣始殺殺氣來寅故人多大
疫寅爲風申爲兩兩相衝破風被逆故爲疾風兩被逆
故爲暴兩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
總至同時也黎莠蓬蒿秋草也並與皆生也不入非不
孰也孰而不入蚤曰交屬水交氣乘陰故水潦爲敗雪
霜冬之微陰擊與至同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
稂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
凍也

右記孟春凡十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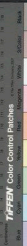
化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
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
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孤中旦建星中

奎廿四

鄙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孤在寅思南
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
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
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
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



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
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弧中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
由孤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
其度寬不知的故舉孤星建星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
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
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夾鍾者夾則之所生三分菴一律長七寸二十
一節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七十七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

曰始雨水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鸚黃也孔氏曰漢初以雨水爲
三月節後改鸞鷖爲二月節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
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
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馬氏曰始雨水則
陰陽交而成和矣澄按詩六姚之天天灼灼其華二月
昏姻之時也又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蠶將生之
時也陸氏曰桃始華言始穉之也鷹化為鳩陽氣蒸變
含血使鷺者能仁候之著者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駕路駕金龍載青旂不青不服倉
上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大宇

○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
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少去解者所景切
去上聲持音亮

鄭氏曰安養存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日用里
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桎梏械也肆謂死刑暴虐

也掠謂桎治人皆順陽寬也馬氏曰植物始茁為萌浸

長為牙動物始生為幼未狂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
曰安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以者天民之聽欲其無

天絕故曰存孔氏曰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

龍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言郊特性云祀社用甲明日
之始召詔戊午社于新邑乃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非

常祭也罔牢也罔止也所以止出入罪人所舍皆獄也

周曰園土殷曰美里夏曰均臺秦曰囹圄漢曰圜獄肆

陳也謂陳尸而暴之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

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理之禁其陳

肆應氏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營筆也蓋雖輕刑不敢

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理

桎梏猶欲去之而况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音禘音鞬音緡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媵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媵簡吞之而生契殷王湯為媒當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祿神之也曰禮天子所御謂今有獨云凡祭率以二牲一曰禘是也禘天子所御謂今有

御謂御而女之者禮謂之也射者男子之事子矢者男子之祥也異乎生而縣弧以此鞬則弓衣也帶以弓鞬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始雷二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
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揆日出入爲限雷
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
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
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
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
乃見故云始雷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
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
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木服冠
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廢墮或至夫
婦交移君子無決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
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
有災也澄曰先雷謂於雷未發聲之前而振鐸以令使
民咸知雷之將發聲也心主於敬則雖驟聞威震不至
矣常若不戒慎其容止於雷未發聲之前使心有所主
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驚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
驚一時怖畏或致駭亂神氣害於產乳因而零生者有
矣故曰凶災鄭注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蓋若此孔疏
之言雖善乃君子敬身之道或非本文之意故今明之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前音勇概
古代切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
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
石角令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澄曰鈞亦謂均平
之也非三十斤爲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
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十
尺之什也量之量多寡者有五合合亦斗斛也衡之稱
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
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文曰平前者先總言其
器後所言其名也羅音衡之用新書者之用唯度既不
行其名又不平者通者文曰衡云其爲之用者九

居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曰寢處也寢處少間而治門戶也
用木曰闔用竹箒曰扇寢處習也足前曰廟後曰寢
大事兵役之爲凡氏曰寢在前是接神之處寢在後衣
冠所藏之處廟側有東西廂有庠寢制唯室而已馬氏
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亦啓其向之寒闔其戶之堵者
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方氏曰方
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故以少爲言焉大事非若闔
扇之小事則於農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便毋澄曰闔扇

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備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閒而資其力以葺其家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役省易亦不知其合古制否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音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毋竭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遠生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音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返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寒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畢賦



者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陳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春禮春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者豈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廟有守桃掌寢有隸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周宮隸僕止掌五寢者二桃將殿先隸僕也事有新故也

上丁命樂正夔舞雲雲之乃經三宮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出地鼓

春陽說

春習舞與大

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

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爲季春將遷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



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謂析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幣法大牢祀高禘是也澄曰言是月有析禱之小祀不用犧牲不忍殺物故也當祀者但用圭璧而已亦或更之皮幣更者謂以之易犧牲也而馬氏則曰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愆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燬氣早來燕螟爲害

禮者

卷一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來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

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爲遺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

孰子之氣來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森衆也國

旱氣燬午之氣來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孔氏

曰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孰

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燬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

災也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氣

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來之

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

乃不孰也民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

之氣來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燬氣早來蟲

螟則燬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

為則其為害亦以類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只蝗仲夏
之行春令言勝各以類為凡此皆午之氣來之

右記仲春凡十節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古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
五日田鼠化為鴽後五日虹始見錢氏之日萍始生後
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桑柘白虹始見之
第三日至五日謂先示以日者汪師事

日在胃卷之是謂無常

解在向日月食於之陰言

曰年二六度中時明

一五十一才一度

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五月中日在胃九度

唐月令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平建辰

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

可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

鴛音如見
賢通切

陸氏曰桐木之後華者也辨之故曰始馬氏曰田鼠化為鴛則陰類之應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鴛毋無帶蝶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氏曰鴛鶻也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訂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蔽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始不見也萍露陽

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來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鮪音
鮪音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嘑之屬為將懸采楅枻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者備傾漏也薦鮪進時

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花色黃與奈同色鞠衣黃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服葢薦於紳坐爲蓆求福也帝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鮪似鱧而小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口在頷下長魚體無鱗甲陳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此紳內外命婦而鮪薦之於紳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烏氏曰舟所以涉險危者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方氏曰履以親表反以親裏待至尊所乘不將不防其履也履反危隱居王禁之三也禮有皆與正屬三儀也其曰履也其曰履也其曰履也其曰履也備具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履則者示親臨也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以致其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鮪也

乃爲麥祈實

爲去

鄭氏曰於舍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殿廟可知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卒瘁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禮賢者句去康切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曰



胡據猶救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亦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方氏曰由及而君向者不盡絕之未華而萌者非不達也達之先當盡其志也至若為道焉有得謂之中無

至於益勸於貧者曰詩則士之也公之記曰緣則貧之而已聞在廩所以幣帛禮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極於每月矣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有所禮矣其賢士在諸侯境內者又勸勉諸侯聘禮之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陳氏曰



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但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行上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孔氏曰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循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吟川上有路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

命皆土事其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或不及則起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毋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祭毋出九門百子射切不音

切要為

鄭氏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歌呂曰置罟鳥

呂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
呂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
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庫門也城門也近
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
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庫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
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罔及毒藥所施若路門內
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城門內有
者不得出城門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
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
經東西九緯若令未得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毋出九
門詳毋出此門也禮曰東西南北各三門謂之九門
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
敢由其門而不出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
月則禁爾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之桑柘
曲植蓬雀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
惰戴勝帶植直史切蓬雀呂切及耕田之麥也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
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社之鳥是時恒在



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救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鷓鴣一名鷓鴣鷓九物反鷓音朝似山鷓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鷓勝既鷓一名鷓鷓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植縣蠶薄柱也自關而西謂之槌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王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

而織曰曲以取直而立曰植簾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它役欲一意於蠶事經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繼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平聲
去聲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



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輶幹有常用脂良善也歲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以二事淳猶逆也時者若弓入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淫巧謂偽飾不如法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孔氏曰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器之材釋總謂之幹同禮弓入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此釋天氣和道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也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
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羣書其數

累功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

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牝而合之以在牧而較數書之明
出時無它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

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
為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牝而合之其在廐牝

馬須擬乘用者則不牧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

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

累牛者繫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示言
馬善走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

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益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司之
掌牧通澤乃在中春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

然也陸氏曰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養者欲不制
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牝則連之

以羈弗編之以阜拔亦豈可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壞以畢春氣非音耶切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敗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敗陰慝以狂夫為之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欲陰慝之出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口以畢春氣此之難難陰慝之作於秋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言也至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言不難則以陽氣之盛時陰慝之氣漸消也曰難者蓋難於逐之也蓋言春氣之難於逐也

百姓凶之四不和也陸氏曰古國有六門六門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沍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蕭丑之氣來之也蕭謂枝葉縮粟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來之也六月有暑山陵不收高者曠於熱也沍陰淫雨成之氣來之也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

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
冬氣來來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
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
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方氏曰
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乘故
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
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
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
陽為暘而陰為雨故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右記季春凡十一節

孟夏之月

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蟋蟀鳴後
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
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曰二統
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
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
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



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唐月令曰四月之節日在
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畢
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其日丙丁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用事故其日
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參為火官

者屬火

其音徵

徵強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丁四屬火者以其
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數最少為
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

律中中呂

中呂音律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
中呂之律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
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與東面設主於竈墜
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
一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幣皆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
於庭前也如祀戶之禮亦曰祭黍或無稷也

螻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宵記時候也螻蝻蛙也王瓜單拏也方氏曰蚯
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
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
味而秀馬氏曰螻蝻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
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享甲堅合屬



木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
一象物盛長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
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祭必色深王與
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旌旂雖人功所爲祭之而
不須色深故亦云赤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實封諸侯夏物遂行無不欣說

先夫聲
說音悅

鄭氏曰迎夏之禮不言帥而

於禘也發禘以服廟防也於嘗也曰曰色發禘政順
陰義也今此行嘗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
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以失之孔氏曰諸侯或無在京師
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應氏曰
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
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陸氏
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祭俊遂賢良舉長大養壯
伎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校古卯切
當去聲



鄭氏曰習合禮樂爲將飲酎大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此助長氣也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澄按養壯俊三字舊本在仲夏章其益高以粗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大之下今從之桀俊賢良尚其才德也長大壯俊尚其臂力也孔氏曰桀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贊是贊佐之義或未仕沈滯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遂之長大謂長大之人舉謂用之壯謂容體盛大俊謂形容佼好養之以歲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同馬政官命之取人蓋將以爲政也王制言司馬辨

之長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且必有爵以顯其貴

以爲心取其富故繼之以行爵出祿爵必當有德之位

和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塚毋伐大樹

壞者怪也
起土功

鄭氏曰是月高謂草木茂盛庶也起土功發大塚爲妨農蠶之事壞墮伐大樹爲逆時氣也孔氏曰王者當勸民長養繼續是養之道勸民種植增益高大之物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增高者人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欲

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是壞墮之也

○是月也天子始緇

鄭氏曰初服着服方氏曰緇涼而可以禦暑寒溫而可

命野度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下

鄭氏曰野度農政之縣鄙鄉遂之屬主民守也命農

行縣鄙行去聲下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下

農者皆天子行去聲下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下

天子勞之而勸其民行去聲下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下

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勸之

者勸其用天之道頃刻不敢怠緩故曰毋或失時勉之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善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
其爲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擊獸而又
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也若秋獮
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覘食之散其熱也
水畜方氏曰以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黍
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
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
以和之故食齊備其宜馬胡氏曰麥性溫姦故王制薦
麥以飽而治嘗玉以養也嘗穀必先嘗麥一自
不敢忘也

○是月也農嘉禾無穀曰死季秋三監葬刑決小罪出輕
繫高丑六月
斷丁亂四

方氏曰繫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繫麻之時所可
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
柔而靡麻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
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言秋
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
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

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陸氏曰靡草死麥秋至而後斷薄刑決小罪亦因時順氣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曰聚畜百藥著庶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舊說云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儀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進郊之稅爾其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凡民

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非后妃獻繭於王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按泉府云凡賧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百賦服者在上述出繭無問貴賤長少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與國服之意同其受桑則貴賤異貴者桑多賤者桑少計繭多少爲十一之稅所稅以共給天子郊廟之服皇氏

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懸於公所
以唯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
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胡氏曰據云后妃獻繭則獻
於王矣鄭以夫人不獻繭故云后亦不獻而以此爲后
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按天子尊於后非若諸侯與夫
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婦獻繭於君則夫人
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
○是月也天子飲酎飲酒也

鄭氏曰此之謂也每在春之月也春秋至此始成與

用禮樂互其文孔氏曰酌音近秋和醕厚故爲酌也飲

酎於朝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
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方氏曰孟夏
之飲酎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也凡燕樂必用禮樂於
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米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
則草木零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
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全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



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交之氣來之也蝗
蟲暴風實之氣來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月有啓
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
更生之不得成也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藏不滋地
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
郭天災二句共一事蝗蟲為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
格天災也方氏曰陰氣所召故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
為人之所苦也與陰氣相感則災雨固足以滋五穀
然至於苦雨則得之於陰氣之外者保城之
在內者人自外之可免也

右記孟夏凡十節

孟夏月令中宜中

孟夏月令中宜中

孟夏月令中宜中



仲夏之月

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沈音剛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區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唐月令曰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切人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分一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鵙工反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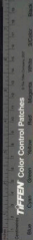
鄭氏曰螳螂蝶蜻母也鵙搏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候也孔氏曰伯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鵙兩地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或云八孔或云
筦七空簧者筦笙之名氣鼓之而為聲鐘大鐘謂之鋪
磬以玉石為之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敎謂之箴脩
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
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方氏曰脩之使治飭之使正均之
使平調之使和執之以待用鞀鞀鼓之與鐘磬祝敎其
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笙笙篳黃其聲
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無聲特執之以待用
可也馬氏曰鞀鞀鼓革也汎奏鼓者鞀也應聲者聲也
鐘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祝敎木也管簫笙笙篳黃
此皆管也鼓在中故謂之黃鐘律黃於排字笙排黃於
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為民祭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碑必切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
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為壇南郊之旁自鞀鞀至祝敎皆作曰盛樂凡它
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古若勾龍后稷之類
也雩之正當以四月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
月為雩將為雩祭故先命有司祭祀山川百源為將雩



之漸重民也早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
兼有餘樂也百辟卿士身為百辟又為王朝卿士者陳
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
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禘而後時祭郊而後
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
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為尊尊則一
月令仲夏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
之意也禮記注疏卷之五十五然後命百官各以其職以
之禮記注疏卷之五十五大雩之意也禮記注疏卷之五十五以報
季秋有以陽窮於陰無陽之變之雩不啻於雩為大
雩嘗不啻於帝唯饗於帝為大饗百辟即諸侯也卿士
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
致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
又祈實則所祈者眾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
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
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
辟卿士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
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舍桃先蒸

燔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穀氣之主也舍桃櫻桃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舍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方氏曰雛蓋雛也以呂氏春秋地之謂之雛者雖以雛為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爾於配辰之食則曰雛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也朱櫻受合陽之色故以舍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今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去扞

重囚益其食

暴布切索扞切大頂切

鄭氏曰毋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不以陰功于大陽之事門閭關市順陽數縱不難物扞猶寬也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門謂城門閭謂二布五家為閭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蔽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扞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馬氏曰毋

閉利宜也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壯氣有餘相蹄歸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孔氏曰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女閑馬有二百一十六疋方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牧人之辨其屬度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

可養莫又有致焉故班之也班則訓而分之之謂也

躁止聲也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

事毋刑以定安除之所成

中法聲書帝志
四吳伊見也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

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薄滋味毋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積不可散也

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孔氏曰此月夏至

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

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

者死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

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
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靡之事爲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
色故嬾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
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
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曰晏陰安靜之陰也陰
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
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爲躁寒爲
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止聲色者欲令視聽之專也毋
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揣其糖也齊戒之時苟厚滋味
致五味而和之則或昏憤其志慮也暑欲發動皆主於
心賞之所以定心鎮靜事無刑不致動而有爲也刑致
陰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
所成也陽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
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義
同澄曰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齊戒其居
處必掩蔽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毋躁躁又特指身中之
一端蓋躁動尤爲不掩身之甚者也止聲色薄滋味節
者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聲音悅耳而色美如李
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幸毋令或進也滋味謂有滋
液調適而味美滋如必有草木之滋焉之滋薄之而不

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者欲總上
二者而又兼包其餘者欲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
而着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
者欲節我之者欲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
天地通而心爲之帥心定則氣定能齊我掩身毋躁以
定其心斯能定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
之氣也百官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掩身而在下者
亦當靜事靜事謂無所作爲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中之
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甚者也晏用雅云柔也凡
動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物生之系
惟使漸至完成而無所損傷故曰以定陰之而成也
注云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
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
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
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爲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新秋夏切
董音董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蕪草木董王蒸也方氏曰鹿
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
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
半而生故因以爲名董言木董以別於董草感微陰而



禁故其卑朝祭幕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夕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闔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戒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必此臺榭之高亦必升於不若山陵之云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米至行春令則五穀晚孰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雜音

鄭氏曰陽為雨陰起宵之凝為雹子之氣來之也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孰生日長卯之氣來之也螻蟬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來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為害也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百勝

地災凶饑人災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
災也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色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
不通則冬爲閉寒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
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晚膳食苗葉
春之氣成於末故蟲之爲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之
百勝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
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石記仲夏凡八節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濕風至後

五日始蟄居壁後五日始入學習大暑之日鷹草爲蟄

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曰鷹乃學習之

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

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

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
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唐月令曰六月之



節日在東井昏氏中晚奎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
日在柳昏尾中晚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
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葛草為螢螢戶扁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攢搏也夏小正曰六月
鷹始擊擊飛蟲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
北而應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之氣生於八
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

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
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盲風
即間闕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
至者陽鏡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

野矣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也陰浸長故鷲為學習

攢搏也孔氏曰蟋蟀螢也今促織生於土中季夏羽翼

稍成未能遠飛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有殺心腐

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螢夜飛腹下如火一名即照應

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

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鷲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龜太多切鼈音元葦

切十鬼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

龜人又云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

秋拋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

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舉之也鼈言取葦

物賤也鼈皮又可以冒鼓材葦之屬此時系鞞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四者皆水族故命漁師葦菽之小者其材可繅以為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

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共音琪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

林川澤者也秩芻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

民皆當出力為之使民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

求福明不虛取也孔氏曰周禮有山虞深虞林衡川衡之
官秩易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
芻蕘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
夫之采邑也仲夏命百縣雲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潑按百縣
自是秦制凡屬秦地皆名爲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
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方氏曰謂
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
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僨黑
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
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則故行也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
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童旌旗及童識也孔氏曰染采染
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昏變
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
玄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
云黼黻文章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者周禮司常
九旗是也童識者同禮事名號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
名家象其號是也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

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衣服旌旗青者從隆賤者從殺也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練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也馬氏曰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也皆以爲常而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偽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故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其文切

鄭氏曰潤溽謂塗溫也雜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米地先雜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骨溽易行也糞美互文爾土疆強柴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行猶通被也周禮雜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艾殺麤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雜其時大再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過蓄之以漬燒雜故云行水也先艾後燒又蓄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益於殺田中

之草也日暴爛草田中之水水浸而沫沸如以熱湯漬之盡墜苗之根言爛草糞田可使田肥也疆槩磊塊難耕之地此月止水漬之乃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為火所炆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辱焉陸氏曰疆如疆梁之疆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澄曰田疇謂執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硤確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

種麥饒西鄙人保

訓音仙又上聲歡苦八切準龜九勿驚守免

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播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或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五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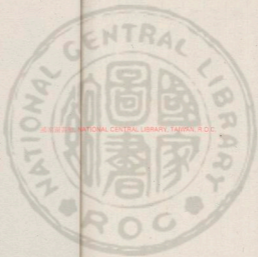
鄭氏曰樹木母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上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務穡也水潦或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

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慮傷方盛
之氣也興土功合諸彥起貞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
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
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
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
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
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
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
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
有天殃矣

有天殃矣

卷之三十一 禮記 祭義 第五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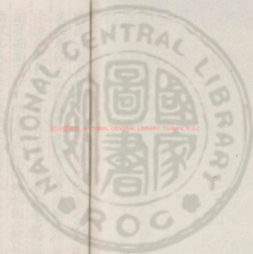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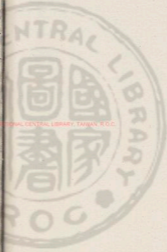




8027745



鄭氏曰殺寶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
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
水潦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渰與此月大
雨并而高下皆水也未稼不孰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
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鷲得疾厲之氣也
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孔氏曰殺
寶鮮少墮落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
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孰地災也以水氣多也乃多女
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
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鷲季夏地氣



殺害之象地災也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丘隱水潦以金生水也曰丘隱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孰也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雉喜擊子必待秋為以感疾厲之氣故蚤驚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癘疾多飢饉多疥癩於言民為宜

右記季夏凡九節

中央土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



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皆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土十八日雖分寄而位本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方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七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曆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

其曰戊巳

戊巳者土干也四時之不各十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曰屬戊巳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

其蟲保

保力舉切

保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上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保者配七孔氏曰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保蟲二百六十

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

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後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上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鍾律名此句於義不通故

曰可削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七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干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斂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其祀中雷祭先心

又雷切

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上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禘於

是以名室為雷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
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戶之禮孔氏曰
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為之謂之複言
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
如陶甬故詩曰陶復陶穴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
之後世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
央因名室為中雷也禮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明中
雷不闕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雷
所祭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雷開牖象雷故設主
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
注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澄按
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肝也此先心者
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
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者謂先祭腎次祭脾又再祭
脾也春先脾者謂先祭脾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
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剋求其義者皆鑿惟曰以
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孔疏已載於春祭
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
次於肺亦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
於脾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

腎脉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也夏至後日漸南夏至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閔于楮也
閔音求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圓者象土周

布於四時闕讀如絃闕謂中寬象土含物治曰鄭注釋

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

南堂總章為西堂玄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个南

偏為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个西偏

為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个北偏為

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為左个東偏為右

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

个隨四時所嚮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嚮則以北室

之右為左个南室之左為右个夏居南室而南嚮則以

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嚮

則以高室之右為左，北室之左為右。冬居北室而北嚮，則以西室之右為左，東室之左為右。春嚮南而嚮大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而嚮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遺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它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氏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處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嚮前而言，故二寢皆以東夾為左，西夾為右。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嚮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為左，東夾為右。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並是以西為左，東為右也。此之大廟大室則中寢之室也。

右記季月土寄王之日凡一節

五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曆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鶻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七月朔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朔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厝月令曰：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晚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晚昴中，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二日，金旺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皞音切
蓐音辱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其蟲毛



西方奎婁昂畢畢宿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微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楹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臚于俎東其它皆如祭寗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

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則生秋
露則殺白為金之正故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
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
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
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

○天子居總童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駱音洽

鄭氏曰總童左个大寢西堂南陽戎路兵車也制如周
韋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
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徹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先志屬切
帥所類物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
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詰去吉切
惡並去聲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
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
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

無所不熟既遠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欲其專也凡此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鄭氏曰征之言正也詰謂窮治之問其罪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時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嶽斷下亂切

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之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先王奉時之道可見矣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其心仁矣端言無偏頗之異乎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嚴則

莫敢輕犯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之則不足而縮人君實輔相天地故曰不可以羸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陸氏曰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賸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澄曰姦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陸氏以視折審斷為句優於舊法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傷之甚者為創察則加詳於賸折之甚者為斷審則加詳於視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祝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特所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論有寬緩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孰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正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稷稷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孔氏曰按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墻垣

補城郭

壅於勇切
坏安四切

鄭氏曰順秋氣收歛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墻垣補城郭象秋收歛物當藏也方氏曰秋主收歛人之奉天則有收歛之事聚

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凡此所以備水潦也胡氏曰坏土塊蟄蟲坏戶亦謂以土增益其穴澄謂隄防有闕壞處則完之其無隄防而當水之來路者或坏高其低處則曰壅或填實其虛處則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謹謂常用心察視豫為戒備也人之居內有宮室外有墻垣又外有城郭為人之障蔽皆當備之坏之補之謂或整治其舊增益其新象天地之閉塞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去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

失其義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
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
也方氏曰割地謂蓋以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
藏於府庫為入反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
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舉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
熱不節民多瘡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
蟲屬冬敗穀者稻解芝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言也

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
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
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瘡疾寒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
盛天災介蟲敗穀饑食稻也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
國乃旱陽曰氣復還天災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瘡疾人災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
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
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
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
數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大

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瘡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也

右記孟秋凡八節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後

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

五日蟄蟲壞戶後五日水始涸

日在角昏室牛中旦皆離中謂于斷切

鄭氏曰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二統

曆八月節日在軒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

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

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

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井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軒

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唐月令曰八月

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撓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

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撓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南呂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十分

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邑之律應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世庚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聲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闕納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孔氏曰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連西閩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閩

闕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羣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鷄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一候不亦可乎澄按羣鳥養羞義疑方說近是羣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不食而儲蓄之也羣鳥於此月豫蓄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糜粥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方氏曰行徧行之也几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

乃令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量音瓦有常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

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它服凡此為寒益至

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

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文繡有恒恒則故

也及朝宴等之衣服亦皆有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

別造它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

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

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袂用幾幅裳用幾幅之類度有

長短謂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

及踝無被上之類量即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

服既言制度矣故此變言量循其故即若祭服之有恒

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爾冠帶不隨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刺度量而但言有常者其法亦一必有恒循其故而不可改變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當去聲撓女教切又上聲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也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利有五而曰百者擬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必曰百擬成數言之與百里百事同義斬者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及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之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膾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行去聲中上聲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一所按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

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矣孔氏曰純色曰犧體完
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粢皆按行之也膳亦視也肥充
也瘠瘦也物色駢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
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
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齒粟
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按
所察所省所視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按芻豢言
膳肥瘠於察物色言必比類各條上事言之澄曰一則
全具二則肥瘠三則比類四則小大五則長短行之按
之察之量之視之而五者皆中度是謂備當五者之目
陸氏說是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乃多切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者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德正疾疫孔氏
曰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澄曰難以消去殘
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也熊氏曰李
春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以難
陽氣唯天子得難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以天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府始孰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窖脩囹圜

窬音苦窖音救囹立倫切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窬窖者入地墮曰窬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惟其災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窬窖脩囹圜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歛藏之事故於建酉閏戶之月言之

八命有司趣民收歛務蓄菜多積聚

趣音促蓄此六切

鄭氏曰始爲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歛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歛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徂冬不特米而已澄曰旣言務蓄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它物皆當積聚而蓄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接絕續之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盡絕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孰是接其絕續其乏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啓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表水始涸

坏音回切
涸音戶角切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
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周語曰辰角
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李也天根見九
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孔氏曰
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
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
此月始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
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
稱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方氏曰坏戶與坏垣壞之不同
殺殺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夷物至此台醅
也浸言若水之浸日加益也陽氣日衰者陽處於夏至
此而衰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

權衡正一

方氏曰鈞益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
鈞而已石益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滂
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
斗角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闔市來商挾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違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易以成功

鄉民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高林買客也匱亦之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此月祭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爲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彙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方氏

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邀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爲時時之所從爲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舉事如此四時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同然當閏月之時尤不宜安葬故於此申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復扶又切

鄭氏曰秋雨不降仰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為大火

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

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

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父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也孔氏

曰秋雨不降天災卯大火之氣是積陽故雨不降草木生

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也仲秋至付春火氣但秋金能尅

春水及仲秋雨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說備耳

相驚其國乃旱天災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

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方氏曰國乃有

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

作之也風災數起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

收聲收雷先行愆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右記仲秋凡九節

季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鴈來賓

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
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澄曰菊有
黃華之第三日至立冬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
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
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日在亢一度昏牛八
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二度昏女十一
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唐月令曰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
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
少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分
五百六十分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
之律應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戮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禽獸亦互文

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黃華以黃為美祭言獸以大者祭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豺乃祭獸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殺禽而食然於殺曰禽凡可擒而獲者皆殺之於祭曰獸所祭者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戴白旂衣白衣服白

王會麻與犬其器歷以漆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歛入之也會猶聚也孔氏曰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歛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歛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陸氏曰命百官徧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詳言之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久事也內

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稟威之委也祇亦敬也孔氏曰帝籍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歛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具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舉之將以制國用也曲詩言十月穫稻而此季秋言備收者地氣有早晚也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于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

時也將效力於孟冬則休之於季秋宜矣然占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醴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撰卒也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樂氏曰入學習吹為特饗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者以周禮言之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于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仲秋之月視金具矣至此乃告備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
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旂衣
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賦謂
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孔
氏曰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
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
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注
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
積貯本國貢賦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
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
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
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陸氏曰諸侯外也百縣
內也外言合內言制方氏曰合言自內以合外合而同
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爲內
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
曰制然通而言之則一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得兼歲受
朔日之政令也於此言之者揆建亥之正也輕重之法
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
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

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非以私於己也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以合諸侯制為句考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孔氏曰按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戈戈戟箭矛萬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萬矛而有弓

矢此教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戈長丈二尺二也矛長二

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萬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讎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

班馬政命僕及士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綬整設于屏外司徒播扞北面誓之中切



鄭氏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按人職曰凡
軍事物馬而頒之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
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
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虞載旂
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旒是
也給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
也司徒摺扑警衆以軍法也孔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
乘馬之政令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
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
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
徒在兩行之間其面背之也七駟者天子馬有六種種
別有駟則六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為七載旌旒
者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
為物熊虎為旌鳥隼為旛龜蛇為旐全羽為旟析羽為
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旅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
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都建旒道
車載旒旒車載旌此仲冬天閱所建旌旗縣都建旒道
職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司徒
職云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司徒主誓今
田獵出車亦於所獵之地而摺扑北面誓之馬氏曰仲

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為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旄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為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旒以羽為之者始於旒而終旒故言旌旄則它可知矣方氏曰旌旄所以為表識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梁其略爾戎事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事以木車為正佐車為副莫不各有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亦有屏整設於屏外則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朴謂樓楚

司馬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猶故也書官排作

教刑是矣摺謂帶設扑而摺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

於刑也警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衣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罝致禽以祀祊孔氏曰厲飾謂嚴厲容飾戎服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主祠典祭祀者禽者獸之通名獵竟命主祠

祭禽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爲炭以禦冬寒也

蠶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墜其新切趣音促當去聲此養並去聲

鄭氏曰墜謂塗閉之辟殺氣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之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若罷蹠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孔氏曰俯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

以隨陽氣陽氣稍流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所

殺之氣春夏陽氣寬掩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

而王恩私與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欲禁罰必當是

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

不可得者也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蓋仲秋命

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

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

祿秩之不當所以慎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

奉已凡此以順收斂之道也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

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

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孰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秋音求雙下計切解古頁切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燠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異為風辰宿直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息也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飢饉人災也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燠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故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窒則為飢氣行而發於聲則為噎皆肺疾也肺金主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盜賊皆至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坼故也異為風而春之氣燠故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氣燠則解緩寒則縮粟以燠風來至故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一 右記季秋凡十節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蚯蚓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一度

屬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唐月令曰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昴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昴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其日壬癸

壬癸者水干也立冬以後七十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

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其蟲介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塵土宿有龜

龜之東在介每九故

凡動物之

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四十八屬水者以為

清物之象也冬氣至則羽聲調

律中應鍾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

七分寸之二十五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

廟門外之西為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

于俎東祭內腎一脾再其它皆如祀門之禮孔氏曰壇

東西為廣南北為輪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

然若於國外祖道設祭其壇隨路所備而為廣輪尺數

同也禮畢乘車轅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轅前所以然者
兩輪相去八尺今轅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主須
南轅故人北面設之其主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天水准也大蛤曰蜃方氏曰冰即
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照也
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馬氏曰雉火屬
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
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垂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上食黍與瓊其器闕以掩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
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菹水菹也罷闕而奄象物
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讀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去声

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
死者若公叔禺人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
賜之火功加賞孔氏曰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

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死後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顏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

二十七年

○是月也命大史覺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楚初

孔氏曰覺謂殺牲以血塗靈覺其龜及筮鄭氏曰筮楚也周禮通人上春覺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覺龜筮與周異矣方氏曰物有覺則扶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覺之謂也除覺亦謂之覺猶治汚謂之汚治亂謂之亂也龜以下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矣覺楚特以占審為必於歲首者將以知一歲之吉凶也大火日官也故以龜筮之事命之澄曰兆謂龜所灼之兆也卦謂筮所得之卦也既命大史覺其龜筮則以龜卜之以筮筮之而觀卜之所遇為何兆筮之所值為何卦於是推占其兆測審其卦而定其吉凶何如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焉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



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夫官府之罪所以開
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尚
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隕霜而冬裘
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
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如字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可閉閉之總牖可塞
塞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其天地閉而各正其
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
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

閭備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

歲去聲行去聲積子賜切鍵其
殺切要塞之塞先代切備音美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新
蒸之屬坏益也鍵杜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
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
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須牢固

故言坏門閤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備
管籥不可安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
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非故云
謹儀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卽
注鍵杜閉牝者凡鑲器入者謂之杜受者謂之牝若禽
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
器此物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鑲內以搏取其
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管是
鍵之伴類仍非鍵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榘兩木穿
上端為孔閉者謂將為關門以內孔中澄曰鍵閉二字
何氏說得之管者鑲之牝者鑲之牝也注謂以鍵閉
為鑲之牝杜遂別釋管籥為搏鍵器孔疏亦從其誤是
以徒費辭而義愈不明此蓋因天地閉塞成冬故命百
官以謹蓋蔽又命司徒以欬積聚又有坏城郭至寒淫
徑九事皆順天地閉塞之時而為此閉塞之事也陸氏
曰坏城郭而門閤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
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關梁而徑
徑不寒無益也

飭饗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登丘壘之大小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說教
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裳襲飲多少
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按鄭注冢人云漢
律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
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方氏曰丘壟墳墓別名
大小冢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上祭
之故言塋澄曰飭終紀總下三者衣裳棺槨丘壟其日
也高卑之度即丘壟之大小薄厚之度即棺槨之薄厚
丘壟大則高小則卑其高卑兼厚皆有丈尺之度其度
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為之等級也自蓋藏積聚
及坏城郭以下九事并此飭終紀一出凡十二事皆為
順天時之閉塞而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
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
其罪以窮其情當去聲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
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上於祭器祭器尊也度
謂制小大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
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
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孔氏曰於

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
善惡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猶有
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挫動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
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
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財精美而器
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
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
呈效之也工所成器以祭器為主按此以驗彼也近
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
而未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按之者欲其制之
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較以其私
較同於其所尊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
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功致者功
之至其用功無所不極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
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燕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
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它其禮也今天子以燕禮
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三時彼
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曰烝升
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
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
此統大飲饗禮當有房烝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
而用者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公當饗卿當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
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

天子乃祈來年丁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祭五

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力合切
乎必能切

鄭氏曰此周所謂臘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

戶中雷窻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

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獵也

謂獵取禽以祭先祖五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

大閱之獵也方氏曰祈來年詩所謂興嗣歲也此非歲

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以陽生於子故謂建子之月爲

來年也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

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講武習射
色韻切

鄭氏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孔氏曰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此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豫擬仲冬教戰之事馬氏曰順陰義也交之時除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漁師即周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馬氏

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屬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豈剝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小○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其時起土地侵削

又獲切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凶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與用事與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

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蟄蟲後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方氏曰孟春東風解凍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而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後出雪霜不時寒氣避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擊斂之所致也

右記孟冬凡十節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鷄不鳴後五日武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辟與軫同

鄭氏曰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

度且九七度中元嘉曆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
且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且角
七度中唐月令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
中斗建子位之初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
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其曰至祭其帝顛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紀行祭先腎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
應

○冰益壯地始圻鷓旦不鳴虎始交

鷓若
則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鷓曰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方氏
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言地
始圻凍甚而土相圻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鷓旦夜鳴則
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
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來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蕘其器闕以奩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大室

○飭死事

孔氏曰因飭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

死志方氏曰飭死事於是月者豈非以勅大閱故然乎

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春秋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

並無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

隨以瘞命之曰暢月

謂諸如祖如之也
如字案氏夫聲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孔氏

曰土功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孟冬之謹

然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菴物

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

東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節勿令開動若有開動

令地氣沮泄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入次舍之處此

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

疾國有大害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

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皇氏曰瘞謂

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也方氏曰興上功則地氣沮泄

所以戒之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

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亦戒之所以

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若存

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爲閉之

事或不周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大地之房矣馬氏曰房者物之所止而蔽者也自內漸外爲沮自下達上爲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葛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卷澄曰水在下面而濕潤及上謂之沮洳水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蔽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洳泄漏故曰沮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者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重直龍切省所景切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六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閭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僨貴戚謂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內外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爲淫巧或曰省婦事毋得淫即下文聲色奢欲之事此陰事也故命奄尹申宮中之令以禁之而得行於貴戚近習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在由切

齊如字麴音曲蘖魚列切湛子廉切大齊才細切監平聲貸宅得切

鄭氏曰酒執曰酋大酉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糴穡而清米麴至春而爲酒孔氏曰是月始爲春酒先須治穡秫稻使齊得成孰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蘖故云必時其炊清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又須生孰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酉監督之無使有差差貸變也十月糴穡於此月清米麴至春而爲酒謂春成也并春始釀澄曰林說文云糴之黏者按稻粱之黏者皆謂之林惟黍全黏自應名秫稻既別出則此秫字蓋該黍稷粟三穀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蘖以及時造者爲善故曰必時湛謂清米熾謂炊米漬米以水淋洗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滯爲度炊之時亦不可令熾惡熏雜之故湛熾皆言必潔詩云吉蠲爲醴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既孰則以麴蘖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漚之其水必清冽之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故曰水泉必香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爲佳故曰陶器必良既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暖氣溫養之

以待其成孰煖氣過盛則傷於熱而敗煖氣衰則傷於寒而敗自始釀至成孰晝夜溫養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蒸量貴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

天子命有司新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某氏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沅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後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畜辭六切

鄭氏曰此收藏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敬懼其主也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農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爲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麥苽之屬方氏曰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乃或侵彼之分奪人所有則是強暴之徒所以罪之澄曰農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農隙而取野中所生之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官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揀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湧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皆切去上聲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齋戒以待之澄曰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毋躁也仲夏之者欲禁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絕之也盡絕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言薄辨者不令厚焉爾

不令厚故許得聊略和調但極致求詳和調則不可故
云毋致和致謂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
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令薄色能戕生戒之者宜重
味能養生戒之者差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
百官靜事也身欲寧者不擾於內安形性以上皆爲身
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待陰陽之所定
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定萎陰之
所成成者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閔之也馬氏
曰陽伏而陰尚自若故事凡爭者未定故也夏爲正陽
而陰始閔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閔之方盛者方衰方微
者方長有事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
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蟹角解水泉動

解音

鄭氏曰又記時侯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潤
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
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蟹爲陰獸情淨而遊澤冬至解
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解角從陽
退之象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
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蟹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焉氏曰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去上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罷去之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陰陽廷開閉築圍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方氏曰閉者人所由以出入見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孟秋言繕圍圉築則知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澄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閒曠之地無室處處也塗者蓋謂畚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廟廟之門間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築垣以塞塞其門之罅隙圍圉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霍實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爪絲不成國有大兵行者令則蝗蟲爲敗水



泉成竭民多疥癩

雨汁去聲
戶效切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霧霧者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蝗蟲為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成竭大火為旱也疥癩之病乎甲冑也孔氏曰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瓜瓠不成地災國有大兵人災也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為敗水泉成竭地災民多疥癩人災也方氏曰氣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感陽薄之也以雲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利令麻蕪之氣未固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全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卜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蝗蟲為敗與孟夏蝗蟲為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成竭以感發散之氣也序獨則虛陽作之也

右記仲冬凡九節

季冬之月

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寒之日為北鄉後

五日鵠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雉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鷺鳥屬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澄曰野雞始雉之第二日至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癸女昏妻中旦氏中

氏丁芳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妻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氏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十八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小寒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元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氏十三度中曹月令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元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妻中曉元中斗建丑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鄭氏曰大呂者凝實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鴈北鄉鵠始巢雉難乳

卿音向雉古豆切乳如佳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雉雉鳴也詩曰雉之朝雉孔氏口為北鄉此擬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鷺鷥乃北鄉鵠始巢此擬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鵠始巢

雉雞乳易通卦驗云在立春即立春或在此月也馬氏曰雉北鄉順陽而獲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乎乳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稷其器間以菴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乃多切磔竹百切

鄭氏曰此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壤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

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詳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

氣出土牛者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

來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

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注云畢者意欲其

畢爾方氏曰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

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

曰鷹仲春化爲鳩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即鷓鴣

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

鳥捷疾嚴猛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祇音祁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
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按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
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
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為
宗大臣句芒等為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方
氏曰終方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
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
山川以一歲之祀事限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
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
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寤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
潔美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
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馬氏曰
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
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氏曰於是極寒冰實至感而云方感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感方氏曰水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遠於內非特水面而已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耕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錡之屬孔氏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十底謂耒下彎前曲接

耜者耒以金鐵爲之鋤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鋤鋤云之

屬以田器非一也顧氏曰古耒用牛耕如論語長沙雅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計耦耕事皆是耒耦而耕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謂五穀之種稷黍粱稻穀也出者就田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備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合古答切去聲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
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獲燕也凡用
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
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孔氏曰云罷者以
年頓停至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也

乃命四監收秭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音柴

一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
者合束謂之柴薪施好爨柴以給燎澄曰言薪柴又言
薪燎也方氏曰秭薪柴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
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幾音畿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
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氏之心令之豫有
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之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
氏曰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每月移次它辰至此
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
會於玄枵自此月與日會於它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
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
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

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等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約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方氏曰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

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孔氏曰調和飭

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

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

從宜者也論循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

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

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

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

無一不出於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

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人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上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澄曰次諸侯之列謂等次諸侯之爵列以定其國之大小也

八命同姓之邦共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與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供之也芻是牛羊豢是犬豕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宰有豕而無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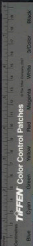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列次采

地大小至於庶民受田准其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
供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
在其中省文爾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
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澄曰庶卿大
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謂枚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
之多少也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澄曰上文言
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
林名川之牲賦之外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
二者而言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
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秋四鄙入仔行春令
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實不降冰凍消釋天無介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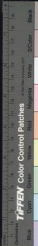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
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豔擊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
也胎天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肅萌芽



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若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聚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按陰陽式法丑魚鱉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為妖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入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天既傷國多固疾名此月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冰凍消釋地災也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蟲之性辨於物與蟲之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保益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益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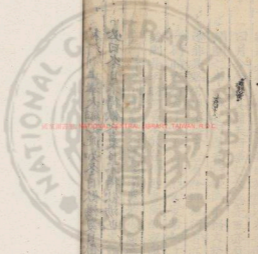
右記季冬凡七節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然而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隄



防連溝澆正田儻備蠶器合牛馬孟夏無起土功
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
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蒿仲秋勸種麥
季秋休百工具木衣舉五穀之要合秋芻養犧牲
當桑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窬脩囿倉謹蓋
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
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耨耕具田器合諸
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貞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
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道與
天可以廢亦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養幼少省閭閻貧窮禮賢者行黜出祿逆
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耆老恤
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裔旅正貴賤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
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含孟春則可以有
事乎作淫巧以揚上心含季春則可以爲之乎又
曰返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
霧寒煖之氣大疫風秋歎噫瘡寒疥癘之疾螟蝗
五穀瓜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
夭多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

不通邊境不穿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
變若是者持督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顧氏臨
日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
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擯事務又整頓一
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
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
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
言行春令則應若北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
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論之
不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
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
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027726 17



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漢文帝令博士諸生
采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作此篇然雜取傳記其間
與周官及孟子不能悉同故鄭注或謂之殺制或謂
之夏制亦意之而已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二五等五行
剛柔十日孔氏曰凡王者之制其食祿受爵之人南面
之君有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法五行剛日甲丙戊庚壬



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也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上大夫即卿卿下准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就下大夫之中分為上下爾

○制三公令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釋音

鄭氏曰卷衮通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玉之服孔氏曰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

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九命龍卷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者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澄曰不過九命謂大國公爵也王者之後及天子三公出封畿內者皆九命服九章九旒之衮冕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鷩冕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然侯亦大國也而不過七命何也蓋侯在公之下伯之上其爵七命雖下同次國之伯其禮受地百里則上

同大國之公故得與公同稱大國者從其祿之重者而稱也按此記文蓋謂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其或制加一命為九命而服卷冕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故云若有加則賜也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然亦不過九命注疏以龍卷之外有所加為特賜非也夫人臣之服至於龍卷極矣無容再有所加龍卷之外有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以賜其臣哉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外者以大國之下且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孔氏曰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也方氏曰周官典命言諸臣之命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孔氏曰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二百六十

澄按記者雜取諸書成篇故不皆與周制同今難追考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又上士二十七

人

孔氏曰崔氏云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其君自命之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馬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徒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公羊傳何休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小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周官冢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澄按下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為文脫誠然

其有中七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分陸展師

卷七

此十五字舊本次于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
為並會之序且謂大國之七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
之士為下而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說竟不通唯方
陸胡之說得之三分字音及其人數陸氏為優今既次
此文於上士二十一人之下則文義益明矣其上之士
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二分其數則為
五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為八十一人也方氏曰言三等
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
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山

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甯
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
各八十一人廬陵胡氏曰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諸
侯之國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鄭以大國士為五士
次國士為中士小國士為下士誤矣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

廬陵胡氏曰此臧宣叔之言也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
夫規聘並會之序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爾

孔氏曰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
異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固當在大國
大夫之上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或君臣降一等故其
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春王
之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

右記制爵凡四節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兼有之故天子之

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必千里者示其本大而

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不于里不足以服天下之

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故公侯田方百里不百里則

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其
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澄曰方千里者一畿之地百同其田百萬井九百萬夫

也方百里者一同之地百成其田萬井九萬夫也七十

里者四十九成之地其田四千九百井四萬四千一百

夫也五十里者二十五成之地其田二千五百井二萬

二千五百夫也不能五十里者所受地少不能及五十

里之數也李氏曰千里得方百里者百百里得方十里

者百七十里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百公侯孔氏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地方百里其方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方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轉相半以別優劣不合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天國故曰附庸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備比也澄曰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此不同蓋孟子嘗謂侯去籍之時姑以意言其大略而已疑玉制所記為得之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闕注

鄭氏曰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墮管亦賦稅之而已孔氏曰十三

公者天子縣內三公之國方百里畿外大國亦方百里
三十大國擬於三公之地者凡十也十六卿者畿內六
卿之地方七十里畿外次國亦方七十里六十次國擬
於六卿之地者凡十也十二小卿者畿內大夫之國
方五十里畿外小國亦方五十里百一十小國擬於十
二小卿之地者凡十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室一州凡
二百一十國其餘地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
未封人謂之間田名山大澤若諸侯爲主則民不得取
其財物故不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共取但
隨其所取賦稅而已馬氏曰自唐至周其土地之廣狹
斷長補短大界皆方三千里三三爲九則方千里者九
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州各方千里一州建百里
之國二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
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合二百一十國而計
之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以爲附庸間田鄭氏以爲殷
制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其說不經
長樂陳氏曰虜之甸侯綏凡三服每服一面五百里爲
方三千里周之侯甸男采衛凡五服每服兩面共五百
里五服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爲三千五百里周
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

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韓山海晉私郟瑕宋有孟諸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列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興民其利也

大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盼音

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

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雖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爲班孔氏曰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按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在朝在家其事一等

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無致仕之別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亦為與民共財不障管也其餘以祿士以為閭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下文所云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祿士以祿士者謂無地之上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為采邑也若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則此祿七包之也凡祿士之外並為閭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畿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閭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閭田多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閭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山陰陸氏曰周官公所受田在大都之量地卿所受田在小都之縣地大夫所受田在家邑之稍地此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凡元士受地於公邑之甸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

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曷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廬陵胡氏曰大國餘六小國餘十五小國餘三十七以待盼賜三公卿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鄭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貨若致仕則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貨數恐非通論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巨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延平周氏曰對以土言盼以息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與音

廬陵胡氏曰浴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邊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夫

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鄭不據周必以此為殷制何也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此履解上文八州封國之制也孔氏曰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方百里者凡有一百封方百里大國二十國

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次國六十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小國百二十國凡百里之

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即巡守之禮言不設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覆解上文縣內封國之制也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次國二十一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共二十一國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故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小國六十三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

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
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
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
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
十五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
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
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
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
數少餘地多方氏曰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間
田則以前見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
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也
兩切帥色經
切卒子悉切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
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
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孔氏曰屬是繫屬連卒連接卒是卒伍州
是聚居故總云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因其州

內賢侯爲之長非州外別取州牧也山陰陸氏曰屬以
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連以
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卒以卒制名言
以此追齊以全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
以知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爲
長其仁其知與義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
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
聖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慚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
內不在此數塗曰方伯謂東方西方二伯也千里之外
八州諸侯州各有牧以統之於外矣八牧所牧之州其
在西方其四在東方又以王朝三公設爲二伯以總
之於內焉西方諸侯西伯總之東方諸侯東伯總之周
書言大保率西方諸侯單公率東方諸侯是也千里之
外設方伯者謂千里之外八州之侯設方伯於內以總
之非謂所設方伯在千里之外也下云州有伯此伯乃
二州之牧爾以其統一州之諸侯猶方伯總一方之諸
侯也故州牧亦可名曰州伯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監古雙切
於古姑切

切後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孔氏曰天子使在朝之太史

往監於方伯之國每一州三人三十一十四人崔氏云
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佐其伯周則於牧下置二伯
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尚書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
與此別澄按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紂書序亦言三監及
雖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
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
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
而廢其國唯衛康叔之國獨存書言王啓監周官袁立
其監監者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此
紀益固邶鄘衛為殷地之三監而誤既云監方伯之國
而疏云三十一十四人則是監州伯之國矣誤稱州伯
為方伯也崔謂周於牧下置二伯其說愈謬夫二伯為
八州牧之統豈於牧下而置哉注疏之說皆無稽陵陽
李氏曰牧伯皆諸侯之賢者天子所親倚豈復使內臣
一監之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馬氏曰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
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官
者官府之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給之御
者天子之所用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給之中

陸氏曰百里之內以共官府所用若禹貢百里賦納
總千里之內以爲天子御府所用若禹貢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孔注謂納稍者少麤者多澄曰按周之法則百
里之內乃近郊之地士工商所受田以及國外之場圃
國中之廩里所取亦寡豈持以是而共官之用乎千里
之內則大都小都采邑公邑以至六遂六鄉有供王之
賦有農田之稅御用之物益於此乎取也然記者不知
何擬而云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噎紀或以其地之
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以
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爲御
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豈
曰此一說不知是何時於它經亦不見惑於事亦難如
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乃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約禹貢五服之文而爲記千里之內曰甸所謂五百
里甸服也一面各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爲千里之內

千里之外謂自侯服至荒服也侯服之別有三曰采曰男邦曰諸侯縵服之別有二曰揆文教曰奮武衛要服之別有二曰夷曰鎮荒服之別有二曰蠻曰流內之近者始於采外之遠者終於流故舉其始終二者以包七者於中也長樂陳氏曰甸禹貢甸服也采則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荒服之二百里流也李氏曰采于侯服為尤近流于荒服為極遠九州舉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

以是為差也

注云農夫食九人其下注云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釐孔氏曰地有九等故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家七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

人從十人至二人凡九等此惟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擬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上中之地亦為上地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也方氏曰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奪有異祿之多寡以農為差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寡者不下得食五人之祿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養者益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冀以治之之力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

蓋農之下士視上農夫祿是以待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

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鄭氏曰此班祿尊卑之差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小

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

即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擬無采地者言之

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上言諸侯者謂大國大國公侯

方百里之國也次國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子男方

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上農夫蓋以一夫所耕之田而

祿下士之家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為其從事於公不暇

從事於私故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二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復解二文班祿之制孔氏曰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食九人中七倍下士故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故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卿四大夫祿則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卿祿則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唯祿得三大夫祿則次國

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次國之君亦十卿祿則食二千一百六十二人小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則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小國之君亦十卿祿則食千四百四十二人大國二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二百四十四人也君子冢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而二卿命於其君者祿如天子命卿無以異蓋國小故不異差降或云視大夫也臆氏曰由



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與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既各給之田以為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君所養極其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有以稱此且不至墮私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也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之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方氏曰前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大厚也爵視次國之卿者以三監之職權不可不重也澄按三監古無之記者蓋誤又因上文言君卿大夫士之祿所食多寡而生此文殆不足信方氏從而臆說爾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音朝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濡孔氏曰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



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而公羊說謂諸侯朝天子皆有朝宿之邑許慎以為若如此則周千八百諸侯蓋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詞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曰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采邑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并一姓妨害賢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則復父位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封之以報其勞勳世世象賢故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石林燕語曰內之公卿大夫

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世祿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得世爵外世爵而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蓋公卿大夫有功德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

縣內之國也孔氏曰下云諸侯之大夫則此大夫是天
子大夫也公卿大夫總言大夫以包之列國諸侯及縣
內諸侯既死其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十
各君其本國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
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周公召伯之
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其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
德亦得世二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
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
由是敗矣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
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
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一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馬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云
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
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延平周氏曰天
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
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新安王氏曰芮伯燕司徒衛侯
爲司寇齊侯呂伋爲虎賁是以諸侯入天子之國爲卿
大夫也在其國爲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爲大夫則不可
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
也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

蓋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澄曰未賜爵承上文世國者言之謂諸侯之世子雖得世國然世國之初天子未賜爵則猶未得為諸侯也諸侯之大夫承上文不世爵者言之謂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并祿亦不得世矣

右記制祿凡八節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

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
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
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
相應也又今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
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
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周猶以十寸
爲尺今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蓋六國時多變亂法
度謂周尺八寸也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
步八寸若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少
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剩剩六十寸以此古步又
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
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
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一百畝之田長百步得今
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
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
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
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比長二十
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
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
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

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則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則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則今爲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則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一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爲百二十五里長樂陳氏曰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按言十有二寸於鎡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起八寸周尺也此云周尺八尺爲步

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及八尺則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尺有十五種蓋古尺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延平周氏曰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繫之吐絲有豆細人之手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孔氏曰步百爲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

闊皆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
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皆三百步是為方一里一个
十里之方為田九萬畝十个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
方百里者為百个十里之方其田九百萬畝一億是十
萬十億是百萬九百萬即是九十億畝也尹文子云百
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小億也毛詩傳云數
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一个百里之方為田九十億畝
十个百里之方為田九百億畝方千里者為百个百里
之方其田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云
九萬億畝億萬字相交海遠誤萬萬為萬億皇氏曰億
數不定或以萬萬為億或以十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

一億

此云萬億者秋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
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
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
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
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斷音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城南河至江豫州城江平衡
山荆州城東河至東海徐州城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城

西河至流沙雍州城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孔氏曰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二如九爲方千里者九一个千里有九萬億畝九個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記文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个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又有一个萬億也方氏曰一萬億畝之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爾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言其地稍近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遠者言其地稍遠不啻千里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分去聲

鄭氏曰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方

氏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四海之內不皆如此大略然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請在

爾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
民之所自治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所云古者謂放時也厲市物邸舍稅其舍而
不稅其物關譏異服譏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
無所關之征猶譏也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
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爲公田但借八
家之力以治此公田不稅民之私田也市內空地曰廛
使商人停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
物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竹木曰
林林屬於山爲麓注濟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民庶
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以時入如獮祭魚然
後入澤梁也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家
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澄曰夫圭
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
受五十畝之主田也無征謂既不稅其所受亦不令助
耕公田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
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圭潔也

以奉祭祀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方氏曰餘夫之田無征所以優單弱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餘夫夫外之田也圭田祿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無征者征蓋稅餘之總名也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

○言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度地土女子亦大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者觀寒煖燥濕沮謂菜沛量地謂制邑井之處興事謂築邑廡宿市也孔氏曰執丈尺之度以量度其地而居處其民觀山川高下沮澤浸潤之處山燥川與沮澤濕沮地是有水草之處草所生為菜木所生為沛又當以時修地四時知其寒煖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堪造邑井之處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也若山林藪澤



則不堪邑井事言興則用力重難謂築邑城又築廩與
宿及市也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
有市方氏曰山川沮澤之地利異必俟四時之天氣時
者俟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也制邑必興役事
興役事必任民力焉

○九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鄭氏曰九使民寬其力饒其食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
郭道渠也孔氏曰役法功程老則功少壯則功多雖壯
者限以老者之功程寬其力也陳隨性體壯者食多老
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食料饒其食也使民治城
郭道渠不得過三日周禮均人豐年甸用三日中年甸
用二日無年甸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過二日也

○九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

禮記

地邑有廣狹民居有稀稠必參合量度使之相稱各得
其宜若地廣民稀則有曠土矣地狹民稠則有游民矣
食節謂制民之產使之足以仰事俯畜也事時謂上之
興事必於農隙不奪農時也如此則民咸安其居矣方

氏曰量猶五量之量其多少足以知其所容度猶五度之度其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制邑曰量居民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鑿關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勦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避志親土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已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矣

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也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孔氏曰如此然後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

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葉素完切異齊如加和矣聲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地氣也異制謂

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

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種稂與綸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澄曰民材謂人之性質也地之氣所



應不同而天氣或寒或暖天之氣所感不同而地氣或燥或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生質之能堪其氣者居之兩山之間鈇然而深水流注川者曰谷廣谷則兩山相去稍遠其中有隕臯之地可居大川謂大川之上亦有可居者即墳衍之地也異制謂有山有川之處其高深之形勢各異若裁制而成然俗者民間習尚之所安也凡居民者中土平原之地爲正廣谷大川地形地勢之制既異則其間之民受此地氣而生者其民俗之習尚自與平原之民異也剛柔輕重遲速謂氣稟之異稟陽之多者剛稟陰之多者柔輕重有陽而輕陰而重者亦有陰而輕陽而重者遲速有陰而遲陽而速者亦有陽而遲陰而速者人之氣稟大槩有此六者齊如五齊之齊雖不齊同而各有分齊也和謂調和制謂制作宜謂所便也氣稟不同故口所嗜之味各有所宜而異其調和身所用之器各有所宜而異其制作體所被之衣服與五味之和器械之制皆爲各有所宜而異異和異制亦異宜也故以異宜終之貫上二句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缺教卽下章七教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政卽下章八政是也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導之以七教然亦

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
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
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使之宜使之各
得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
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者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
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好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求
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狄比方曰譯譯衣去器器

皆有性譯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
不可易如論語言上智下愚不移也東方曰夷以下言
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
俗之大略而已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言五民
之居處飲食衣服器用異宜也言語不通而嗜好欲不
相同則不能自言其所欲故必有譯言者達其志然後
可以通其欲也寄象狄狄譯譯言者之異名鄭氏曰五
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
丹青涅之交趾則僻是相鄉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
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孔氏曰五方謂中國四夷



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刻也
題額也雕題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
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東方兩
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蠻臥時頭向外而足在
內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斷髮故也有不火食言亦
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
鳥故衣羽正比多羊故衣毛凝寒至感林木又少故穴
居中國四夷雖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
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水土各異
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
人聯連五方之志通係五方之欲使相領解者保寄
外內言語象言最象外內之言狄鞮者鞮知也通傳夷
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陳說外內之言此通傳
四方語言也長樂陳氏曰寄象鞮譯同官象胥是也達
其志通其欲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密也其高於此
象言其像於彼鞮言其屣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
官誦師旄人鞮鞻氏教四夷之樂其名官誦以其所服
旄以其所執鞮鞻言其所履方氏曰題曰雕身曰文互
言之爾安居謂所居異俗和味謂五味異和宜服謂衣
服異宜備器謂器械異制利用謂所利之用若居山不

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也馬氏曰志與欲言
語之虛言語者志欲之常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
之弊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狄鞮譯

右記度地居民凡六節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
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別破

六禮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

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虞禮士之祭有

特牲饋食禮鄉大夫之祭有少牢饋食禮鄉有鄉飲酒

禮鄉射禮相見有士相見禮七教即五教也兄弟別出

君長幼朋友別出為賓主內則父子兄弟夫婦外則君

臣長幼朋友賓主也鄭氏曰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

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

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項氏曰飲食衣

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別注不能通事為者

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領

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工

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



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

出音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澄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氏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教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也為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耆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耆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正不廷矣孔氏曰所稟之性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德者得也恐人不得故以七教興之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故不云民齊一所行所得之道德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逮謂恩意逮及之不足謂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紂退惡人方氏曰六禮不脩則壞性非禮節之則流七教不明則隱德非教以興之則廢政以正民其可差忒乎則在乎齊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在乎一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

之心於是為至恤孤獨則推有餘之心無所不及六十
曰者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老期可知無父曰孤無
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賢者難於進故上之
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土齒太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念
遠方終身不齒帥音早朝音潮

此言司徒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
執根不考業者言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

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
老賢者朝猶會也比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
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
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
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遠
遠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
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孔氏曰
此論絀惡之事初入學一年之終司徒命此鄉學簡擇
不率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大夫士致仕

為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皆聚會於鄉學之庠為此不率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率領國之英俊士與在射飲執行事焉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勸又間一年而考校之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從習射鄉禮故云如初五年之時更不變移之郊又為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七年之時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所國之俊選於遂學行禮九年之時又不變屏之

九州之外滄曰入鄉學第一年之終間不射教者皆之

司徒第二年之正月司徒命鄉大夫為之習射飲禮使之觀感變其傲很不孝弟之惡教之至第三年之終考校而不變則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第四年正月鄉大夫又為習射飲禮教之至第五年之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郊學蓋在鄉遂之間第六年正月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教之至七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移之遂第八年正月遂大夫又於遂學習射飲禮教之至第九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屏之遠方矣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

送去聲

此言司徒之所教而成者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徭役造也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卿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今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征謂力役供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役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徭役若其與士也則成官免其徭役者是謂造成之士也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造言造而有所成升之司徒者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天子王子尊后之天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此言樂正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夔者也雖掌教肖子而

司徒所教之造俊亦與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

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肖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

作教也順此詩書禮樂四術以教成是七故云以造士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

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子王之庶子

君后公及諸侯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也入學皆以長

幼受學不用算中也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字

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教暢義理贊明旨趣使

學者知之術者造器之名詩書禮樂是也順者依順古

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之教造成此士四術不可暫闕

昏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

兼有詩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爾文王

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商讓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

方氏曰禮者體也於秋教之益秋主摯錄所以成體也

樂者樂也於春教之益春主發散所以爲樂也詩者言

也於夏教之益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言

者事也於冬教之益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

也然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誦亦詩也絃亦樂也春之



教樂未始無詩夏之教詩非無樂也故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或詔之以執禮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教也自王天子以至於國之後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上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也學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口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

謝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守終身不齒
詳論此句

此言樂正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下令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入親為之臨視重宗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弃人也棘堂為髮髮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狄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

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也示其雖屏之欲轉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方氏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弃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弃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爾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爲易治以世祿之家爲難化易治故鄉塾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難化故國子之小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子不變屏之可也長樂陳氏曰不變者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此言樂正之所教而成者鄭氏曰升於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孔氏曰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擬王子等其實鄉之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

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
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
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早節
級升之故爲選上俊士至於造士若士子與公卿之子
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於是大樂正
總論此造士以告于王升諸司馬也方氏曰鄉論秀才
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于大樂正
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焉
造士之秀則於成才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
將使之臨政故隸于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臨政
則可以進于王所故以進士名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辯論其論論定
進于爵又去聲

此總言以司徒樂正之所教而成者官之也鄭氏曰辨
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
使之世守也爵之命之也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
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
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

堪者屏退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方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口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秀持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著其廢裁擬爵之必祿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孔氏曰廢其事不堪任大夫也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而死則以大夫禮葬禮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無其爵之事大夫老而致仕者生時雖已不居大夫之位然未嘗奪其大夫之爵也故死時仍得葬以大夫之禮若廢其事而終身不復得仕則是大夫之爵已奪不得復名之曰大夫矣故死之時亦不得復以大夫禮葬而但以士禮葬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
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孔
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
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
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
其材故出注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
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
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
視更射御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贏股肱謂探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

角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

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孔氏曰執技

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唯論力以

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探露臂脛角材力

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

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六者見

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張
子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

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也方氏曰執技者不以德論特論其力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蓋股肱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決勝負於射御也投不止於射御而止以是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也祝史皆事神之官醫醫師之類卜卜師之類百工上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其類非一故以百言足以興事故謂之上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長樂陳氏曰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於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任於公曰臣任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雖居齊齒為非禮此任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任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辨論官材既如此矣此言凡官民材則汎論官民材之道也彼言官之此言使之彼言任官此言任事其義一也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

也爵謂正其秩次祿謂與之常食孔氏曰雖考問知其
實采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
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共之者審慎之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
弃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園之又無贖贖也孔氏
曰既與衆弃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逢
之於塗不與言放逐弃去不干及以政教之事田里所
以安其_身罪_人所以養其命是皆養生之具今並不曰

是_不故欲使其生也方氏曰爵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
陽之所也刑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陰之所也朝者士
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所會故言與衆弃之蓋有
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弃上言共下言弃
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
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
夫言養大小之別也士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
之言而已使然為故弗故生者不使之生之謂也長樂
陳氏曰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

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而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蓋命之於廟未嘗不論之於朝親者在所隱不可慮之於國人也澄曰罪在大辟者刑之於市其大辟以下受墨劓刑宮之刑而不死者王公大夫之家弗畜養七雜無力畜養偶遇之塗亦弗與言以其爲衆所同弃之人故也屏之四方則不令居於王畿之內唯其所之則以其身既受刑不復如流宥之罪拘之於一處也役賦之政不及之者不以民伍待之也雖不役賦之亦不賙養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故云亦弗故生故謂有意言無意於生之也夫先王之於人類無不欲其生者獨於刑人待之如此非寡恩也義當然也鄭注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而孔疏謂量罪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非也彼謂不加五刑而宥之以流遠之罰者爾非謂此已遭刑之人也又引周書者使守門以下而孔疏謂周家畜刑人與夏殷異亦非也彼亦擇其雖受刑而情罪差輕者爾蓋屏之四方者常法也豈人人使之守門關圍積也哉大槩記禮者之言各有所擬或有異同當以意通之

右記教士官人凡六節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

赦從重

辟婢亦切
刺七智切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三刺以求民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孔氏曰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不聽者旨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施刑之時比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省災肆赦是也方氏曰簡所以書獄辭與言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山陰陸氏曰聽訟若無簡言可書之實狀可擬則不聽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如字

一音倫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它以喜怒孔氏曰制是裁制非言初制五刑也論謂論議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刑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就天之倫是生殺得中之理郵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別事而爲喜怒也長樂陳氏曰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罰制於刑過又輕於罰比以郵罰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言以郵罰爲序亦先輕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刑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別破列切元字編切
之比五刑切方如字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合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必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長樂陳氏曰原父子之親則以恩盡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

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獄疑與衆共之呂刑所謂得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譬如足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論乎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論乎事非有感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情意生乎有感故也情非用說不可以廢故曰慎選以情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聽則所聽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致其忠則不欺之至致其愛則不忍之至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己可疑則考之於衆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以權之者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

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
決矣故言以成之而終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史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
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于王王使三
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
公奪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

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史初責戮罪人
之辭已成定也史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史告罪成之辭
而又聽察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

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
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謀矣故又命三公與
司寇及正更共相參而聽之也二公參聽得其情實以

獄成辭告於王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宥之一
宥不識者不宥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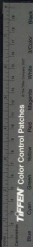
之二宥過失者若舉刀欲斫伐而執中入三宥遺忘者若聞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一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造罪者然後制刑鄭注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屬謂遂士縣士方士等非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鄧見古有正連言平耳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孫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輕則犯者衆也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入例體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聽刑表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術
之屬也異服若鷩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若請
以機空之行偽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成者也假於鬼神
時日卜筮今時持寒華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信禮
道制者四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孔氏曰
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
左巫蠱蠱者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害人若武帝時江
充埋桐人於天子宮是也俗禁若前漢張鍊行辟反支
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牲止入辟歸忌是也鄭
衛多淫風故爲淫聲桑間濮上之音亦是鄭子臧好鷩
冠楚子玉爲瓊弁玉纓皆異服也公輸若請以機空指
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空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
謂般也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而
辭理明辯不可屈止習字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
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執持邪
術妄說禍福妖祥吉凶恐懼人以求財利者鄭注禁春
謂築垣墻蓋舍宇方以曰析言破律則離於理而壞於
法亂名改作則失其實而反其常左道者於道逆而不
便若是者皆亂政馬氏曰淫聲惑民聽異服惑民視奇
技奇器惑民心偽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偽行偽而

不由於誠學非順非而不由於是甚至堅辯博澤有以感衆長樂陳氏曰析言取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爲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爲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澄言先王盛時教明俗美何至有如景四等之人世衰道微容或有焉有王者作亦禁之而已矣禁之不可屏之四方而已矣何遽至於殺之哉此殆不流曲士憤世疾邪而不自知其言之過其言虛作儒行之人識楚晉氣略同讀者詳之

○凡執禁以齊衆不

過
蘇氏曰亦爲人時易犯

有圭璧金璋不

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五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鉉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且等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謂音育中去聲

方氏曰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且也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

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五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爲器然後見其爲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鄭氏曰戎軍器也粥賣也十璧金璋玉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也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廣丈尺也數升纒多少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鱉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鱉屬月令季冬始漁孔氏曰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行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擬華美

者不得粥之若常飲食則得粥但不得羣聚爾周禮司
裁禁屬游飲食于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
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則有但不
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
者不示民以貪也

關執禁以讖禁異服讖異言

鄭氏曰關竟上門讖訶察孔氏曰司關之官執此戒禁
之書以讖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讖曰為異言
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石記制刑明禁凡五節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地切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君子亦孔氏曰
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
書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於王諱先王名惡子曰日其
餘諱惡之事亦大史奉之方氏曰執簡記周官大史執
書把法是也奉諱惡小史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
於大史者以小史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
冊所記之言也執謂執之於此奉謂奉之於上凡此特
用於行禮之時爾故以典禮言之

○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

贊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
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衣制皆切下同會

鄭氏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司會冢宰
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
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
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
歲事斷計要也孔氏曰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
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
重故先齊戒而後受其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

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
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
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各以其當
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
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
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
樂正大司冠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
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冠司市當司事

少即經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

○家室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切並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抄米也小大豐耗謂小

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餘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也謂所當級爲應氏曰必於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事方始也五穀之孰有先後皆入則高下無遺而豐歉盡見矣馬氏曰財之所出在於地地之所生本於天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常也禮之厚薄與年上下者變也制國用者非特量今歲之入以爲來歲之出以三十年通融計之然後可孔氏曰制國之用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少年耗則制用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

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

祭用數之仿容用三年之仿容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仿音敷
音力

鄭氏曰祭則筭本正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大事故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仿也孔氏曰仿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園之仿指其數彼仿謂三分之一此仿爲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此謂常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看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方氏曰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仿容之用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仿澄曰暴如日之暴曬乾膜削小宜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泛溢過多宜約之以限節祭禮有定制用財有常數不以年之豐凶而隆殺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土

馬氏曰國之所以爲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有九年之食者人力也凶旱水溢者天變也人力備則雖有天變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孔氏曰凶旱謂凶荒遭旱水溢謂水之溢鄭氏曰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應氏曰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備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奉樂爾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宜敢用樂乎

右記質成制用凡三節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言后而言氏至殷周而皆言人張子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元不曾有封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崇伯之子也殷人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殷周

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以君者止以其君之
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鄭
氏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
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主宮之東西序
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周之小
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或
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異者四代相變爾孔
氏曰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
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
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
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貢文取積漸最著故大學在東
小學在西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
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
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
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
焉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
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學則曰右學蓋周之學
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
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
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
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舜宗也
有司率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
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
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
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
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
於一立之上也由是觀之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
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
方而位之也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國
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爾陳氏說其位
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切甫

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為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凡養老
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
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
衣素裳其冠則牟迨章甫委貌也衮曰皇鳳鳳字鳳

羽五采故畫羽飾之周禮有設皇齔又有皇舞馬氏曰
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不又矣次乎事親也
故先言祭而次言養老皇齔牧渾與冕首所加之冠
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祭則言冠而不
言衣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王
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焉而祭所以推尊尊
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
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

食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437747 -3



鄭氏曰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兼用之備陰陽也孔氏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焉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氏云燕者殺牲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



醉有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
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
數畢而已夏青禮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
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
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
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
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
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
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蒸故春秋宣十六年
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飮則有房蒸其所

云飲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飲其禮亦有飯食故
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
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
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數其牲則折俎亦曰穀蒸
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饋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
之也左傳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
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
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
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
也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戎狄貪而

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大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穀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按鄭注曲禮酒漿飢右云比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也燕饋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

其牲用牲燕安也其禮最輕計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行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疾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燕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蓋或歎也是樂陳氏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二國老

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春仲春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養老授凡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任受成以訊讖告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

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禮人所謂養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弟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者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清江劉氏曰以養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

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芻其酒醴品其
豆湯脩其饗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
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
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
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
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
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
所謂養後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
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輕
為之故一獻而百拜天_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
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
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
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
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三聖之作非以相反
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
仁也尚其德義也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仁
且義是謂大備矣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
君命一坐再至馨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

在國中大學在郊此般制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孔氏曰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於國中之小學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年八十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聾人無目恐生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方氏曰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饋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雜傳良切
雜去聲

鄭氏曰糧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光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關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善善之

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備唯絞給衾冒死

而后制

絞尸交切

其鳩切

年既衰老預爲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

制然此謂大夫以下爾人君即位爲禭不待六十也其
樽則死後爲之時制謂一時可辨是衣物之難得者七
十年轉光所須辦轉切月制謂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
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絞給衾
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凶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
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馬氏曰五十異祔而下
養生之禮也六十歲制而下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喪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溫也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感
極矣感之極則趨於衰而已故五十爲始喪之年自此
以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
之宜無所不至故也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
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王制言養血氣以食爲先衣爲
次孟子言王政之序足衣而後足食澄曰王制泆言人
之氣體六十必待食肉乃飽徒食則不可也七十者必

待衣帛乃溫但衣布則不可也孟子言王政制民產之事農夫之家能樹桑則五十之年雖不衣帛亦煖者已可以衣帛矣六十之年雖宜食肉然雞豚之畜或恐贍養不及故約其制云七十者可以食肉若其贍足則六十者固亦食肉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看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從才用切又如字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鄉國者不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傷其體也杖於家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則無適而不杖矣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巡守之禮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彼所言一國之老不必有爵故其禮殺此所言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

七十不佐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君攝則退故不佐朝月告存每日致膳也秩常也日有常膳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



而聽致事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酒正之秩膳是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禮者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則唯拋庶人力政謂築城治道其大夫士六十未

致仕者為軍將當與服戎此服戎謂庶人從軍為士車

按易孟氏韓氏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

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

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

禮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衛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五十

免之此云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是也

戎事差輕故六十不與服戎如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

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

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野外則力役少故十五征之
六十五乃免若兵革之事則三十受兵如孟氏韓氏說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饗此免於私
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容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
政還君事也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受爵則
服官政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學所以事人非所
以使人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外則致其政於君內
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容與曲禮唯衰麻在身
同義然此齊衰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山陰
陸氏曰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
用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言雖重服唯服麻衰而已此雖
謂之衰麻無牡麻經矣

○凡二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
不從政癡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
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不養如字人
去聲隔音養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
不可皆養廢於人事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處氏

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畧近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爲主也老者病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孔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地狹役多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於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少去聲於與證同

鄭氏曰饋廩也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與甲子成氏曰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脣龍鼓登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指於一切鼓切亦切

鄭氏曰侏儒短人也器能也孔氏曰瘖謂口不能言也

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
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與常飢然有疾病
又不可不養故周於百工雜技藝之人各因其器能供
官役使以廉餽食之按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
施植鑄謂使擊鐘也遷蔭夢瑤謂使擊玉磬也侏儒扶
廬謂使持戟柄也矇瞍循聲謂使歌詠琴瑟也聾聵司
火謂使主然火也其童昏瞶瘖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
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遷蔭戚施
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
食之者今古法異也方氏曰百工凡執一藝者是也先
王之時瘖者以之掌土聵者以之司火則者以之守圍
則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
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
器食之也先王之政如是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在上
者無虛用而人人各得其養也器者隨其小大長短而
用之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
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陷危故從中央設弧悅男門左女
門右拜男尚左女尚右鬢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

人在房此陰陽之禮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

父之齒隨行凡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鄭氏曰謂於塗中澄曰父之齒謂年與父相若者隨行隨從其後而行當其背而正對也兄之齒謂年與兄相若者鴈行如鴈飛之次而行在其側而斜退也朋友謂年與已相若者不相踰曲禮所謂肩隨謂兩肩相並少者微後不踰過其前也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鄭氏曰并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孔氏曰任謂擔

負俱有擔負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并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澄

曰髮半白半黑之人少者為代其勞不令自提挈也孟子言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意同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鄭氏曰徒猶空也山陰陸氏曰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右記善老恤窮凡六節

天子五年一巡守

鄭氏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度制也

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孔氏曰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白虎
通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
一巡守夏與殷六年一巡守取半一歲之律呂周官大
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象歲星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祭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
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
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
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
者加地進律云陸碑云亦以

鄭氏曰祭祭天告至也覲見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
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舉猶祭也不順謂君逆昭
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孔氏曰岱東嶽泰山郭璞云在
奉高縣西北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尊燔柴以祭上天
而後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覲禮云諸
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王
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也到方
嶽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有

百年者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又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也大師是掌樂之官今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好惡若民志淫邪則愛邪僻之物由在上教之不正此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也陰陽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王之使正也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山川是外神不舉則為不敬山川在其國竟故制以地宗廟是內神不順則為不孝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紉以爵禮樂雖為大事非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一流放制度衣服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長樂陳氏曰柴望先於觀諸侯尊神也見一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一觀民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之所尚考時月至於制度一衣服所以觀在上之所行言禮與制變則衣服舉矣又一言衣服者益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尤在致詳也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與畔則

不道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前地而後納爵紉爵而後流討也則紉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速不肖然後可以進賢也易之大有先過惡而後揚善方氏曰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告至也就見百年者乞老者之言也詩足以見民風而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納賈而觀之所以防其淫辟也王者班曆以一天下正朔曆久不能無差故巡守則考時月定日焉律禮樂制度衣服欲其同出於天子同則正同之所以正之也神祇衆矣止以山川言蓋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其所守以山川爲大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爲神祇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其有所別皆可謂祇也不從未至於畔特不從而已流則放之推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孟子所謂慶以地樂記所謂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此非加地於有功進律於有德者乎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者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爲言法也進爵皆以法而進之若子男

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謂之律也應氏曰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者所行贊五玉脩五禮如五器上下交際之儀溫乎其可挹也王制所至以削出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夫法焉爾世之淳鴻治之繁簡德之威衰於此可觀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

孔氏曰南嶽衡山郭璞云在衡陽湘南縣南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嶺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在今廬

江潛縣西登曰如東巡守之禮者謂崇而增祀山川至加地進律等事並與東巡守之禮同下文西巡守北巡守放此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

孔氏曰西嶽華山郭璞云在弘農華陰縣西

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孔氏曰北嶽恒山郭璞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

歸假牛相禘用特禮各格禘牛禮切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孔氏曰堯典云歸格于夔祖用特祖既用特從祖下及禘廟各用

誅罰得宜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廟也前歸既假祖禰此出亦必歷至七廟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諸侯將出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及造乎禰亦告祖載主也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為天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朝音潮

下句

三

三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孔氏曰按聘禮記小聘曰問大聘使齊介五人其小聘使大夫唯三介昭三年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長樂陳氏曰聘義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周官大行人諸侯之邦父歲相問殷相聘也澄曰書言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謂不當巡守之年每年一方之諸侯來朝周而復始則是各方諸侯每五年而一朝京師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孔氏曰諸侯相與朝正之時考校禮儀正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長樂陳氏曰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傳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也攷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本此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世而已考禮所以

杜其僭備正刑所以防其滯暴一德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澄曰諸侯見于天子者也不可言天子與諸侯相見相見乃敵體之辭此蓋言天子無事之時諸侯得與諸侯相見其禮曰相朝若天子有兵事喪事則諸侯奔趨王事而無暇於自相朝也舊注以此曰朝為朝天子獨陳氏挹穀梁傳以為諸侯相朝之朝比舊注為優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音批
鼓音批
六切

鄭氏曰祝蠶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孔氏曰凡與人物置其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笛中有推將作樂先擊之數如小鼓長柄傍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數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邑未

賜圭瓚則資邑於天子

鈇考于切又音斧鉞音越瓚才旦切邑物亮切

鄭氏曰得其器乃敢爲其事瓚邑爵也邑拒酒也孔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此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專征伐者賜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也者醴拒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邑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邑而已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鄭氏曰學所以學士之宮此小學大學殿之制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

里之國三里之郊孔氏曰此殷制故鄭引書傳明之若周制則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為郊遠郊上公五十里侯為學所以一道德也王氏曰學固不可一日無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類音律

孔氏曰辟雍祭土難水之外圓如壁類宮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澄曰按詩大雅靈臺篇言於樂辟雍文王有聲篇言鑄京辟雍魯頌泮水篇言在泮飲酒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

右記巡守朝聘凡六節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上音千庖音交切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秋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孔氏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寇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獮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禹以夏是生養之時又觸其夏名故不田此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又云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為乾豆豆實非脯而以乾者謂作醢及齏先乾其

肉之殺者也。三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范審云上殺中心死連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
差逢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邊故充庖厨又手傳
云自左髀而射之達於右脇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
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也田
不以禮則殺傷過多暴害天物也方氏曰事謂壘荒之
類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其田也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田之時有四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田之事有三故
曰三田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公羊氏謂夏小田誤矣
三田之序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獸謂
馬氏曰此田以禮之事也鄭氏曰合圍掩羣為盡物也綏
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注毛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
得圍但不合爾若諸侯唯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
不合爾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
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以熊氏說綏
是登車之索綏是旌旗之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周春夏
田用綏弊謂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弊

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綬以奉天子諸侯之獲也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趨田逆要不得令走按大司馬云車弊謂驅獸之車止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大夫殺然後百姓田獵方氏曰合區謂合數澤而圍之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田車之有綬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旌田者用之以驅逆也旣殺而獲禽獸則下綬示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佐車示不復為驅逆之備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綬皆正車也以大綬言天子以小綬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所以別歟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言百姓而不及士士與百姓不必為序也丘田又曰獵其實一也廬陵胡氏曰綬登車事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謂執綬不抗而弛綬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抗謂不下也按明堂位夏后氏之綬鄭云綬當作綬彼論旌旗以綬為綬可也此論獵止弛綬及止佐車皆是一類不必易為綬也

禘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木蟄不以火田不

禴不卯不殺胎不歿天不獲稂

禴音尉 胎音附 稂音郎 皆通卦力音切 歿天上於表切 下

鳥類切 禴音附切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罾小網也虛卯胎天未成物重傷之也歿斷殺少長白大獲敗也孔氏曰月令正月禴祭魚孝經緯曰獸禁伏禴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禴一歲再祭魚比下鳩化為鷹草不零落文相接連則謂十月時正月雖禴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未十月初也豺祭獸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

屬捕鳥網也鳥獸謂之罾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草木零

落謂十月時故詩傳云豳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宮民總取材木之時也是蟲木蟄謂未十月時十月則得火田矣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也延平周氏曰禴祭魚而下王言秋冬不廢不卯而下王言春夏不伐氏曰不獲稂者惡傷其厚乳巢以仰承為順故以不獲稂言之

左右記田凡一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等有舒早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皆守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憲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既畢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速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史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

年之憲自天子率

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也鄭氏曰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庶人縣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瘞不貳事雖言文封樹然切工或于

封如字

鄭氏曰縣封當為縣寔二耳不得引縛下棺雖兩猶葬

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而墳不封不樹卑無飾也周禮

曰以爵等為立封之度當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

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三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宮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

群也孔氏曰士雖無碑猶有二緯庶人賤唯縣繩下棺

故云縣空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兩止不

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有爵者乃有封

在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



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士制也其樹數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宅事注引喪大記者謂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上氏曰喪不貳事謂凡有喪者皆不貳事非專言庶人二二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壹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氏之非也亦權制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也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中庸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上庶人朱子曰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此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鄭氏

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祭之牲器孔氏曰盧植云按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宰卒哭成事祔皆大夫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宰是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乃從死者之齋除服後吉祭則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長樂陳氏曰宗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鄭氏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越猶躐也紼輶車索也山陰

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
之謂越縛若五祀蓋亦不廢孔氏曰私喪畢天地社稷
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
葬之前屬縛於轎以備火災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縛
而往祭所故云越縛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
在壘內則亦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縛蓋五祀宮中之神
祭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縛也藍田呂氏曰人事之
重莫重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
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
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
哀死不如古人之禮故多疑於此張子曰居喪廢祭
有總不祭之文方壘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可三
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
二年之喪期可祭者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
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如古
者卒哭練乃祔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
年除喪乃祔越縛而行事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
致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
可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
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朱子曰占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比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它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它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一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三虞之後一日而祭以成事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澄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按凶服不可以接神况墨衰乃世俗非禮之服豈可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柩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豈容中間又於四時祭日而特祀几筵者乎此說亦與家禮不合蓋一時未定之言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祧與親廟四大祖右稷也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適寢也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無廟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也然祭法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

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石林葉氏曰自考而上曰考曰

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即高祖高祖而上謂之二祧合爲

七廟朱子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

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祖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

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

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

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

牲酌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酌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今謂曰禘禘

後並同
推音村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

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

宗廟之名孔氏曰此云春禘夏禘而郊特牲祭義云春

禘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唯兩度書禘

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諸侯則不

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常惟行此

三祭遂云備禮同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禘

禘二字雖未改易然皆當讀為禘音當讀為禘

分祭於各廟禘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子惟春時分

祭夏秋冬三時並合祭諸侯四時之祭每年必缺其一

一年止有三祭春祭亦如天子之牲秋祭冬祭亦如天

子之禘惟夏祭或牲或禘不同今既無從考擬疑古制

未必然蓋記者妄傳輕信而云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延平周氏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也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

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烝豚而



祭百官皆足孔氏曰士饗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長樂陳氏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鷹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氏曰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曰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秋薦稻稻常稔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馬氏曰天地氣形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城中之所尊
故祭天地社稷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故
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大
子祭天地及社稷五祀諸侯祭社稷及五祀在下者不
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
而不得祭社稷古之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名山大川
有功於民民之所取材用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
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秦溪楊氏曰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爾注疏拘於牲幣案
盛造豆鬯獻之數失於大泥鄭氏曰視三公視諸侯視
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
祭河是也澄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益
大夫以下所得祭者民社不得祭國社也孔氏曰天子
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
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
人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天地之牛角餼梁
示廟之牛角握實者之牛角尺大音庚少
視切

方氏曰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
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

宰以祭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山陰陸氏曰藹粟言雜如粟亦可以著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孔氏曰四指曰扶扶則膚也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孔氏曰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是樂陳氏曰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張子曰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寢所常安而踰廟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或不造燕器

孔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

在謂無地大夫也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按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君子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足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右祀祭凡三節

文王世子第八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法於後世故以名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之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在謂無地大夫也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按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君子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已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右祀祭凡三節

文王世子第八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一文王之為世子可為法於後世故以名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之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能食嘗解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注切食上時字切齊則居切養羊切刃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也朝夕朝朝暮夕也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即謂居處故事復初曼解也在祭也問所膳問所食者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饌必敬視爲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膏饌蓋謂多於前後初復常所服也孔氏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方氏曰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痛色容不盛是也齊玄而養必致齊而身服玄也

右記世子之禮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暮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厭應曰諾然後退

朝音潮衣去聲又如今三雞初鳴長八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

也未猶多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矣未惡也
退反其寢也孔氏曰子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昧
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今三朝禮同是聖人
之法方氏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盛盥漱昧爽而
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太寢門之外
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
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
制內暨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
與御妾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
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
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視寒燠之節若食
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
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蠶之原同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說他治均飯共
晚切正皆同

鄭氏曰帥猶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
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歲藥所勝長樂劉氏曰文王減
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
食力也方氏曰武王之事文王蓋循文王之所以事王
季者而行之子之於親日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合

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入之飲食或跪或數時
其飢飽令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
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旬有二日乃問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
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
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二馬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附後

方文曰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鄭氏曰間猶寐也問
何夢問後容臥也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齒人壽
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科也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為西
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盛峻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
善故當撫有九國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六九國
未賓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而此稱君王皆不足信人
之考折天定其數而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
言也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謂五
卜也中身以後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澄
曰此蓋周末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以為武王嘗侍文
王之疾至旬有二日乃瘳而文王因問武王有何夢也
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辨作記者又不能精擇而以附綴

文武爲世子之事

○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也澄曰按古書之體多如此皆攝其事之綱以題于所紀事之後此句舊本誤在下章成王有過則蒞伯禽之下今移宜此章末

右記文武爲世子之禮凡二節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方氏曰蒞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

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蒞阼蒞言臨之

踐言履之成王主也故曰蒞周公相之故曰踐此輕重

之別也鄭氏曰成王幼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

代履阼階攝治天下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

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孔

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

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則答伯禽

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

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



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于解讀焉
迂或如字

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鄭氏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孔氏曰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有益於君而處危亡縱或投身猶尚為之况周公善其君而居尊顯乃廣大其身乎是於身優饒也長樂陳氏曰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為人臣者於其難者猶尚為之况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為之也方氏曰優言為之有餘也于與于則于向廬陵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之貌蓋按如方胡說則于讀如字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游陴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此言為世子之時當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幼之義蓋知為人子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父知為人臣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君知為人幼而事人之義然後它日可以為人之長而能使人也成王年幼不能游陴以行天子之事必須教之以為世子之法然欲以成王為世子而教之則今既不為世子而為天子

矣無爲猶言不爲也是故舉世子所當學之法加之於伯禽之身使之與成王同居成王每日親見伯禽所學爲世子之法則自能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即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言義道謂所由之路義謂所宜之理其實一也今按此篇所記周公之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般人謀叛其時周公即出居東而平般亂伯禽亦出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則相成王東伐安得有伯禽同居學世子法之事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共學今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而記者誤傳以爲武王崩後之事也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下文世子之語也

下
右記成王學世子之禮凡二節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鄭氏曰中心中也擇說擇孔氏曰樂以和諧性情禮以敬正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於中宣發形見於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

故博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恭敬而溫文焉
氏曰樂備外禮備內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交錯
於中則不止於備外樂發形於外則不止於備內此禮
樂之合也方氏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
不暴文則不野博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
成如此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
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
諭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
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身行下玉切

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
之人養者從容啓迪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
其道無它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
謂備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曉
之也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發也師也者
教世子以事而諭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
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
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
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朱子曰養謂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鄭氏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以
成長之大傳示之爲行其禮少傅審諭之爲說其義在
前在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慎其身者謹安
護之孔氏曰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
喻其德業成就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世子曉諭於
德義保則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諸
於也方氏曰禮樂者教之道也有教之道苟非教
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養之以成其
材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
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
師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
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
其人語使能也

孔氏曰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惟其人皆古記之語語
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澄曰周之時大師大傅大
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
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夏商
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
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

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隲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鄭氏日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長樂陳氏曰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山陰陸氏曰官不必備言難其人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有德之稱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有德者之口以是前義二德字其一衍謂師保得人則所教之人其德完成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為有功而教者之道尊隆教者之道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審官而百官無不正百官無不正則君明臣良政事脩舉而其國無不治如此則可以為人君矣故曰君之謂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為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為之父又為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謂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况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爾略也鄭氏曰起君父之位而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則爲子君在則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君學之爲君臣皆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學之孔氏曰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眾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否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讓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也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聞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

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謂之臣者卅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也鄭氏曰學教也長樂陳氏曰知爲父子則孝知爲君臣則忠知爲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方氏曰齒讓者序尊而相讓也父在斯爲子以且天合故百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澄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卅子之謂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下文所謂大樂正教數是也今即司成所謂不傳少傳有保有師以成卅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爲司徒之屬師氏誤矣鄭氏曰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曰樂正王太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就其德行一人謂卅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

○教卅子

齊人曰樂正司業不傳少傳

鄭氏曰亦題上事澄曰舊本錯簡在一獻無介語可也

下

只記三王教卅子之禮凡二節

凡學由子及學士必時

學由子學士並
音致下並句

前章言教世子之法備矣此章兼言教士故於音首發
凡并言二事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
○四時各有宜孔氏曰時謂四時即下春夏于戈春誦夏
弦之類是也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
之焉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
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古
在上庠大胥如字大師
音泰大樂正同

鄭氏曰千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春夏動
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

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

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

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板以

待致諸子春入學合養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

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旋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

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

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

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

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
已同也孔氏曰萬舞用干故象武若其大舞則以干配
或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太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
禮樂師敝舞干舞是也箛舞不用兵器故象文此箛師
教戈則禮箛師掌教國子舞羽箛箛是箛師教戈又教
箛此小樂正教子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禮
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箛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
大司樂有樂師大樂正即大司樂小樂正即樂師也周
禮唯有箛師此云箛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箛謂大胥跪人教國子初是樂之持大胥擊鼓以節南
樂故云胥鼓南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箛皆於二十升
於大學者於東序是大學也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
誦夏弦在殿之誓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故
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
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主體質故學事禮曰按詩云
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南亦謂大胥
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爾天台陳氏曰詩以南與雅合
言南屬文明之方所謂治安之風也若以南為夷樂安
得如詩所謂不階者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鄉氏曰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
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酒人射燕射之屬
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氏曰此一凡包三事也
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合
語考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故
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
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
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鄉射鄉飲大射燕射等旅射
之時合語也

大樂正擊磬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擊磬之六樂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威答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
篇數孔氏曰小樂正統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
以三者之義理學以千戚謂祭也祭則舞千戚語說謂
合語也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
乞言也前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
此不言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千戚語說乞言三
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也小樂
正教威儀詔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新安王
氏曰論說者即舞千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

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束序爲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沿按鄭注，以大司成爲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爲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皆稱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此章所記皆國學之教，大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也。大司樂之學政，凡有道若有德者，使教焉。其下樂師亦掌國學之政。大司小司亦然。所謂大司成疑王氏之說爲得。蓋三者之禮皆在大樂正授以篇章之數。小樂正依所授之數而教詔之。教詔者其事也。大樂正又爲之論說，其理上章教世子則在學之時，大樂正小樂正之教皆業也。惟不在學時師傳保之薰陶涵養，爲能成其德。故曰父師司成，此教國子俊選則大師與執禮者與典書者與小樂正等所詔亦業而已。惟大司樂爲司成。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成其德，故以大司樂爲司成。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完全備無

虧欠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
第未盡不問

鄉氏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
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
列事未盡不問猶尊者之語不敬也孔氏曰此論國子
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辟
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
錯亂尊者之語雖有咨問

言揚
○凡語于鄉者必取賢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鄉氏曰語謂論說於鄉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
司馬曰進士謂此孔氏曰取其賢者欲其才者以爵之
德謂有德進謂爵之事謂解世事或吏治之屬舉謂用
之言謂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
也澄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按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
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盡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鄉
氏以此為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按大樂
正掌國學之教何為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
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

於旅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歛
之取賢謂以德進也歛才謂以事舉以言揚也曰進曰
舉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
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退者移於此則漸
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
中之教而有所慕

曲藝皆進是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
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等也

通之天祭

孔氏曰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皆且令講習以
待後語若春待秋時也三事若有一善乃進於衆雖得
進於衆猶不得同爲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學也
曰曲謂一偏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皆藝成勵之使勉
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有德行政事
言語則進而舉揚之若但有一曲之藝而無是三者則
勉之使學以待在後又語而考察之考察三者之中或
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
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成均及取爵於上等未詳鄉氏
以成均爲天子之大學孔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
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
司徒爲選士者於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

上之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大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大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與禮疏切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興當作蒙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蒙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

釋菜告先聖先師將用也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投

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孔氏曰四

時釋奠不及先聖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始立學者

心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

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大齊云

各舍菜合舞彼謂欲合舞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

也釋菜虞庠而退乃備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唯行

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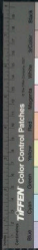
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熊氏云用幣



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
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釋菜
奠幣彼是吉祭之禮故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
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
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樂
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
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樂器用幣是也廬陵胡氏
曰饋禮其實於果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
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九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一事先
聖周公若孔子孔氏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
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
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
時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
學釋奠則及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
之大者等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
同亦此意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曰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即所教之官也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庠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四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據革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學備而行之後世釋奠祭亡方八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然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蠶菜合舞秋頒學合賦釋奠且無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凡師旅唯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整紀凶札之類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曰歲凶祭祀不聽同意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孔氏曰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

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知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水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微所以警衆也

此所謂慮之以大也養老所以教孝弟微召衆學士皆至欲使人人知孝弟之行也孔氏曰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爲大末爲小斯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微猶召也所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鄭氏曰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擊猶起也周禮凡辨大胥以鼓後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卽祭先師先聖焉此所謂愛之以敬也孔氏曰衆至謂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也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既至乃命有司行釋奠之事有司卽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手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鄭氏曰與猶舉也秩常也卽即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爾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二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鄭氏曰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之養之養老之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牲焉於先老親翼之者已有所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皆年老更事故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也以鄉飲酒言之則席位之處二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孔氏曰天子既視學畢適之東序養老起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祭也以夏字爲更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

通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下考
養同

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鄭氏曰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味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孔氏曰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

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此所謂紀之以義也。鄭氏曰：反謂獻舞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與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孔氏曰：反謂及靡三老五更，聲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清廟之詩，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會合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管山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按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士以舞象之事，明周之有神有德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澄曰：絃以歌清廟之詩，堂上之

樂也既歌以下釋堂上用樂之意蓋清廟之詩是美文
正有聖德能盡人倫之道歌詩既畢行旅酬禮乙言於
老而老者有語其語皆是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清
廟詩所美文王德音之極致相協合語及於此乃禮之
最大者管以御大武之舞堂下之樂也合大衆以下釋
堂下用樂之意蓋大武之舞是象武王有武德能受天
命之事大合衆士以此事使咸知周家有天神之眷祐
武王有盛德以代商也達謂通達使人知之興謂興起
使人見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明上下之義又總
釋堂上堂下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如
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闋終也所告者謂無筭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
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
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
州里驪於邑是也孔氏曰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王
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養老如王家之禮是
終竟其仁心也驪謂希驪仰養行之長樂陳氏曰言養
老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
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備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先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說者

記事謂叙記故事遵從古人所行而行養老之禮也虛謂圖謀之始養老以教孝第於其始而微召衆士無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少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師先聖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記先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飾無欠缺具滋味以致其愛躬省視以致其敬發咏於其入以悅其耳獻醴於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故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于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於其國邑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古人舉此養所重智也敬出於禮孝養出於仁此五常之德也不言信者實有此六德即信也孔氏曰一舉養老之事以示

天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極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始終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養老而在下衆無知德之備其在乎鄭氏曰喻猶曉也允當爲說說命書爲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澄按說命所云學習之學此記所引借爲學宮之學蓋此章所記自教世子及學士以至養老皆學中之禮也

右記學禮凡九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
長幼之序

此總下文七者之目也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正者政也長樂劉氏曰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孔氏曰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即此庶子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長樂陳氏曰庶子正公族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父乎傍則以睦友教之恆乎下則以子愛澄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

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于愛皆弟之推睦者和於
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或云子讀爲
慈曰五謂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
有三命不論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朝音

此目之第一條也鄭氏曰內朝路寢庭治之治公族之
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外朝
路寢門外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止
朝儀之位也孔氏曰公族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諸方東
面北上皆同姓之人不得踰越父兄謂以昭穆長幼爲

齒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庶子治之謂治
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
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
並計官也此內朝庶子治之其外朝則司士爲之也公
族朝於外朝與其姓同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
齒也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對路寢庭朝爲外
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
外朝亦爲內朝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卿
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
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

天子不同方氏曰庶子言治之司士言爲之治上
道也爲下道也山陰陸氏曰治之者以義爲之者以
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知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
饌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司之第二條也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分廟也以爵貴
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者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司空奉豕上嗣君之嫡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
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人也饌謂宗人遣舉
奠盟祝命之饌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曰公

族若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官
之事隨爵之等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
各供其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五行傳牛
屬上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
故奉豕又按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
寇規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也其登饌獻受爵不
用衆官唯用上嗣按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
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
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長兄
弟洗觚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



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側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
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大夫之嗣
子不舉奠則此舉奠唯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爾特牲
又云嗣舉奠盥入北而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
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禫拜尸答拜所謂受爵
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又
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謦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
對而餼所謂餼也特牲禮之所言先受爵而後獻而
後餼今此記先云餼者以餼為重舉重者從後向先進
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殿特登堂獻
特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
餼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公室大夫士
其公大事則以其容服之精蠶為序雖於公族之衣亦如
之以次主

此目之第三條也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其為君雖皆斬
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明主人恒在
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孔氏曰此謂君喪而庶
子官掌之事也按容服君為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
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蠶為序衰纁者在前列衰精者
在後精蠶謂衰服縷布精蠶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

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最者居前服稍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等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客主也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為踈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目之第四條也鄭氏曰異姓為賓為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等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為賓必對主人君等不獻酒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僕行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入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襄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宰夫為膳主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目之第五條也鄭氏曰在軍謂從軍者公稱行主也
行以遷主言禩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
子也大廟太祖之廟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
行庶子留守之事公稱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
子常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爲
稱既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則
掌留守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下文爲
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
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諸父諸子諸孫亦謂
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者弟
從諸子也澄曰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舊說不通按春秋
傳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蓋謂羣
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昭穆四親廟稱貴宮親廟
之外別立廟如魯仲子之宮之類則稱下宮也宮統言
室則以宮之中一室言也貴宮之室曰貴宮貴室下宮
之室則曰下宮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
不復言貴宮下宮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
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二貴則宮室
混爲一二下則宮室分爲二又親廟殿稱下宮而但子
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已所居而

卑祖禰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宮貴室為昭廟下宮下室為穆廟昭穆等備何乃尊昭而稱為貴卑穆而稱為賤乎山陰陸氏以貴宮貴室若魯公廟下宮下室若魯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定僭倣周之文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賤之而以下為稱乎廬陵胡氏以貴宮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為是蓋君出之時庶子官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之也公宮是總言大廟貴宮下宮五廟共為都宮故總謂之公宮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纒則告族之狂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察之至于則

賻承含皆有正焉

冠平相為之為並去聲昭方風切將音附承鄭讀為贈含明指也

此目之第六條也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司

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容顯考為始封子高祖為四世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贈車馬賻財帛含珠玉縫衣服皆贈喪之物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



庶子之官正之以禮使賻賵隨其親疏也澄曰按士器禮含賻賵賵四者各有其禮賻謂賻以幣帛在將葬之時孔疏謂賻賵含縵總稱曰賻非也長樂陳氏承讀知字不改爲賵而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亦未見其勝於舊說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剗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密無服親哭之公族無宮刑過

織讀爲織又之林切又子壽切告讀爲鞠讞魚利切時亦切爲之云傷切

此目之第七條也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朝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容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致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俟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縶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剗者亦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必於甸人者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鄭氏曰縣縶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不

於市朝者隱之也。織讀爲殲，殲，刺也。剗，割也。宮，割脈墨刺
刑，皆以刀鋸剗人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成平
也。獄之言白也。辟，亦罪也。有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
又復也。對答也。先着君，君有則答之，以將史寬之。宅
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
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
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素服也。
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
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
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
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漉曰難窮治也。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之，
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
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
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此素服衣裳皆素，凶事用布，今
用素爲吉，吉時皮弁服，白布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
衣裳皆素爲凶，非如喪服五服之限云。素服不言素，社
故知亦皮弁。公族雖犯官刑，不行官刑，但免夫其髮，虞
陸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
用刑宜寬，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春秋傳曰：臣

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程子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朱子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長樂劉氏曰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丁謂自此至不翦其類也又以其意解釋厥義于後孔氏曰內親欲使親在其內也故於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也以爲齒列者欲明父子賤者之本恩故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方氏曰體謂與之爲一體與後體百姓之體同禮曰此禮經目之第一條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爲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七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餼尸餼是尊祖之道理也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授事以官故



謂之尊賢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解
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義皆放此洛曰德
謂有德賢者優於其弟此履釋目之第二條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
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爲親也孔氏曰不共爵
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二是本不奪人本
親之恩澄曰此履釋目之第三條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遠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
親之殺也殺也

第氏曰以至等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孔氏曰公降
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則民有親屬者不相遠非是
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是殺也
方氏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
然親視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馬澄曰此履釋目之
第四條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軍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
一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鄭氏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行主君父之
象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示不自專使庶子官主守而

尊之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大朝是祖之正
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
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
者讓於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遠也澄曰此覆釋日之
第五條

五朝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
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子臨賻賻睦友之
道也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
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堪爲庶人蓋賤其無能也若敬重
乎臨賻賻不使闕失者是親睦和友之道也澄曰此覆
釋日之第六條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齊切

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凡言邦國者諸

侯之國也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方者道之力也鄉氏

曰鄉方言知所鄉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

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澄曰七者之

目方釋其六而先以此總結之然後別釋第七條之日

于后者以刑殺其親非義事故離而言之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

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弟弔弟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
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
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為服為忝祖並云為切遠之去聲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
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
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
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
弟也弔弔弟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故
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容之也所以然
者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故也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
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吏獲
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雖親不以犯有司王術也刑
于隱則非與衆棄之美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
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
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
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官刑則無生之道焉
故公族無官刑澄曰此釋釋目之第七條

右記族禮凡一節

公卿大夫一唯

公卿大夫皆曰此其所以

曰公卿大夫皆曰此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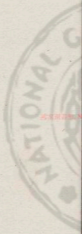
以寡者曰此其所以

不立者曰此其所以

可謂者曰此其所以

與者曰此其所以

無者曰此其所以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inches
centimeter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477746 49



明堂位第九

按大戴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又云或
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按諸家論明堂紛紜不一
更無定說雖大戴所記一篇之內自為異同而惟此
兩節近是故特取之大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
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
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春秋又諸侯來
朝天子在大廟之明堂負扆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
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為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
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音朝

案下與依於
宜切辨去聲

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伐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恭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注謂周公稱王位朝諸侯非也鄭氏曰負之言背也斧為斧文

屏風於戶牖之間陳氏曰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漢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執謂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成於漢儒誤矣

二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一此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立於中階之前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侯尊伯卑故侯立阼階之東西面伯立西階之西東面俱北上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乎門東

北面諸男又次于子故位于門西北面俱東上者其上禮與三公同也陸氏佃曰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書謂之明堂位正言其位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所謂天子一位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所謂公一位也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所謂侯一位伯一位也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所謂子男同一位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皆北而東上則其為位不異矣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御右公族伯子男射

人於東面鄉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明之左右者皆高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高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而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代切又

此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陸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此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

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孔氏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或已居初即位皆來朝也陸氏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與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鄭氏曰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由一見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居外而糾察之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

者新君即位則朝新安王氏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同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于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馬今夷蠻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擬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白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

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

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然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
曰明諸侯尊卑者非也按以上所言門內門外明位於
它吉俱無證據殆難盡信蓋此篇意在夸大魯國得用
天子禮樂遂推原其由而夸大周公所言多非其實

右記明堂諸侯朝位

晉穀封亂天子肺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

紂和去

鄭氏曰肺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孔氏曰周

本祀鬼侯作九族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羞羣
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陸氏曰孟子言伊尹說
湯以伐夏救民而書序謂伊尹相湯伐桀以伊尹主伐
事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而此記謂周公相武王
以伐紂以周公主伐事也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

王易去

孔氏曰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
歲陸氏曰成王諒闇百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

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也鄭氏曰踐猶履也頌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宮所容受也方氏曰所頌有規矩權衡準繩不止於度量止以二者為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倫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度量者生乎禮樂而禮也澄曰踐天子之位者但謂攝天子之事爾非謂真居天子之位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為七年也蓋武王初登周公時為冢宰被遺流之是誘逐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周公既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祭祭八年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為周公致政於成王之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

禮記

考之史記封周公於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徃侯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蓋除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有附庸二十六國爲方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夸大之辭非其實也况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遷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安矣方百里則有輕重車几千乘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周公既薨成王思報周公之勲勞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作此記者方且夸大之以爲美談甚矣其昧於禮義矣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拊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禮記

鄭氏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羈。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孔氏曰祭天尚質。大路一說。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緣之幅。此弓衣謂之羈。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戴常可也。乃謂戴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王戴大常。諸侯戴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馬亦隆殺之微意也。新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幣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王路。旗甲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所殺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桑。天子王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繼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專用犧。象山。疊。辨。鬯。用黃目。灌用玉鬯。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嚴。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也。



威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高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大廟

後周儀如字音素切切疊音音韻才旦切某祖
管切又殿上聲按音賦嚴居衛切任而林切

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群公稱宮

白牡股牲也尊酒器也犧象罍也之器也尊弁也灌酌

鬱尊以獻也瓊形如繁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玉瓊

篚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

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

飾其口也梲始有四足也灌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

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臧斧也冕冠名也

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

夏舞也周禮棘師掌教棘樂黃天也孔氏曰牲用白牡

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股牲尊用犧象山豭

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

薦血腥時用以風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

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

以盛益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壘謂夏后氏之

尊天子於追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今儀崇周公禘祭

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也

酒黃目嘗丞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瓊大

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以玉飾瓊故曰玉瓊薦
用玉豆者謂所爲灌醴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簋形
似筥亦薦時所用簋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也爵
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瓊夏后氏爵名以玉
飾故曰玉琖加以璧散壁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也凡人的
益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
卜時薦加邊加豆也此時夫人用壁角內宰所謂瑾爵
也瑾是玉名璧是玉之形制爵是總號角是爵之所受
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
以獻尸雖非正加 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

後角便文也須用椀簋兩代俎也虞俎名椀禮圖云椀
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夏俎名簋亦如椀直
有脚曰椀虞氏尚質未有飾飾也加脚中央橫木曰獻
夏氏漸文故也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
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
象武之詩也朱干玉戚者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
武者王著袞冕執赤盾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
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
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毛又眼皮
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

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黃
故不楊夏家樂文故楊也君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
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周公德廣非唯用
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師故賜秦蠻夷之樂於庭也唯
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
與二方也納夷蠻之樂皆於大廟奏之看廣魯欲使如
天子示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褙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
人薦豆通如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服大司而天下大服

卷首

孔氏曰前明祀周公用器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
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
夫人立於東房中副王后首飾以其覆被頭首褙衣后
服之上者迎牲于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
夫人薦豆通者朝踐及饋執并醋尸之時也卿大夫助
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通及
祭事之屬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
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
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鄭氏曰副褙
王后之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

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澄曰服大刑謂以大刑加於其身也大服者天下之人見周公饗此盛祭皆以為當然無不心服也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以祭宣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為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夸詞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遊大蜡天子之祭也

音杓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鄭氏曰不言春祠嘗在東方王東廵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祭枋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孔氏曰魯在東方朔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廵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狩乎竟故也或曰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廵則魯闕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祭不可闕陳氏曰春言社則秋獮亦祀方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祭言獮則春社亦蒐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方氏曰初嘗烝春社秋省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

禮有所隆爾馬氏曰天子大蜡八而魯以周公之功故
得用之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郊者
祭天於南郊以祈穀而以后稷配也自季夏六月以下
言魯之得禘祭禘者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
也君卷冕以下為夏禘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
四時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禕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
於大廟也蓋杓祠烝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
禮則與諸侯異與夫春蒐之祭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
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犬朝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皆
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孔氏曰周公大廟似天子明
堂魯之庫門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
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清江劉氏曰以詩書禮
春秋考之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天子有
皋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皋應畢明堂位所
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陳氏曰古人出
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以金則取

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故司馬
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
小司徒皆云玉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于市此皆天子
之政也方氏曰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官止
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

山節藻梲山節藻梲廟重檐刮楹達卿反拈出尊崇拈康圭疏屏

大子之廟飾也我專悅切惟音楹重平聲楹以古切利
若八切達卿去聲廉音狀屏並聲切

鄭氏曰山節刻楹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

浸廟重屋也重檐重承駢材也刮刮摩也鄉謂夾戶窻

也每戶八窻為四達反拈反爵之拈也出尊當尊南也

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

高也康讀為允龍之亢又為高拈亢所受圭真于上為

屏謂之樹今浮扈也刻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孔氏曰

此論魯大廟之飾櫨盧今之斗拱也朱鸞梁上短柱也

重檐者就外檐下辟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楹柱

也刮者以密石摩柱鄉謂窻牖達者謂牖戶通達拈築

主為之兩君相見飲酒既獻反爵於拈上故謂之反拈

等在乎兩楹間拈在尊南故云出尊崇拈康圭者亢舉也
為高拈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天子外



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淳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云淳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陸氏曰天子之楹斲之籠之加密石爲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出尊使尊見馬康主使圭安爲康讀如字方氏曰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坫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坫在尊外故曰出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凡物措之則康坫以措圭故曰康輔氏曰反以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備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經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鈞古庚也
乘去聲

鄭氏曰驚有驚和也鈞有曲與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鈞曲也與則車將曲與謂曲前闕也虞贊宋有鈞矣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輅各挾時代所稱意者殷周始稱車爲路爾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新安王氏曰舜時始有驚和故其路

謂之鸞車夏始有駒車殷人重木路周天子乘玉路封
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
王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
王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統注謂為典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綬當為綬讀如冠鞋之綬有
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綬謂旂旄牛
尾於杜百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黃鉞右東白旄以麾
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
麾以田也孔氏曰此論魯有四旂旌旗虞氏之綬但注

旌竿者未有旒絲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旂竿首又有
旒綵大白謂白色旗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
之色無所畫也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舜惟見旂
常爾至夏則復綬之以羽旒綬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
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
致飾矣故曰綬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為旂也大帛即
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旌也唯麾不在凡旂之數
故特以綬名之

夏后氏駟馬黑龍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龍

駟馬四馬也黑龍黑首也周人黃馬蕃龍蕃音煩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
一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三代俱以鬣為
一尚尚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方氏曰馬以毛物為
一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鬣言之陸氏曰魯
一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黑鬣即視乘
一驥白馬黑首即視乘輪黃馬蕃鬣即視乘駟然駱馬黑
一鬣夏后氏猶以為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為白黃馬蕃
一鬣周人猶以為赤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二為
一故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牲周駢剛

明也

孔氏曰魯用三代牲駢赤色剛牲也駢言剛則白亦剛
一白言牲則黑亦牲也方氏曰剛公羊氏作犗蓋牛也牲
一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牲
一可知故湯用玄牲釋者以為未變夏禮也

秦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
一尊也

著五
也切

孔氏曰此明魯用四代尊有虞氏尚陶故秦用瓦罍猶
一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無足
一其餘秦壘犧象並有足也方氏曰秦司尊彝謂太古之
一瓦尊山壘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壘尊非謂諸臣所酢

之量也以山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者地而已殷斝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高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爵者首也又上尊

孔氏曰此明魯有二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土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木稼學稼也周爵或以土為之或飾之以玉方氏曰爵為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陸氏曰琖以齊言學以邑言爵以酒言知然者魯齊亦或謂之琖酒也著一名學彝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學周以黃目

方氏曰灌尊所以實裸邑之尊也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灌尊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學畫為木稼黃目以黃金為目鄭氏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勺切

方氏曰勺用以酌酒者孔氏曰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

本合而未微開也陸氏曰龍勺為龍頭滿勺為見頭疏勺為雉頭

土鼓黃梓葦簫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黃音擊梓音搏葦云鬼切葦音

孔氏曰此明魯用古代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鼓黃梓以土塊為梓葦簫謂截葦為管鄭氏曰黃當為由

簫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四代虞夏商周也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

繩革之聲故也以由為梓未有斷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簫未有截竹之階故也拊搏拊擊與書言屢擊鳴球搏

拊琴瑟同義玉磬玉琴皆堂上之樂琴言中不言小瑟言小不言中互相備也陸氏曰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拊取聲淺擊取聲深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禮記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曰魯

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象周之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按成公六年立武宮公

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是成王褒崇魯國而已武公之廟立而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

公之廟立而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



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輔氏曰觀此篇所載成王之賜伯禽未必如是之備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大祖而開國實係魯公然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為比若武公乃伯禽玄孫毀廟後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場公之廟毀而復立場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場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逆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甚非春秋之旨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夏后氏之序也魯宗廟學也預宮周學也預音

孔氏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庠以藏菜盛鄭氏曰庠序亦學也魯宗廟師暨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方氏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頤宮頤宮者半辟廱之制孟子言殷為序周為庠而此以夏后為序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器也

喚音黃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市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方氏曰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陸氏曰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其以為夸一也

夏后氏之鼓足殿楹鼓周縣鼓也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虞也殷頌曰植我鼓鼓周頌曰應陳縣鼓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謂之鼓足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虞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媧古切

鄭氏曰垂充之共工也叔未聞女媧三皇承宥犧者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孔氏曰笙所作調和之鐘叔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聲解和

也縣解離也陸氏曰和鐘編鐘也離磬特磬也陳氏曰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笙簧始於女媧氏黃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竿笙簧十三或十九竿簧三十六

夏后氏之龍箎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其音笙虞其地切畢所中切

孔氏曰此明管有三代樂縣之飾筍飾以鱗此并云夔者蓋夏時箕塗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箎虞殷則於箎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鐘磬也箕扇也言周畫縵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鄭氏曰箕虞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箕飾之以鱗屬祖曰虞飾之以羸屬

屬箕以大版為之謂之葉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絃也周又畫縵為箕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箕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箕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翼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敦音對以

音推唯女展切胡音胡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方氏曰曰敦曰璉曰瑚曰簋所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

數也陸氏曰兩敦黍稷四穗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
麥芘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楮稷澄按簋是盛黍稷
之器其盛稻粱名簠

俎有虞氏以祝夏后氏以嚴殷以禋周以房俎

禋與房同切

鄭氏曰祝斷木為四足而已嚴之言雙也謂中足為橫
距之象禋之言祝也謂曲祝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
下兩間有似於堂房孔氏曰祝有四足虞氏未有飾飾
藏必間有橫周謂此俎之橫者為距科枳之樹其枝多
曲梳股俎仰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
橫者似堂之堂橫下二消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方氏
曰祝者斷木為足無飾飾也嚴者於足間加橫木為柱
為立橫為嚴也禋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梳之形陳氏曰
嚴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
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
也少牢禮言俎距比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
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字如切獻素可切又如字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孔氏曰獻亦梁梁是
希疏之義方氏曰楬豆未有它飾以木為柄若蟠氏之
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

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臨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以祭祀之豆爲疏刻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皆漸增其飾也陳氏曰揭者木之屬也以木爲之則無飾揭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攝以言其用

有虎氏服綬夏后氏山綬火周龍章

綬音

鄭氏曰綬冕服之鞶也鞶始作之以尊祭服垂湯至周增以黃文後王彌飾也天子備馬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絺苧而已孔氏曰此論魯有四代鞶制處氏直以章爲最末有異鮮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士絺苧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馬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祭之高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高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霽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

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
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
與肝為主而已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有陰
陽之異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
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於色為赤也殷尚白勝
青故祭肝於色為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於色
為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非尚也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
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按儀禮設寧
上玄酒是周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
言尚非也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
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僅足以為壇而已酒
則味成而可薦為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二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
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魯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
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
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氏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

官魯是諸侯按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記者感是於魯因舉四代之官本數言之方氏曰周官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大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為言豈其然乎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象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蓋頌言四代瓦言三代簠言四代其性其通言二代報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簫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篋虛舉三代可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音經嬰音經

明士刀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綏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文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嬰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嬰旌從造車嬰天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嬰皆戴璧垂羽諸侯六嬰皆戴重大夫四嬰士二嬰皆戴綬孔氏曰此明魯

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綱社以練又以練為旌殷
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它物飾
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為鬃髮上戴璧陳之以韜旌車前
文崇牙鬃髮是飾鬃髮此是喪葬之飾方氏曰公西赤
志孔子之喪曰飾棺槨置鬃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綱練
設魂變也正謂是矣陳氏曰容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
棺槨之飾亦有鬃髮真鬃髮同者為欲使勿之有惡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矣若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
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繼之於後美大

魯國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挹其多者言
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
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
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
資禮樂也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助也
此蓋盛周公之德爾春秋時魯二君弑云君臣未嘗相
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王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
能為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



子禮樂哉澄按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禮樂之
為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為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
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為之掩護以為成王伯
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禮大記第十

鄭氏曰禮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如死小飲大飲殯葬之
事方氏曰禮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
者為主故名禮大記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
節非是逸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廢牀徹髮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
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起於男子之手

婦人不起於男子之手

婦人不起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內皆婦為喪者將來問疾也徹縣

子禮樂哉澄按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禮樂之
為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為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
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為之掩護以為成王伯
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禮大記第十

鄭氏曰禮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如死小飲大飲殯葬之
事方氏曰禮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
者為主故名禮大記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
節非是逸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廢牀徹髮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
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切音焉讀音曉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內皆婦為喪者將來問疾也徹縣

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
軒懸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
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牖下或爲墉下殿牀廢去也
夫始生在也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衰衣則所知者新朝
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
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賓客
將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添衣續新綿易動掩置口鼻
之上以爲使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
之手君子重終焉其相襲處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
禮也又皆婦者蕭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
懸君憂自其疾時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閉於耳矣撤而
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季氏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比
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方氏曰北牖與
郊特牲北牖同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孔氏曰此篇所
記皆撰諸侯以下君謂諸侯東首東方生長向生氣也
養疾者齊玄至病困改服易羔裘玄冠服朝服也馬氏
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
不襲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昔者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

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通皆
歷切

鄭氏曰死者必皆正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

或謂之適室寢室通爾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

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

處也孔氏曰諸侯有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一曰小寢夫

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

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世婦是諸侯之次婦大夫妻曰

命婦而云世婦命婦等與世婦敵故互言命婦死於正

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世之妻未爲夫人所命

則死在下室至小歛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

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

適寢是寢室通也澄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

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

婦以其名辨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

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爲適妻

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

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

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

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箕虞之類孔氏曰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箕虞之類為階梯也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堂杯麓之官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階中屋後危止

面三級掩衣授于前司階受之階自西北聲音闐闐動真切檀衣考切稅之亂切就戶高切掩衣危危切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褱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頡赤也玄衣赤裳所謂緡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褱衣學屋翼升東祭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當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臣

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
公以袞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
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
上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纁也
世婦大夫妻其上服唯禮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
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
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
其弁也士妻以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祭者得者
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東西兩頭為屋簷
甍下攸言甍大夫以下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即屋
翼自此升也中屋簷者當屋東西之中後屋上高危
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
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
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奠飲所復之衣
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
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
祭者復者投衣畢往西北祭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
東祭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
幽陰而下也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
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至於士自夫人至于士妻各以其祭服之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而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搵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然而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存乎之情苟可以死生而肉骨者無不為已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乘既權切轂工本切

鄭氏曰私館即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餼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

而去之衾殮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孔氏曰絰緇衣下曰衾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於文為駢本但

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方氏曰稅

與衾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衾此其所以異復各以死者

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



士妻以稅衣禮衣有柩稅衣亦有柩復弁而柩下垂故

不以柩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孔氏曰殷以上貴賤復同時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孔氏曰氣絕存乎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後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右記初終後凡二節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故哭有聲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止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



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姊妹之女孔氏曰此明人君初喪哭位按既夕禮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舍商祝入當牖北面故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士喪禮主人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禮言之衆人在其後又六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等故稱命廟王之入翼室惟宗室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進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上卑故在堂下北面按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障之內命婦則子婦也姊妹謂居姊妹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山陰陸氏曰卿大夫

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為卿大夫服
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為內命
婦服視卿大夫服歟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
悉遠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
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上居東
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
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容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
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
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此明大夫初喪哭
位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
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立哭此是為喪來
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願父兄子姓及姑
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容及下文士容略可知也皇氏
云凡哭君與大夫爵位尊者坐卑者立故君喪子及夫
人坐卿大夫皆立也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
非命夫命婦者皆立也此等卑非對死者為尊卑若今
所行之禮與古異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
則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孔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一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也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爲寄云傷切
爲母爲其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

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明君

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寄公失位之君

也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

大夫皆至庭大夫於君命至門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

君命亦然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主人無事

則出迎大夫若來弔當小斂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

告不出迎也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

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

寢門外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

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

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投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
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
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說墨與切投初
治切然而審切

推者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
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歛之後寄公
東而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
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速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
自西階不居當主位也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

國賓在門東者本是吉禮行和乎之禮故稱主人之位

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尸在堂上故鄉之也寄公
小歛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
歛後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士之喪大
夫身親來弔士不出迎大夫於門外其大夫若與士俱
來則立于西階下之南東面主人降西階下南面拜之
拜訖即西階下位在大夫之北與大夫俱東面哭若大
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大夫北面必北面者凡特弔皆
北面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歛則

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歛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前明男子迎賓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此時在堂上北而也小歛之後遷尸于堂故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

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歛衾去死友小臣揆齒用角柶綴足

兩燕凡君大夫士一也

衾荒切去死起呂切揆奇切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謂者也士卷柶曰士死於適

室撫用歛衾去死友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

俟沐浴孔氏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于牀

離初死処近南當牀前所謂正尸也撫覆也歛衾者大

歛之衾被也遷尸在牀尸歛衾覆之楔齒楔柱也柶以

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

柶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

几於是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

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

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繻屈之盥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綿巾

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盥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說吐活切繻均必切抗苦來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

氏曰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編汲水瓶索也遽促於

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

升盥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

下盛浴水緯是細葛除垢為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

燥如也謂如平生得常之日也浴竟小臣剪尸足之

外宜別故毋容用內御舉食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

爾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非憲亦其所司故使之

汲水焉料以木為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

沐梁甸人為槿于西牆下閭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爇之

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爇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

沐用瓦盤拒用中如它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弄于坎比

何切聲音從重手聲高音歷者諸計切辱狀味

鄒氏曰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濡以為沐也浴沃用料沐



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卷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
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梁稷皆謂用
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主郊野之官從土盤甕將沐甸
人爲土盤甕于西牆下以糞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
重甕謂縣重之甕是瓦甕受三升以沐米爲甕實於甕
以疏布罽口繫以篋縣之覆以葦席也折於上堂管又
三升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漸汁往西牆於從甕中
糞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比厠以然甕沐汁糞
然也糞汁既管人取以升階投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
木瓦盤貯沐汁用中拭髮及面拒肺也清也書者如平
生小伯剪手水治須髮平生也清謂煩推其髮清謂不
淨之汁所濡濯汁葉坎中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坎
南順廣尺輪二尺濬三尺南其壤此沐汁葉於坎則浴
汁亦然沐與浴俱有材有盤浴云用料沐公用盤故云

文相變

○君設大盤造冰馬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
席君大夫士一也

席一報切併步頂切種之
善切第側里切含胡略切

鄭氏曰造猶內也種第袒實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
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飲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

上不施席而遷尸爲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椽併
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
小爲周禮天子夷盤士容禮君賜冰亦明夷盤然則其
制宜同之孔氏曰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內
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袒露第筭谷時
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
節各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含竟並
有枕含襲及含皆有席也注云既襲謂大夫既小斂謂
上皆其死之明日者天子諸侯三日而設冰也

○君綿冑繡緇旁七大夫玄冑繡緇旁五士緇冑緇
緇綱旁三凡冑質長與手齊緇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
夷衾質緇之裁猶冑也
冑質報切 繡音肅 緇
色戒切 數才再切

鄭氏曰冑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緇冑之下帛韜足
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冑謂襲
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冑制如直囊作兩囊各縫合
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上者曰質下
者曰緇其用之先以緇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
質用錦緇用黼緇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緇以
結之也大夫緇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上玄下纁
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緇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

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歛以往往猶後也小歛前有冒小歛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義猶冒也者言夷衾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縮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裳及夢綴也

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簾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華徒然切
葦云莞切

鄭氏曰簾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小歛大歛所用之席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簾也按士志禮記註疏謂下莞上簾經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簾謂小歛也大歛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歛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

○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繡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兩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鄭氏曰絞給不在列

鄭氏曰絞既歛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

天地之終數也士魯禮小歛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絞衾不在列以其不

成稱不連數也小欵無紵因紵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孔氏曰以布爲紵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紵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紵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欵之也陳衣謂將小欵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紵給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欵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比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給五幅無統不辟給各切又音望此當覽切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指纛朝服十五寸小欵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人欵之絞一幅三折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衾被識矣生時禫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容禮大欵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孔氏曰布絞縮者三謂取布三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謂又取

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布綫者禪被也
皇氏云綫置絞束之下擬用舉尸全按記文綫在絞後
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歛若大夫上各一衾至
大歛各加一衾其衾所用與小歛同但此衾一是始死
覆尸者一是大歛時復制士既然而大夫以上亦蒸君
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為祭按雜記篇注襲禮大
夫五諸侯七士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歛天子當白
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白稱者
與上公全數言之凡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嚆取之
便也大夫士小歛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歛衣多故南
北亦取之便也絞之與綫二者布料雖皆如朝服十五
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為三不辟辟孽也辟讀為孽假借
字也小歛之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大歛之絞既小不
復孽裂其末也小歛絞用全幅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
強也大歛一幅分為三片者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
多故須急也統綴於領側若被識者領謂被頭側謂
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
也澄曰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開開也蓋小歛之
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歛
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

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爲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爲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爾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剪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剪開也衿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披斂衾直鋪布給橫鋪斂時先緊捲布衿以已裏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

之五也

小斂之衾給服不倒若無衾大夫士畢主人之給服皆原

衣受之不以即陳

禮記

卷三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槪者不陳不以斂孔氏曰小斂十九陳不著之但用裏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下倒在足也君無槪者君斂悉用已衣不陳用他人槪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槪者也祭服言衣之美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大功以上槪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如皇氏意臣有致槪於君之禮但君不陳

不以斂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禭大夫士雖有不
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禭其義俱通故兩存焉廬陵胡
氏曰此謂小斂君不以衣禭大夫士若大斂則君禭登
曰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為句雖奇而鑿且此
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
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
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禭
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已衣無禭衣雖有禭衣不用也大
夫士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繼用它人之禭服親屬
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禭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
者用之以繼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屬之禭則須將
命卷七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異
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音福

鄭氏曰褶衿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算數也所有祭服
大斂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
挾主人之衣故用複若禭亦得用袷故士喪禮云禭以
褶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袷音毛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孔氏曰袍有衣

以表之不使禪露也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
云士製用褻衣小斂有袍大斂亦有袍若大夫製亦有
袍雜記子羔之製繭衣裳是也公則製及大小斂皆不
用褻衣雜記公製無袍繭製輕尚無大小斂無可知陸
氏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齊之隱取衣者亦以儀升降者自西階禮記

鄭氏曰取猶受也澄曰儀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
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禮記

鄭氏曰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緋綉綉

當昇之製衣也製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孔
氏曰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製衣亦不用袍列采謂五方

止色非雜色緋是細葛綉是麤葛紵是紵布不入不入

陳之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社結絞不紐禮記

孔氏曰此明斂衣之法前已言小斂不倒大斂亦不倒

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皆者大斂小斂同也社

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

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

無復解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鄭氏曰衽向左反生

時也

○君之饗大胥是飲衆胥佐之大夫之饗大胥侍之衆胥是飲士之饗胥爲侍士是飲胥當讀爲士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掌禮事胥當爲祝生之誤也侍猶

臨也大祝之職大饗皆欲悉祝卿大夫之饗掌飲士饗

禮商祝主飲孔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君饗使衆祝

饗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

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饗祝卑故親飲士之

饗饗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飲也士饗禮士舉薦是也

也商祝祝習商禮者登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也

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饗祝

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

下大夫饗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飲役者故雖身親

莅事而久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

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養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

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

飲大胥四人親飲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

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

也大夫之飲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飲士之飲

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飲

飲者既飲必哭

謂士之友四人自始

孔氏曰飲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有恩令
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飲竟皆哭不啻同人之哭也
士與其執事則飲

鄭氏曰飲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矣人執之孔氏曰
釋前士是飲義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
喪所則助飲若不經共執事則義惡之不使飲焉
飲爲則爲之壹不食

孔氏曰生經有恩死又爲之飲爲之廢一食渣可上言
既飲必哭蓋通爲大骨衆骨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
專爲士一生嘗共事死又與飲者言其情厚於大骨衆

胥等也

凡飲者六人

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凡飲者袒遷尸者襲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孔氏曰凡飲謂執大小飲事
多故袒爲便遷尸謂大飲於地乃遷尸入棺事少故襲
右記小飲大飲凡三節

小飲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飲卒飲主人馮之踊
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繫帶麻于房中

馮音德袒音但說吃
切髮音毛髮則本切

孔氏曰此明人君大夫士小歛之節初時尸在滿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歛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向歛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小歛主人不和今方有事故袒衣也髮者幼時剪髮為之至年長則垂看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若父死說左髮母死說右髮二親並死則並說之小歛竟卷事已成始說髦括髮以麻以用也人君小歛說髦竟括髮用麻士既小歛亦括髮但未說髦爾婦人髮亦用麻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髮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歛卷髮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歛於死者俱三日婦人之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製經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管略少變故因髮而製經也長樂黃氏曰士卷禮小歛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髦于室士卷禮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歛馮尸之後括髮免髦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持主人未製經爾又卷服斬華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卷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舉芳

孔氏曰此明士之憲小歛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歛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歛竟相者舉尸將出尸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于下堂拜賓也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存敬之心也方氏曰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爲戒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

說辭也若知氣有什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細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

亦拜寄公夫人於堂；大天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泥拜衆

賓於堂上泥切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於之孔氏曰此明小歛訖拜賓也君謂嗣君小歛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歛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内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御妻曰内子



大夫妻曰命婦不云命婦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衆賓士妾賤故泥拜之亦旁三拜也此記唯舉君寢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之寢拜賓亦然故士喪禮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以上皆皇氏說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飲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妾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飲後拜命婦及拜士妻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大夫上家小飲後拜賓同故也此記大夫士之寢小飲後拜賓與上文喪小飲特文類其義命婦皇氏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寢即位而免乃奠帛者親表如

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切切

鄉氏曰即位阼階下之位也有襲經乃踊等卑相繼也母之寢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飲則免乃奠小飲奠也始死弔者朝服楊裘如吉時小飲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飲子游趨而出襲帶經而入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畢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位乃踊也



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
爲尊故注云尊卑相變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
又序東序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
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人飲乃成服所以異於父
也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飲之奠弔者襲衰加武者
未小飲之前弔者喪上有楊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楊
衣今小飲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拊襲衰上楊衣也加武
者上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經者帶
謂要帶經謂首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經若無朋友之
恩則然帶唯經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
者踊三者三是真主人更踊也凶冠武與冠連不別有
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內冠亦不作免也山
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然則袒括髮
括髮袒亦相變加武著不以居冠弔居冠屬武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古代
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
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飲可爲
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鬻鬻角以爲斟水手壺漏水
之器也冬漏以火鬻鼎沸而後沃之比單壺氏所掌也

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不縣堂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燧孔父曰此論君及大夫士小飲後代哭之異賓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更主單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茅旣放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遂無准故取鼎燧水用虞人卜筮者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單壺氏訪司馬自臨視縣漏器單壺氏云凡春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不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婦南鄉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

鄭氏曰賓出徹帷居與大夫之禮士卒飲即徹帷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賓出後乃除帷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以下通明小飲後尸出在堂時法哭尸于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奔喪未小飲而坐則在東方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客有無後無無主人爲云無切下同竟與境同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阼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孔氏曰此明小歛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客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天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客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

哭也故士客禮君使人弔徹惟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客無主使人攝者禮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客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上行

一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
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容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
及以襄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
無得無主也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
命也無爵者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
係於為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人之於卷也惟其情之
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
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姓來初
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
其人而應之有所辭則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領賓而
欲弔者之不虛辱爾若如注說則為後不在必身無爵
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
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
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為主者有
一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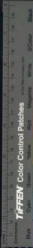
右記小飲凡一節

若將大飲子并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
于飲上卒飲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舖音吳切
又音敷



鄉氏曰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卷子亦弁經孔氏曰此明君大歛之節成服則著卷冠弁經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歛其小歛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鄉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旣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嬖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階上供大歛也商祝鋪絞於衾衣等故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卷祝之屬周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歛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歛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卷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歛也士之卷將大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此明士歛之節士卑君不視歛故君不在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飲衣踊飲衾踊飲絞給

踊
乳氏曰此明孝子貴賤踊節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飲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已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

與必踊

詞音俱又

禮祭祝

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舉

手于盤上也飲上即飲處宰告者飲畢大宰告孝子也

宰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飲於

棺

大夫之卷將大飲既鋪絞給衾夜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序端卿大夫
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西東
向遷尸卒飲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
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鄉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

辟凶邪也釋菜禮問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
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
飲也孔氏曰此明大夫飲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
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坐止門
外者君臨臣喪坐視禭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上
人故不將坐入對尸極坐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
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
上之東是適子臨飲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
右君升則主亦升立君之北中房之外面向南俱欲
視飲也喪尸者鄉鋪絞給衾衣而君至今到位畢故舉
奠衣曰撫以手持之也凶命婦君之世婦馮謂執持服
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
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
者所馮同也凡馮尸必坐與必踊悲哀之至孔氏曰
此明撫尸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
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
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
并云馮通言爾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
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
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

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等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按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入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殯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衣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拘也言奉若不能姑在馮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歛凡一節

君於大夫世婦大歛焉爲之賜則小歛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歛焉

方氏曰小歛在先大歛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歛而往者禮之常小歛而往者爲之賜也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孔氏曰君於大夫大歛是常小歛是恩賜世婦謂內命婦爲之恩賜則小歛而往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歛入棺加蓋之後而

君至也

夫人於世婦大歛焉爲之賜小歛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歛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孔氏曰於諸妻謂姪婦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歛焉若夫人姪婦等同世婦當大歛爲之賜小歛焉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入立于後據者進主人拜於廟君釋言祝而踊上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辛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祭君之來也祝負壙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

答已孔氏曰君於大夫雖視大歛或有既殯之後而始
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
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
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
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
也擯者進於季子前告使行禮魯贊曰相此云擯者以
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
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祝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阼主人在
庭踊畢則釋此殿奠于頤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
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子門外君使入命及說
奠士乃反入設奠上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
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
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
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
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御也世子
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孔氏曰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
君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

婦人爲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卷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徃弔之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君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送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

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下臣稱大

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飲云主婦尸西以大飲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大夫士若君不葬而棺不具則奠君退必奠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為服孔氏曰臣喪大飲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

弔于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宜經免布添衣也不散帶為人君變貶於大歛之前既啓之後也若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為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

高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應氏曰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又凡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二問再問瘞則君或撫或踊奠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瘞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知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亦子視之奠若子弟之矣

右記弔臨凡一節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

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

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必

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地以是差之上

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

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

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時僭也孔氏曰天子四重之



棺大棺八寸屬六寸柩四寸水兒革棺共六寸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柩四寸所餘大棺八寸屬六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柩是從外向內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不綠錯子

孔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錯也雜金錯者尚書云黃金三品黃白青色

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錯不用牙金也士悉用玄亦用牛骨錯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繒貼著於棺也澄按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貽四邊貽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挾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蓋用漆三社三束大夫蓋用漆二社二束士蓋不用漆二社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柱小要也孔氏曰用漆謂漆其柱合縫處也柱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柱每當柱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柱三束大夫士橫柱有二每柱有束故云二柱二束士卑不用漆柱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鬢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鬢音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鬢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孔氏曰綠即棺角士賤以物盛髮爪而埋之澄按古讀角虛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誤用綠字篋原昌切與角雖不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編即綠則棺中四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若依定本改綠為琢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為角

○君殯用棺槨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槨置于西序

塗不雙于棺士殯見柱塗上帷之

幬物也切槨才完切幬音直登其器切

鄭氏曰幬猶取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雙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櫛不題漆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櫛不題漆象椁其它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牆下就牆櫛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櫛中狹小裁取容棺

帷之鬼神尚幽暗也士達於天子皆然乳氏曰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輔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棺中輔外以木最聚輔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緇輔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輔內亦最木輔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最木於上雖不題湊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大夫殯以幃謂棺衣幃覆之大夫幃覆則王侯並幃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幃又不四面墻以一面墻西壁而三面墻之又上不為屋也塗不暨于棺王侯塗之而攢廣夫棺遠大夫棺狹豈使塗不及棺爾士掘肆見衽其衽之上出之穴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帷幃也朝夕哭乃撤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五蒸切種讀男切腊音昔

鄭氏曰熬者煎殺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感此婢使不至棺也士祭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此婢聞其香氣食之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大用麋

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此呼

○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主
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二采三貝黻嬰
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纁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
一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纁二披用纁音弗諸乘呂切偽
又才加切嬰所甲切戴丁代切
披彼義切強讀為嬰就音違切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曠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
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柩也上布帷布荒
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
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爾偽當為帷或作于房之
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
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容衣以青布柳
蒙宮室綠池於荒之瓜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
魚懸於池下掄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纁而垂之
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
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畫
梁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



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翼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寔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翼是也綬當爲綉讀如冠鞋之綉蓋五采羽注於翼首也孔氏曰惟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者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膏也天子主有四注屋四面承膏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綵繒爲之長文餘如幡畫幡上爲雉時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鬱黃火三列鬱三列者黃謂柳車上覆鬱甲也鬱荒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天敵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敵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僞荒者惟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繡紉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繡爲紉連之旁各三尺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鷲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綉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縫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瓜內之子以穰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文絡齊上也繡翼二敵翼

二畫是二時戴者髮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梓則障
匡二畫翻二畫敵二畫畫髮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
子八翼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
車池雖振容又跡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
拂池也若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
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
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仰材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
故有六戴纁披亦用路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
於帷外入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故左
則引右敵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惟畫雲氣二
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敵錦
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三玄也齊三采降黃
黑也貝亦降二也髮降兩鬪髮角不主止用五采羽作
綬無紋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
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榆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用玄
緇四紐連四旁也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爾髮降
二敵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
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山陰陸氏曰天子八翼皆戴璧
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綬戴玉者必

戴綏戴綬者不必戴玉綬旒也

君葬用輜四綳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綳二碑

注音從市專切下同
如室綳並疊比必刊切

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綳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氏曰大夫儀輜此言輜非也輜當爲輅聲之誤也輅
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輅車輅車也尊卑之差也在
棺曰綳行道曰引至塋將窆又曰綳而設碑是以連言
之碑輅輅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
則出宮而止至塋無矣綳或爲率孔氏曰此明葬時在
路辱卑載柩之車及碑綳之等輜國皆當爲輅輅則登

車在路輅輅尊卑同用輅非謂輅綳有凶備碑有二

入子則六綳四碑羽葆以爲羽注於柄木如蓋而御者

執之大夫二綳二碑各一孔樹於塋之前後綳各穿之

也上二綳無碑手跡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

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

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當云引

而云綳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故鄭云連言之至窆時

下棺天子殯用龍輜至塋去輅車更載以龍輜以此約

之謹度殯以輜葬用輅明矣大夫朝廟用輜殯與葬不

用輅也士朝廟得用輅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輅軸天

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稱君二綯二碑謂每一碑樹兩楹也

凡封用綯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成君命毋諱以

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鄭作空或鄭
身屬或諱音華

鄭氏曰封周禮作空空下棺也封或皆作斂禮子曰公

輸若方小斂較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

斂與斂尸相似成讀為絨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

紼於柩之絨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統碑間之鹿盧

挽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空使輓者皆繫紼而統要負引

爵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

人君之卷又以木橫貫棺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

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絨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

唯天子葬有隧齊人謂棺束為絨繩或為絨孔氏曰

此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卷車之

綯以繫於柩織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

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

綯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止下棺之

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絨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為縱舍之節每一鼓漸



縱縛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縛二碑前後二縛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縛於壙之兩旁人挽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縛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縛前後用四縛其餘兩縛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縛其餘二縛在旁人持而下棺耳云縛去碑謂前後縛耳在旁之縛無碑也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鄭氏曰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大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孔氏曰諸侯用松心為槨材大夫以柏為槨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按檀弓柏槨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祝昌六切甒音武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孔氏曰此明棺槨之冊

廣狹所容祝如漆桶是諸侯棺槨所容也壺是漏水器
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方氏曰祝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
知君必以祝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樽虛篚大夫不裏樽士不虞篚

鄭氏曰裏樽之物虞篚之文未聞也澄曰此蓋言君之
樽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篚大夫雖不裏樽而猶有虞篚
也士則并虞篚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
喪門之外叔殺門之內執之大夫言殯在其次則杖即位
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
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切

公起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入君禮

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
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
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若不敢敵之也卜
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
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為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

俱為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此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
在室者若嫁為它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互
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
為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
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
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輟斂之不敢拄
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
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
夫輟子輟則大夫去杖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輟杖是也
天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
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
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輟杖
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欲杖也有事於
尸謂虞及卒哭禘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
輟杖者君謂世子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辭云君
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則大夫輟杖敬嗣
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
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
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輟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

婦之命授人杖朝知字為

云為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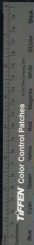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卷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孔氏曰此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為大夫有父母卷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欲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慈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記云大夫之卷不舉命婦而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道子所存望之後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欲去其杖鄭氏曰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心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子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斷當切

鄭氏曰杖以卷至尊為人待而襲之也孔氏曰杖雖大祥弃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它用弃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汚

右記卷杖凡一節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
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食者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
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
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此明君喪食之禮財謂
穀也每日納所食之米朝唯一溢莫唯一溢作之無時
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按律歷志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
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曰溢則米二
升與此不同古稱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升爲石

案內子爲妻者互文也欲見與喪與大夫同山陰陸氏
曰子爲夫人之命去杖斬杖於此取中爲在去杖與
杖之間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
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
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此明士之杖節二日
而殯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
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

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倍

孔氏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外之位禮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言與去杖同不得輯也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夫杖同

大夫上哭殯則以哭柩則輯杖

則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十九兩有奇

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

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

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

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容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

云無筭士賤病輕故䟽食䟽糲也食飯也糲米為飯亦

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貧弱恐食粥傷性故言

䟽食水飲也

大夫之妻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䟽食水飲妻妾䟽

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上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蔬食水飲孔氏曰此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按密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豫臣其餘皆衆臣按檀弓主人主婦歡粥主婦謂女主也。

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蔬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鄭氏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褻者盥食菜以醢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醢酒。

鄭氏曰盛謂令時杯杆也褻竹筥也歆者不盥手飯者盥孔氏曰此明食之雜禮歆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褻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醢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問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醢醬種而飲醢酒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熊氏云此捉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醢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

孔氏曰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

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澄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樂音者

孔氏曰此論大功喪食之節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入樂之

此必

孔氏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總麻再不

食謂小功容殤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

總麻言之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鄭氏曰義服恩輕也言故主者闕大夫君也孔氏曰若

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

卷七十唯養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為其

氣微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致送之

屬也七十居處欲食與吉時同

父之友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若食者嗣丁父之友

食之皆同辭音送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孔氏曰已有尊者賜食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梁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右記喪食凡一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言始占切枕之鳴切
由考內切禮音善

耶氏曰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孔氏曰此論君大夫士初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孝子居於廬中則於苦頭枕於由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杜張主切
補音眉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也既葬故大夫士得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通音

孔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處為廬鄭氏曰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日蓋廬於東南



角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此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子事猶不私言已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挺無事之時此有事須口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經帶者變懸服而手則輕可以此事

也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既未卒哭王事入於已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令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我使國君當亦弁經也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容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堂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

堂與房為角一

孔氏曰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方氏

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葬在下則曰事

既祥黜禭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詩切釋
大成切

方氏曰黜禭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禭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鄭氏曰黜禭禭室之飾也地謂之黜牆謂之禭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氏曰祥太祥也黜禭也平治其地令黑也禭白也新塗禭禭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禭室中也禫之日致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鄭注禫踰月定本禫作祥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口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吉

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即行吉

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

祭乃復寢按問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



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云不復宿殯
宮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長

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一月不御於內

而已然蓼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王統之不杖期當與

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

歸

鄭六曰歸謂歸夫家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爲母及

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唯在大功者按

喪服女子爲父母卒於折筭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

畢可以歸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鄭云卒哭可以

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矣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

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曰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

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

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歸也孔氏



曰公上大夫有地之君其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曰公之喪入夫士者此君下之臣也知此公是有地之公士大夫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而歸故知非正君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波謂正君與此殊也山陰陸氏曰言侯著哀之殺早矣地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此明庶子適喪歸家之節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第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至卒哭乃歸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孔氏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右記喪次凡一節



KEVIN DIL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ITTSBURGH, PA, U.S.A.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n Indic script, likely Devanagari, on aged pap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different script or dialect.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discoloration and some ink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M97734 410



此篇沈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其事瑣碎不一
之謂雜又兼它事非喪禮者亦附記焉故名雜記

復諸侯以衾衣冕服爵弁服

衆切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
衾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衾猶進也孔氏
曰諸侯用衾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
自衾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
鷩冕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
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



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褻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或
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

狄也喚切

五九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素沙製之如今桂袍襖重繒矣孔氏曰此明婦人復水婦人衣有六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揄狄以下至於稅衣不繒謂衣裳有表有裏似漢時桂袍下之襖以重繒為之也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禮切

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禮衣侯伯夫人

自揄狄而下士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

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褻衣者始為命婦

見加賜之衣也孔氏曰此明卿大夫以下之妻復衣始

命為內子上所褒賜之衣曰褻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

此衣亦以素紗為裏其餘如士謂鞠衣禪衣之外其餘

褻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褻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

等亦用褻衣也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招魂奠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按士喪禮復者一人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復者各依命數也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西為上西北皆佗故也○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按詳注切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袞衣如於其國也通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綏綏謂旌旗之旒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孔氏曰五等諸侯朝觀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檢館舍則復魄之禮與在己本國同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車轅向南左轂左東也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也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復於四郊是也山陰陸氏曰綏旒也以其旒復旒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廬陵胡氏曰禮言綏

凡數處鄭皆讀為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米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後不知彼王禮也

其輅有棧縹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

遂入適所殯唯輅為說於廟門外

輅千見切棧呂占切說止奪切

鄭氏曰輅載柩特殯之車飾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柩

棧謂籠甲邊絲縹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縹則輅用

亦矣輅象宮室其中小帳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

尸而時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牖裳帷也適所殯謂兩

楹之間去輅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柩自外

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為異者

柩入自門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作階其殯必於兩

楹之間者以其不死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遂

也孔氏曰輅謂載柩之車四旁有物棧垂象鷩甲邊絲

也輅下棺外用縹色之布以為裳帷於此裳帷之中又

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至廟門

不毀去裳帷遂入殯宮殯為餘物不說唯輅一物說於

殯宮門外廬陵胡氏曰裳用縹則輅與棧皆赤也以玄

纁對爾鄭謂輅如縹飾之縹取縹赤也按大夫以白布

為輅宜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

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後如於館死則其後如於家

鄭氏曰綬亦縵也大夫後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爲鞵而行至於家而說鞵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輜車中

鄭氏曰大夫鞵言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惟俱用布

無所別也至門亦說鞵乃入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輜讀爲鞵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輜曰輪無輜曰

陰周禮又有履車天子以載柩履聲相近其制同乎

輜崇參半乘車之輜諸侯言不毀棺大夫士言不易車

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輜也廟中有載柩以輜之禮

此不爾孔氏曰大夫以白布爲鞵不以積草染之物死

及至家皆以輜車至家說鞵唯輜車在故云載以輜車

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

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也天子諸侯載柩以靈

車其殯時則易以輜大夫士在路載以輜車至家說載

亦載以輜車故鄭云車不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

至士皆用履車其制與輜車同周禮送師共履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履車是士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不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爲云獨切
使色事切

鄭氏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右記復凡三節

君計於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音泰
適音適

鄭氏曰君夫人不稱薨告它國君謙也孔氏曰曲禮云

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夫人尊與君同以告它國之君乃
夫人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謙退同士稱按曲禮壽考

曰卒短折曰不祿臣子於君父雖眉壽考終猶若短折
然故云不祿卒是終沒之辭若君薨而計曰卒是壽終

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書以卒者言無尤

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斥鄰國君身

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

也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計不同盟蓋不計也君

雖壽考猶以不祿計臣子之意也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
某死長文
而切

鄭氏曰計或作赴赴至也計於其君謂臣死其子使人
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



者孔氏曰某之某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通音節實音至一如字

鄭氏曰適讀爲匹敵之敵謂與同者實當爲至周秦人聲之誤也孔氏曰此明大夫計告之禮同國適者謂大夫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計者得稱之計於它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諫退無稱故云寡大夫尊敵它君故云某死計於它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計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計告故云使某至計於亡與大夫同方氏曰士曰不祿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劉氏曰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論士喪相計告之稱士賤計大夫及士皆云



某死君訖它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云某死但於它君大夫士稱外臣外私爾

右記訃凡一節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扶號切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舍用玉孔氏曰典瑞云大裘共飯玉舍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舍以貝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舍者以珠玉是所舍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舍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士器禮貝三貝于筭此士三之禮也按珠

玉曰舍玉貝亦曰舍則散言之飯舍通也鄭氏謂蓋夏

時禮周禮天子飯舍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

以珠舍以貝典瑞大裘共飯玉舍玉則珠有以玉為之

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舍則蒙上舍

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

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徽曰天子飯以珠舍以玉

諸侯飯以珠舍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

璧壁璫也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



合僭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鑿中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賓為飯馬則有鑿中孔氏曰飯舍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舍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中簋尸而當口鑿穿之令舍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舍其親但露面而舍爾鑿中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山陰陸氏曰禮士舍中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舍君尸有取焉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者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緇裳一爵弁一玄衾一衰水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孔氏曰此明襲用衣稱公襲以上服在內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衰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曰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視朝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亦可驚冠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冕之下又取一也衰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以素為之飾以朱綠此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揅束其身已



用此朱綠小帶結米之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大帶用素為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即率帶也申加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也鄭氏曰尊卑襲殺不同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士襲一稱子羔襲五稱朱綠帶者襲水之帶亦以素為之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中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韋必之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律音

一采也

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練也練之不加歲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孔氏曰率謂為帶但相拂邊而對殺之不加歲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革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禘禮用緇帶鄭以襲衣與生同惟帶與生異凡襲事著水單加帶乃成故注云成於帶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練率之即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練袖為一素端一皮弁一

當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袖而占切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繡為繭紐為袍表之以



稅衣乃為一稱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衽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于羔曷為襲之孔氏曰此明大夫襲衣稱數于羔賤故卑服親身爾衣裳者纁為爾謂衣裳相連而經纁著之也稅謂黑衣也亦衣裳連纁絳也衽裳下緣襪也以絳為緣爾衣既襲故用稅衣表之合為一稱故云爾衣裳與稅衣纁衽為一也素端以素為衣裳此第二稱也服既不襲並無別衣表之也皮弁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為衣植素為裳也爵弁第四稱衣衣纁裳也玄冕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纁衽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子羔為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故去聲

鄭氏曰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衽字爾孔氏曰此記者自問答設冒之事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也襲則設冒至小斂則以衣覆於冒上山陰陸氏曰后非衽字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環經者一股所謂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孔氏曰環者周回經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經若兩股相交謂之絞親始死孝子大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皆賤悉得加環經故云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也孔氏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臣喪大斂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衾聞君至則主人撤去之君來升堂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君來為新之也亦示事若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

○小斂大斂啓皆辨拜

辨音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孔氏曰禮凡當小斂大斂及啓措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它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辨拜也然士若當事而大夫至則下亦為大夫出下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是也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為甚賓亦於是

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澄曰廬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
既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
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飲之屬孔氏曰此明士
有襲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按禮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
則辭焉謂大小飲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飲已
竟當其袒踊故絕踊而拜之也反改成踊反還也改更
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
一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既事終猶單也當主人有大
小飲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
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
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山陰陸氏曰
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後拜
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
去而歸必踊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房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飲大飲而踊君大夫士一也
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

七小飲之前不踊君大夫大飲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捨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此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貴賤踊數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一踊明日小飲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飲時又一踊是小飲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飲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飲之朝不踊當大飲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飲日再小飲明日大飲一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三日也始死一小飲朝不踊

三小飲時一又明日大飲一凡三也婦人喪又大夫更踊

居賓主之中間也然親始死及斂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振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歟三五七然後有問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問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三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比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也澄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源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遠別也澄曰嫂之於叔叔之於嫂生不通問雖不制服皆遠之也故於大斂之後不撫其尸方氏謂撫者撫存之也不解此撫為撫尸之撫疑非記禮者之意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略於賤也澄曰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婦仕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妻賤於姪婦



者故恩不及之

右記飯羹飲脯撫凡十三節

與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纓冠繅

屬音禱別彼到切
繅音連與音徐

鄭氏曰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

冠與大古喪事略也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吉冠則

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

輕也繅纓當為麻帶經之深謂有事其布以為纓孔

氏曰比明喪冠輕重之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

纓與武共材屬猶著也條屬謂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

為條以著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不入吉亦猶

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禡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

也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所尚也小功以下輕故縫

同吉嚮左也總裏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燥治總布為

纓也山陰陸氏曰縷讀如蚕絲之絲縷纓散縷纓也即

言縷嫌不散

大功以上散帶

鄭氏曰小功總輕初而絞之孔氏曰小歛之後主人拜

賓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

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去起呂切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袖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為緦麻服之裏服也取緦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云加灰錫明緦裏不加灰治布也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葬上天子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朝服七十物唐公虞公殷公夏公朝服五十物物縷也據此升之精麤不同鄭氏謂八十縷為升舉其指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為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經音

鄭氏曰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經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為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孔氏曰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着錫衰首加弁經若未成服前與殯之時身亦弁服而首加弁經也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

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

○凡弁經其裏侈袂

鄭氏曰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裏錫也緹也疑也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經身著錫裏緹裏疑裏此三裏大夫以上大作其袂若士則其裏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明士不侈故稱端

○執玉不麻麻者不紳麻不加於采

孔氏曰尋常執玉行禮不得服麻麻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裏而出往云於是可以引服將事彼執玉得服麻經者謂受主君小禮者行聘幣大車則吉服自若者麻要經者不得復著大帶故在卷以經代紳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水纁裳之采也鄭氏曰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卷以要經代大帶來玄纁之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也山陰陸氏曰據此弁經雖服皮弁而經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

○端裳卷車皆無等

鄭氏曰衣裳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卷之衣裳當加之卷車惡車也卷者衣裳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孔氏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

寸為正而卷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表於心前故曰
端表等等差也卷之衣表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司無
等差之別也卷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卷所乘素車卒哭
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龍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古者貴賤皆材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釋
輪者於是而後杖也

制音耨解胡元
列音羅胡管三切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
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孔氏曰弮穿也輶迴也作輪
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而
而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郵裹而許用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鄭氏曰辟尊者孔氏曰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
孫得杖但與相同處不得以杖即位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鄭氏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卷孔氏曰此謂適子為
妻父母見存不敢為妻杖又不可為妻稽顙按衣服大
夫為適婦為妾主父為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為婦杖
父沒母存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連文
不杖屬父在不稽顙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而范宣子申禮論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為在二者旁

側為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為妻不杖按為母削杖而問喪云父在不敢杖尊者有故也是在謂在側之在此范氏之釋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為一而父為存在之在母為在側之在范義未安山陰陸氏曰適子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氏曰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孔氏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比明父沒母在為妻得有稽顙尋常拜奠之法母在為妻子不稽顙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它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拜謝此贈之時得稽顙也故云其贈也拜方氏曰父沒在則為妻不杖不稽顙為尊者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父沒母在為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孔氏曰止謂止而不哭自因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作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朝夕哭不帷

鄭氏曰緣孝子心欲見殯殯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

幽闇也孔氏曰孝子朝夕出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
殯宮帷哭竟則帷之

無樞者不帷

鄭氏曰謂既葬也棺樞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
帷孔氏曰葬後神主附廟遷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
用帷

○童子哭不偯不杖不菲不廬

策引崔切
菲扶木切

鄭氏曰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氏曰當
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襄杖成
子禮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五事問喪云當室則
免而杖舉重言也

右記冠衰經杖哭凡十一節

有殯聞外喪哭之心室

鄭氏曰哭之它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孔氏曰伯
殯謂父母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妻存遠
者也它室別室若聞外喪哭於殯宮則嫌是哭殯於別
室哭之明所哭者為新喪也

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氏曰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它
室如始哭之時孔氏曰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奠

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
即它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位時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
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心如奔喪之禮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與音預

鄭氏曰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以吉與凶同處也使
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孔氏曰此明大夫士
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猶是與祭者既與祭於公祭
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
也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未視濯前遭

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告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后哭又母也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
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孔氏曰
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衣則
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
之後出次異宮按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期
喪宿則與祭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
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期喪緩於父母山陰陸氏曰歸

而后哭亦以此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鄭氏曰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孔氏曰此明異居

聞兄弟喪之禮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

喪惻怛情重不暇問餘事惟哭對使者於禮可也

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鄭氏曰散帶垂與居寮同也凡喪小飲而麻疏者木小

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

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氏曰大功以上兄弟非初聞

喪始服麻之時非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則終

以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至在

主人未成經時謂未小飲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

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

竟其麻帶經依禮日數滿而后成服日數奔喪之後至

三日而成服也按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彼謂

有事未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謂

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鄭氏曰奔喪節也孔氏曰此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

之鄉而哭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謂降服大功者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過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孔氏曰此兄弟適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容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祔乃舉孔氏曰疏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為之主虞祔之器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二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戚



必宜得夫之姓類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人

鄭氏曰魯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諸侯亦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孔氏曰按周禮六邊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七也

或曰主之而對於夫之黨

鄭氏曰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它人之親則從且而祀之別室其可也

○主妾之禮則自附至從傳婢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亦

鄭氏曰柩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孔氏曰妾既卑則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柩祭於祖姑尊祖故自柩也妾合柩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柩於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姑無廟於廟中爲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方氏曰妾之喪柩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柩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柩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

者矣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為之云
為之云

鄭氏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孔氏曰士子身為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為主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輟為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為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也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為其云
為其云

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齊晏和子卒晏嬰羅衰斬首經帶投菅履食粥居倚廬設苦枕草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
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爾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
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縷也斬衰以二升為止
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
衰斬杖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
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服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位服
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
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孔氏曰
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若為之者大
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也士是大夫庶子者若
大夫庶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王氏云豈稱自大
子以下無等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容服禮制遂壞爵
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杖草於當時為重孟子謂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兵之此記謂端裳靈車皆無等乎仲不以已之是駁人
之非遜辭以辟咎也其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
欲時弁經士冠素委顏石林葉氏曰古者惡服大夫士
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
以為非大夫禮為證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
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尤以為



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當時諸國益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姑自抑答以卿然後為大夫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為辨歟山陰陸氏曰古者士服斬衰三升殺苦枕塊則大夫麤衰斬殺苦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僭大夫大夫以二衣服益輕故嬰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為非也問傳曰斬衰二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容服所謂衰二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

敝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氏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孔氏曰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為其能象似父之賢也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鄭注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澄按皇說疑非鄭意○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

為大夫者齒

為第
為第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其身有德行所以得

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是宗適也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為上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身為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為大夫者齒益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孔氏曰去諸侯謂不使其君及辟仇也之性也己本是諸侯臣性仕大夫是自辱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故亦不反服舊君若所仕尊卑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木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非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氏曰可入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孔氏曰管仲於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譚此盜人所與交游是邪辟之人故爲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爲公臣者皆服官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山陰陸氏曰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裏道微君不能教女服其時君不能祭而所爲主者有服矣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卷云爲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孔氏曰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以其親服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故也國外當



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
夫為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侯
不內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
從母元在它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已國卿
大夫為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內宗外宗嫁在它國皆
為本國諸侯服斬或云在它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妻
服外宗為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
此外宗准桓君之字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

黨服

黃氏曰妾於女君之黨若其親然孔氏曰雖是從從而
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觀餽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
女君之黨服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或出

右記聞喪奔喪主喪服喪凡十六節

諸侯使人弔其次合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

此也

合胡晴切極音達
耶芳眠切應如字

禮記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
為急故合次之食後須衣故禭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
贈次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多同一
日畢也鄭氏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

鄭氏曰弔者即位于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孫子也降反位者出及門外位無出字脫孔

此曰此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也事異於吉禮
其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其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孤謂嗣子也某為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棺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而言相此對例爾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凶事亦稱擯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蓋席

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委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降自西階以東

鄭氏曰含玉爲壁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贈槨無讓焉皆受之於殯宮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舍者坐委所舍之壁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宰夫朝服即委履宰謂上卿大衍字朝服者吉服也以鄰國執王而未執玉不麻故者朝服不敢純凶特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委履也此禮春邑又故嗣子親受禮宰者朝服若新女遺物則主人不親受俟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此舍者槨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槨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

槨者曰寡君使某槨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隨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槨子拜稽顙如物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物槨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要一
連切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

受襪者以服者賈人也其舉亦西面亦襪者委衣時孔氏曰此明襪禮按上文舍者稱執壁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襪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鄭注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也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云舉一者亦西面是亦如襪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禮衣數無文擬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襲衣不以襪以外無文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甲故其所授轉高也擬爵弁服然雷皮弁服素科玄端玄裳雷皮弁服等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甲矣自堂上受玄端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乘去

鄭氏曰輅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孔氏曰此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輅者

大路轉轅北嚮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
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轅既竟則客執圭
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
之也引轅禮證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
也期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兄弟贈奠此諸侯相於既
疏故無奠山陰陸氏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
行人去以馬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
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坐委于殯東不言圭尊
圭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
宰夫舉棊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跪者出反位
于門外先辨切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
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
服衍夫字贈者出乃言反位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孔
氏曰此摠明從上以來弔含禭及贈文不見者鄉殯謂
在殯之西南東北面將命既畢于拜稽顙之後將命者
來就殯東西南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
舍者之璧與贈者之圭宰夫舉棊謂宰之屬官舉此棊
者之衣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

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山陰陸氏
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某
君使某極寡君使某贈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
事使一介某某相執紼則弔臨含極贈皆相將贈賻亦
應爾而今不錄不與錄也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某某相執
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
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
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
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
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
外拜稽顙

其切切

其切切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
助之謙也其實為哭爾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
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
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無接賓之禮孔氏曰
此明弔含極贈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某某相



執紼者一介謙辭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助主人
執其葬紼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
納賓升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
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也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階階
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
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
某此直云孤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客皆在
門西比臨在門東者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
禮私覲故在門東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
此若使某弔使某舍使某禮使某贈不云人得承事
其禮上客亦以此稱稱上介亞於此則若陳乘黃大略
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紼容外客臨有葬而全者也
舍不及欲不及事矣禮不及殯不及事矣贈不及葬不
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變于稱君容外
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作階則子踰
年可知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作階
○諸侯相槨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槨
鄭氏曰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
貳車貳車行在後也孔氏曰槨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謂

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褻衣是已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澄曰冕服以纓後路以昭但言相纓者包昭在其中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疾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疾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若在阼其它如奔喪禮然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疾弔禮其待之若待諸疾謂夫人行道重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賓客也宮中之門曰

闈門為相通者也剛階旁階其它謂哭踊擗麻孔氏曰

父母三年之喪踰君之夫人歸奔喪也非三年來則不歸女子出適為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疏也主國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它如奔喪禮嫌夫人位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側階謂東旁之旁階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痛傷已之親如君孔氏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它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右記予舍祔臨凡五節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相息亮切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孔氏曰大夫謂卿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贊者官而禮與同贊相之蓋君君之用大夫大夫之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裘布帶因喪緇緇布冠不緇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裘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朝服皮弁孔氏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麻衣謂吉服



十五升之布深衣布表謂以三升半布為表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背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白布深衣是吉裘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韃亦凶故鄭云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因裘屨因裘之緇屨也緇布冠古法不韃後代有韃此以凶事此特云不韃占者謂卜龜之人山陰陸氏曰據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卜人誤矣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士冠禮

鄭氏曰筮者筮宅也謂卜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

補注者紉以青也長衣練冠紉以青也朝服紉以青也

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十日不合用卜故用筮以筮輕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按士喪禮族長泣下及宗人吉服彼謂士之禮服玄端此據筮禮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加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文合大夫以其臣為大夫布帶緇屨故使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孔氏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禱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乃者言之助也要畢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也

○士家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禮上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也孔氏曰柩乘之禮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禮上夕禮云屬引專道謂容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與天子同

○升正柩諸虞執紼五百人四紼背銜枝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氏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制以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虞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紼引同爾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紼孔氏曰此明諸虞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

之差將葬朝於祖廟樞升廟之西階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樞于兩楹間是也銜枝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鉞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樞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樞前御行於道指揮爲進止之節也周禮裘祝御樞謂七禮也此云匠人諸侯禮也按周禮注六卿上六引六遂主六絳此云執紼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正取一黨之人數爾邑有三百戶之制謂小國中下大夫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論語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方氏曰大夫府稱於諸侯以著其邑白宣於凶禮月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馳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東東出待不宐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氏曰臣喪朝廟樞已下堂載在樞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此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

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今君子事竟不敢必
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
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
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

主人之史請讀贈孔氏曰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

出之時也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

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

馬二也朝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

奠而讀書相饋外禮類新三薦馬時也薦進也長是堂

車為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

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苞者裹

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箇必取下體者下體能

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贈

入柩之物書也讀之者皆錄之也注引讀贈謂猶送者

人名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

既饗奉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子不見大饗乎

夫音扶遣音戰與音余卷缺轉切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哀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孔氏曰大饗賓客既畢主人領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轄四面有章異于四偶

音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

車藏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半包九箇諸

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轄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窮

牢由孔氏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

牲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爲一具取一車載之故

云視牢具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

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

也疏布轄者以麤布爲上蓋四面有物章之入據置於

樽之四隅

○載振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殺切

鄭氏曰稌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孔

氏曰遣車載糶有子饑其為失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不合載秬麥稷脯醢而已亦有子之言言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然既夕士禮藏笱有黍稷麥者遣奠之外別有也澄曰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

○大夫不榆絞屬於池下

絞下送於戶交切屬音屬

鄭氏曰謂池飾也榆榆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柩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猶也子氏曰此明大夫葬則車削諸廣以上引畫棺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墜下人君不得畫以榆絞屬於池下其地上則畫於榆得有榆絞也故喪大記十亦有榆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廣古彌切長尺亦切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凶人於柩中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獲丈八尺則失禮也

○醴者稻醴也甕甗衡實見聞而后折入

甕音武甗所交切衡音

折切聞如于折之註切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度甕罍之屬。警之誤也。實見間，藏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孔氏曰：此是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爲，甕者盛醴，甕者盛醴，甕者盛醴。酒甕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度甕罍之屬。實見間者，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罍甕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也。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承席。如於椁上按既夕禮，乃定藏甕於旁，如見注云：甕用甕後，甕也。如見者，甕在見內也。又云：藏苞甕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見內是用甕後，甕見外是明甕也。此是士禮。大夫以上則有人甕，明甕也。人甕實明甕，虛按既夕禮。注云：抗棺也。才鬻，鬻才者之蓋，如將而棺者。二椁者，五無筭，筭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陸氏德明曰：見棺水也。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棺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衡，讀如字。其桁之橫者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柩。免音問，柩古擊切。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桓道，路孔氏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

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乃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簡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僂遠也孔氏曰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從主人而已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嚴故持主人之纛反哭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者皆隨主人而反哭也

少皆從主人歸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對而退相

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對音空又如字

鄭氏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

名來會喪事也相揖當會於它也相問當相惠遺也相

見當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祔孔氏曰相趨本不相識

情既輕故樞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恩微深故待出至

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空竟而退相見恩轉

厚故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疇昔情重故至主

人虞祔乃退然與死者相識亦常有弔禮知生者乎知死者傷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右記葬前卜宅以後之事凡十三節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上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

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即卒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山陰陸氏曰

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殺有隆殺也上大夫之虞也小宰卒於廟事畢於室大夫之虞也

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少大皆去替指音結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

大夫虞以植牲與士虞禮同與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

祭用少牢虞休常禮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

一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

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鄭以士虞

禮云三虞卒哭它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

事鄭因此虞與卒哭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也方

氏曰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



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為士子為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

○重既虞而埋之重平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曰按既夕禮切黍朝禴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稱廟隨至祖廟庭啟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暢曰以擗杵以梧杵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單用桑長三尺則其柄與末暢數說切曰其說切相弓六寸

謂饗祭吉祭杵用棘畢所以助主人戴者判猶劑也孔

氏曰此明吉凶暢曰及杵畢之義暢謂鬱鬯也擗柏爾雅釋木文梧桐也以柏為曰以桐為杵擗鬱鬯為柏香

桐繫白於神為宜也牲體從鑊以杵升之於鼎從鼎以杵載之於俎知吉祭杵用棘者特牲記棘用棘心是也

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饗祭也吉時亦用棘末頭亦劑之杵亦當然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

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蔬匕有饗匕三匕以棘裹匕以桑虞人之所擬黍稷之匕也饗人之所擬牲體



之也牲體之也挑也其制則黍稷之也小於挑也挑也小於疏也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也小矣挹之以挑也然後注于疏也者三則疏也大夫攸鬯曰畢祭鬯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觶角弓其觶有觶棘也有棘天畢揀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云畢狀如也瘞也瘞而畢亦桑則吉也瘞而畢亦棘也畢同材然桑黃棘亦各致其義舊圖謂也畢皆漆之誼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謂宗人執畢先入饋者錯俎加也鄭氏謂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也

○祭稱孝子孝孫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孔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痛慕未申故稱哀子哀孫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凶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



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群音昨齊才細

切啐七內切

鄭氏曰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孔氏曰此明喪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啐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受賓酢啐之衆賓兄弟受獻皆飲之可也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小祥祭主人受尸酢何得唯啐之而已神惠爲重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禮爲輕受賓酢但啐之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酢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祔不獻賓也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曰爲期爲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禭

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禘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
既祭乃服禘服朝服絞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
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孔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
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著朝服謂
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也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
夕故朝服也於練祭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
注云正祭服純吉朝服玄冠今緇冠故云未純吉祥祭
雖吉哀情未忘加著緇冠素紕麻衣鄭引閻傳大祥素
緇麻衣是也禘禮玄衣黃裳玄冠大吉當玄衣素裳今
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也禘祭後著朝服絞冠踰月吉祭
乃玄冠朝服則天子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
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緇冠一也祥訖素緇麻衣
二也禘祭玄冠黃裳三也禘訖朝服絞冠四也踰月吉
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山陰陸氏曰嫌
於夕爲期常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
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容者其祭也朝服
緇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緇麻衣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緇者必緇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賻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
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



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孔氏曰既祥謂大祥後弔者來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此祥祭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它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它喪之服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孔氏曰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

以殺禮待之言凡者五服悉然

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孔氏曰此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于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張子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輜故也反則如常方氏曰服除服而後反

喪服示前喪有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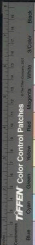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二年之中小功總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此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父母服內其諸親除喪亦為服除服階竟反先服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乎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服私服又何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服私服又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間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為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槌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總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為小功總麻除服也又服間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為殤長中著服而又為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 類若更也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顯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
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
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緇爾孔
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特云冠若
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
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
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經與
大功初死要經蠶細同斬衰是易大功是麻故鄭云不
知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杖屨互言之者麻謂經帶大

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高帶三年練云冠則大功亦

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廢附亦
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
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
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
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孔氏曰將祭謂將大小祥祭
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

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則爲之二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虞祔則得爲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吉祭則涉給聚足喪祭則栗階此二祥祭宜涉級爲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散栗也等階也助執祭者亦栗階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栗階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一等注云其如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緇

附兄弟之喪不名殤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孔氏曰此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是大功以下之殤

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
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
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合小功
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
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
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
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
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
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與則曰陰童。禮弓云五十以
伯仲。是正字。二十之壽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室。
其云冠祔兄弟殤謂同年者。其自業兄弟冠而兄
得爲殤。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
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
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
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爲之造字者。以冠始有
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爲之造字也。張子曰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
衣也。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
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
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經。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

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
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材屨
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
蓋大功之喪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
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
故此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
六升之服也既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
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
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
易練冠蓋傷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死則孫祔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禘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祔則孫
可祔焉猶當為由由用也孔氏曰禮孫死祔祖若祖喪
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禮禮祔於祖也按穀
梁傳云於練焉壞廟易禘可也改塗可也此言練時壞
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禘示有壞意以其先祖入於大
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
廟也三年喪畢禘於大祖廟是祥後禘也云未練祥無
言祥者恐未禘故也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
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

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嫵不祔也未練祥嫵未卒哭據周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日未祥亦嫌未祥可以祔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生事

一鄭氏曰配謂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爾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二月而死猶婦葬於女氏之黨孔氏曰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夫二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按大夫少牢禮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以士特牲禮祝辭云用薦羞于某氏是言配是不言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禘月吉祭故不言配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祔於先死者孔氏曰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附祭於祖之為士者先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附祭於大夫唯得附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祖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附於

高祖為士者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為士者若
孫死之後應合附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附亦如是附
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附之故
云謂為士者中一以上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
而祖附之若不得附祖則間去曾祖一世附於高祖若
高祖無可附則附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妻附
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附之妃於姑則祖姑孔氏曰婦之所附蓋
與夫同孫婦附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附於
高祖之妃無則附於高祖之祖姑若夫有昆弟之妃
班爵同者亦附之鄭氏曰重昏媾之正耦故婦與妾之
附各以其類無之則越次而賢升

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不敢戚君孔氏曰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
之附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魯僖
公九年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孔氏曰大
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持之

禮猶如正君若踰年則稱君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孔氏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為君治邑久不歸即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此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氏曰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

廬孔氏曰大夫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

會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孔氏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筭謂有殯

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筭謂遣使也

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兒猶驚猶也言其右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

乎所謂哭不依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

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
欲當哭踊有節故異

○孔子曰水連大連善居容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
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廣解佳員切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倭也孔氏

曰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一屬三

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

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不除憔悴

憂或馬氏曰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變夷者不可以禮

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容雖曾聞之至孝亦不

能如也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練之曰東夷之子也

其能變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曰偷行

中虛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之加於

人一等而已哉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齋為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諸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稱切又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容尚哀言教為上者疾

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兄弟之喪

存乎書策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

之體經不能載孔氏曰言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乎書

策齊斬之喪謂父母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經不能戴
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或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張
子曰待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過非所以居喪稍不
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
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方氏
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
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
色稱其情或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底
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底容稱其服者
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降殺之列服有齊斬重輕之殊
列不稱內之陰稱且若始才不稱才之重並與為里矣

○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容服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
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
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未可
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長之
稱切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孔氏曰明服雖
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
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
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方氏曰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

略同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孔氏曰視比也謂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

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鄭氏曰

發於顏色謂醜美酒食使之醉飽方氏曰服君之母妻

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補以

鄭氏曰如斬如剡言痛之怛但有淺深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人坐

廬在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陳襄皆居室不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室之中以時事

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非有

其實則不居孔子曰大夫士言而後事行故得言已事

不得為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

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

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大記云練居

室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

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室

室之中不與人坐亦憂之所獨也在室非時只乎母

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也間傳曰齊菜之喪居堊室齊菜即此所謂蔬菜也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廬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自小功以上思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數條祭祀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注云猶自釋大

夫以上亦然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戒齊戒則不

可以沐浴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傷者手創
七羊切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澄曰有創瘍須洗滌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瘠爲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爲况毀瘠爲病不惟傷其生或至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父母之有子者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子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切焉

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爲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鄭氏曰病猶憂也疑猶恐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飢音洛
飽音洛

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方氏曰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其飲不加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如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有服人君之食不牲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

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食之音嗣其黨也食
之弗食並如字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孔氏曰親族不多食

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方氏曰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爲之節

○卷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

哭遣人可也爲云儀切下同

鄭氏曰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方氏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遣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遣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卻之爲不恭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禮氏曰二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與氏曰受酒肉必束爲止服明不苟於滋味受而薦之於廟貴君之禮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通云傷切

鄭氏曰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而賜之與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問遺也又無事曰問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孔氏曰平敵曰

問卑下則賜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而賜與之與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賜與問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
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孔氏曰小功輕可請見
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秉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
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不
從涕泣豈謂執摯見人乎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
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執摯則請見
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
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其政者若今
謂給繇役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
大功二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
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緦云二月也若大夫士三年
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
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
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
謂所不臣也孔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

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入也自諸侯
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
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
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然諸侯絕期不應有
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
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練則弔

鄭氏曰謂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
出也然則凡齊衰廿一月皆可以出矣孔氏曰大祥始
除杖而練弔人者以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

父亦得出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
而退不聽事馬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
禮與者

禮與者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歛執紼之屬期之喪謂為姑
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孔氏曰
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它喪弔哭既畢則退不待主
人襲歛之事期喪練弔亦然期之喪謂姑姊妹無主為
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哭畢則退不待襲
歛也此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

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得待襲飲但不親自執
事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知
此期服輕是姑姊妹無主在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
若也執事猶相也經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為
彼損相但不得助彼殯其爾呂氏曰功衰字下脫一不
字此謂卒哭之受服澄按從孔疏其義為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冠去聲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
其冠月則喪服固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

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
處冠後入於廬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

凡九踊乃出就次所夏小正冠用二月若正月遭喪則
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
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

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
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借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
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常冠則因喪
而冠之孔氏曰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未謂卒哭之後
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大功之末
乃可得爲也但大功擬已身不云父小功擬其父不云
身互而相通故鄭注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
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太功之末乃得行此
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
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借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
功者若婦嫁婦也適父子俱大功從祖并弟父子俱
爲小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
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
取婦若父小功已絕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
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
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云大功小
功之末可以言冠則大功小功之物當冠之時因容服
而冠之鄭以前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喪亦可冠
也山陰陸氏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
從祖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太功之

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
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上之也
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張子曰疑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小功
之末又小功則是已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
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冠取妻是已自冠取也范氏曰五服之制各有月
數月數之內自無言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按弁冕也春
秋左大傳亦廣使發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
廟也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計而卒也君之君曰衰
貴妻總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祔
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
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婦下云
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取妻也尋此二文為男女失時或
繼嗣未立者爾非通例也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雖昏
亦不通矣况小功乎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為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音問又如行辟
音也又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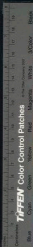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十以上父十其
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琴瑟
亦所以助哀孔氏曰若異宮則待與於樂崔氏云父有
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其後猶有子姓之冠自
不當與於樂山陰陸氏曰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
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
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長樂
陳氏曰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有
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
不於其側雖舉之可也母殺於父而妻又殺於母也樂
不止於琴瑟琴瑟於室仰者而已大功之前不用其樂
至則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
至不絕樂若夫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
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從才
用切才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
親諱是謂士也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子諸
侯諱羣祖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



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
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
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
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卒哭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後
去生漸速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
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
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
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
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
功出嫁總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
諱也妯娌謂父妯娌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
九月是已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注
子不敢不從諱據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已不合諱者
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
注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
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故知諱羣祖妻之所爲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之於
宮中遠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同
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父爲
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是子曾祖之親

故注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
共同曾祖之親故注云在其中澄曰注云從祖昆弟於
父輕不為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為子行屬卑且
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為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
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為母妻之親
諱而因為之諱爾非正為從祖昆弟而諱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鄭氏曰不奪人喪重喪禮也不可奪喪不可以輕之於
已也孔氏曰它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自己居喪
當須以禮不可自奪其禮何如法不在人奪於己不
奪已喪孝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
而哀已終孔子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隨日
月漸除而心哀未忘兄弟謂期服及小功總也內謂心
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長樂黃文曰若日
月未竟而哀先殺是不終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
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不唯外除而內亦
除也

○免容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
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
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通保切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
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孔氏曰除
喪之後若見它人形狀似其親則目瞿然聞它人所稱
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耳狀
難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異於人謂殊異
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
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
以下直道而行直休慙之道理而行也父在為母憂其
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
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
聽絲竹近於心瞿山陰陸氏曰其餘百行推此而直前
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

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
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氏曰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

然後書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
喪禮是歟

○泚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泚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泚
柳之徒爲之也

相也
泚切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也泚柳魯穆公時賢人相相主
人之禮孔氏曰孟子云魯穆公時子柳子思爲臣子柳
即此泚柳也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山陰陸氏曰由
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
始也即言爲之君子有取焉據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鑿中以飯公羊實爲之也由右相泚柳之徒爲之也

右記魯禮有失之由月二節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
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名說大行人之禮者藻薦玉者也
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
失之孔氏曰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作記
之前人有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剡殺也殺上
左右角各寸半謂圭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
爲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木板以藉玉者二采朱白蒼
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爲一行是三采六等按聘

禮記云朝天子玉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皆二采再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二采則四等又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山陰陸氏曰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它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視今此言圭則子男聘視之玉也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則上左右各半寸圭公言之其階以是爲差長樂陳氏曰玉之縹以縹而縹之長則玉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纁或作藻冕纁織絲爲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凶流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長廣並去聲紕音準紕字別

鄭氏曰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衣衷各二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孔氏曰鞞韋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

地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
之會鞞之領縫也此縫去鞞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
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鞞之兩邊紕以爵章闊六寸倒插
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鞞之兩邊不至
鞞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
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紕條也五采之條施之
於縫之中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章故鄭知與紕
同也純之上畔去鞞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鞞之上畔
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縫委武玄縞而后縫

鄭氏曰不縫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玄

縞也委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孔氏曰

天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

縫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緇布冠績緇玄

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縫故云而后縫也大梓縞

冠亦有縫前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

安卷灼然有縫也衛文公大白冠自貶損也馬氏曰冠

以莊其首縫以致其飾冠不縫者上古質也冠以縫者

後代文也文公以亾國為褻服故以大白始冠欲其重

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縫者也玄冠或以



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編冠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疑者也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編冠玄武編所謂玄冠編武如是而後綾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編冠委委貌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迎去聲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已綾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冕編冕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爲魯故服編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玄冕爲卑故用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也作記之人以士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高用爵弁則士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然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爾祭記須依班序許其著弁其理不可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也崔

氏云孤不悉編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編若方伯之孫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馬氏曰祭之至重者助於公祭之有常者祭於已卿

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爵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然士弁而親迎昏可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者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盛服而用弁為士之弁而親迎猶孔子謂哀公冕而親迎者也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至若祭於已則歲時所用於家為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苟弁而祭於已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喪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止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然則鬢首

擗者

擗者

鄭氏曰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鬢首猶若女有鬢紛也孔氏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者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無居則去其弁而鬢首謂分髮為鬢紛也既未

許嫁雖已筭猶爲少者處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孔氏曰一束十箇也兩箇一兩合爲一卷有四十尺五尋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執其衾見賢通切

鄭氏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持見也諸父旁尊各執其衾亦爲見時不來也孔氏曰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之非兄弟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醢血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世切

使者使臣並色事切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弃妻與所齋孔氏曰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譙退不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入得主人答命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帶器皿之屬以還亡國主國亦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能從子其某也使某也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共音假威音
威辟音避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

於人也夫身無兄則稱夫名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
未聞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
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
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
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氏曰王后無畿外之
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
妻則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命其妻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傳帶生禮死事以夫為氏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

正月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
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

孟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孔氏

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

郊祭帝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

謂禘祭於祖廟魯禘於孟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為六月

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逾甚矣山陰陸氏曰僖公益嘗用七月禘于大廟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音各切

鄭氏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

索鬼神而祭謂之蜡正以神屬民而飲酒于時以正俗
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恠之也蜡之祭主先醬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曰蜡謂王者於亥月報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

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呂氏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方氏曰勞之猶弓之張息之猶弓之弛張之以武所以始弛之以文所以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也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春夏使之耕作欲其富也能勿勞乎秋冬使之收成致其勞也能勿息乎不久張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義澄曰使民常勞則民將不堪上之人不能強民之從也故曰文武非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土之人不爲此以繼民之惰也故曰文武非

○孔子曰凶年則乘鷩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鷩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校八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鷩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乘鷩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鷩牲非純全謂之下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孔子曰管仲饗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僭下

故音宏我章說切

鄭氏曰難為上言其僭天子諸侯也饗蓋刻為蟲獸也冠有弁者為紘紘則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楨刻之為山揅漆儒柱畫之為藻文難為下言其僭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孔氏曰天子兔而朱紘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邦君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為之當時謂管仲賢大夫也為此言上是在管仲之上若管仲也故對曰為上豚在於俎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僭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僭也故難可為下

○孔氏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戒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蔬食也不敢以傷

吾子

食音嗣

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佞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孔氏曰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殮強飯以答主人之意方氏曰賓

祭與殮主人皆作而辭有禮也殮者食後更殮傷謂傷
庶張子曰後世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為禮安然不
動接何相勤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
必自避邊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
廟之饗父母之養禮皆猶有所闕孔子食於少施氏而
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禮季氏必是
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殮凡禮必施之於知禮者若為
不知禮亦難行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為云傷切

鄭氏曰拜之者謂其來弔已宗伯聽曰以平禮哀相弔
孔氏曰廡焚孔子馬廡為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
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弔弔之道也山陰陸氏曰為為火
來者拜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為法澄曰士一
大夫再言士來者一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也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義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端如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任食祿以何君時方氏曰文公之
下執事也此下宜更有辭簡脫爾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室
孔氏曰過謂過誤也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



變白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與音韻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孔氏曰力不能討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攻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捨義內亂不與者重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重義也澄曰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爾為亂者於已有兄弟之親則誅之逐之有當國政者在已以親親之恩不與聞其事可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啓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殺君則石碓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與乎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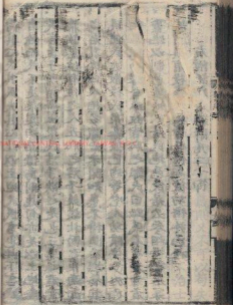
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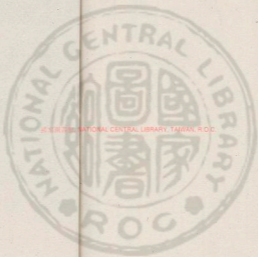
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爾言之為易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爾君

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也。以義則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遷矣。地廣人荒而不治，土之瘠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故地有餘而民不足，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功不廣。功不廣，故衆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三患之所言者，道五取之所言者，事澄曰：得學得行，權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得之而又失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之必失之，此以位言也。夫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孟子言得其民，得其心，失其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民言也。此下言其有餘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則此句亦是以土地人民言。孟子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是也。三患之君子兼該無位有位之人，五取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孔氏曰：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不撫養其民，使民逃散，役民衆寡，彼已均等，它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諫督率，故皆取之。鄭氏曰：孔氏不足者，言者重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又數等也。倍焉，彼功倍於己也。

NATIONAL G

INTERNATIONAL CENTER, LANSING, MICHIGAN,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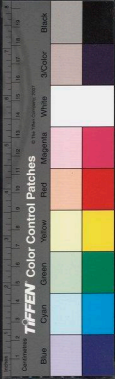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THE SERVI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2027/30

111



卷服小記第十二

卷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卷服一章又以補卷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卷服一章外又廣記卷禮雜事亦皆瑣碎比前篇卷大記之所記則為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卷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為大也但雜記中記卷服者鮮故承卷大記之後止稱雜記此篇記卷服者詳載卷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
與位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銘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
鄭氏曰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
禮天子崩復曰阜天子復諸侯薨復曰阜某甫復其餘
及書銘則同孔氏曰殷質故男子復及銘皆名周尚文
臣不名君也書銘謂書凶人名字天子書於太常諸侯
以下書於旌旗士與天子同也婦人復則稱字此云書
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伯仲隨其次也
此亦殷禮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氏如孟孫
三家之屬鄭注其餘及書銘其同謂周葬大夫以下書

銘與殷同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
為婦人則髻

冠免切免音
髻例已切

鄭氏曰別男女也孔氏曰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女首有
吉笄若親始死則男去冠女去笄若成服為父則男六
升布為冠女箭篠為笄為母則男七升布為冠女榛木
為笄若遭齊集之喪首飾亦別當釵飲之節男子着免
女子着髮免者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頤上卻
繞於如著髻頭髮髻有二種一是斬衰麻髻二是齊衰

雖髮皆露紛容服往往寄興以明義或疑免髮亦有旨
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髮男去冠猶婦
人去笄無復別義也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
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言其吉及凶而變焉則男
子去冠而免婦人去笄而髮也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
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髮若男子成服則亦有冠所謂厭
冠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所謂惡笄也容之或免或髮
者豈有它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長樂黃氏曰襄公
四年歲訖救鄆侵邾敗於狐貽國人逆者皆髮注髮
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髮而已疏曰髮
之形制禮無明文先儒各以意說鄭眾以為麻與髮
相半結之馬融以為麻布為之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
以為去纓而紛按禮弓記孔子與兄女髮曰爾母從從
爾爾母扈扈爾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
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云去纓而
空露其紛則髮上本無髣矣本服女子在室為父妾
三年空露紛髮安得與衆共文而謂之髮衰也魯人逆
喪皆髮直直露紛迎喪裁凶服以麻未髮是髮之服也
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
澄按露紛者謂吉時以纓韜髮而作紛衰則不以纓韜

是為露紒雖無纒籍髮而有麻繩統紒則未嘗不以麻
表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黃氏主紒預從
鄭眾之說竊恐未然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為云為母也

孔氏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者為父未成服

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有笄縱徒跣

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縱著素冠視斂說投冠而括髮

括髮者以麻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統紒如著慘頭為

為母初斂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括髮以麻也

免而以布此謂為母初父異者小斂後至尸出堂子拜

賓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踊繫

經于序東復位此時則異也鄭注又哭是此時也若為

父此時猶括髮而踊繫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

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繫經帶以至成服

也鄭氏曰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

宋子曰括髮是束髮為髻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

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即如人之掠頭

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統髻也呂氏曰免以布為

卷帙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

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

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長樂黃氏曰括髮免屨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
有變禮括髮免髮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
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髮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
節而免之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
髮免之禮則稍殺於括髮也故小斂爲又括髮而至於
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有
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
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
朋友任宅邦亦袒免君平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

爲尤廣也 有氏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弁纓也
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婦人則去
纓水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著白布深衣齊衰以下
男子著素冠婦人皆弁而纓皆吉屨無約其服皆白布
深衣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
髮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始死以後小斂之前
皆加素冠於弁纓之上始死衣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
夫與士其冠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
士加素委貌皆加環絰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
括髮不改但諸侯小斂士既殯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

也。登聚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着免其婦人將
新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髻齊衰者於男子
免時則以布為髻也。大功以下無髻其服飲畢至成服
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三日襲帶經大夫以上成服與
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同或異無文以言之。天子七
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其葬之時大
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室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未
服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烏為瑱經大夫則素弁
加瑱經士則素委貌加瑱經既虞卒哭乃服變服男子
以葛易首經要帶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大
功小功婦人則要帶易葛雖受變麻為葛卒哭時亦未
說麻至禭乃說麻服葛斬衰至三月練而除首經練
冠素纓中衣黃裏線為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約若母三
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緇冠既祥乃
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緇冠素紕二十七月乃
禫服玄冠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緹白緯為冠
所謂織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父沒為母與父同父
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
變除與父沒為母同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
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比必刊切

鄭氏曰遠葬葬在四郊之外孔氏曰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反哭之時皆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報音赴

孔氏曰赴葬者赴虞既葬而不報虞謂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也鄭氏曰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纓麻也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此言過期而葬也蓋葬日虞如期而葬則如期虞也不及時而葬過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鄭氏曰謂小功以下

○纓小功虞卒哭則免

鄭氏曰棺槨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既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孔氏曰纓小功之喪棺槨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槨雖藏已久亦著免也纓虞與卒哭棺槨既掩不復著免故特明之

○君子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

也親者皆免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反既啓之後也若它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已君來弔親者亦免可知

○諸侯之弔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葬則君亦不錫衰

孔氏曰弔必皮弁錫衰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一云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爾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重服自始死至葬為免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自始死至殯為免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人君故也此必免謂大功以上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

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裘天子弔服反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經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鄭氏曰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嘗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鄭氏曰君為之主弔臣思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

面哭不拜孔氏曰按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

踊彼為主人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主拜賓則主

桓子拜而稽顙故識其二主

○大夫不主士之喪

孔氏曰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鄭氏曰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

以攝之孔氏曰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士士卑

故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山陰陸

氏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澄曰陸說於

文為順此一節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而



無為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而主已死大夫之
喪唯宗子為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
正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
可主大夫之喪注疏說與上文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
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
外成孔氏曰婦人外成適於它族不得自與已同宗為
主夫家為異姓庚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
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合或無
適子適女適人攝主若無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
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
而已

鄭氏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
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
孔氏曰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
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
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小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
之練緦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但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

為練祥則亦為之虞祔可知親重者為之速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練小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皇氏曰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為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為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替者也魏田氏瓊曰劉德讓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散非類當為虞祔否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恩舊歆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為備但後日不常祭之爾應

氏曰古人必以其所始同姓之稱親則要以二年於喪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為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不能而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為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為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為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為之節若盡送往樨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恤人道之當然令其身死而又妻子憊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為之依則小功

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其可以愬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功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墮之之心則虔練不必朋友而且相識者皆不可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爲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以不知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拊則舅主之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拊於袒躬者宜主焉孔氏曰虞與卒哭在喪故其夫或子得主之神是稱於禮廟其事節重故舅主之婦之所

耐者則舅之母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的爲主

鄭氏曰親質不崇敬也孔氏曰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它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若欲新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若年齒鄭氏曰養有疾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士其

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
喪服入主人之喪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
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
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
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孔氏曰此論自有喪服養
親族疾患者之法已先有喪服養此有疾親屬則不著
喪服疾者既死無上後此養者為之主養時既去其服
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謂親
屬病時不得來為養死時來為主已有喪服既前不養
不經變服故今來為主亦不易已之喪服也未為喪主
者身本吉無喪服親來為主與為此死者無始死之服
若本有喪服今來為容主仍以先容之服主之故鄭云
與素無服者異也已身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
親則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本有服重而新死
者輕則為一夙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者重則仍服死
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令親而依限服之也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
服之文前不分尊卑故此明之

右記後銘免弔主容凡十七節

奔父之容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容不

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

日而五哭二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賤於父也即位已下於父母同也一日五哭者始至訖又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一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孔氏曰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并纏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降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謂揜所袒之衣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經是異於父也若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宮之門就於廡故哭者正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若未殯而來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山陰陸氏曰上言經于東方經首經也今此言免于東方經爲要經爾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孔氏曰兄弟之喪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庶故先哭於宮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孔氏曰右西邊也南面南南爲主以對答帶客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群姪亦切

鄭氏曰廟殯宮鬼神尚幽闇也哭皆於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孔氏曰此論在殯無事之時闇闇也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廡凡葬前

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並入門即位而哭

○父不爲衆子哭於外

鄭氏曰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孔氏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爲庶子處門外爲喪次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鄭氏曰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緦必稽顙等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孔氏曰重服先稽顙而后拜父母長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此謂平等來弔

若大夫士雖是經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后拜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鄭氏曰謂婦人恩殺於父母孔氏曰婦人為夫與長子
亦先稽顙而后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也族其
恩滅殺於父母

右記齊喪次卷拜凡七節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
皆兼服之齊音苦

鄭氏曰斬衰之葛齊衰之麻其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
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大功之麻
其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
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
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
○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孔氏
曰此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已
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容麻經帶同齊衰變服
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
大功麻葛之事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
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
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鄭云兼服之

文主於男子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經
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
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
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
服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放此鄭氏謂
服麻又服葛誤矣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繼服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氏曰大功以上同
名重服齊衰為尊大功為卑雖尊卑則異大功與齊衰
三月於恩有可同者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衰
服殊而不同其末條以恩思也繼服謂以麻經葛經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誦音早
誦音屈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麻
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合而糾之明親重
也凡殤散帶垂孔氏曰殤服澡麻為經帶而斷麻根本
示輕也若本期親在下殤降小功者則但首經無禭而
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本不絕謂
不斷也凡殤不糾要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
免麻纒下屈反擗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然後中分
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澡率治麻謂

憂準其麻使潔白也凡殤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不絕其本根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與凡殤異也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經殺五分而去一級

謂切

孔氏曰喪服傳直經大槓去五分一以為帶首尊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澄按喪禮經傳記中經帶並言則以首經為經而要經為帶亦有以要經為經而絞帶為帶者若單言經則或謂首經或謂要經各隨所指此記經務查兼首要二經而言謂經之殺五分首經之去而夫其一以為要經也下文如經則專指要經

杖大如經

鄭氏曰如要經也山陰陸氏曰亦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經蓋如其經即如要經是如帶非如經也

○笄杖竹也削杖桐也

其七俱切

孔氏曰笄者黠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必如斬斫故貌必蒼直所以表棠經杖俱備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手為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

用之無所厭殺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
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憂示外被削殺服從
時除終身之心與父同也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
象天竹內外有御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為父所
以杖竹桐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
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為母所以杖桐也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孔氏曰此論衰殺去杖之節鄭氏曰衰益衰殺彌多也
虞於衰附於祖廟方式曰喪禮先虞而後附虞特杖不
入於室而已至於附則雖堂杖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
儀節不素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堂下也

於堂曰升論語亦曰入室升堂

庶子不以杖即位

鄭氏曰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孔氏曰適庶俱有父
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
之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祖不厭孫孫得伸也孔氏曰父主適子喪在杖
適子予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今此
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予以杖即位祖雖尊亦不厭

孫也山陰陸氏曰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為長子杖其子
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
不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
情許之故曰可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舅不主妻之喪子得伸也孔氏曰父主妻喪故
在適婦所以適子不杖父既不主妻喪故不主庶婦所
以庶子得杖若妻次子既非正嗣亦同妻也山陰陸
氏曰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
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母為長子杖

鄭氏曰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
子為已也方氏曰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
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為主如字

鄭氏曰姑不厭婦孔氏曰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
杖今有姑在子容恐姑為主則亦厭婦故明之夫是移
天之重姑在婦雖不為主而杖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



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正杖也孔氏曰女子許嫁則有出適人之端非復在室雖未許嫁已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禮童子不杖成人則正杖女子子在室是童女也由主喪者不杖故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也

○笄笄終報三年

孔氏曰笄笄女在室為父也惡笄為母也鄭氏曰笄所以卷髮所以倚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餘無父

齊衰惡笄以終喪

孔氏曰惡笄樺木為笄也婦人質故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孔氏曰鄭氏彼此俱諸侯為之服斬故注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不云與君為兄弟者言與諸侯為兄弟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得為舊君服斬者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它國未仕故得服斬也熊氏曰諸

疾死凡與諸疾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疾體尊不
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
斬裏者以其為君而有父道故也山陰陸氏曰禮臣為
君斬裏雖兄弟不得以其傷通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此與諸疾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
臣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適音

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
故親之也為妻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宜

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孔氏曰世子既不

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

也不杖若父為主其子不得伸也服唯言大夫適子者

若舉世子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若舉世子為妻其士

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

故特顯之應大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

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為

其妻齊衰不杖期而世子下不敢異於卑者家國雖異

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

而致其謙焉爾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繫於所尊而

避其私焉爾凡以君父在屬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鄭氏曰大夫為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孔氏曰大夫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若服大功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孔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其父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其尊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孔氏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適祖母故云為祖母後也如父卒為母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已難為祖母今父沒祖母已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為父如母

孔氏曰此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若服出母謂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祭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為出母服方氏曰為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也鄭氏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尊者不祭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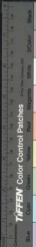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應氏曰祭古禮也
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
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
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
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戒而為之服矣澄曰
此條重出者前但迷其禮此則釋其義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夫為如子

鄭氏曰以不貳隆孔氏曰賀氏云此謂子出時已葬故
此婦遂為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葬至所為後家方
葬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
留從君而服不從而親人生不友親之律也皆不葬
時之恩也能氏云夫為本生父母則其妻降一等服大
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
它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為舅如子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它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
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
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孔氏曰適子
之婦不為舅後者則姑之服庶婦小功而已適婦宜夫
功也不傳重於適者如廢疾它故死而無子之屬所傳



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它子為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為舅後者姑為之大功非怕有厚誼以傳
重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繼無子則已

鄭氏曰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孔氏曰妾服
云大夫為貴妾總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妾無
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氏曰女君為長

子之正統也女君服亦如女君服

鄭氏曰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併出女君
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孔氏曰妾從而出謂姪婦
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婦亦從而出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鄭氏曰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
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也孔氏曰此論從
服之事從服有六其一是從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
從此而服彼徒從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
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



而服君之黨就比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已猶服如
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已則已謂
君母死則妻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已則子不復服
君母之母又君已則臣不復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
攝女君為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云所從已則已已止
也止謂徒從已則止而不報者鄭注略舉一隅而屬者
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三一是一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
妻從夫服夫之黨二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
猶從之服其親也鄭注亦舉一隅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

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從從若君母卒則不

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
黨故特明之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已則已孔氏
曰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
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已則已不服母之

君母矣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鄭氏曰恩不能及孔氏曰慈母即是容服中慈母如母者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恩所不及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慈母後如字為庶母為祖同

鄭氏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

已庶子為後孔氏曰容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

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

也記者見容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

已死者它妻多子則父命它妻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

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

父妾亦經有子子死已命已之妻子與父妾後故也

已父之妻為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必妾經有

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山陰陸氏曰為庶母為

祖庶母為讀去聲言為後慈母者為庶母服為祖庶母

服可也容服傳云士為庶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為之服歟按當

從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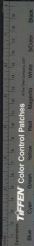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

為殤為殤如字 鄭氏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



之服服之冠筭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筭未許嫁與丈夫同孔氏曰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宗不可絕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據已承其處為言不以父服服殤為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在未後之前不後追服故推此時本親兄弟在在未後之前者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本服不可以吉居也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謂為後者本當以父服服所後之人而殤不可以為父故以殤者之父為父而此殤止存兄弟之列但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也此殤或是大功兄弟或是小功兄弟或是一縵麻兄弟自其初亡之日為始而終此九月五月三月之日數殤服本有降今此為後者則不降而服其本服也若在五服外則無服之族人當為大宗服齊衰三月此殤是大宗之子雖不服以齊衰亦當推縵麻三月服例而終其日數也或此殤有母喪未滿則今為後者當服之如母自今為後之日接其餘服以終齊衰三



年之月日若已祥後則不追服也此記為為殤後者服而言故明其格例言丈夫已冠則不為殤明此殤年雖十九以下若其已冠則為成人有為人父之道此為後者當服之如父而不可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矣又言婦人笄而不為殤者因上一句相對立文爾非有所明也鄭注云未許嫁與丈夫同者謂婦人既笄雖未許嫁亦與丈夫之既冠者同皆謂之成人而不為殤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為同居

孔氏曰此解繼服經中繼父同居異居之禮繼父謂受

繼父之名自無服也今此謂夫死妻孀子幼無大功

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此

子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

居故為服期若異居其別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

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為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為之娶婦矣



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鄭氏曰錄恩服淺薄也見同財
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令云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
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
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鄭氏曰當喪當舅姑之喪又出除喪絕族也孔氏曰當

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也恩情既絕

故出即除服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者謂妻自有父母

喪時也女出嫁為父母期若一母喪未小祥被夫遣歸

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喪一丁之受已絕夫族則其

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

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

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復變節於女遂止也未練而

反則期者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

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

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之還亦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

之受而夫命之反則猶違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方氏

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

則恩服隆於夫家既練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



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鄭氏曰日所為禫者也孔氏曰妻為夫亦禫但記文不具

○宗子母在為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孔氏曰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也賀氏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然喪宗子尊厥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

在為妻禫可知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鄭氏曰妻子父在厥也孔氏曰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徒外也

鄭氏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它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令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孔氏曰



父先本國有此祖父以下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它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不與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聞父則稅之謂追服也此子則否已在它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假令父後又適它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王氏云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昆弟謂諸父之昆弟晉淳于纂曰據降而總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也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鄭氏曰謂正親在齊襄大功者正親總小功不稅矣孔氏曰此疏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爾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高稅之本親重故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忌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它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蓋實不厭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鄭氏曰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它故久留也

大曰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以除則臣不稅之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鄭氏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喪者近臣聞予之屬也其餘奉介行人宰史也孔氏曰辨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及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奉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也

○君雖未知親臣服也

鄭氏曰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孔氏曰君出而臣不隨君君之親於本國爲喪君雖未知在國之臣即服之自如尋常依限着服也凡從服者悉然

右記喪服凡四十節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氏曰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

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葬而後辭於殯遂備葬

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

考處之隆衰宜從重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



斬衰不茹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
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及服重孔氏曰此論並遭父母喪
之制父母雖有同月日死而不得同月葬先葬母也先
輕後重葬母竟不即虞祔更脩葬父之禮以虞祔稍飾
父喪在殯未忍為也後事謂葬父也待葬父竟先虞父
乃虞母祭先重而後輕也鄭注父死在前月謂母死前
之月或一月或二月或三月但未葬之前皆是前月也
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若為母
虞祔練祥皆齊來也卒事之日反服父服故鄭云卒事
反服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卒矣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
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孔氏曰赴猶急疾也負
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
宜急也卒哭猶待三月者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今
云唯主喪者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

喪主悉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總也主人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自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喪除也然此皆歲之雖總亦歲至葬則反服其服也盧氏云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爾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氏云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是知主喪不除者唯於承重之身孫為祖子為父子當除也眾子為庶子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除其父也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眾子及女親不除通稱非旁親也

以麻終者爾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按為兄弟既除容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期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容則已除容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容鄉氏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容已祥則除不禫孔氏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再祭謂練祥祭也既



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鄭注已祥則除不禫者以記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方氏曰禾葬則雖期未可練五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為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猶為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禮不同時者以其在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為除云篇勿

鄭氏曰三年至一時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也期而祭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衣則宜除不相為也孔氏曰期而祭者孝子喪親歲序以易隨時博感故一期而為練

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故云禮也期而除喪者親終一期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故云祭不為除喪方氏曰期而祭謂練期而除喪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也禮言緣人情道言因天時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為除喪馬氏曰祭謂之禮除喪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澄曰再期一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節人禘之當也者何也禮曰天道之尊從者不得而祭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鄭氏曰殤無變文不緋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禫禫之服孔氏曰除殤之喪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繫緋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本服既重意在於質不在文之繫緋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謂黃裳蓋非是據按鄭據禮陸師心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氏曰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孔氏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縞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氏曰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大喪既虞矣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氏曰此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男重首經女重要經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男子要婦人首也先遭重喪者卒哭也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輕故也若木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練筮日筮尸視灌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受一送也

鄭氏曰灌謂溉祭器也臨事去杖敬也孔氏曰練為小

祥筮日謂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灌謂視洗濯小祥之祭繩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病



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變為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古故豫服也不言喪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婦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居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宿米鼎當臨事時去杖今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濯輕而無須故不言也

○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氏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問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孔氏曰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緇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儀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經杖屨故不云杖經屨鄭引問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耐葬者不筮宅

鄭氏曰宅葬地耐葬不筮前人葬既筮之也

○陳蹠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省所餘切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孔氏曰就器者賓客遺死者



之器就猶善也以其可用故謂之就唯玩好所有無常
摠而言之亦曰明器多陳列之以爲榮省少納之有常
數故也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而盡納
於壙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
之就臨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
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
謂可澄曰耐葬陳器兩節皆葬前事今耐章末無先後
之次

右記葬至除喪凡十一節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孔氏曰耐謂耐器耐孫死耐耐諸侯不得耐於天子者

卑孫不可耐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者
祖賤孫貴耐之不嫌也若不耐之則是自尊而卑其祖
也鄭氏曰人莫敢卑其祖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
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
以其昭穆

鄭氏曰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耐於諸
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耐
之中猶間也孔氏曰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

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與古者諸虞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
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
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梁之說似亦推之有
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
有子之嘆其勢將有所初隍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
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營兆域宜亦可矣長樂黃氏曰
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
了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與禮所記合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其氏曰女君也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妻下女君一
孔氏曰妻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姑
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妻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
女君可也方氏曰妾祔嫌於降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
焉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
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氏曰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
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孔氏曰其妻為大夫而卒者
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

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夫既不為大夫
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
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
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
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廟從則祔於祖矣方氏
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賁從夫而不在已也山陰陸
氏曰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
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應氏曰此據妻之生
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
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徙它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
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宰孔氏曰謂祖為大夫
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上牲祭於尊者之
前也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也猶妾
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若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
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
服

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

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也孔氏曰尸服士服
謂玄端若君之先祖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曾子問
云尸弁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為先
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若大夫
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玄端是也澄曰舜自徵庸之後
當以帝朝公卿大夫之禮祭饗而饗也庶人也其尸
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先位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
川宗廟國之公祭畢而后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
下嗣帝位則心雖尊崇不得不以義斷思視堯猶父也
尊堯堯之宗廟不敢獲祭已私親故封象為有庠之君
伊豸以諸侯之禮春禘夏禘秋禘冬禘用士服或謂社不
故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不同系不當奉堯宗廟也
此拘儒曲士泥常守故之論無廣大之心不知變通之
禮者也夫舜攝位之初受終于文祖每巡狩而歸必假
于藝祖且四時皆攝堯祭其宗廟舜之與堯其分雖曰
君臣其情實同父子豈有一旦嗣位之後遽然舍堯
之宗廟使它人主其祭而乃自立己之宗廟若後世奉
命者之為乎故舜既嗣位月正元日假于文祖即堯之
祖廟也雖封丹朱為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為始祖歲
時祀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漢郡國之原廟如鉅京

既有文王武王廟而周公又立文武二廟於洛邑也魯
受天下於顓頊故禘顓頊堯受天下於嚳故禘嚳顓頊
顓頊為太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舜之祭
堯為承正統之祭丹朱之祭堯則如支子有事而為壇
以祭其禰之禮也其後禹嗣舜位其禮一如之顓頊與
嚳堯祖禰也而禹亦出自顓頊又非舜以別系來繼者
之比舜既禘廟堯以上並如舜之時禹所祭顓頊嚳堯
舜四廟別封商均為諸侯得立舜廟於其國而歲時祭
禮皆與堯之子祭堯者不異及至禹崩啓嗣其禮始變
凡帝朝禘舜二廟之中有禘者蓋遠于宋世國內之
廟自此以後朱均之國子子孫孫得魯祭堯舜而舜廟
禘禹堯廟禘嚳堯以上則如故也禹未嗣位之前祭舜
自若既嗣位之後則以啓嗣崇伯而立舜之祭啓既為
天子然後其禮如上所云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縱
非其子亦是同系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則非其本系
此曠古非常之事其傳位也既非常禮則其承祭也亦
豈可以常禮論哉噫此未易與拘儒曲士言也式曰子
謂舜與堯不同系亦有考乎曰堯使四岳揚側陋而后
衆口舉舜其辭曰在下而舜自少耕稼陶漁則是賤在



民伍而非前代帝王子孫明矣今大戴禮帝系篇推舜
以上曰瞽叟曰蟜牛曰句望曰敬康曰窮蟬而以窮蟬
為顓頊之子蓋不足信若果然則舜乃堯之玄孫行舜
所娶堯女乃曾祖姑行堯命契教民以人倫曰男女有
別豈其一家之內而無別乃近於禽獸乎以此知舜之
為側微而非前代帝王之後也

父為天亦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氏曰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
為士則不必封其子擇其宗之賢者微子者其尸服以
士服謂父以罪誅不成為君也為王者後及立為諸侯
視其先君以禮卒者尸用天子計於廟之用也通其月
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孔氏曰鄭
知父以罪誅以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為天子諸侯不
可以庶人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澄曰商
紂既亡國武王封微子于宋得用天子之禮祭其先王
尸亦服天子之服紂得罪於天武王以天吏奉天討伐
之其子武庚亦罪人之子不可受封於私家祭紂但得
用士禮紂雖嘗為天子然既自絕于天為獨夫矣則其
尸亦但得服士服也湯放夏桀于南巢桀死後其子之
祭之也禮亦宜然按禮經缺亡此記所言二條於經無

見蓋王制雖言祭從生者喪從死者而中庸推武王周公之達孝亦不過父為大夫子為士父為士子為大夫之禮而已若天子諸侯之於士尊卑貴賤懸絕如此記所言古亦鮮有其事故竊假大聖之舜與大惡之紂以明此記之義應氏曰古之為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絕於天人之心否則未有不賴前哲以免也故德必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驟興於萬乘惡必若桀紂而後忽自萬乘驟降於匹夫若諸侯與士之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詳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不常貴賤之殊絕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存所廢者固亦當與所絕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舊本禮不王不禘四字別在一處劉氏曰此句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爾澄按如劉說則與後篇大傳文同今從之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儀禮衣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夫相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朱子曰先王報本

並遠之意莫深於禘。長樂黃氏曰：祀先之禮，白禘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於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於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登曰：夏以顓頊為始祖，顓頊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商以契為始祖，周以稷為始祖，稷契皆出於帝，故禘帝於稷契之廟，而以稷契配也。諸侯及其始祖而立四廟，大音泰。

舊本而立四廟四字在上文以其祖配之之下無所系，儀義不可通。劉氏曰：此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音禘而立四廟，禘於大音以其祖配之之下，解此六字前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大祖以上所祭上及其大祖而止，爾而大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為四親廟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為母者，則妾母謂妾之自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為君，而其妻別無它子，則其子之為君者，歲時為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上其祭。然此君祭比妾



毋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庶子王亦如之

舊本此六字在上文而立四廟之下文蓋不屬劉氏口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澄按其說是也今從之慈母妾母之子為君者至再世則不復其祭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為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它子則子之為王者歲時為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鄭氏曰別子者謂廢之庶子別為族世為姓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稱先君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為其族人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孔氏曰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稱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故云別子為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為宗也繼稱者為小宗

鄭氏曰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也謂之小宗者為其將遷也孔氏曰別子之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比大宗為小故云小宗也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宗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

下

鄭氏曰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稱皆至五世則遷孔氏曰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從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五世而遷此五世是繼高祖者之子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為服也列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二從兄弟為宗或繼稱與親兄弟為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稱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為五繼高祖諸子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五世則遷各隨近相宗小宗

所繼非一獨云繼稱者小宗雖四稱皆繼稱為始據初為元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至高祖之義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方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遷之小宗爾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祖在上曰遷遷有升之意宗在下曰易易有去之意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稱也

鄭氏曰宗者祖稱之正體孔氏曰宗是先祖正體以尊祖故敬宗更云敬宗所以尊祖稱禮說尊祖之多澄曰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為祖之正體故敬稱之宗所以尊其為稱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稱者舉尊以包卑稱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

庶子不祭稱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父庶也謂別子之庶孫繼別大宗之從子繼稱小宗之親弟也有親兄為繼稱小宗故不敢祭稱者以明其所宗者稱之正體孔氏曰稱適得立稱廟故祭稱稱庶不得立稱廟故不得祭稱以其有所宗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稱故也

比庶子亦父庶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稱

小宗之庶子繼祖小宗之親弟以其親兄是繼祖小宗繼稱又繼祖自己本身不繼祖又不繼稱己之長子宅

日雖得繼己為小宗然不繼己之祖與稱故服之同於庶子替而不服長子三年之服鄭氏曰不為長子斬尊

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孔氏曰父是庶子故不得為長子斬二世承重則得為長子三年

庶子不祭稱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祖庶也亦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
稱小宗親弟之長子繼祖小宗之同堂從兄弟此庶子
它曰父沒後雖得自為小宗而祭其柩然不敢祭祖者
以明其所宗者祖之正體以上三條今必言別子及別
夫宗之某親者承上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兩句而自初
言之實則循是以下雖去別子已遠皆然也鄭氏曰謂
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禩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
者謂下正猶為庶也孔氏曰祖庶雖為適士得立禩廟
不得立祖廟也鄭注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禩之適
也雖正為禩適而於祖猶為庶也五宗悉然

庶子不祭禩與無後者禩與無後者從禩祭

鄭氏曰不祭禩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比
二者當從祖禩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
而宗子主其禮為祖庶之禩則自祭之凡所祭禩者唯
適子爾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
禩祭之孔氏曰禩謂未成人而死者無後謂成人未昏
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不得祭父祖此禩與無後者
之親共其牲物各從其祖禩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已不
得自祭之也父之庶者謂已身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
是父之庶子所生之適子為禩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



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
可知祖之庶者謂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
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曾子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
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此不云曾祖言祖兼之
也祖庶之殤謂己子已於祖為庶然己是父適得立父
廟故自祭祖殤於父廟也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
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若宗子為大夫得立
曾祖廟則祭於曾祖廟不於禫也張子曰鄭注謂不祭
殤有父之庶蓋以殤未足以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禫故
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
當祖祖以祭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
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下之殤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
禫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凡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唯當從祖
祔食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不成人
無後者長而未育子鄭氏以殤為己之子而繫於父
之庶以無後為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
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為兄弟而
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
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

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故曾子問又謂之殤不祔祭若果如此則兄弟之無後者亦不忘於無所祔食矣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務勞殺而親畢矣

齊

鄭氏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蓋疏者服之則輕非矣曰三者上父下子并已為三也五者已之父上加祖子下加孫則三為五也九者又上加曾高二祖不加曾玄兩孫則五為九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相而減殺服又三年服祖減殺至其以次減之

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父祖於已是同體之親故

依次減殺曾高其恩已疏故一等從齊衰三月也喪服

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

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

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而父子首足不無

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指父服子期

孫平理不得祖報故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

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祖報

亦一時也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曾孫平故正服終



麻曾孫既總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三年若據祧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也比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繼殺便止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為族曾祖既疏一等故二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為首足故降至期兄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與已子等所以至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之子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麻用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

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
為之總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
以無尊降之故亦三月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
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
功同高祖則總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張氏兩切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隆殺澄曰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

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為
言服之隆殺養以結土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三
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合為二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
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為四而
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傳謂之下治子孫此
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族旁親之子孫也
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
殺之親正父祖與從族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
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
殺之親正昆弟與從族旁長旁幼之昆弟也男女之有
別謂它姓之女來為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為它姓婦者
是為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名服出入服也
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言別事不論服之隆殺

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為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身
尊者君臣之倫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
倫談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後細味上下文意又
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為非而鄭注
為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據大傳
止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

右記柩及吉祭凡十一節

服制第十一

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間
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據
據禮經傳記逐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
辭為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為云係切
後並同

鄭氏曰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外宗君外親
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孔氏曰熊
氏云外宗有三鄉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
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

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為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身
尊者君臣之倫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
倫談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後細味上下文意又
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為非而鄭注
為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據大傳
止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

右記柩及吉祭凡十一節

服制第十一

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間
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據
據禮經傳記逐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
辭為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為云係切
後並同

鄭氏曰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外宗君外親
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孔氏曰熊
氏云外宗有三鄉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
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

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外姓之親在於它國當事諸侯不繼本服之親也故諸侯死來為之服斬其婦亦名外宗從服期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

鄭氏曰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孔氏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適東歷切下同

鄭氏口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妾主也孔氏曰夫人大子適婦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非此則不主也大夫以下亦為妻及適子適婦為主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為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音泰

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孔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得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

君所服也宗法統

鄭氏曰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



君所服伸君也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小君在則蓋不可孔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群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總群臣無服近臣謂闈寺之屬僕御車者駉車右也貴臣不服賤者隨君服總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今以爲君得總服者伸君之尊也此禮之正法也春秋文公四年僖公之母成風昭公十一年昭公之母齊婦皆妾母尊爲夫人非正禮也禮無二適女君卒繼攝其事不得復立爲夫人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知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氏曰弁經女備弁而素加絲也不當事則皮弁

以心事不至喪所孔氏曰公爲卿大夫喪成服後着錫衰以居以心事出亦服錫衰音則皮弁若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歛及殯及將葬啓殯之事則首弁經於七帷當事首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大夫於士當事亦皮弁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恒着以居若他事出亦不服其當殯歛亦弁經也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經若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葬其者服蓋當事而後弁經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曰大夫



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為其妻往則吊也吊而服之
吊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吊於命婦錫衰命婦吊
於大夫亦錫衰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鄭氏曰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
君同舅不厭婦也孔氏曰傳曰者舊有成傳引之公子
謂諸侯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嚴妾子使
為母練冠諸侯沒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有
沒為夫之母期夫練冠是輕妻為期是重故云從輕而
重妾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鄭氏曰妻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鄭氏曰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孔氏曰公子
之外兄弟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
之外家妻猶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
有服也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
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則
妻無服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
弟若同宗則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澄按禮



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
為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
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
稱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孔
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
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
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澄曰母出謂已母出而父再
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
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
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
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
母之黨故不服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祔下祔列也列音例
鄭氏曰列等比也孔氏曰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
同五其等列相似也故云列也澄曰罪多如墨辟千劓
辟千劓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

喪服爲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是剝削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七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

右記喪服輕重凡七節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鄭氏云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葬及葬差相似也

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毋就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應衰孔氏曰三年之喪練祭後葛帶期後既葬男子應着葛帶與三年之葛帶應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練後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既除則首經練之故葛經要帶期之麻帶也功衰謂服父練之功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氏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



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此雜
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
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孔氏曰三年之喪練後有
大功之喪以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喪皆
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
則四寸有餘故大功既葬及服練之故葛帶大功初喪
首麻若喪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則不爲
五分去一故首經進與期之既葬同五寸有餘大功初
喪首麻經五寸餘喪麻帶四寸餘既葬首葛經應四寸
餘要葛經應三寸餘此雖變麻服葛與大功初死之麻
經大小同也

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經累重也孔氏
曰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
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漂麻斷本孔氏
曰大功以上并留麻之根本合紉爲帶如此者得變三
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漂麻斷本是麻之無本者
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期之葛亦



得變之

三平之也言變三年也其變之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斷東管切免音問下並同去聲品切下

鄭氏曰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

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孔氏曰遇麻斷本謂遭小功之喪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既免去經謂歛殯事竟則脫去其經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歛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麻既經則去之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

力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易

帶

孔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二年喪之練冠其

期之練冠亦不得易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

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小功經者以前喪練冠

首經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總不易下云總小功

之經兼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故也因其初易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為帶之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為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為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復練之故葛帶故云故也其

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

為稅

稅吐外切下之稅同

鄭氏曰稅亦變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爾孔氏曰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為枕者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含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葬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沒知兩切重直崩切為其云備切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

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終齊衰變既虞卒

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

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緝爾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

大功之喪中從主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孔

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令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

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

年之葛也若此殤服之麻終其月算數如小功則五月

總麻則三月者麻月滿還反三年之為也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稅麻服為之法以其質畧無文飾之繁歟故也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皆能下同朝音朝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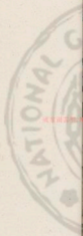
說文始也

鄭氏曰見人謂行不見人也無免經經更也稅猶免也古者說茲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孔氏曰以經重繼性朝君亦無免稅於經也唯至公門已有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服衰又免去經也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文已見雜記今再引之以結上文孔氏曰君子以己之祭物不可奪人喪禮故君許臣著經亦不可自奪喪禮以己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喪禮也

右記喪服變易凡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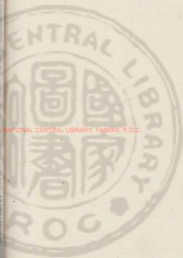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5.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LIBRARY





10278
3177301



檀弓第十四

書本公倣子仲之喪檀弓免焉爲此篇之第一章
故摘檀弓二字名篇今更定章次檀弓章雖不在
篇首而篇名則仍其舊云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如字養以爲切

鄭氏曰隱謂不揚其過失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
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宮又勤
勞辱之事也凡此以恩爲制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鄭氏曰有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心喪威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

制山陰陸氏曰隱而無犯謂恐傷親意情有不至犯而無隱謂君臣尚義盡情以諫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

豈事君之道哉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也事師無犯

無隱言雖盡情猶微而婉孔氏曰子之事親主恩不欲聞親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左右僕從之

臣立有左右之位子在親左右扶持不常一人在左一

人在右也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方喪謂此方父喪

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方氏曰就養

者就而養之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不釋也養言左

右則養無所不至失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非親

執生非君執治非師執教吾所以報之者其喪之或以

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

其序先親後君內外之分也先君後師貴賤之等也長

樂陳氏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

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誦之成我同乎仁而

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



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
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古者教出於君
又孰爲喪師之禮哉李世而下家有學人有師此喪師
之禮所由起也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
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
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
者此豈可一襲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
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祭以傳道又近而
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程子曰師
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
闕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雖斬象三年可也其
次各有淺深辨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襲制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
月天下服

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
杖爲服祝佐含歛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官長
大夫士也服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
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
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天

下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袞既葬而除之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爾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袞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如大記及四制所云則此三日五日

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其人故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刳

其人故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孔氏曰百祀者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全數謂王殯後事既頒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虔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方氏曰刳到也自吻下刑之也澄曰廢其祀刳其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也如警師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非果必廢之刳之也蓋祀木者神祇所主豈可斬伐唯為天子采擇

木則雖祀木亦斬無或敢占吝者若或占吝不以其木至是不供王喪為大不敬故設廢祀列人之辭使人不敢慢令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一梓棺

二四者皆周

也平穀被皮等切棺不反切

鄭氏曰諸公三重諸侯每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謂以水牛兕牛之革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槨檝也槨棺一謂槨棺梓棺二謂屬與大棺周匝也凡棺用罷濕之物孔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尊者尚漆也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槨為第二重屬為第三

重大棺為第四重四重凡五物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上公三重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槨屬大棺合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之三寸餘槨屬大棺合一尺八寸列國卿大夫一重又除槨四寸餘屬大棺合一尺四寸大夫則大棺厚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不重但大棺六寸爾庶人則四寸也天子卿大夫與列國君同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未設屬槨非也凡棺用柶濕之物水牛兕牛皮耐濕故最在裏近尸二皮不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槨檝木材亦柶濕故次皮諸侯無革

則他親尸所謂君即位為梓是也他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四者四重也皆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唯梓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增為幟

孔氏曰棺束者古棺無釘用皮束合之縮縱也衡橫也縱束二行衡束三行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間小棺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並相對每束以一行之衽連之若束束處則擊着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

柏梓以端長六尺

孔氏曰柏梓者天子釋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以端者端猶頭也以此木之頭首題漆向內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梓材從下壘至上始題漆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皇氏以為壘梓從下即題漆非也

天子之殯也叢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輅才官切
輅初倫切

鄭氏曰叢木以周龍輅如梓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棘為龍斧謂之繡白黑文也刺繡於繡幕加梓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畫塗之孔氏曰叢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

面塗之故云。最塗龍輅者殯時以輅車或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題漆叢木象椁之形。加斧謂繡覆棺之木爲斧文也。先叢四面爲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木從椁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畫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畫塗之故云。畢塗屋叢衆木直壘周龍輅至上乃題漆諸侯至上不題漆也。廬陵胡氏曰。最塗龍輅以椁畫龍於輅車之轅以殯之。又叢聚椁材以周輅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澄曰。叢木以周龍輅卽所謂椁也。鄭氏謂之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蓋椁猶郭也。外城周於內城者爲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爲椁。其義如外城之郭也。鄭意則是而立文不明。有以致胡氏之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被列切。

別謂分別。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位孔氏曰。此論哭天子之事。異姓謂王昏姻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親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親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爾。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爲之。不以樂食。紵讀爲紵。爲云爲切。

經衍字紂與緇同紂衣絲衣也爵弁紂衣士之祭服諸侯覺天子不親見其尸柩則不服弔服但服士之祭服哭之鄭氏曰王弔諸侯弁經纓衰不以樂食蓋謂殯歛之間孔氏曰此天子哭諸侯之事諸侯覺在本國天子不親見尸柩違哭之故不服纓衰弔服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奏樂鄭斷不用樂之期謂殯歛之間諸侯五日殯也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喪戚之事不可虛

○君即位而為柩藏壹漆之藏焉

柩謂棺也

鄭氏曰柩謂柩棺親尸者天子柩內又有水兕革棺藏壹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合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雖為尊得造未供用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柩則知不漆柩棺外屬等棺中不欲虛空如急有待故藏物於其中一云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山陰陸氏曰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方氏曰藏焉惡人之見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者僕一讀作如字若非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遷尸之人陸氏德明曰師長也謂大僚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二人之所能勝二官各下大夫爲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應氏曰鄭改卜爲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職所當然似不必改澄按周官馭者亦名爲僕蓋人君坐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少前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疾則二官扶右扶左薨則二官舉尸習生時每日親近之人卜人雖曰在左右然不如僕人之親近且與射人非僕類按陸氏經典釋文前儒已有讀卜知字而以爲卜人譬師者皆不若鄭注以下爲僕者之審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它日所嘗有事孔氏曰君王疾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疾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疾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來以冕服復於大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

隸僕復之四郊則夏未復之此天子之事諸侯復則小臣但復庭既多小臣不足更有餘官或於此復了更向它處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也庫門生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魂氣無不之也門不止以庫門為言者近廟門故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駮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卿士大夫被君命得達於君達官對不達者為長杖謂服斬若府史之屬賤不得達於君者則不服斬衰但服齊衰

三月爾若近臣離寺之屬雖無君命但嗣君服斬則亦

服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君杖而服斬但降其帶屨用布帶絕屨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雖為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為深故公之喪唯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士備入而右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孔氏曰國君喪群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哀深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乃俱踊也士甲最後故士備入爲畢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

○若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適音的

鄭氏曰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速之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七孔氏曰車遣車樞朝廟車皆行設遣具竟取遣具牲體解屬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遣車置于柩中之四隅其形甚小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貴賤不同設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殯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適子成人則七乘長殯五乘中殯從上下殯三乘也王庶子成人五乘長殯中殯三乘下殯一乘也諸侯七乘適子成人五乘長殯三乘中則從上下殯一乘也庶子成人三乘長殯一乘中從上下殯無大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殯一乘中從上下殯及庶殯並無禮人臣三命始賜車馬乃得有

遣車諸侯大夫再命而下雖未三命以身為大夫德位既重得有遣車士三乘者天子上士其中士下士及諸侯之士皆不得有遣車也

○池視重霤

重霤

鄭氏曰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為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上則唯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地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轡甲之下禮惟之上繼竹為之形如龍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繆音頭

鄭氏曰幕所以覆棺上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借已久也繆繆也繆讀如繆幕或為幣孔氏曰覆殯棺之幕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衛與魯俱是諸侯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後代借用之也盱江李氏曰布幕諸侯禮也繆幕天子禮也祀宋各自為一王之後且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借矣方

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繆之文山除陸氏曰繆讀如字以繆記帛蓋衛幕用布魯用帛爾雅繆繆繆繆

○君於士有賜亦

亦音亦

鄭氏曰帝所以承應賜之則張於殯二孔氏曰賜忠賜也帝幕之小者大夫以上喪則幕八職供之七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帝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若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音石

鄭氏曰宮殯宮也出柩已出在路命引之以

也音孝子

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退去也朝喪朝朝也次它日賓

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

於宮也孔氏曰君於大夫之喪將至墓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

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

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

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哭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

當朝朝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侍履客次

舍之處孝子哀泣倚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

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三之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民人有父母之恩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士皆親弔之又禮議貴尚受弔及把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等君不豫知其喪造交過柩於路必使人弔也廬陵胡氏曰若齊侯哭敵無存之類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氏曰拜者性謝之也孔氏曰喪謂諸侯臣之喪公親來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之以謙其恩疏親亦無則雖死者朋友及同國同里及喪家典會之人往拜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主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自當親拜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臨如字

鄭氏曰承事示亦為執事來孔氏曰弔曰者君來語儻者之辭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它國之臣謂大夫之喪若弔士直稱君承事示欲供奉喪家之事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

○君臨臣喪以巫祝挑莉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列
去
最



鄭氏曰桃鬼所惡荊萑者可掃不祥為有凶邪之氣生人則無凶邪孔氏曰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荊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荊之事故云異於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人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荊之文則去桃荊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荊居簡下天子也亦謂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荊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止祝桃荊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一止祝執荊小至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清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風死而溥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已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荊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澄曰用桃荊

者非賤其臣薄其臣也禮則固矣殆不可以輕訾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節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鄭氏曰難言為人甚惡之不明說也禮曰此水上文葬於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通于主喪受弔拜廢若通于主有它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辟適也

○大夫弔當專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據者以主人有非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孔氏曰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大夫尊來弔士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當土人有小大斂殯之事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何出也

右記喪禮尊卑之異凡二十一節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大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犬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通音的免音問

鄭氏曰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干尊故哭於妻之室澄曰子謂妻之子夫謂妻之

夫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服舂其大爲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爲之哭于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也子已子於死者爲甥也爲舅服總故命之使爲主受吊拜賓也已無服故不爲主而使子有服者爲主也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夫即此子之父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其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向哭也亦踊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遂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凶者曾相識狎習則進入共哭也側室謂妻之室父在則適室乃父之室不殺以私喪于祖者但於祖室之前哭之亦子爲主使人出門外也異室非適室又非妻之室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徃哭之

鄭氏曰哭于側室嫌哭殯也孔氏曰庶人無側室者哭于大門內之右禮爲主者當在阼階東西面今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猶西面也遠兄弟謂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向它國故爲位哭之若兄弟在同國則徃其家而哭之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徃非兄弟雖鄰不徃

鄭氏曰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方氏曰總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况其重者乎益同姓之恩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乎益異姓之恩緩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總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人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弔弔

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當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死則服輕弔况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按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受不止一主矣占無是禮也孔氏曰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喪既以見親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孔氏曰衰老不徒行遠弔越疆則道路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哀慙也方氏曰五



十始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政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不通於外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闕而不可以踰闕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邦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言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氏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

厭謂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輕身忘

身也孔氏曰非理積死不合乎理方氏曰三者之死皆

非正命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所不弔者不特此宗魯

為孟繁而死孔子不許琴張弔之君子之行無它要在

生不為人之所不敬死不為人之所不弔而已王氏曰

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離不幸何得不痛

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惡人亦不得不哀傷之

也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三者皆不

得其死可傷尤甚君子但知憫死者而已故持致哀死

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施焉蓋哀

有餘而不暇於文也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

墻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謂之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孔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羸餘之人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之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羸數外也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導柩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弔柩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皆執紼也

○弔於是日不樂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

右記人有喪之禮凡十一節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悉節切

孔氏曰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合時不閉也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者履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謂襲歛時遷尸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歛時作起為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為也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赴謂死者生時於它人有恩識今死則使人往告之也士則孝子自命大夫尊許其病深故父兄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

○朝奠日也又與違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澄曰陰闇陽明日出者由陽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奠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陰陽之中故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與音命

陸氏德明曰剝謂不巾覆也鄭氏曰剝猶保也脯醢之奠不巾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孔氏曰按士喪禮小歛陳鼎既奠于戶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也始死脯醢醴酒奠于戶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按喪禮下篇柩朝廟重先奠從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而巾之者為其在堂

恐塵埃故雖脯醢亦中之此脯醢之奠不中者於室內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爲之奠其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飲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孰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飲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則俛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註謂殷奠恐未然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孔氏曰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忽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今此所謂小祥之後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爲君所使若爲使還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椁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孔氏曰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虞而立尸有几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牽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

孔氏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親形已藏始立尸以繁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道唯大殮之奠設素席亦無几其下室之內饋食處有吉几道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道設之士虞禮云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是也虞祭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葬前有几周官司几道云喪事素几注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亦然古者坐不諱卒哭之後乃諱神名此三者皆以虞卒哭之後以生人事其親之禮既終畢而以鬼神事其親之禮方自此始也已語辭

卒哭前猶以生人事之者於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
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故謂
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新謂新死者魯有三門寢門路寢
門也其外為雉門又其外為庫門前既執木鐸命宮中
又出宮從寢門至庫門百官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

○祥而縞是月禫後月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曰服縞冠而祭
祭後服禫又間一月禫祭言於是月禫祭則禫後之明
月可以用樂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懼懼如有求而非得既葬皇皇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澄曰充充滿悶填塞之意在
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懼懼目視不定之貌求
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傍徨無依之貌如
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廊者察廓情意
不樂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遠不隳
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

猶猶爾

騷音抄折大方
切騷素刀切

陸氏德明曰摠摠急遽貌鄭氏曰折折安舒貌山立侯

事時也。騷謂大疾，鼎謂大舒。猶疾徐之中。澄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促遽，然亦不可太急，而倖越節次；舒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緩。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脩整之小人。唯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於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水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謂絞衾衾。孔氏曰：棺即預造水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絞衾衾。王制云：死而後制，禮下葬先達日，辟不壞也。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違棄其親不懷思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澄曰：慮猶言謀，度慮居謂謀欲償其所居以給喪費也。危身謂毀瘠過甚，將至危殆其身也。蓋慮其居而償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是乃不孝之大也。為此之故，則治喪雖當辦費而不可慮其居也，哀毀雖為愛親而不可危其身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孔氏曰人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辨踊有筭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也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李氏曰始者天也始之者親也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終而成之者子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澄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為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蓋變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人子之盡其孝也鄭氏曰復謂招魂庶幾其精氣之反也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向其所從來也方氏曰幽者鬼神之處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為陽明北為陰幽故曰北面求諸幽也清江劉氏曰禱祠猶頭章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山陰陸氏曰鄭謂分禱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禱爾澄曰凡禱祠者莫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孝子之心冀其神之來復如禱祠然故

曰有倚桐之心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曰孝子拜賓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之中稽顙尤為痛甚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擗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洩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甚爾澄曰至字句絕隱也二字為句初觀方說似勝於孔細細繹之則方明而淺孔微而深拜稽顙謂拜賓而必稽顙者因賓來弔觸動孝子哀親之心故拜以答其為己親死而來之恩但拜以答之已為哀戚之至而痛親之死然常時答賓只當是空首之拜重喪之拜先作稽顙一拜者此人痛之甚也後一拜雖亦是痛而用常禮之拜則不若過於常拜者之為痛甚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高爾飯上載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藥米貝美孔氏曰弗忍虛謂不忍虛其口食道謂飯食之道飯食人所造作為藥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其合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合玉注云合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雜記云舍者執璧

將命是諸侯舍亦以璧卿大夫無文左傳成十二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舍用珠也士舍用貝三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且

銘旌列切
議或至切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孔氏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按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也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也故為旌以銘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盡也季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鄭以為重奠則誤矣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徹綴切
方貞仰二切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



曰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顯考謂高祖死者世世迎遠至爲顯考其重常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遠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重埋於門外道左若虞主亦埋按士喪禮有重無主卿大夫亦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擬天丁諸侯有主者言之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備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漬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而慎故殷人行之不敢漬之者所以致其敬而人入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廟之有二主齊桓公之末失矣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不可一日無所依見人子求神之至殷綴之於廟必待親盡廟毀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作主則徹重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殷已懸懸而不文也

也夫曰重者祭而不文者謂祭主矣蓋重者主也

馬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則當切

馬氏曰素者哀而不文素器若士喪禮素俎鄭氏曰衣

素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

由人心而已孔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

尸奠至於地故謂之奠恣用素器所以表主人哀素之

心祭祀之禮者因上奠用素以表哀素遂論虞祭後卒

哭練祥之祭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

虞禮不用素器廬陵胡氏曰自盡謂加飾也澄曰虞以

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衣

心特甚禮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

久卒附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緇已足祭祀之禮其祭

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然

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饗而然亦自盡其

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祭喪主於祭祭主於敬故喪

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以盡禮之文而寓其敬

哀之下曰素素者質朴之義謂其衷心因器之質朴而

見也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義謂因禮之整肅而其

敬心在是也齊敬曰亦者亦上文衣素也喪之祭祭死

者也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也稱主人

對鬼神而言也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文子游曰既葬



而食之未見其饗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群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為如在今子游以為未見其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裨有所襲象之節也

辟踊亦切去聲
哀呂切下利

鄭氏曰筭數也孔氏曰撫心為擗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然志痛乃踊女擗是擗踊之至擗若木戔戔思傷其情故擗踊擗擗擗擗擗擗之至擗若木戔戔思傷其踊九跳為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庚七天子九也上舍死日三日而殯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而踊凡三日為三踊大夫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一踊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九四日為五踊諸侯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當小斂時一踊四日朝一踊五日朝一踊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九六日七踊天子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朝一踊四日朝一踊

五日朝一踊當小歛時一踊六日朝一踊七日朝一踊
八日朝不踊當大歛時一踊凡八日九踊袒衣括髮孝
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
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袒括髮最為忌也
孝之悲哀禮應常袒有袒時有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
哀甚則袒衣輕則襲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
節則質故謂之節文水冠者人之常服袒則去其衣括
髮則投其冠故曰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
者此哀之常及有感而愠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
文變與故曰哀之變後章云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
斯踊者謂是矣注曰此謂是釋踊及袒括髮之義以
哀之至也釋辟踊以變也釋袒括髮愠又是申釋辟踊
哀之變則轉釋愠之義也去飾又是申釋袒括髮去美
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筭者言辟踊之節也有所袒有
所襲者言袒括髮之節也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
之節言之於末者錯雜以為文也

歛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最忌食者其
云傷妙食者則

鄭氏曰歛歛弔也君命食之尊者奪人易也孔氏曰主
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
是大夫之家貴者山陰陸氏曰據問喪云鄰里為之廩

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薦於愛鄰里
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歎焉故鄭氏謂尊
者奪人易澄曰孔疏云爲其歎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
澄按歎粥亦是食之不必以命食疏飯爲食之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音潮
去聲下同

鄭氏曰朝謂遷柩於廟孔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死者
神靈懸象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
尚質死則爲神故朝而殯於祖朝周則尚文親雖亡沒
猶若存存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綬不殯于廟及

朝廟遂葬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
禭而葬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故
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云凡
弁經其裘侈袂踰時衣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履
禭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經身
服衰裳是純凶也葬時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
不用麻不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爲

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
弁謂素帛為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
經然則腰帶仍用麻也方氏曰與神交之道主乎敬夫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神道交之故以弁
易冠以葛易麻示敬故也山陰陸氏曰弁經葛在下則
葛帶也經仍用麻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
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皐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
則有敬心焉弁而葬皐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遠禮也之幽之故也

皆所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生下之

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陰得諱幽與

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方氏
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
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
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八之禮雖有文質之
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
之反乎幽故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切尚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親



平生祭祀冠昏在堂饋食供養在室皆謂在廟也儀禮既夕篇云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云主婦入于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方氏曰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澄曰所作謂親平生行禮所作為之處所養謂親平生享先所孝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馬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音變後同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心定下棺也方氏

曰人之始化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

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封而弔者弔於殯也反哭

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者所以弔其哀葬雖為哀然

不若反哭之哀為甚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孔子曰此

亦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殯者非親

存存之處弔於此者哀情實慤也山陰陸氏曰已慤猶

言大慤也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廬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

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

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音奠舍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殯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



威者其牲也含真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虞
喪祭也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
先婦宿戒虞尸含真於墓左既窆後之事也几依神也
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含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
東為左孝子先反俯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
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
還殯宮安神之祭名朝葬日中而虞方氏曰既封而贈
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
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主人不親釋奠而使有
司代之者欲速反而簡虞事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
者葬禮畢然後成葬之禮也葬之一日謂葬日也
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奠易奠者以虞之禮漸
吉故也澄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封從鄭讀作窆謂
既下棺則主人以玄纁束贈死者於壙當此時祝先婦
宿虞尸虞不筮尸擇可為尸者宿之既實土則主人迎
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反哭送賓畢主人浴浴畢與
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
而反之後代為主人含真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
主人必待此有司還反至家當日中之時乃行虞祭禮
也未葬以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殿奠有奠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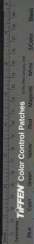
不謂之祭及葬後而虞則有尸始謂之祭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禮記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益曰氣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祔于祖父告於其祖之廟也未無也孔子善殷蓋期而神之人情也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士二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巳日二虞後虞改用剛日則次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此虞卒哭及祔皆擬得正禮者爾其變而之吉祭者謂

不得止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
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廬
三月而后卒哭彼掘士禮遠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
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變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
此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
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使親一日之間無所歸依也此
亦掘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也當葬之
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衣薦成事士虞記云三
虞卒哭它州剛日鄭注云它謂不及時而葬者虞禮謂
之它此謂之變一也登曰是日謂卒哭之日也虞祭猶
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謂卒哭之次日也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于祖昭穆
同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
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
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
相此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
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
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
而反於家急宜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適修虞祭
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一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

待明日虞而於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
言卒哭之末有饋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
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
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
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假令十以丁日葬
則本日初虞間一日巳是柔日再虞又間一日辛是柔
日辛後壬是剛日三虞視再虞遠一日也大夫初虞至
四虞諸侯初虞至六虞天子初虞至八虞皆間一日用
柔日末後一虞則間二日用剛日士三虞凡六日大夫
五虞凡十日諸侯七虞凡十四日天子九虞凡十八日
皆無間日祭者惟卒哭與禘之日相連接蓋以禘祫
殯宮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聖人制禮之意精
矣注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
再有此非常之祭考之經傳記未見明從殷練而祔者
練之次日乃祔于祖廟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
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殯宮蓋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
不存而哭非為其神之在此而哭也會稽高氏曰按禮
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
祭之明日祔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
情也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



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歲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殷人練而祔則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喜殷澄按殷人殯于廟殯宮不在寢呂氏謂猶祭于寢恐非

右記已有喪之禮凡十四節

公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別也

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被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為死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類是也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儀禮賈疏與孔不同疑孔說是澄曰冠而字少

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
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
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
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
之稱故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上冠禮
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
也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
也學者行之雷乃殺也

孔子曰中雷室中也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床架坎
上尸於坎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宗躐行者魯外君
強足辟戾不可者屢故用毀竈之說連綴其足令直可
著屨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既葬掘出毀廟門西
遺墻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仁在廟門西遂
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常行神告竟車
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掘行如生時之出故云
躐行周人浴水用盆沐用瓦盤不掘中雷綴足用燕瓦
故不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
鄭氏曰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
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也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

宗疏行

○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昏成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
大事飲用日中成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飲用日
出成事乘驪牲用驛飲力益切驛力知切輪胡斷
又音交驪音原驛息登切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
事謂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殷以建丑
之月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輪白色馬也易曰白

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驪
驛馬白腹驛赤類孔氏曰二代所尚色不同夏尚黑殷

尚白周尚赤雖是茅之細證曰夏以金德王而色尚黑
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尚赤亦

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
生而親者為所尚殷以水德王而色尚白金之色金

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
為所尚亦馬黑毛尾曰驪顏師古漢書注云華驪者其

色如華之赤陸氏佃云驪赤馬白腹言上周下殷也按
喪事祭事戎事皆可謂之大事然此條所謂大事只當

從鄭注以為喪事者是陳與方求異於鄭非也長樂陳
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闇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出者祭



以朝之質明也欤亦如之故曰大事欲用日出方氏曰
滕文公居喪恐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為大事春秋傳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祀為大事喪事凶禮戎事軍
禮祀事吉禮五禮不及賓嘉者非大事故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棺置翣

又音禮慢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也火孰曰聖燒土治以

周於棺也槨大於棺以木為之牆柳衣也古後王之制
漸文何氏曰聖周治土為數四周於家孔氏曰易繁辭

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有虞氏始不用也有虞氏唯

又於槨傍置柳置翣扇帷荒所以衣柳在傍曰帷在上

曰荒方氏曰槨之於棺如城之有郭牆以帷柩而周圍
如牆翣以飾柩而翣綬如裘世愈久而禮愈備也澄按

易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說者以後世聖人為黃帝堯舜孟子亦言上古棺槨無

度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槨矣今此記註疏則謂有虞
氏始以瓦棺易衣薪殷人始以木為棺槨易瓦棺聖周

竊疑此記之說未可盡信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陸氏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二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馬氏曰葬殤異於成人之禮鄭氏曰略未成人方氏曰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

○易墓非古也

暢切

鄭氏曰易謂變治草木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澄按孔子嘗云古者墓而又墳又云古不備墓鄭注云脩猶治也古者但定地為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冢使人不知其處此所謂易也彼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後不脩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墓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雖從鄭注墓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右記喪禮沿革凡四節

古者冠縮縫今也衝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縫音連衝音樞

鄭氏曰縮從也衝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孔氏曰古者謂殷以上殷尚質吉函冠辟積少故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吉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縫但多作禩而

并橫縫之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周
世如此爾故云非古也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絰爲
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
緯爲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
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議之長樂黃氏曰斯蓋
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
直縫吉冠橫縫而末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歎
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
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冠與吉冠異制誤辨其旨
喪冠不綾綾亦

而有飾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孔
氏曰帶要經也齊斬卒哭變麻爲葛婦人重要不變所
重故不葛帶卒哭變首經爲葛與男子同輕首重要故
也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經所以表哀澄曰經蓋兼首經要經而言首有冠武矣要有紋帶矣又以大麻繩加於冠武紋帶之外爲經者以內有哀之實故其表見於外如此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徒爲虛名而已故曰實也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經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衿長祛

袂楊之可也

經七緇切緣何緇切要一這切約其佩切瓊吐練切幽音橫祛起魚切楊音昔

鄭氏曰黃之色卑於練練之類瑱充耳也人君有瑱

吉時以玉祛謂褰緣袂口也練而裘廣長又爲祛先時

狹短無祛楊裘裘也有祛而楊之備飾也玉瑱曰瑱裘

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練衣者練爲中衣裏

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表而

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練者淺絳色練是赤色其

色華美一染謂之練三染謂之練練是赤色其色華美

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練緣謂中衣領及裏緣也裏用黃

而領緣用練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

者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父喪常屨卒

哭受齊菜蒯蕘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約屨頭飾

也吉有喪無初喪無充耳小祥微飾以角爲瑱也冬時

吉凶衣裏皆有袞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同用大鹿文爲
之小祥前袞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後稍飾故更作袞
橫廣之又長之且爲袪加此三法也禡謂袞上又加衣
也爲吉轉文故禡之可也小祥後外有袞袞內有練中
衣中衣內有禡衣禡衣內有鹿袞鹿袞內自有常着儒
衣也呂氏曰斬跣總大功小功總禡皆曰袞喪正服也
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
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以至於再
期也首經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袞皆易而練矣屨易
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經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
變衣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喪之冠屨而不履
錫則總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哀在內
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袞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總袞
當如衣袞則無緣與袞故此功袞則輕功袞卒哭所受
此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蓋當然
也諸度之喪慈母公子爲其母皆無服史不可以純凶
冠占革除喪不當受弔皆之人皆用練冠以從事則練
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以功袞爲既練之服功袞自
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
可爲功不可指爲練服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

無見采殺則能有聞矣故爲角瑱以充耳長樂陳氏曰
周禮既練采藻車鹿淺褻與此練用鹿裘同義其褻之
也亦褻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鹿裘之褻亦用絞乎
是鄭亦自疑而不必其用絞也澄曰衡卽古橫字如鄭
注之義則橫當訓廣竊謂衣自肩上直垂至下爲從袖
白衣側旁達左右爲橫居喪之裘其橫袖短則左右盡
處不露見於外練後漸文則橫長其袖與吉裘同又緣
其袖口練前裘雖有褻但褻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
就有橫長袂則褻衣掩至袖口可也

○裘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裘論訂

鄭氏曰不當物謂朝服麻衣不應法制孔子曰裘稱服

也當猶應也裘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比裘通於五服

馬氏曰裘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裘

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識之故曰與其不

當物寧無裘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

七十物是已布之精麤非獨升數不同縷殺亦不同矣

尊者服精卑者服麤長樂黃氏曰左傳載晉平公有卿

佐之喪而奏樂飲燕饗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

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

之物者心貌衰戚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



之色也蓋衣成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者寧如不服喪也按陸黃釋物字皆與注疏異姑存其說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鄭氏曰邊偏何也邊坐服勤謂衰喪服孔氏曰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著服不得為褻事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而服行勤勞之事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張子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誦詩其口習也喪氏曰業謂所學習者業當具

身有外營思慮它事恐其忘業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業故許其口習或曰者或人有是言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為業春秋時魯宴齊武子賦湛露及彤弓齊武子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人含業皆以歌詩言之也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也舞者因歌而舞之也唯其以歌舞雅

頌爲學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
必爲哀也或曰徒可口誦其詩朱子曰業謂簞屨上一
片板居喪不受業謂不敢作樂爾周禮有司業謂司樂
也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
樂章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切韻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
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孔氏曰喪服是儀禮王經兄弟之
子期姑姊妹出遠大功皆喪服然丈夫姑中無服於服作
文己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
進之同於己子也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
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爲之厚出嫁
後爲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何氏晏
曰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異也嫂叔親
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有之失推使無服也程子曰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之父之屬也
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

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
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
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唐魏氏徵曰禮繼父同居者爲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爲
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
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
服亦緣恩之厚薄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
養情若所生僻同居之繼父方它人之同爨情意之深
淺寧可同爨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
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情文其義安
在禮記小功五月斬制可濟曰人有如之者其父安
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
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喪
之人者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爲師若喪父而無服孔
子爲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爲母雖期而釋
服猶中心喪至于再期蓋有服者服其服居喪次雖寢
寐亦不釋去嫂叔以其無屬故不制服俾晝夜常服於
身居喪次以終其月穀然其身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
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期後爲母之例俟其父母妻
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之者文雖

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為無屬是矣而又謂同居豈可無服則亦未免於徇俗也薄猶輕也受我猶言承繼我也厚猶重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菴既嫁則降服大功益以既嫁有夫則彼夫承繼於我而以厚重之服服之謂夫為妻齊衰杖菴與父在為母之服同是厚之也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骨肉之恩可以減殺故薄輕其服而降為大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孔氏曰鄭知甥非之者以從

母及舅皆在外甥稱謂之辭若它人言之應云妻之兄

弟婦夫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

之親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

穉思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

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澄曰禮為從母服小功五月

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為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

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

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為從母之夫服一

為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
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為服
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為
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
張子義是注疏非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它外切

鄭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
輕不服袒禮而言也遠兄弟謂兄弟相離遠者聞之恒
晚孔氏曰曾子怪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
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
為薄故憫之此稅正服小功也惟小功謂雖聞而終

小功者則稅之石林葉氏曰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

小功以下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斷恩者而曾子以終

無服疑焉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馬氏

曰曾子於喪有過乎象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

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所不禁也昔齊王子欲為其母

詩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

欲稅之者固可矣靖江劉氏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

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

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為服者至親之恩

以期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
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
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
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
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
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
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親也且
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
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
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_{於情而不及文}夫_夫指而_{指而}
親其_{親其}無_無于_于親_親之_之期_期也_也備_備人_人之_之禮_禮也_也備_備以_以謂_謂之_之
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
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言哉
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
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間也雖然
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
之以其情逾月然后已其亦愈乎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
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

之問也

木式樹切又言
朱爲之云寫切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子游曰
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孔氏曰按世本衛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春
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是也爲同母異父昆弟之
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則
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不云自狄
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鄭云親者屬以同母兄弟爲母
之親屬王肅難鄭云禮稱親者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
母之子以親者屬而服若出母之子則出母之父母服
應更重何以無服向疑其父兄弟期大功者繼父服者
衰其子降一等也馬昭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
父蕭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云繼父同居有子止
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鄭玄說是張子
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則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
母而不知父如此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大
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
安有此事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
之末公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
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

喪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
游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
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
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
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後世既為出母制為服限
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
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
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
堂姨之類亦如緣而非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
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
厚於同姓則不得降於異姓夫是以文尊而母卑
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
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浸遠
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方氏曰禮繼父同居
服菽則其子以大功相為服乃其稱也而子夏以魯人
之事告狄儀使行齊衰不亦甚乎澄曰子夏固失矣子
游亦未為得也張子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準
古禮制以為不當有服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
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
等故服大功是以繼父齊衰之服為期服也張融既駁

其非矣方氏又襲其誤以爲繼父服期何哉

○繇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

孟虎齊襄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襄其叔父也

縣音大爲孟云傷切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伯名文孔氏曰瑱繇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爾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襄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

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澄曰鄭意益以父

祖曾祖正尊爲尊之近者伯叔從祖族曾祖旁尊爲尊

之遠者謂在已上之親旁尊者雖遠非如正尊者之近

也然亦不以其遠而降之在已下之親從子等雖卑非

如從父等之尊也然亦不以其卑而降之上親雖遠不

降下親雖卑不降各以其本親之服服之也其叔父也

二句文同不應異義注疏以上其字爲滕伯下其字爲

孟皮不若馬氏以二其爲二孟者疑是馬氏曰唐虞夏

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
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爲
諸父及昆弟可知矣至周則立子以適不以長故無嚴
於貴貴之際一爲之君則諸父昆弟皆不得以其戚戚
之若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猶降而爲大功也而况天子諸侯之爲君朱子曰夏殷
而上大祭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則添得貴貴底禮如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不
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亦不絕不降皆貴貴之義上世
簡畧未有許多降殺此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周公
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妾
曰吾得已乎我魯人以妻我爲云爲切
與音余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
皆名之爲我妻重服變妾文過非也孔氏曰唯大夫貴
妾總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哀公爲妾服齊衰以
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手雖是
妾魯人以其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也

○齊殺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

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鄭氏曰殺當為告殺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按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魯莊公為服大功或人云周女嫁命魯為主比之魯女故為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服大功此言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外祖母一非假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二非澄曰第二或曰蓋不

學之人說不通者王姬齊襄公夫人而說以為有傳公夫人又不通禮外祖母服小功而誤以為服大功第一或曰雖自殺梁以來有是說竊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葉氏以或曰為記者設為疑辭石林葉氏曰主王姬嫁者當為之服姊妹之服則莊公為之固然何疑於外祖母乎若以為外祖母服則主王姬嫁者自不應有服記者所不能決審非特不能正主王姬嫁者之有服亦不能知外祖母之服小功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璧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婦七刀切髮則加切從音總扈音戶

捧側中切
長五亮切

鄭氏曰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
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大高尾尾謂大廣爾語助總束髮
垂為飾齊衰之經八寸孔氏曰妻之姑謂夫之母也夫
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髻法期之髻稍輕毋得太高
太廣如斬衰之髻也既教以作髻又教以笄總之法其
笄用木無定教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
之總垂八寸按卷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齊長
一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擗或用榛故夫子稱
蓋以疑之卷服斬衰總長六寸此齊衰長八寸以二
寸為差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
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嚆姑姊妹亦如斯末
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學戶教切衣當為齊音宗
環讀如於木之經總音歲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也衣衰衣當為齊繆經總讀為木椽垂之椽士妻為舅
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衍蓋皮之弟告
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
於衍使其妻為舅服總衰而環絰總衰小功縷而四升

半之表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
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人為舅姑同末無也
言無禁我微其言行也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
襄弔服之經服其舅非也孔氏曰叔仲氏皮名叔仲皮
雖教其子子柳其子猶不知禮後叔仲皮死子柳之妻
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經經謂兩
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繆耳衍子柳
之叔見當時婦人好高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
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
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吾嘗姑姊妹亦如此無人於吾
相禁者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子柳
不肯弔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當時皆著
輕細故也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
之所為也

○縣子曰給衰總裳非古也

給去逆切

鄭氏曰非時輕涼慢禮孔氏曰給葛也總布疏者時有
卷者不服蠶裘但疏葛為裘總布為裘故云非古古謂
周初制禮時也陸氏德明曰給蠶葛布細而疏曰總方
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總一以麻而各有升數若以給
為裘以總為裳取其輕涼則非古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閔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
臯為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蝸也綏謂蝸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
孟氏所食采邑即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
者閔子臯至孝來為成宰恐其罪已乃制衰服故成人
識之蠶則績絲作繭蟹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蟬喙
似冠之綏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今無匡而蟹
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
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子臯
方為制服服是子臯之非為身施亦如蟹同蟬綏各
不關於蠶蜂也應氏曰閔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明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閔子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死不為衰
而今為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婁之民楊綰相而
有滅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蠶績范冠之語
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臯之孝
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右記喪服得失凡十九節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重耳葬於
晉也

此去聲
以音移

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之旨譖之意蓋皆當爲益益何不也志意也世子謂言其意則驪姬必誅重耳曰益行乎行猶去也世子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君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謝之也伯氏狐突別以子

少謂驪姬之子奚齊圖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臯落氏反後懼而稱疾也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雉經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番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孔氏曰按左傳僖四年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是驪姬

諸中生之事也傳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預
注謂以六日之狀自理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置藥
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言
見諸之意也傳又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若
無復歡樂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也特狐突謝病在晉都
太子奔曲沃按閔二年伐東山臯落氏在申生死之前
五年狐突欲令太子出奔太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
人辭謝狐突謂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
避禍今被諸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身命之外雖然
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國家多有危險伯氏又諱病不出
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而圖謀吾君國家
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雉牛鼻繩也申生以
牛繩自縊而死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縊折其
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蓋亦然申
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
非故諛為恭以其但能恭順於父而已長樂陳氏曰君
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有諫以明事諫以幾為順以執
為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執執而不入則至於號號而將
至於見殺則有義以逃之於親雖有所不從而於義無

所不順若以小愛賊息姑息賊德依違隱忍惟意是從
以至墮身於其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君子不取
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
不逃乃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忘其躬之不闕而恤國
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
已非孝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衛輒
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益可哀
也馬氏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雖有殺身以成仁
之志而其死非義也然國人亦作詩以思之申生愛君
父血國難猶有善於彼處凌胡氏曰按春秋自閔二年
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謂澠曰

此云不出者蓋謂稱疾不出任事非謂其去也按國語
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狄於稷桑而反狐突杜
門不出申生之被殺當合春秋內外傳所載並觀乃見
當時事情驪姬譖申生將弑君父獻公雖未必深信然
心實欲去申生立奚齊以徇驪姬之意也姬以險語逼
公公謂吾不忘抑未有以致罪焉則公固有誣申生以
罪而去之之心也姬得公此語旋告優施以為君許我
殺太子立奚齊矣於是令申生祭齊姜置毒於胙雖姬
之謀亦承公之意也公縱知太子無是事豈肯為之辨

白而移罪於驪姬乎且姬受所歸之胙寔諸宮而六日
之後不自持以進待公既至召申生使之自獻若申生
於臨獻之時加毒然杜預乃謂申生當以六日之狀自
理可謂踈已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通父欲立奚齊
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纆於帶於中公
使奚齊攝祭人為太子憂則曰但當順君父之所安伐
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
仁人之事天也曰子於父母唯命之從彼近吾死而我
不聽我則擇矣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
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
逃而待死也世之諱者答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
義申生縱去父必殺之而後奚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
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
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
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
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
以圖它日納己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
幣錮縶至比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辜
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為陷父於惡也陳氏謂孝
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

事親之常法中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而過者也中生過於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志則純是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中生但知順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忠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中生之心哉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大史公傳子張姓頌孫今曰申祥

周秦之聲二者相近事卒為終死之言漸也消盡為斷孔氏曰形骸俱盡也湮曰終者金天地所與之性父母所生之體而無虧損於初至今日終畢也能知覺運動之謂生不能知覺運動之謂死小人之死但身形不復知覺運動而已庶幾近也言其可近於君子之終也會子將死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矣夫子張所言之意亦猶曾子所言之意蓋君子以得全其生而終為幸也長樂黃氏曰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人道既盡則為能終小人則只是形氣消盡子張言庶幾者蓋生平持身唯恐不盡道今至將沒幸其得終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生平

恐懼之意也廣安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觀子張魯阜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晬大夫之篋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篋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致

聖人具切呼音吁華音林

鄭氏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簣牀第也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憊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華急也變動也幸觀也彼童子也德謂成己之德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孔夫曰華光華晬謂晬然好也詩傳云晬晬好貌我未之能易者言未病時寢以既病後氣力虛弱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驚駭已不為大夫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夫子它人乎已為大夫之稱長樂陳氏曰未嘗為大

夫而死於大夫之實宜曾子之所不爲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急易之事父以恩也山陰陸氏曰細人言其所見不巨王文公公姑息者且止之詞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張子曰簣可易必簣席之類華而皖以其陳之在上顯露也澄曰爾雅以簣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簣置則中簣可卷屍則非牀版矣司馬貞索隱謂簣爲葦荻之薄此曾子所寢之實季孫所賜若是牀版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簣席之下何以見其華皖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簣簣最在上邊膚故顯露而見其美簣字從竹刻爲竹箒之異名張子所解蓋是今人爲竹箒或以竹膚之箒或以竹肌之箒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簣之華而皖必是其文如錦者也考之於禮寢簣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質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簣賜曾子自是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之以其華皖必是大夫之家所造作者故曰大夫之簣與而曾子然之謂此乃季孫所賜也簣之華美與質素大夫士通用之童子非謂此大夫之簣不是士之簣但謂此必大夫祿厚家富者之所爲爾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

使曾子不易此責而終亦可故子春元中皆不欲其易
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者蓋禮制雖無違戾
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
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平時夜卧在燕寢將終
則必遷于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
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李孫所
賜華美之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處質之
簀也諸儒舊說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
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僕大夫之簀
與士之簀有差等則李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
不當用今曾子用之禮則至于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
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子自安於其禮而
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
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
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
已陳氏所謂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
不忍易其說皆非是鄭注以曾元稱曾子為夫子遂謂
齊嘗聘曾子為卿亦非是夫子者尊稱也妻之尊其夫
弟子之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豈必大夫
而後可稱夫子乎曾子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

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甚不可勞動則幸
延引須臾之生者爾元之愛我也然吾今何所求豈更
求生哉斃死也所求者得其正而死斯已矣已止也謂
所求止此它無所求也舉謂擡舉其項令起而不卧扶
謂扶掖其身令離其所坐反謂再還所卧之處席者所
卧簾席之通稱

右記考終之事凡三節

曾子之寢浴於爨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道
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
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按上反席未安而沒簣得有餘
爨室遺語以反席之前有言記文不備爾臨川王氏曰
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澄曰注云矯之以謙
儉疏云故為非禮以正其子皆非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音奔
汰音泰

司士姓賁名也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時失之子游當
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按喪大記始死
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
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許諾之汰自矜大

也凡來詰禮事者當據禮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專擬
許諾如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良樂陳
氏曰君子之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有所受無所專司士
賁聞襲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
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與者

孔氏曰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作階奠于西廂此
之謂始死之奠鬼神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酌但始死未
容改異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閣架擗之
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並將近置室
裏閣上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酌
不容改新也方氏曰閣以閣食物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
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奠也止以閣之餘物
山陰陸氏曰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先儒說
以其閣之餘奠不唯於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後有閣
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斷席矣小
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歛奠乃有席夫失謂末世
失禮之為孔氏曰按士喪禮小歛之奠設於尸東大歛

之奠設於室乃有席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曾
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以爲禮其
言非記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
禮末世失其法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
子魯人也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防
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帷堂之禮爲死
者爾豈爲生者哉仲梁子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
之意矣孔氏曰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
帷故知仲梁子之言非也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尸出
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也孔氏曰桓公生穆叔牙
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
孺孺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牙六世孫也按士
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筭括髮袒下云士舉男
女奉尸使于堂卷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

以麻下云奉口使于堂是括髮在小歛之後奉尸使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使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言之知禮益嗤之也方氏曰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襲與列切
見翼逆切

鄭氏曰陳之將以歛也襲衣非上服敬姜者康子從祖母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孔氏曰季悼子純生穆伯靖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穆伯平子是親兄弟平子是康子親穆伯是桓之兄弟也

故云從祖母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禮朝夕哭不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孔氏曰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朝夕哭不徹帷下云穆伯之喪敬姜書哭與此同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然聲已帷堂非惟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

夫之殯故帷殯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
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方氏曰寡婦不夜哭
遠嫌之道然爾穆伯夫也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
子也晝夜哭而不嫌於厚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掘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
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
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

夫
喪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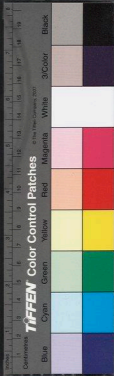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427774 - 10



鄭氏曰以將燕賢人蓋見其有才藝君子以曾之宗卿敬
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
行也內人妻室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
疏薄於賓客朋友故未有感戀涕泣者上云晝夜哭此
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歆卒其妻妾皆行哭失
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
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
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彼戒婦人而成子之
德此論子之惡各舉其一爾方氏曰行哭者行哭泣之
禮也浴曰曠於禮蓋謂其曠廢男女居室之禮而溺於



燕私好內之情非謂其疏薄於朋友諸臣之禮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

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于黃切
溫音獨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委巷街里也子思之哭

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姊妹婦有小功服

者倡先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亦無服過

比以徃獨哭不為位孔氏曰曾子以哭小功之喪當為

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是委巷之禮

言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

為親疏之位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為姊妹有小功之服

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中

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子思孔子之孫或其兄蚤死

故得有嫂或云孔氏一子相承至九世故皇氏以子思

為原憲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親有遠近服有重輕不

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子思之哭嫂也為

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位則知小功不為位非矣澄

曰水下流之聚處為委言至此窮蓋無復可去委巷猶

云窮巷委巷之人見小聞寡無所知識子思以下記者

所引先記曾子之言後記二人所行之事謂子思申祥

哭無服之親猶且為位况小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為位

乎爲嫂無服而其妻爲婦如婦則有服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爲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之哭嫂中祥之哭妻兄弟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于前而已無服者隨哭于後也馬氏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蓋無服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所以篤兄弟內容之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爲婦如之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中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嫂爲內容故可以正哭位婦人有相爲婦如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昆弟外容也既無服則不得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哭妻之昆弟以子爲主異於叔嫂之容也以子爲主則婦人不得倡踊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孔氏曰野不達禮唯復呼名蓋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呼名此家哭呼名子皋非之乃改也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相去解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畧也孔氏曰孝子喪親悲遠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

時人謂其於禮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鄭氏口不以吉服弔魯孔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歛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失禮也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則易之不特容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馬氏曰弔者在小歛之前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散先也故子游場裘而弔既小歛乃襲裘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是言小歛之後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夫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容也

曾點倚其門而歌

居表切說他活切入見賢通切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皙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孔氏曰時人畏武子入其門者皆說衰矯固不說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入

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者故云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心雖志恨螭固身既寢疾無崇之何乃佯言若美之謂失禮顯著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是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曾點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此外貌為陽內心為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陽心實不善而佯善之陽佯字相假借入公門說衰謂不杖齊衰若杖衰入公門亦不說長樂陳氏曰季孫夙之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示之以凶而欲其死也季孫夙之死曾點倚其門而歌示之以吉而樂其死也子產之未死固一歌曰子產之死誰其嗣之況欲其死乎季孫之死知與不知皆為蓋哀況樂其死乎子產坐廢之感人猶至於此季孫夙疾而不為人所畏變死而不為人所哀悼其失人心可知周官閹人容服不入宮曲禮席蓋重素也屨厭冠不入公門服問亦曰唯公門有稅齊衰則非公門不說齊衰矣螭固曰斯道也將亡矣武子則曰君子表微蓋道之存則著道之將亡則微於其將亡而能明之故謂之表微季孫之善螭固豈得已與

右記初喪之事凡十五節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皞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免其

下皆同若音婦賄徒本切夫音扶

鄭氏曰公儀益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仲子所立非也禮朋友皆在它邦乃袒免檀弓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居讀爲姬姓之姬語助前猶故也子服伯子魯大夫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伯子爲親者際爾立子常也文

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葬禮也孔子曰

立孫擬周禮孔氏曰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仲子喪

之檀弓與之爲友非處它邦爲之者免故爲重服識其

失禮也所以識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何

居猶言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言我未聞故昔有此

事也既言之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按賓

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左位有事

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下士喪禮君使人禭主人拜

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是也小斂之後尸出堂廉然

後有節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賓於東階下弔也士喪

禮小歛訖男女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
經于序東是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歛前以仲子初窆即
正適庶之位也初於西階下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
趨向門右問於伯子舍嫡孫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乃
為隱諱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亦者言餘
人有行古之道者仲子亦如之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
為古之道云仲子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為疑問
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
孫也方氏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九世之親而朋友死於
它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既非五世之親又非死
於它邦檀弓為之免焉蓋服非所服之服以譏之非所
立爾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義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
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窆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
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窆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為之云傷切
下同適音的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
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裏以吉服之

布為褻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
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為當然未覺
其所譏子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
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饗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
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
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客位所譏行也
孔氏曰衛靈公生昭子郟郟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菊生
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將軍文氏然則彌牟
是木之字子游與惠子為朋友應着弔服加紕麻帶經
今乃着麻裹牲麻經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

總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按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起

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裹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

重服以譏之者扱牡麻經為重也弔服弁經大如纆之

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也大夫

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

門並北向故云在賓後也長樂陳氏曰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而擅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適豆庶而子游弔以

麻裹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明適庶之分司寇惠子之

廢適無異公儀仲子之舍孫子游於司寇惠子之相友

無異擅弓之於公儀仲子擅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

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免而麻襲牡麻經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旣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馬氏曰死喪之威致哀感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它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經皆非在它邦者也而其服有焉焉以爲仲子之舍猶惠子之立廟而又兄不能正其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澄曰文子名木今曰彌牟者彌牟二字反切則爲木彼實稱名爲木而聽者若曰彌牟猶爾之爲而已而止諸之爲之於之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之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子游正之孔氏曰相主人以禮謂之擯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立

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辭爲君出命則君之辭命爲尊宜
処右於喪事則賓主右而已左當時禮廢相喪亦如傳
君辭之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澄曰按
雜記泚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泚柳死其徒由右相泚柳
賢人居母之喪相禮者由左以其知禮也及泚柳死其
徒非能如泚柳之知禮故從時俗之失禮而由右相方
氏曰凶事尚右子游爲擯而由左尚右故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闕人爲君在
弟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闕人
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闕人辟之涉內露卿大夫皆辟
位公降一等而擯之君子言之曰盡備之道其行者也

矣爲鄉並去數內者則
辟者闕辟位音避

鄭氏曰闕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闕人既
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已告矣曾子後入闕人見兩
賢相隨彌益恭敬故辟之公降等揖禮之也孔氏曰二
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闕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闕人雖
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露卿大夫皆遙巡辟位公於
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
飾行之可長遠矣按喪天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子
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而東上所謂辟位者